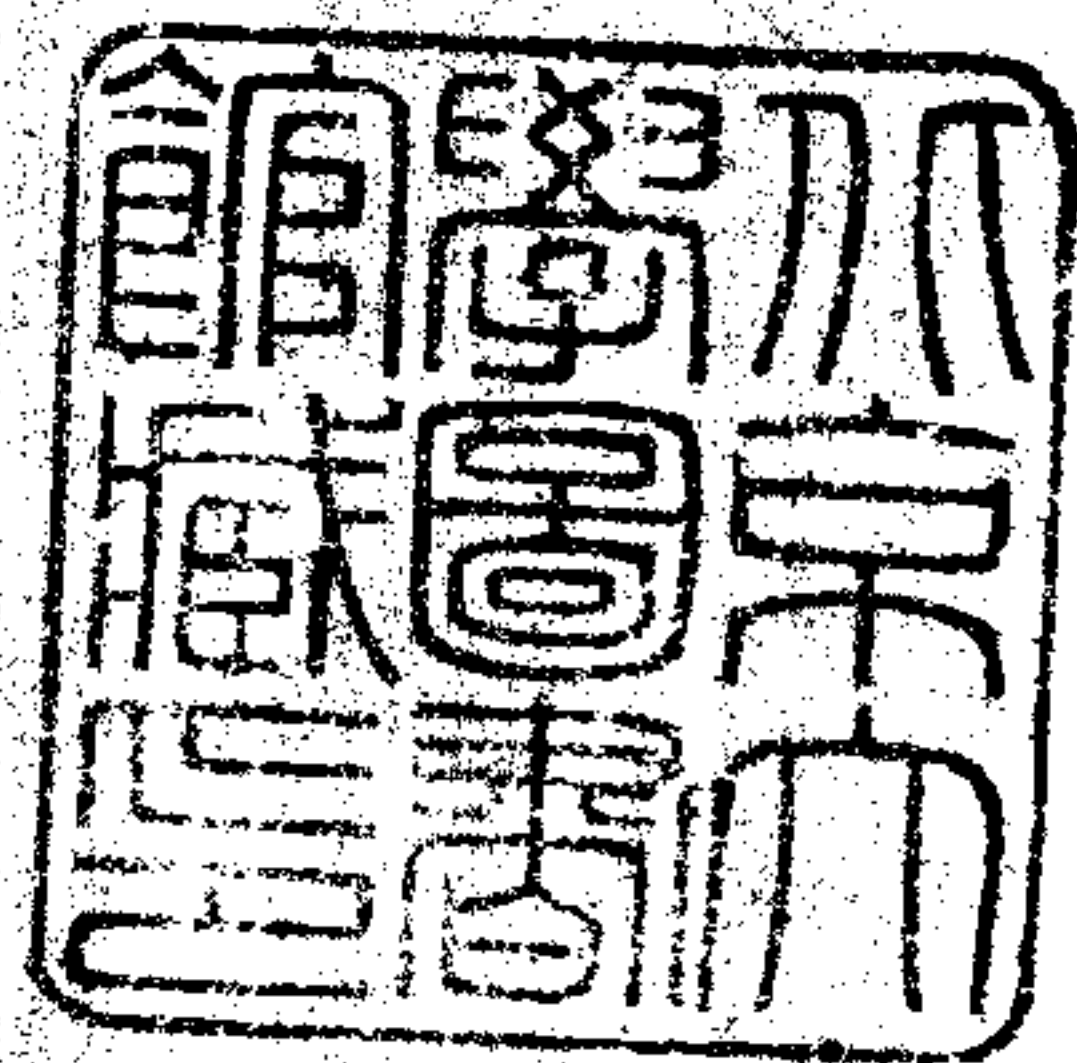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四五·子部·類書類

八編類纂二百八十五卷圖二卷六經圖六卷（卷二百十三至卷二百五十七）

〔明〕陳仁錫輯……………一

2142/05



癸酉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且父為右晉解張御  
 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  
 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  
 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  
 朱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  
 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三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  
 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  
 吾子勉之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為右載齊侯以免韓  
 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  
 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  
 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  
 抽戈楯冒之以人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  
 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若免乎  
 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

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  
 也予之石罅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  
 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  
 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  
 秦必歸君或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三  
 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  
 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  
 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  
 焉人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衛雍濟黨曰君盍築武軍  
 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  
 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天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釋思  
 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



法此為訓  
而又有殺  
命者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其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  
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  
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  
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  
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  
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共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  
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  
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  
還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我師曰彼徒我車憑其侵軼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逐之襲我師前後擊之盡殪我師大奔十一月甲寅  
鄭人大敗戎師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鉞上望見  
鄭師衆大子思自投于車下子良投太子綏而乘之  
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

百乘死於爛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昌謀曰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  
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飢  
市無赤米而國廩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  
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會奪之利無使夫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  
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  
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  
會也己吾用禦兒臨之吳土若懼而又戰幸遂可出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四

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  
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  
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  
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  
行之請問戰矣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  
對曰夫吳其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則若王之所取  
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勝酒豆肉簞食未嘗敢  
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  
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  
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



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予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大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孫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

八編類纂

卷二二三

五

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人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也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斧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以環填通相問也明日徒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徒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

八編類纂

卷二二三

六



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  
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  
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  
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  
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  
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  
軍接蘇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  
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  
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  
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七

甲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  
右子六千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  
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  
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  
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  
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  
鼓不謀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  
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江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外  
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患使人行成曰晉不  
殺先委制於越君若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

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若成以至于今  
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玉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  
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晉天以越賜吳而吳  
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  
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  
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  
其與幾何寡人其遷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  
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  
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  
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于子胥曰使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八

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  
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  
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桓帝時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度尚威烈徙  
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  
寶而陽潘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闕  
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過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  
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  
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  
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遣使所親客潘焚其營



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向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

楊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發弓弩尅期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  
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靈帝復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上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

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虿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乃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  
朱雋擊破虜以餘師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思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魯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雋登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管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



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備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

桓溫欲伐慕容氏於臨漳。郝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于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被服。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還幽朔矣。若能夾戰呼吸。可定。設欲破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將類 十一

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尅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俛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求褐。首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閱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

桓溫伐蜀。使江夏相袁喬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

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今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弃去釜餽。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為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將類 十一

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眾五萬餘。以討石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部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眾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勒謂張賓。孔萇。俱曰。就六眷遠來。戰守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眾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擊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杯之眾既奔。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



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未極就六眷等眾遂奔散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兼遣一兵其於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  
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  
公融言于堅曰鮮卑羗虜我之仇讐所陳策畫何可  
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嫻軍旅今陛下信而  
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堅不聽遣  
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  
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陽平公融等兵  
八編類纂 卷三 三

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在矣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  
之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  
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  
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  
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誠難與為  
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  
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  
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  
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  
步騎崩潰爭走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  
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  
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  
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有思  
色秦王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  
公融曰若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  
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部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  
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  
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  
而殺之茂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  
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



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管兵所殺秦兵遂潰玄  
 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蹂躪而死者  
 蔽野寒川走者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  
 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  
 矣眾大奔序因水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  
 器械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  
 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堅  
 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而自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  
 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  
 騎赴之

八編類纂

卷三

魏書

七

北魏遷洛陽荆州刺史薛真度勸魏高祖先取樊鄧  
 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高祖怒以  
 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  
 十六軍前後相繼眾號百萬魏高祖留諸將攻赭陽  
 自引兵南下至宛夜襲其郭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  
 守魏高祖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  
 六合非如赫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  
 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  
 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  
 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

節於其難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  
 也今驚輅親臨不而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  
 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天威  
 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  
 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  
 武皇之遺勅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  
 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返已而言不應垂  
 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高祖引兵過之伯玉使  
 勇士數人衣斑衣戴扁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高  
 祖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  
 免

八編類纂

卷三

魏書

三

宋文帝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  
 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  
 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  
 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徃時恐重辱王  
 師文帝不從慶之又固陳不可太子劾及護軍將軍  
 蕭思話亦諫文帝皆不從遣王玄謨師沈慶之等徑  
 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  
 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  
 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



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  
暨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  
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使王玄謨  
進圍滑臺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申坦進逼  
庸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世祖請遣兵救緣  
河穀帛魏世祖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  
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  
月魏世祖引兵南救滑臺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  
嚴而玄謨貪懷好殺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  
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將類 七

脫兜整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其裝曠目橫  
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  
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  
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  
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合戰元怙引兵  
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  
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  
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遂克陝城  
龐法起等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起及四  
山羌胡皆來送款文帝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將類 七



不願夫復何思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  
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  
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  
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乃開  
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  
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  
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肝貽有積粟欲以為其歸之  
資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肝貽  
自帥大衆南向由是肝貽得益完守備魏世祖至瓜  
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恐民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前魏

五

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  
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  
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  
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文帝登石頭城有  
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  
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世祖  
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魁屋魏世祖不飲河南  
水以紫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紫駝名馬并求和請  
婚文帝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世祖以其  
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

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  
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文帝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  
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言於文帝曰北伐敗  
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文帝  
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  
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隋高穎至軍為橋於沁水尉遲迥子魏安公惇軍沁  
東于上流縱火批頰豫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  
餘里麾兵小邾欲待章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  
邾鳴鼓齊進軍既度頰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

八編類纂

卷百三

前魏

五

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卒十三萬陳於城南  
勳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  
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  
寬等軍不利而邾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  
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  
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  
其擾而乘之迥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迥擲弓於  
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迥起兵六十八日而敗章孝寬  
分兵悉平關東梁王開迥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  
言社稷已不守矣

卷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四

經濟編

將類

軍儲

項羽擊漢拔榮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間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榮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成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屯田

漢宣帝時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

八編類纂

卷二百十四

一

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

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八編類纂

卷二百十四

二

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林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三

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充國又奏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恭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異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路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難擊木樵枝聯不絕使兵弩飭鬪具燹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四

備古

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領我不虞之用以膳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羗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始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



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明年充國奏言  
羗本可五萬人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  
人溺饑死者五六千人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  
還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糜  
民多相食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  
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  
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  
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  
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將類

五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  
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賊  
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  
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唐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  
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  
收率之後一縑糶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

明皇時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  
營州制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管內州縣鎮戍皆如  
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度支使與慶禮等

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  
安流散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  
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

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  
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  
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糶未暇議復府  
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今吐蕃久居  
原隴之間以牛運糧糶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糶  
粟為糶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將類

六

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糶麥種分賜  
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  
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糶之來春種黍亦  
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  
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  
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既而戍卒應募  
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  
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  
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十餘萬



解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緣邊防賴之  
後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  
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開曠土為屯田修復所  
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眾  
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  
民田悉歸其土或譜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  
然白水塘竟不成

百中編於  
選方之策

前世屯田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  
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  
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十萬  
計結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  
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  
宜請罷管田務李穀亦以為言勅悉罷戶部管田務  
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  
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  
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管田有肥饒者不  
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太祖曰利在于民  
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理宗時孟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于襄樊信

宋史

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  
捷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于蔡遣兵  
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  
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  
八都魯為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  
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  
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月奉  
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  
排歸漢尼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八

李廷芝權施州建始縣廷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  
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蒙古潤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  
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  
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  
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  
澤楊惟中趙璧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  
至則戰退則耕西起攘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  
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  
東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



馬政

為政如唐  
之養馬則  
香矣

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馬三千匹於赤斫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明皇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九

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于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造繼至者常不絕于鴻臚至是代宗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車千

餘乘

後唐明宗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請闕先是党項皆請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止之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十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明宗從之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高祖詔市士民馬于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十

宋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自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二體量草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錢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攻守



魏王嘉與劉泉寇壽陽步騎號二十萬齊豫州刺史  
 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  
 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  
 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  
 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  
 坐成擒矣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  
 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  
 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魏人果  
 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脯時決堰下  
 水魏攻城之眾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  
 走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十一

東魏丞相高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遣機拒  
 之城中無水及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  
 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  
 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  
 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狐  
 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  
 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  
 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  
 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

禦者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  
 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  
 孝寬作長鈎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鈎遙割之松麻俱  
 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  
 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  
 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  
 其土山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  
 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  
 士卒驚懼解圍去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十一

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玄宗遣宦官曹日昇往  
 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  
 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日曹將軍不顧萬死以  
 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死者達則一  
 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  
 吳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  
 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  
 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扼其衝要南復得全  
 朱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為憂乃急攻  
 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入城中洵懼



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  
韓游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  
濕瓊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上與渾瑊對泣羣  
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  
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論之激以忠  
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  
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  
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  
兵馬使張韶齋臘表間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驅使  
填塹得間入城代宗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  
泚兵于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  
至則城不守矣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十一

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策  
高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秦擾  
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  
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  
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  
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開視大言自  
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下養威而不問有司  
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慈錄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

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綵飾無不備之是以地  
益廣兵益強備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上用名器分  
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  
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掠以飽其志者也

杜牧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  
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犖謂將佐曰巢不死  
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  
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  
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犖先示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十一

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  
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犖諭  
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  
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  
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  
州北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置春  
磨寨

後梁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  
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  
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



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坐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後唐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何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明宗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明宗從之

燕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疆彼弱無援於外方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為高墻

生二怒者  
實操也

深塹以守之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遂破之於圍裏於是城中氣阻莫有固志龕面縛出降悉定齊地

後漢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珩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擗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

郭威志

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已而士卒新受賜于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詭謀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律關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關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思紹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



珂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千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宋高宗時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轄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金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將類

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佃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陞成鳳三州以固濁口金人

知有備遂引去

寧宗時孟宗政權棗陽初抵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絢鈴自警鈴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潄水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將類

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十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埽城運葦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初戰棚防城損穿奔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鞀以薰之金人室以濕氈折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壘兵披厚鎧鎗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燬金人連不得



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刻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買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廨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將類

從衆

李翱從道論中材之人局于書而惑于衆而傳言違衆不祥書云三人占從二人之言翱以爲言出于內則可守而爲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誓言皆是耶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將類

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嗤嗤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嘿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于衆小人默于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一伸而邪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和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羣而說之矣當是則見在是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辨之難易而較是非也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君子怯于名而勇于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嘿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五

經濟編

將類

謀計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溷為下  
 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驢駘同  
 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  
 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  
 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  
 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五 將類  
 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  
 兵也拔矢而垂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  
 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  
 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  
 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  
 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  
 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  
 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  
 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  
 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

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惺於東周伶惺僇令其子速哭  
 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周以為不信因  
 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  
 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  
 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魯襄公如楚及  
 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  
 也為其名與其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敗何  
 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  
 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  
 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夫義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五 將類  
 人者何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  
 喪而還苟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  
 執政未改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  
 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  
 政其誰由已哉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  
 大乎說侮不儒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  
 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且夫君子  
 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  
 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  
 季武子襲下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



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懼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矣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來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

貴卒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單焉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子使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德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莖肆以罷之多方以謀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李斯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累云遂恐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

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賁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肖者利劔刺之離其君臣之誅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四

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曠日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疑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



對其將

對其卒

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

沛公入武關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唱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五

敗遂至咸陽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謂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

此後三

又未解

此段是

者之閱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服事已畢偃革為軒劍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六

廣武君曰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泝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輸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



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悉力，不能拔情，見執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疆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諛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將類

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已東，無足憂者。至淮陽間，交壽侯故客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身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饑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師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

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饑道。

獻帝拜袁紹為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將類

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曹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眾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志雖未可卒制，荀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今鑿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



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泰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  
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  
或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與  
或籌焉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  
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空  
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  
器陛級懸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  
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  
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空隱忍賈誼所謂投鼠忌

八編類纂

卷二二五

七

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正師敗績不  
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跋  
岸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  
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  
主萃淵藪部鼎在廟章執甚焉桑落瓦解其執可見  
臣愚以為空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孔融上獻帝  
表劉表疏  
惟有借道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繫情者求掎角  
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  
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  
可一朝定也頃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

之上者昔孝文甲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  
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  
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精無上岸之情推此皆  
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  
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  
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  
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  
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  
利亦已深矣權備之罪未宜明也諸葛亮上勿  
正吳罪疏

八編類纂

卷二二五

十

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運得濟河此之大勳其之  
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  
功名不並立今空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  
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齊  
委重於阿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  
周尉遲迥知丞相楊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  
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之孝寬兄  
子藝為鄆郡守迥遣迎孝寬悉以逆謀語孝寬孝寬  
携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驛公  
將至空遠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



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顯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散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我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唐李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一

康鞠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獲請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取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全腫以待義兵瓌在焉請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倉未得長安關中國已定矣淵悅持關內諸盜孫華最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

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

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舍之而去君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屢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葉耳若淹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曲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漢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一

曹斬孝讓以蒲津中渾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豐倉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河南山東大水饑茅蒲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率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弟孝德共襲破黎陽倉藏志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寶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林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東執取



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止  
知所之

玄宗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  
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  
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  
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  
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  
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  
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  
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十一

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教子儀勿取華陰使兩  
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  
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  
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必避其鋒去則乘其  
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  
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  
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  
成擒矣上悅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爲郡人乞師於顏真卿曰公首  
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

國家平小聚江淮河內錢帛于彼以贍北軍今有布

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  
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追于庫今有五十餘萬事  
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  
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  
心則餘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  
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  
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  
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  
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十四

十一

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  
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轍之後清  
河不能孤立必有所倚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  
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請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  
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  
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  
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  
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  
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  
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



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  
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  
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  
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  
大振

陸贄言賊泚勢窮援絕李懷光乘勝芟蕪易若摧枯  
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沮諸帥進取之謀若不漸  
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  
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其亦都不要籍願因  
此救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將類 五

東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適陸贄云卿言許出  
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畜異端何  
由起怨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費  
復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寇寇迨未進抑  
有他由所患大強不資旁助建徽元惠之衆附麗其  
營不相統屬裨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托言兵素  
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掎角仍先諭旨密  
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  
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

光又與韓游瓌書約使為變游瓌奏之德宗問策安  
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賊恃衆為亂今亦寧靈武  
河中振武潼關滑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  
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宮諸將各受本府指  
麾矣懷光獨立豈能為亂德宗曰如此若朱泚何對  
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  
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泚不足憂也德宗然之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甲辭以請之元濟  
由是不復以滋為意德宗貶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  
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將類 六

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  
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  
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  
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  
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准西人輕愬不為備  
蜀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  
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  
遽內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言于  
穆宗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  
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阻糧道不疑



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山節將大眾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那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大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變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窟。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眾齊令一。必有成功。

八編類纂

卷二五

七

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邊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安危皆繫於此。疏奏不省。

後唐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跡。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人。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

團柏。雖有鉄障可衝。陷况虜騎乎。懿以白唐土。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宋欽宗時。張所以曠書。冒國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選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蚤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賢。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八編類纂

卷二五

八

王雲至真定。幹離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格。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離不粘沒喝。亦使王洵等來。欽宗乃命馮解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劫。遂不行。



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  
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  
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桌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  
且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跌南仲  
等力主割地桌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  
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  
乃止桌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  
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  
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  
相動者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子部

李綱兼充御管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遠靖康開運  
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正上羣臣輔陛下下庶幾  
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  
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刑  
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  
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  
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  
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  
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  
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

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  
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  
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  
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  
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  
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  
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  
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  
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  
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子部

今日之先務也欽宗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  
傳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  
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  
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亦書  
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  
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  
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  
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  
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



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高宗以浚為宜撫處置使聽  
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  
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別遣大  
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  
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  
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  
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  
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  
大悅

不能用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新編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  
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  
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  
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即陳而後擊之宋師  
敗績公傷股門官穢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  
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  
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令  
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  
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  
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秦下甲而  
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  
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  
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  
眾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  
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  
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新編

主

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不遠趙而惠教以  
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  
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  
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  
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  
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  
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  
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無兵弱卒  
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  
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



守小吏未嘗為兵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首當死武安君曰緜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緜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柎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該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

能用也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漢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



此乘勝而去國遠圖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還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不可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 五

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摩英雄不從

曹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北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

此處是長

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游釜中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期實天啟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齊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世宗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使為經略既而不果

唐玄宗時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玄宗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

五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  
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楊國忠疑翰  
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玄宗  
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  
哭引兵出關遇賊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  
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  
前寵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  
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  
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兵  
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

五

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  
璽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自過中東風暴急乾祐  
以草車數十乘塞璽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  
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  
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後晉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  
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後唐潞王夜與近  
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  
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

崧遠謂同僚呂琦曰今誠與契丹和歲以禮幣約至  
十餘萬縉遺之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  
曰此吾志也它夕二人密言於潞王潞王大言稱其  
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潞王以其謀告  
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  
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  
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潞王意遂變一日  
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  
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  
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將類

三

人懼汗流浹背拜謝無數潞王詬責不已呂琦氣竭  
拜少止潞王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為人主邪琦曰臣  
等為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為潞王怒稍解  
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  
策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帝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  
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  
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  
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  
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



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十五

先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六

稗編

學類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千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十五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蒞疆士大大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犢蓬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不備生與  
其共籍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戊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誦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閑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

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時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出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

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繼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嚮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學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禮之化以廣賢才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禮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請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宜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遷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漢儀命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賈陽大小夏侯書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

豆千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圓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白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人編類纂 卷二一六

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密舉自安帝攬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莠豎至于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乃更修費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



國者儒皆補郎舍人大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泰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立五經刊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八編類纂

卷百六

六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滕囊及王充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去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推負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

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罅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盤悅夫書禮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說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批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疆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上

八編類纂

卷百六

七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

北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



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武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今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祇尚儒術、轉與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辯之徒、以文史達、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書守未立、而經術彌顯、時燕齊趙魏之間、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廢、正光三年、乃釋奠于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

八編類纂

卷二一六

人

於邊朔、長于戎馬、因魏氏喪亂、屬余朱殘酷、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于國學、又于顯陽殿、詔祭酒劉廙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時初遷都于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于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遷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八編類纂 卷二一六 九 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謙聰敏、頗自砥礪、餘無聞焉、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凝丞、皆實勤善、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胥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鄉而已、自外莫見其人、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過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增轄固不屬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八編類纂

卷二一六

九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明皇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于是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酬之其後命輪軒而致玉帛徵沈重于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抑亦近待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隋文膺期纂歷觀釋奠之禮博士督縣河之辨侍中竭重席之與于是超擢奇偉厚賞諸儒中州之盛

唐書儒學傳序

段陽修

贊曰春秋易詩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絲至漢興刻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寔與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山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同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隨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詭前入拾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論秦焚書

馬端臨 通考

秦以儒者為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于博士之証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



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  
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  
不中用者所聞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  
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于  
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  
教于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  
廢錮而竝未嘗有一卷流傳于後世者以此見聖經  
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  
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七

圖書編

學類

說心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  
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  
應爾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  
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  
日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說性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七

一

朱子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  
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  
之私做得病痛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  
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三綱五常考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  
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  
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

武周口述  
字作有原



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鈔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漢高帝詔曰人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歿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稍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學類

二

三

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唐太宗正觀二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耻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烟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更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詩皇矣之二章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崇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崇棣焉其一章曰崇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學類

三

三

灰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行葦忠厚也其一章曰教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達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巳斯凶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



或人忠厚  
之古公此

曰絲絲葛藟在河之滌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  
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  
亦莫我有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  
莫我聞

杖社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  
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杖之杜其葉滑滑獨行踽踽  
皆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  
弟胡不飲焉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按角弓  
杜三詩正棠棣  
行帶之反也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  
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  
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  
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  
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  
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合

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耐害對  
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茲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圖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  
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  
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  
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  
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  
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  
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  
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  
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  
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弟子之道也賤  
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  
成於殺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學類 四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  
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死獵與上同輦  
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乃  
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敖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  
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  
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  
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甲  
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緇車令縣傳袁  
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能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  
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而



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灰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于是上乃解曰：將奈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

葬淮南王於雍。置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為侯。民有作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三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

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謚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臨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帝於待淮南王不得為無過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得已。按太宗此言其始有慮於隱集之事乎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

承足大過  
非待廢後  
之罪也

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學術辨二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月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水堅於東。霧釋於前。雲滂於後。嗚呼。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

八編類纂 卷百七 學類 七  
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持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一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



古之學初  
如此其不  
著無能之  
也

別長幼序朋友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學者，亦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皆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習，記誦之煩，詞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但使之義序別，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者，或長于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而不以崇卑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屈，當是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者，阜夔稷契，若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九

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辨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臯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謀技能，非所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異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利，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關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恐傷，蒐獵先聖之典章法制，而擬拾修補於煨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九



論至此宜  
以矣

好佛者時  
好功利之  
則名

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以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跳跟踘。奇闢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遊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入編類纂。卷之七。學類。十。

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亦此下

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阜夔稷。非所不能兼之事。今之初學小子。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別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煩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亦可悲也。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按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陽明

八編類纂

卷之七

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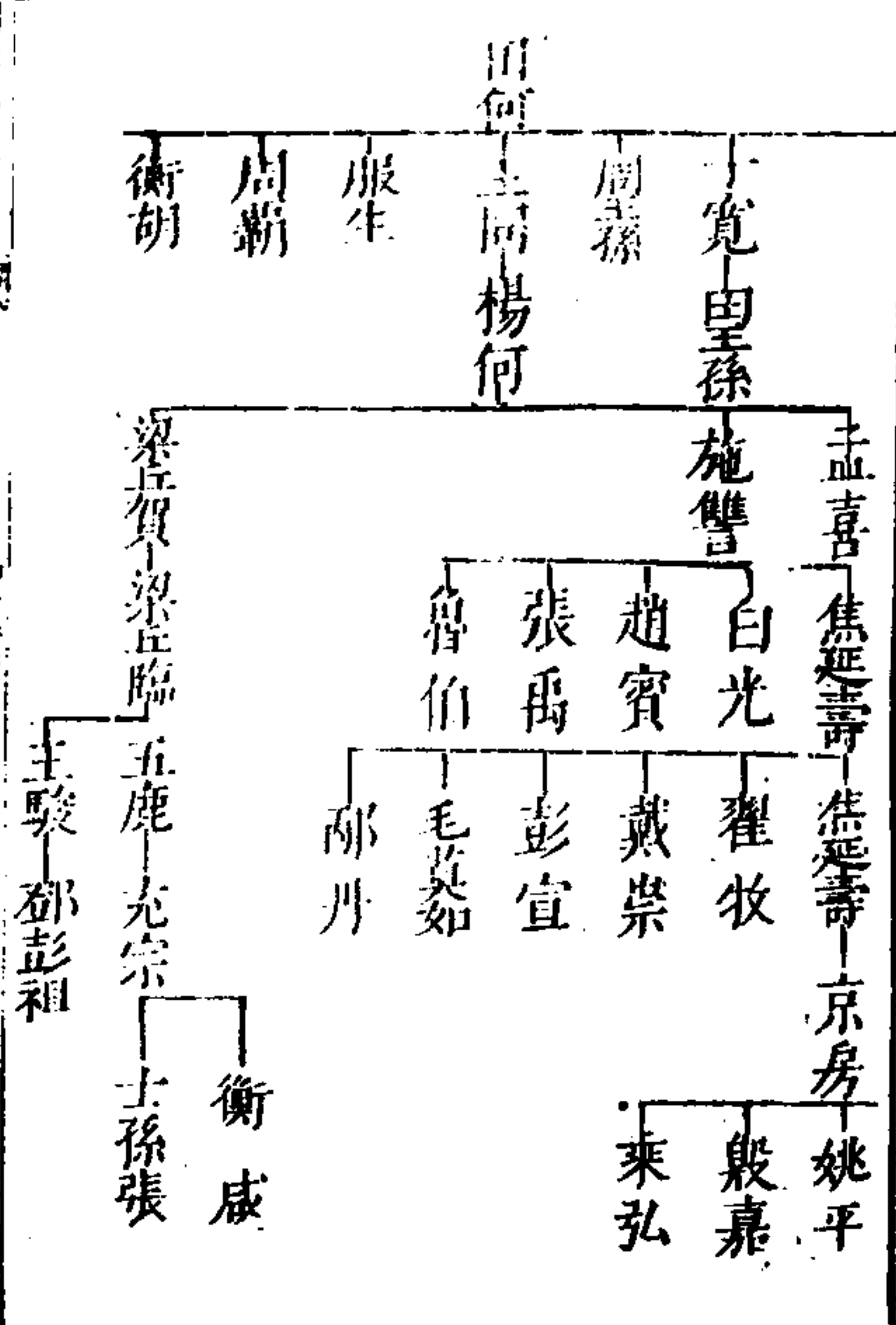
十



周易

○商瞿野臂 矯疵 周堅孫虞 田何

傳經諸儒之派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學類

易更四聖或曰三聖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世歷三古謂伏羲為上古文周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而商瞿者孔子七十弟子列也授經為真其傳自魯燕東武以至於齊田何何故齊王族也漢初例徒關中于是易人中朝自何以上源出于一自何以下流分為四而施孟梁京之學立矣房或云楊何弟子或云受易焦延壽或云京門人為梁丘賀然房之學太抵從焦延壽焦嘗從孟喜孟氏四家之外又有高費二家之學高相授毋將水費直授王璜皆無師傳專言災異相自言出于丁寬石渠之議梁丘賀立博士光武初

始立四家博士戴賓劉昆為施氏注丹安任雒陽鴻為孟氏范丹楊武張興為梁丘氏戴隗滿孫期為京氏劉向以中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其後又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續王弼之屬漢志易有十三家唐七十六家宋一百四十家皆周易也連山易已亡周劉炫作偽易十卷歸藏十三篇隋時始出僅存三篇皆無師傳皇明惟朱子本義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修易經大全行于世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學類

尚書

伏生

歐陽和 倪寬 歐陽生 其一 歐陽高

張 生 夏侯都尉 夏侯昌 夏侯勝

歐陽欽 曹曾 曹祉

其 歐陽地餘 禮震

歐陽政 陳弁 丁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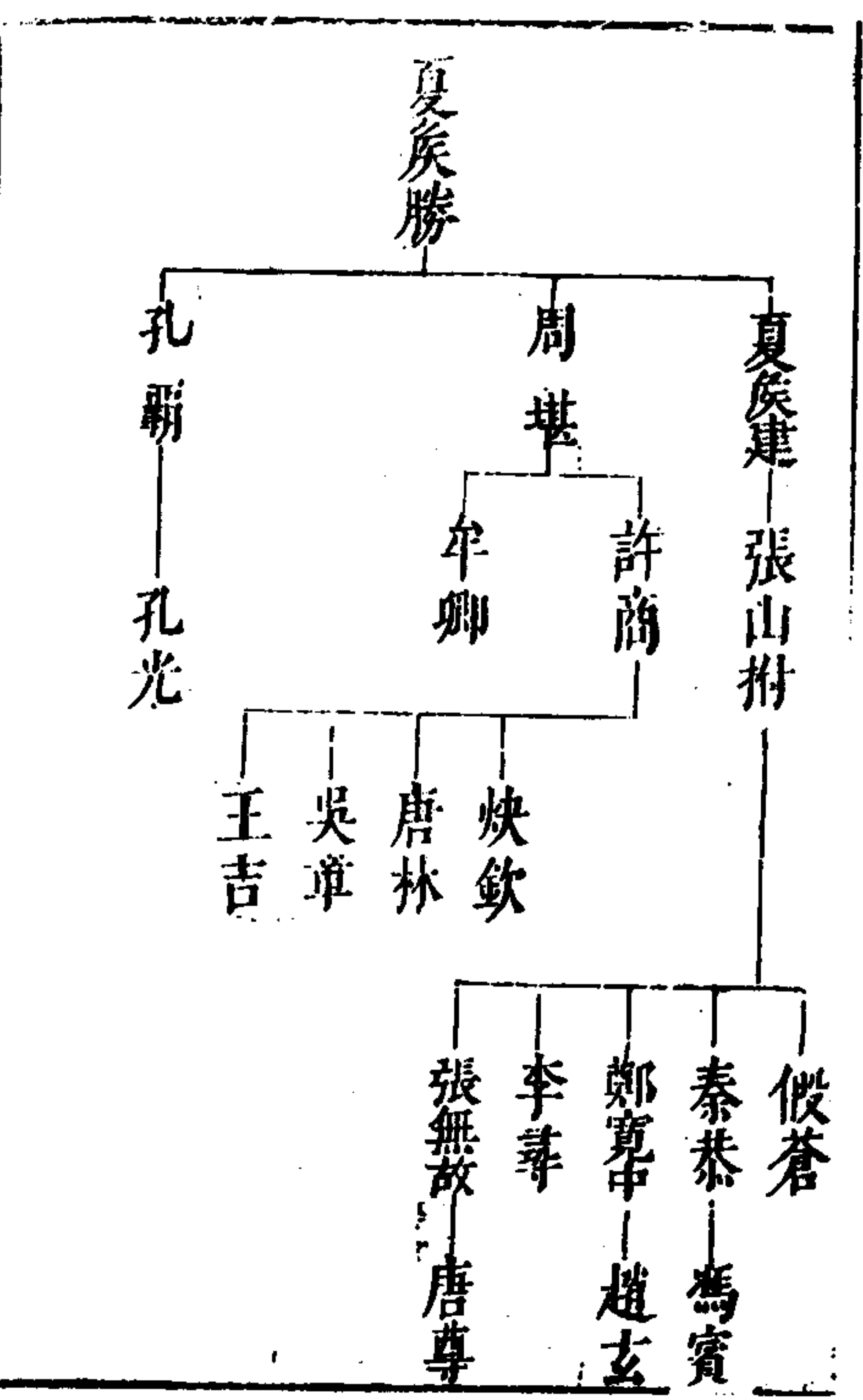
歐陽高

朱晉 鮑宣

其 尊 常 殷崇

陳翁生 龔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學類 十四

書纂自孔子上斷于堯下訖于秦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子學宮然歐陽八世傳業至光武時歛學大行門生千人又為司徒封侯牟融張訓為大夏侯氏王良為小夏侯氏其後三家俱亡于永嘉之亂而古文之書始行于六朝伏書二十八篇孔書五十八篇朱子曰熹嘗疑孔書是假漢志尚書九家唐志二十五家宋志四十三家皇明惟尚書蔡沉列于學官成祖命儒臣纂脩書經人全行十世

古文尚書 ○孔安國 都尉朝 庸謂 胡常 徐敷

- 王璜
- 奎惲
- 秦欽

古文尚書出孔子宅壁中漢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孔安國得其書獻之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惜其脫出不獲列于學宮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學類 十五

京杜林晁好之賈逵馬融鄭玄之屬為作訓鄭然石經卒從伏氏晉鄭冲又好之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減曹曹授梅順為豫章內史上其書而有缺典至隋始備蔡大寶劉炫之屬皆宗之而孔學大行然姚方興所上舜典多二十八字識者終不能無疑焉西漢又有東萊書百二篇黜為偽書平當周敞皆經師共勸留之不能得二子之留豈非以中書所校者乃伏氏之書不可盡據歟然其篇目有九恭與寶原命肆命與書序相照豈亦有可留者不得以焚並之而廢之宋元豐中唐州民家得三墳書見氏武云亦偽書



齊詩

○轅固生夏侯始昌 后蒼

翼奉 師丹 皮容

匡衡 滿昌 張耶

關門慶忌 蕭望之 伏理

趙綰

王臧

韋賞

魯詩

○浮丘伯 申公

瑕丘江公 韋賢

韋女成

徐公 士式

唐長賓

許安

張長安

張遊卿

王扶

褚少孫

薛廣德 龔舍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學類

六

韓詩

○朝嬰

賁生

趙子 蔡誼

食子公 栗豐 張就

王吉 長孫順 髮福

毛詩

○子夏 申生 毛亨 毛萇 賈長卿

解延年

陳俠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刪詩存三百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間也。漢時言詩者四家，齊轅固生傳，伏恭任末為齊詩，魯申公傳，包咸高詡，魏應為魯詩，燕韓嬰傳，薛漢召馴，澹臺敬伯為韓詩，荀卿授魯國毛亨，毛萇傳，謝曼卿，衛宏，賈逵，鄭眾，馬融，鄭玄為毛詩，宏作小序，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齊魯韓三家並立于學官，毛詩至漢平始得立，齊詩亡於曹衛，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內傳亡於情三，詩既亡而毛傳獨行，蓋大毛公之詩得之申公，申公傳之子夏，其說多合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學類 十七

于金滕儀禮國語孟子諸書，自漢晉至唐宋皆用其說，至鄭樵作毛詩辨妄，以己意解之，朱子集註乃多主鄭玄，鄭玄有詩譜，歐陽公有詩圖，皆為十四國世次，而作漢志詩六家，唐志詩二十五家，宋志五十二家，皇明設學造士，專主朱子集傳，而諸家之學止備參考，成祖命儒臣纂詩經大全行于世。



公羊傳 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

公羊壽 貢 禹 黨 裕 惠 真 都 嚴 彭 祖 王 仲 東 門 害 公 孫 文

董仲舒 褚大

胡毋子都

麻公

睦孟

顏安樂

主彥

劉向 左咸

冷豐 馬官

佳公

呂叔舒

徐公私

孟卿 陳廣 筮路 孫實

八編類纂

卷二章一 學類

九

左傳

左丘明 曾甲 吳起 吳期 鐸椒 虞卿

孫卿 張蒼 賈誼 貫公 張禹 尹更始

程方進

尹更始

尹 咸 劉歆

胡 常 賈護 陳欽 王莽

穀梁傳

子夏 穀梁赤 孫卿 申公 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

榮廣 周慶

丁姓 申章

子孫 胡 蕭 秉

皓星公 蔡千秋 尹更始 尹咸

劉向 房鳳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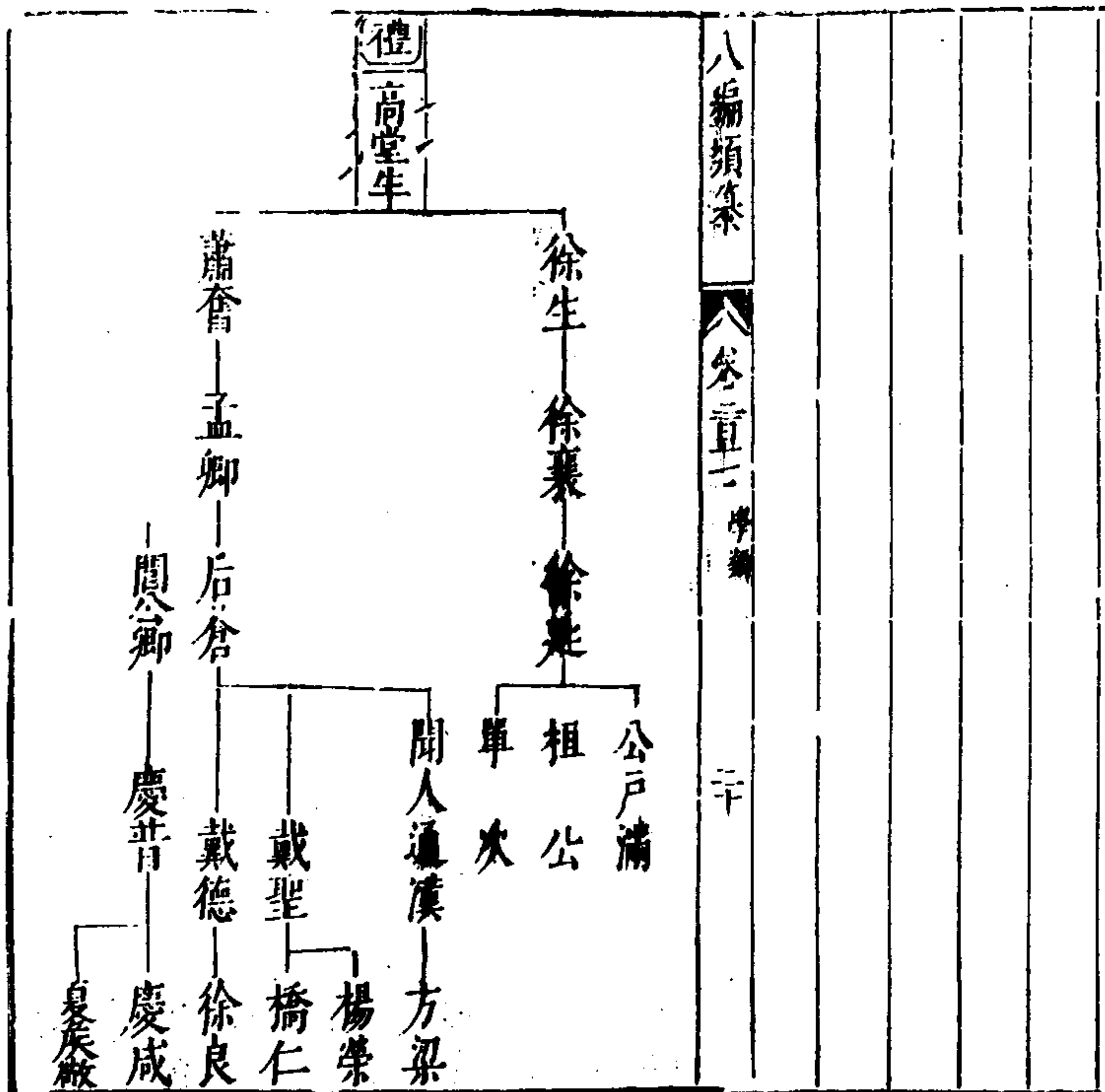
卷二章七 學類

九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因魯史以成春秋，厥後則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三家惟公穀立于學宮，余讀子夏喪服傳，乃知公穀之文有所本焉。三傳之行，公羊獨盛，蓋董仲舒公孫弘以春秋顯，其後顏嚴二氏之學益廣，武帝為之立顏嚴二博士，唐玄宗所謂學開五傳者也。穀梁之傳甚寡，惟吳太子好之，宣帝為立博士，亦掛劍之意也。卒不著，東漢謝詠穎容為左氏張玄為顏氏，丁恭周澤為嚴氏，又有李育何休盛稱



公羊為墨守而穀梁寢微矣。歷漢魏西晉至南渡始得范武子漢志春秋二十三家。唐志六十六家。宋志一百二十九家。皇明惟春秋胡安國列于學宮至成祖命儒臣纂脩春秋大全行于世。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籍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二篇訖于孝宣之世后蒼訖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禮古經出于魯淹中、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二戴所傳儀禮也戴德傳記十五篇大戴禮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也西漢慶氏與二戴並傳東漢止立二戴博士後惟曹褒父子宗慶氏學漢末惟鄭玄宗小戴記為之注通儀禮周禮為三禮漢志禮十三家唐志六十九家宋志六十四家樂志雜于禮記中凡六家漢惟制氏以八編類纂 卷二一七 學類 二十

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皇明惟陳澔禮記註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禮記大全行于世



周禮 劉向 劉歆 杜子春

鄭興 鄭衆

賈逵 馬融 鄭玄

秦用苛政與周官相反故禁焚獨慘至漢孝武是書始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見故不立博士成帝詔劉向校錄經傳子歆繼之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得列叙著于錄畧而里人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說鄭興與子衆及賈逵往受業焉由是議郎衛仲南郡太守馬季良皆著周禮解詁林孝存曰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季類七 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季類

三

孝經 顏芝 顏貞

顏奉

江翁

長孫

后蒼

張禹

按孝經自魯共王得之孔壁皆蝌蚪書人無識者孔安國以今文考定書之竹簡唐玄宗自註詔元澹為疏始立于學官有顏經十八章孔安國傳二十二章劉向從顏氏

齊論語 二十二篇有問

王吉

張禹

王卿

魯論語 二十篇

韋賢

韋玄成

夏侯勝

蕭望

夏侯建 張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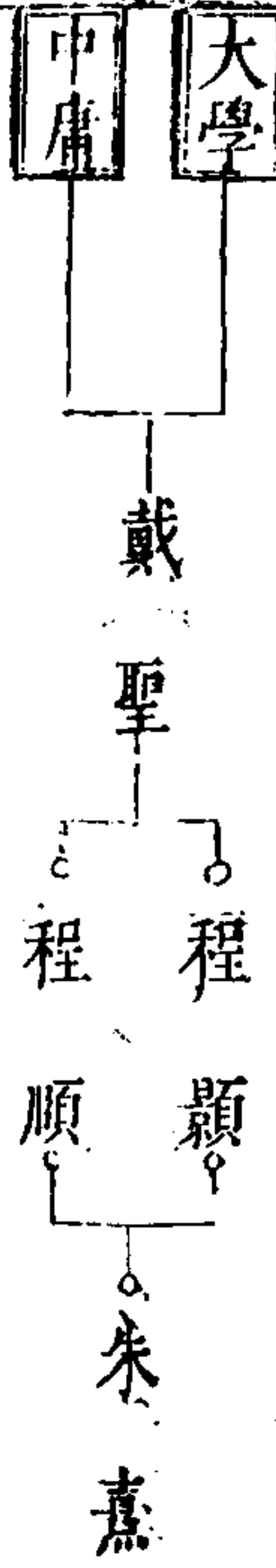
古論語 二十一篇分卷 子張問為二篇

孔安國 扶卿

按王充云武帝得論語于孔壁中皆名曰傳孔安國以古論教晉人扶卿始曰論語漢安昌侯若魯論于



夏侯建又從王吉授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禹以授成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列于學宮古論惟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叅考齊論古論為之注魏何晏又為輯解梁陳時惟鄭何立于國學皇明惟朱氏論語列于學宮而成祖命儒臣纂脩論語大全行于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學類 音

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

陸善經 註  
趙岐 註  
孫奭 疏  
丁公著 音釋

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趙岐陸善經為之註張鎰丁公著為之音一至宋始列于經而孫奭為之疏孟子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又說孝經為政趙岐云偽書也漢文嘗置孟子博士王充馮休李暹司馬公林慎思鄭原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凡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書皇明惟朱子所註孟子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孟子大全行于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學類 音

爾雅 附  
○周公孔子子夏叔孫通梁文劉歆  
孫炎

爾雅舊附孝經六書為小學之書隋經籍志以附論語類至唐陸德明始為周公之書列于經趙岐云孝文嘗立爾雅博士然史漢無徵焉嘗考之前代小學一書古者八歲入小學故保氏掌教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人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以六體試之六體



楷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楷字也古例書必同文不知以圖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証人用其私皇朝大祖輯洪武正韻一書行天下令科試行移一以是書為準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八

函史編

學類

西漢經學訓述

高皇帝既誅項籍楚地悉定籍嘗封於魯獨魯為之守不下帝怒罵引兵欲屠之抵城下然且聞弦歌之聲於是歎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釋不誅後過魯以大牢祠孔子蓋其感也

孝景時王戊媾於吳反有端太傅韋孟欲不諫不能

忍欲顯諫不可道乃作詩自道諫風之其詩曰肅肅

我祖國自豕韋輔衣朱綬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

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

有周歷世會同王叔聽諫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

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

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諛

厥生解古曰諛許其反數聲既此媾秦耒耜以耕悠悠媾秦上

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

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

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被輔弼饗

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承唯



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  
惟屢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  
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首烝民以匿我王以翰所  
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剛是恢唯諛是信喻諭詔夫諤  
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臣下追欲從逸嫚  
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陸鯨曾不夙夜以  
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  
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  
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  
爲我王管靡不練與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學類

二

繆以竊歲月其徂年其速考於魯君子庶顯于後我  
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王終弗念聞  
乃請老去位懼乃禍徙家于鄒在鄒時作詩以明志  
詩曰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  
肅清唯俊之庭願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  
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  
之義以泊羣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  
于魯既去禰祖惟懷惟願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  
于鄒鬻茅作堂我徒我環築室于墻我既遷逝心存  
我舊夢我濱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

如何夢我王寤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  
其漣微微老夫茲既遷絕洋洋尼仲視我遺烈濟濟  
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者心其  
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已遂卒于鄒君子曰孟諫  
詩直矣而以諷名於王戊爲諷也王戊畜不臣之邪  
心而孟以逸游荒樂諫故曰諷隱而不私直而不切  
其有忠臣之心也哉乃爭不遇而退退而遠去樂仲  
尼之道優優乎古之道與韋世爲漢儒宗有以也  
當是時孔子十世孫滅與從弟安國世其學帝說之  
欲以爲御史大夫成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爲業願得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學類

三

領太常典家學以綱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爲太常禮  
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爲撰傳云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  
祿而天下風於學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于餘人枝  
葉稍蒙穢不翦矣然自朝廷至於邦國議事以制而  
昌邑廢典之際明諫顯爭畢警於前經宣帝本始之  
初蔡義韋賢以授先帝經相繼爲丞相而魏高平之  
謨洞然於易洪範月令之文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  
易田何春秋公羊列學官至石渠講議大臣平奏天  
子稱制臨決乃復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



梁春秋博士焉。

宣帝以孝武皇帝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詔議立廟樂夏侯勝議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虫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

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繫治者踰年勝霸既久繫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歎曰君信道篤乃如是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學類 四 不怠已帝以地震釋勝霸復官。

初董仲舒以春秋授蘭陵褚大東平瀛公廣川段仲瀛公守經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齊孟卿魯睦孟孟授下邳嚴彭祖彭祖治郡高入爲左馮翊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諫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曲意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何能至宰相乎願少自勉強彭祖正色曰凡通經術當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蓋猶董江都廉直家法云瀛公授琅琊貢禹禹又受唯孟學後爲御史大夫孟卿授疏廣廣爲太子太傅廣授琅琊筦路路

御史中丞路授鄆陵孫寶寶大司農各有傳皆原本仲舒云

初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爲博士而董仲舒善公羊通五經江公喞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論不如仲舒丞相公孫弘亦本爲公羊是以穀梁不立而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從江公受焉廣高材多通盡師法與公羊大師唯孟等難數用之由是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聞魯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賢少府勝樂陵侯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當立公羊齊學故不相說也於是蔡千秋爲郎矣召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學類 五 見說之帝愍其孤學且絕選郎十人從千秋受學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故諫大夫劉向從受之江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者積十年明習召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毅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多是穀梁而穀梁大顯初燕大傅韓嬰爲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詩故傳詩而韓易獨傳貢禹於王吉同術學友善又操行同亡朝廷推穀又同故世傳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言取舍同也吉少時學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實啖吉啖之已知爲東家棗也立去婦東家聞婦以棗故去欲



伐東隣里共為請乃還婦禹初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退歎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官其同趣如此

孔霸字次孔子十三世孫也謙退薄權勢常稱爵位過恭無德以堪帝欲致相位霸讓深至乃弗相賜爵褒成君夢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地餘官侍中至少府病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者可以自成毋溺溺為也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具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帝欲倚望之堪為相望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學類

六

剛直堪公方自遂而帝惑於纒總俱中廢自殺即京生以易見親幸言災異屢效亦以讒見誅於是匡孔張禹之倫居高位往往自求容矣

當是時褒成君孔霸少子光先師孔子世孫傳家學尊寵亦至丞相大師禹光皆謹厚通經術光質儉禹內多奢淫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而戴崇愷悌多智禹心親愛崇而敬宣崇每候乃責師宜置酒設樂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伶管絃間作極樂乃罷而宣來見便坐講經義日宴設食不過豆肉卮酒未嘗至後堂及二人各聞知各自得也後禹問王氏言

災異陰為王氏地光為莽尊禮皆持祿保位為容容被阿諛之譏史固曰其緇藉可也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而彭宣起博士至大司空會哀帝崩新莽得政以既老乞骸失莽意毋免

論曰余讀匡丞相治性正家戒妃匹勸學疏以為古經語之遺也深美矣讀王司隸舉劾章曰是或一道也而難為行令得行蕭太傅京生不先之乎乃論者以張孔容容疵經明無當於事行望之堂堂折而不情孫寶侃侃道義自將鮑司隸及楚兩龔夫非經師非抗義守死不汗撓何也大都西漢士務經術術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學類

七

從政立身雖性習人殊均之有意於古學云

東漢經學行義傳

劉昆字伯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已從沛人戴賓受詩易王莽世以布衣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獵射以素木為葉為豆桑弧蒿矢射兎首如儀觀者如堵墻守宰率屬吏造焉王莽聞而惡之以為昆梁孝王胤聚徒衆行大禮有僭上心也并家屬繫治會莽敗乃免於是避地河西棲負嶺山中建武初舉孝廉不行逃之江陵詔即拜江陵令縣數多火災火作昆向之拜輒降雨反風累遷弘農太守郡多虎行



於不通昆政先仁化三年虎負子渡河帝聞異之徵  
為光祿勳召見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  
虎北渡河何修而致是也昆頓首曰偶然耳左右竊  
笑其質訥帝太息曰長者之言也命史書諸策詔授  
太子諸王小侯經無何請老賜洛陽第宅以千石祿  
終其身

杜林扶風茂陵人少好學沈深家多書又外氏張竦  
父子喜文學林從學學益洽多聞稱通儒王莽末避  
地河西道逢賊欲殺之林仰曰願一言而死賊曰何  
所過殘滅不道卒以破亡今將軍以數千之眾不行  
仁恩而反道覆車之轍不畏人獨不畏天神乎賊心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八 學類 八

不可驚意甚望然外示優容出令曰杜伯山天子不  
能臣諸侯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通順所志  
建武初弟成物故力請持喪歸竊大恨陽許遣而陰  
令刺客於道遮殺之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行千  
里感歎不忍害比至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  
西州事帝大悅賜車馬衣被羣僚莫敢望河南鄭興  
事劉歆東海衛宏事九江謝曼卿曼卿傳毛詩作詩  
序善風雅之旨者也林遇與欣然曰林得君諧矣使  
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果闇然服林前於西

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寶愛之雖遭難因常抱以自隨  
及是乃出示典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文將絕何意  
復傳是道竟不墮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  
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林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  
總三署左右中郎將及  
五官中郎將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  
學者輒見引進至大司空博雅多通稱任職焉

王良東海蘭陵人少好學王莽時寢疾不仕以尚書  
教授建武中起家拜諫大夫數納忠進止以禮為大  
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鮑恢以  
事至東海過候其家良妻被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八 學類 九

以為婢使告之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妻  
曰妾是也苦稼無書恢驚起拜歎息而去良後以病  
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行過其友友人不肯  
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  
也良後連徵及以玄纁聘終不就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  
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有二人命儒  
者講論經義明日偃入謝帝謂偃曰疇昔之會於卿  
宗有光乎對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  
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



臣私家獨蒙其榮帝笑曰善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拜郎中

楊太尉震字伯起弘農人八世祖漢初赤泉侯喜也  
高祖啟昭帝時丞相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居攝  
中與兩龔蔣詡俱徵遁逃免去震孤貧少好學明經  
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教授  
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歎其遲暮而震志愈篤  
年五十始仕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爲鄉嗇夫休歸輒詣學父  
怒之不能禁已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學類 十

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  
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氏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貴倨稱大師玄在門  
三年不得見但使高第弟子轉授玄業玄日夕尋誦  
不解會融集諸生考圖緯須布算聞玄善九章召見  
於樓上玄因從質諸著疑融大驚服其攻堅爲悉精  
告之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吾道東矣及黨禁作遂  
隱居杜門時任城何休精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  
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爲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通  
之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哉中興

諸儒爭論古今學不決至馬融答劉瓛玄答何休義  
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大將軍何進辟之州

郡迫道不得已乃往進禮待甚優爲設几杖玄以幅  
巾見一宿遁去魯國相孔融深敬玄父事之屢屢造  
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魯齊置士鄉越有君  
子鄉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懷明德魯太史公廷尉  
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儒又商山四皓東園  
公夏黃公潛光隱輝亦皆稱公人知公者仁德之正  
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魯東海

子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學類 七

無駟馬之路乎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天  
下亂玄避地徐州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自徐州  
還道遇黃巾賊數萬得之問知爲玄也皆羅拜約不  
敢入縣境

盧植字子涿人也少事馬融通今古學好研精而不

守章句融外戚豪華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  
後列女樂植受學積年未嘗流盼融深敬之歸闔門  
教授黃巾賊起拜北中郎將連破賊賊走保廣宗植  
圍攻士援帝遣黃門左豐詣况軍或勸植賂之不可  
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望息軍以



待天誅帝怒檻軍徵滅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賊虜稱植行師方略復尚書靈帝崩大將軍進召董卓誅中官植逆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不聽卓入都宦官將帝及陳留王出平津公卿無從者植獨夜馳至河上以從卓會百官議廢立抗言不可卓怒欲誅之以

論曰自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深遠而三全經之日遠業頗有諍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固滯於所聞至康成博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

以守經訓為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各大師專教授願從於欲為奢淫於是乎名節振而經乃下

衰悲夫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穎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謂之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視其人

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汜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至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史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幼喪父却贈聘稱財以送終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相友善俱游學異國嘗與歆鏹園得藏金寧揮鏹不顧歆提而擲之蓋微不可掩如此會世亂思避地聞公孫度威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詣遼東依焉度虛館待之寧不就館因山為廬鑿坯為室越海避難者多從之居寧務以德化鄰有牛



暴田寧為牽牛著涼處收之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所居里會井而汲男女錯至爭汲有鬪鬪者寧多買  
汲器置井旁待之不使知已聞乃各相悔責居旬月  
成邑於是講詩書陳俎豆節威儀明禮遜非學者無  
見也風行逾東時避難者皆僦居郡南寧獨居郡北  
若將終身焉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  
其賢民化其德厚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心內不安  
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招過之道  
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在途三十七年以朝命  
徵乃將家屬浮海還度康恭三世前後所遺皆受而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學類 四  
篋之不發視既西渡盡封歸之其介如此魏以為太  
中大夫固不受久之華歆為太尉讓寧徵為光祿大  
夫勅青州給安車茵蓆吏護從道上續食至表自免  
歸

司徒黃瓊辟公府太常趙典舉有道泰曰吾夜觀乾  
象俯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皆不應或問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黨禍作知名之士多  
被禍而泰以不為危言激論與汝南袁閎獨免焉卒  
年四十八四方會葬者千餘人共刻石立碑蔡邕為  
之銘稱其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澹如山如淵  
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據華乃尋厥根宮墻九仞  
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器量宏深姿度廣大  
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也邕謂人曰吾為碑銘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學類 五  
多矣惟郭有道為無愧色耳泰性明知人儀觀魁偉  
好獎訓士多所成就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  
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  
請寓宿且日容殺雞食母餘半更置自以草蔬與客  
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戒三牲之具以供  
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  
孟敏荷甕隨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甕已破矣  
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决亦勸令學皆成賢儒陳留  
申屠蟠為漆工鄆陵庾乘為門卒自餘或出屠沽士  
伍因泰英之成名者甚衆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



林宗遇諸途勞之曰。晉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  
晉大鉏也。卒為齊魏忠賢君。往事豈可悔哉。勿恚恨  
責躬而已。或譏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原懷忿欲結客報諸生。感泰言。乃止  
賈淑性險仄。為邑里患。泰喪母來弔。鉅鹿孫威以林  
宗受淑弔。怪之。泰曰。子原誠凶德。然洗心向善矣。仲  
尼不逆五鄉。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成善士。陳留  
史叔賓有盛名。林宗謂之曰。墻高基下。雖得恐失。後  
果以阿枉敗。汝南謝甄陳留邊讓。侯林宗。林宗謂人  
曰。二子英才有餘。惜不入也。後俱不終。濟陰黃允以

八編類纂

卷六

六

雋才知名。泰謂之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  
自匡持。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悅之。允聞  
而黜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為別。乃盡數允隱慝而去。  
同郡王柔借弟澤問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  
進顯。季適當以經術通。令違方改務。不能至也。已而  
皆然。其識造如此。

仇香陳留人。純嘿有至行。為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  
與母居。母請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  
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教化未至耳。母守寡  
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弃歷年之勤。乎且

毋養人遺孤。不能成濟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用  
相見乎。母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為陳人論譬之。既  
福。元感悟。卒為孝子。考成令主。奐嚴署香主簿。謂之  
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  
曰。以為鷹鷂。不若鷲鳳。故不為也。奐謝遣之。曰。枳棘  
非鷲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俸資香入大學。  
既至。與符融比舍。融賓客。香常自守。融謂之曰。  
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學。何守之固也。  
香正色曰。天子設大學。寧當使人但遊談其中耶。高  
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就謁請留宿。與語起拜牀下。

八編類纂

卷六

七

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  
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必免冠自責。妻庭謝。思過。香冠  
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不應徵辟。卒於  
家。

陳寔潁川許人也。起單微。篤學。坐立談誦。辟為郡功  
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寔知其非人。懷  
微入見。曰。此人不可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不可以塵  
明德。請從外白。署從之。鄉論怪其非舉。寔為坐廡。後  
倫徵入朝。郡人士集送。倫乃對眾言。吾前為侯常侍  
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頗以為



過此其過由故人憚強禁而陳君者所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聞者乃歎息服其德為太丘長以清靜為理以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黨禁起餘人多逃匿寔先就獄曰吾不為之先象何恃乎會赦出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郡國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獨弔焉後誅黨人以寔故多全有寔居鄉平心率物有爭訟求判寔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無為陳君所短歲飢有盜夜入室止梁上寔見之乃起自整拂召子孫列待正色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非必本惡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六

乃習以成性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者是已盜驚自投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君狀貌不類惡人宜尅已反善遺絹二匹遣之自是一縣無盜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拜公府每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黨禁解公府敦辟欲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老絕人事幅巾待終而已

王烈字彥太原人也少師事陳仲弓敦義行著信於鄉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自甘乞不使士彥方知也烈聞使遺布一端謝焉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過

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于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不應以其事告烈烈使人迹之則前盜牛者也諸爭訟曲直將質之於

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反其感人至於此

邴原故善飲行學八九年闕不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饌之原曰本能飲酒以荒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可一飲飲終日不醉孔融為北海相徵選計

當任公卿之才以鄭玄為計椽原為計佐融有所愛

史常盛稱舉曰君子也後恚望欲殺之眾吏皆為請

原獨不請融問之對曰明府於此吏愛之矣而今欲

殺之愛之則引而方之子憎之則推而危其身舉恣

是則殺之非殺之是則舉之非明府何處焉遂去之

遼東與同郡劉政俱公孫度畏惡政勇略欲殺政收

捕其家人政既窘急投原曰窮鳥入懷匿之月餘東

萊太史慈當歸以付之既而謂度曰前將軍欲殺劉

政以為已害也今政已去君之害已除拘政家奚為

度乃出之後道還度覺之曰邴君所謂雲中鶴也非

鶉鷄之網能羅矣既反國講逆禮樂吟詠詩書鄭玄

博學洽聞註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高遠清白願

志澹泊英偉之士向焉於是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九



操辟原東閣祭酒子倉舒卒傷之甚以原女早亡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非禮也原所以容於明公所以待原以能守禮也若德明公之命而弃典訓明公何用焉操乃止操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眾附親賓客如雲原非公事無謁也太子使人微問之原曰臣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嗣子太子太息久之轉五官長史卒是時東郡張閭為太僕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曰張子臺視之鄙樸人也然中心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而禍患亦當從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力慕體之方之茂如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子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百十九  
左編

人類

烈婦

漢班婕妤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詣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與隴越禮制寢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扶媚道呪詛後官晉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成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喜其對憐問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一



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倭仔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倭仔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後漢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

班。一名姬。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

大家。并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劉太后臨

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閔。內侯。官至齊

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

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太

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

因上疏曰。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罷

八編類纂 卷二九

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

可再得。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焉。作女

誠七篇。有助內訓。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

下。弄之瓦。塼。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

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

繼祭祖也。謙謙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

恐辱合垢。常具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

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

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

食。以供祖宗。八謂繼祭祀也。夫婦第二。祭今之君子

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

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

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

第三。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

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

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

孽。媒孽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

作。則傷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女行第

一。女四行。婦德不必才。明經也。婦言不必辯。口利

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八編類纂 卷二九

清剛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

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專心第五。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

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

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

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



寡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狹滄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神溺歿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歿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

南道傍為立碑焉

漢南陽陰瑜妻者頰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文荀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外自誓爽令傅婢執奔其外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救術甚嚴女既到郭氏偽為悅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救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屏上曰月還陰陰字采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魏酒泉龐清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譬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情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譬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過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分明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間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可屈乃拜辭而去

唐楊烈婦者

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恐失身此而床賊乎眾泣許諾乃狗日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費以享眾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歟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遠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莽丹寇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然燬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

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恍惚知君臣大義云

唐宜都內人者武后女侍也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禦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機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嬖姦有越出房閭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之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

八編類纂

卷九

九

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下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李新聲者邯鄲人李巖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又能傳故都聲雅為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游佐其事新聲亦



洪言  
新師可法

從去然性本便慧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  
聚凶命以窺齊朝廷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  
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然食人之食憂  
人之憂理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  
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  
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  
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  
間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  
武朝數鎮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  
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編類 十  
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獲  
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曠者幸矣孰  
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  
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  
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  
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繼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  
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凶而  
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  
時事因拾於編簡

宋四烈婦董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

盜季昱攻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遂斷其

首劉氏子聞女死大慟曰烈女也葬之立為祠三

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宜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

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堅臥不起眾賊劫持之犬罵

不屈為所害四年盜祝友聚眾於滁州龔家城掠人

為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為友所掠妻泣曰

丁氏族流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

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

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

人為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編類 十一  
濕或削去即復見履以他土其跡愈明

宋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枋得起兵守安仁

兵敗逃入關中武萬侯購捕之李氏携二子匿貴溪

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

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

故累人吾出事寒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

言曰明當没人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是夕解

裙帶自縊獄中丞枋得母桂氏尤賢遠自枋得遭播

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

當然也

卷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

國史編

人類

列女

密夫人密康公母也。有獻三女而豔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物也。王而獲此，猶且不堪况而小醜乎。爾必獻之。康公不獻，王滅密。

鄧曼楚武王夫人。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途之，遂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入以告夫人。夫人曰：大夫其非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二十

人類

列女

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敢以刑也。莫敢狃於蕭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勅之以令德，見莫敢而告以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戒之，不及而莫敢師，果覆久之。武王荆尸以伐隨，將齊人告夫人曰：余心蕩，夫人退，歎曰：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知之，故臨武事發大命而蕩王心焉。王祿盡矣。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行卒於楛木之下，伯姬魯成公女，宋共公夫人也。嫁十年，共公卒，宋災

列女

火及於姬所，左右曰：夫人避。大母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具，夜不可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未至，左右又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傅未至，夜不可下堂。左右曰：如火何。伯姬曰：吾處矣，夫越義而生，不若守義而死。遂寤於火而死。齊桓好淫樂，其夫人曰衛姬，諫不聽，姬為不聽，音樂齊侯感而放鄭聲，楚莊王好攻，其夫人曰樊姬，諫不聽，為不食禽獸之肉，楚子感而廢攻，二主之霸，二姬力也。

楚昭王母曰伯庸，秦女也。其夫人齊女曰貞姜，嬪曰越姬，皆賢。吳之入郢也，昭王亡於野，闔廬入其宮，而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二十

人類

列女

班處為伯庸，持力而逆之曰：妾聞天子天下之表，公侯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人倫之本。王教所甚嚴也。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高夫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唯男女之禮失不可復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其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吾其死也。吳子慙而退舍，伯庸與其保阿閉承巷，不釋兵，齊三帥，吳遂王還國，乃復寢。王游漸臺，貞姜從已出遊，漸臺漸臺而水至，使使者迎焉，忘其符，使者至，夫人曰：王召宮



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吾不行也。使者曰：水至矣。還而持符。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義不犯約。勇不畏死。棄約越義而生。不如死。使者走取符而臺前。貞美成焉。昭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死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於樂。三年而改之。以勤政卒。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諸。而要婢子以成。其可得成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成。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善。而終嬖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於師。越姬聞之。曰：昔主要妾以成。妾非難於成也。惟苟成。成君之過也。然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王讓位於三弟而薨。三弟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

魯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死。文伯出學而歸。其友從而後。上堂降階。趨行。奉劍而正履。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結屣之綦絕。左右顧無可使結者。俯而自結之。故能王。桓公立於朝。有友三人。諫者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費而見於窮閭者。七十有餘人。故能相王室而天下宗周。彼其所與遊。

者皆益也。子則皆為之矣。於是文伯乃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引任而親饋焉。

臧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使齊。母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好窮人以威。棘之寵臣。多怨之。其不免也。夫必施德而求助焉。於是文仲自結於大夫。國人而後行。齊果止文仲。欲與兵而襲魯。文仲遣間使遺公書。恐人得其書。為隱書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綴不足。帶有餘。書至。莫測也。問於母。母泣下。沾襟曰：君之臣見止矣。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民納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言趣餐。戰鬪之。士攜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言思妻。臧我羊。羊有母。告妻舍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文錯。錯以治鋸。鋸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綴不足。帶有餘。言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於是魯侯軍於境。為備焉。齊兵聞有備。而還。免文仲而歸之。

晉趙衰之妻。文公女也。曰趙姬。文公之為公子也。避居狄。趙衰從狄人入其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復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矣。而趙姬請迎盾。盾母于狄。衰不敢。姬曰不。



可夫得寵而棄舊非義安新而忘故無恩與人勤於厄難富貴而不顧無禮失此三者其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巾櫛矣衰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以叔隗為內子身親下之以盾賢請立以為嫡後使三子下之及盾為正卿請於成公曰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及此公許之以姬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

陶妻者陶大夫答子之妻也答子治陶三年陶不治而家富以三倍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而歸宗人擊牛醢酒而賀之妻抱兒泣請去姑怒曰何不祥也妻曰妾聞之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

八編類纂 卷首下 婦類 五  
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而名流於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而不顧其害家富而國貧此敗徵也妾聞之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夫蔬不擇食以肥其身亦坐而須歟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菴年而答子誅母以老免婦乃以少子養終其天年

杞梁妻齊女也齊莊公襲莒梁戰而死妻迎而哭之哀公使使者弔之妻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於是梁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枕其夫

之厥於城下而哭既葬曰婦人依於人者也父在依父夫在依夫子在依子吾何依乎哉吾見吾節焉遂赴淄水而死

叔姬晉羊舌子妻叔向叔魚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於國去而之三家之邑三家之邑人共攘羊遺之肉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見容去之三家之室又不容是終無所容也姑受之無逆其善意羊舌子受之曰以食矜若鮒矣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其

名曰乾雀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矜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治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瘞之無何攘羊之事覺都吏至羊舌子曰以吾求容於此不敢無受也受之然受而不敢食瘞之矣發視之肉存焉而免其後申公歿平公命叔向囚其室叔姬曰子

室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兩卿矣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好者必有甚惡三代之亡皆是物也女何為哉夫惟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辭焉公疆之而取生伯石叔姬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其必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展子禽妻魯女也展子卒門人將為之誄妻曰誄夫

以受羊非  
容似不知  
羊之過小

八編類纂 卷首下 婦類 六



子之德乎。二三子未必知也。妾知之，乃爲之誅。誅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庶幾遐齡兮，遂逝兮，嗚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遂定謚，此於魯黔婁之妻並德矣。

衛宗二順者，衛宗子之妻及傅妾也。秦滅衛，衛宗歿，妻守不去，而無子，獨傅妾有子，事女君八年，不衰，妻欲出居外，避讓之，傅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孝子之養親，忠無日也，俱養固妾之職，夫人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世四

勤焉，妻固欲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今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內，逆已，欲自殺，泣而守之，夫人許留，乃止。

石窳婦者，齊女也。齊頃公敗于鞞，而免，自徐開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鏡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使人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心窳。

高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有鬪於道，吏捕殺者，遇二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爭不

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命召其母，問焉，母泣而對曰：殺少者，相問之，曰：少子人所愛，云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妾子，長者，夫前妻子也，夫且死，囑妾曰：善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兄而活弟，是以愛廢公義而欺死者也，子雖痛，可奈何，相入言於王，王高其義，並赦之。

齊女者，傷槐衍之女也，景公愛槐，懸木其下，曰：傷者，死，衍醉而傷槐，女造相晏子之門，請曰：妾聞之，四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不以私害公法，不爲六高傷人民，不爲野草傷禾苗，今妾父以社勝故，不勝以編類纂，卷三十一，婦人，魏築之味而傷槐，君以槐故欲殺之，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敢自投代，成晏子惕然言於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

母師者，九子母也，臘日休作者，召諸子，前謂之，曰：禮婦人之義，父母歿，無歸寧，然吾父母之諸孤也，少歲時之祀，禮不作治也，吾請汝往監焉，許我乎？九子曰：敬諾，乃召諸婦，前謂之，曰：禮有三從之義，今諸子許我矣，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守房闈，夕吾反矣，於是少子僕而往，天陰，還失，早至，闕門而止不下，穆大夫從臺上，見而惟之，使人視焉。



其居處禮節甚修。召問之曰：何不下也？對曰：妾與諸婦期夕入，而早不欲其失期也。失期，醜而醜而醉飽，此人情所宜有。反太早，恐見之，故止也。大夫以為知禮，言於公，以為母師。

義姑姊者，魯人也。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走。且及棄所抱，抱所攜，執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曰：何也？婦人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故忍而棄吾子也。於是齊將使人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猶知行義。況士大夫乎？請還師。師還，魯君賜是婦也，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田母者，齊相田稷子母也。稷子受吏之賂，金百鎰，入遺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有其多若此者也。今安所得此？以實告。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非義之獲，不計於心，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足矣。而沒於賂，為人臣不忠，不忠者不孝。非吾子也。稷子慚，席蓐謁王，請就誅。王高其母之義，以公金賜焉，合稷子而復其位。

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母也。淖齒亂齊，淖王出走，賈

失王之處。母曰：汝朝出而不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於是淖王及於難，賈乃入市中呼市人，誅淖齒而歸。

女宗者，宋鮑蘇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姑，不衰。姑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禮有七去，姑為之首。若夫不臣，我以禮而使吾為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蔡人之妻，宋人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雖終身不改，彼無夫故，又不遺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孟母者，鄒孟子母也。仇氏有賢德，孟子生三歲而有父。激公宜之器，母獨與子居。始其舍近學，子少嬉戲，為基開之事，踴躍築理。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術。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母方織，以刀斷機，絲焉。子驚問故，母曰：若知能之乎？夫君子學以立身，問以廣智。



今味有所至而廢之何以異斯織矣績焉而中道廢之其何衣夫若子乎孟子乃大感往卒業遂成大賢孟子既娶將入室見婦袒而居不悅欲去之母召而責之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廣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警衆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已遠乎婦得留孟子處齊有漫色母覩之問焉對曰無之他日擁楹而歎母曰鄉吾見子之色憂子曰否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道不用於齊矣而母老懼無以養故勉留而憂也母曰歸入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故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有閨門之修無閨外之志無擅制之行有三從之其今子成人矣而我老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尚何留

芒慈母者魏孟氏女芒那後妻也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厚遇之猶不愛令所生子不得與之齒終不愛於是前妻之中子犯法矣母悲哀欲上書請其罪或謂之曰人不愛母母何自苦如此母曰是其少也孤父使妾為之繼母母之也為人母不能庇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無義可自立於世乎章途上王高其義子得赦自是五子親附母

雍雍焉

漢陳母者榮侯嬰母也二世時天下亂東陽少年殺令長相聚數千人請嬰為之長已共立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甚貴者今暴興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得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王以兵屬項氏後歸漢封榮侯而安國侯王陵母曰王夫人陵從漢祖起沛項氏攻漢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恐陵以已故貳於漢也乃私送使者而泣曰為老妾語陵必謹事漢漢王長者也當終有天下母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老妾故持三心請以成送使者遂伏劍歿陵為漢相矣

雋母者京兆尹不疑之母也不疑尹京每行縣錄囚徒還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名何事即多所平反則喜視為具飲食語言異他日或亡所出輒怒為不食故不疑嚴而不殘

嚴母者河南守延年之母也生五男子皆二千石東海號母曰萬石嚴母延年為河南守有能名陰鸞酷烈母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見報四流血數里乃大驚即下車止都亭不肯入府寺延年出迎謁母閉閣



不見延年免冠頓首伏閣下，乃見之，責數之曰：「幸得  
儕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  
乘刑法，多殺人，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頓首服謝  
罪，自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之曰：「天道神明，人不  
可獨殺，我不自意垂老當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汝  
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延年誅東海，莫不  
賢智其母。

京兆尹王章妻，泰山鉅平人，章為諸生，學長安，與妻  
俱，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怒呵之曰：「  
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廷，誰能踰仲卿者？」即病困當

八編類纂

卷百千

十五

激昂自起，何常效兒女子滂泣相向耶？章悚然起坐，  
病竟起，後為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  
獨不念牛衣中滂泣時耶？」章曰：「非見女子所知書上，  
下廷尉，妻子女皆被收，章小女年可十二，夜忽起號  
哭，問之曰：「昔之夜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必  
一人歿也。」我君素剛，先歿者必君，明日果然，徒妻子  
合浦，後赦還，以采合浦珠，致產數百萬。」  
陳孝婦者，淮陽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夫當行戍，屬  
之曰：「我主歿未可知，有老母無他兄弟，儻養吾不送，  
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歿，不還，婦紡績織紉，

以為養其父母，哀其少，將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  
供養之，母妻既諾之矣，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  
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  
卒養其姑，二十有八年，姑八十餘，終盡賣其財物，田  
宅而養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詔賜黃金十斤，復  
其家。」

仁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也，既嫁而夫有讐，矢必報不  
得，劫其父，令要女為中調，父呼女命之，女念不聽則  
殺父，聽之則殺夫，陽許諾曰：「夫日於樓東首卧，請開  
牖而待，乃還家，辟夫他所，沐登樓東首卧，開牖待夜，  
八編類纂 卷百千 十五

八編類纂

卷百千

十四

半，仇至斷頭持去，明視之，女也。」  
姜詩妻龐氏，廣漢人，姑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  
常泝流汲，值風不時還，母渴甚而恙，詩責妻遺之，其  
止旁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自以其意遺姑，  
姑恠問鄰，母具以告，姑慙感，聽還生一子，因遠汲，泝  
江成，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行學，寬之，姑嗜魚鱸，  
又不能獨食，呼鄰母共食，夫婦常力作，供膳，後舍側  
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泉中出雙鯉，以供人，以為孝感，  
赤眉經詩里，弛兵而過之，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方歲  
饑，盜遺詩米肉，受而埋之，察孝，廢明帝為下詔曰：大



孝入朝一聽平拜中郎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祠祀之  
沛郡周郁妻同郡趙孝女也郁驕多行無禮既嫁舅  
謂之曰新婦賢者當以道匡夫夫郁不改行新婦之  
過也婦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德備二姬之行  
故翁以責我我言而不用翁必謂我不奉教罪在我  
言而用是爲子違父而獨從婦言也罪在夫吾何所  
逃罪遂自殺以悟夫聞者咸哀傷之

漢中陳文矩妻同郡李法姊也字穆姜文矩爲安衆  
令卒官時穆姜有二男而文矩前妻四子逆穆姜溫  
仁慈愛衣食資奉皆兼倍所生前妻子不愛或勸令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五

別居避遠之對曰吾方以義導之使自改何避也及  
前妻長子與疾困穆姜調藥膳必親與大感既廖呼  
三弟告之曰毋慈仁出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過惡  
甚矣皆自請南鄭獄陳姊德已過狀乞刑郡守表其  
母獨其家後四子皆修葺爲良士穆姜病救諸子  
曰吾弟伯度達士也所論薄葬之義至矣吾必循  
行母爲後累

許升妻呂氏守節吳人也非博徒不操行呂勸升修  
學升不改呂父忿疾之呼榮歸欲改嫁榮終不肯升  
感而自厲遂以學成名郡遭寇榮出走賊拔刃迫之

榮義不屈遂遇害是日疾風暴雨天晦冥賊懼殯葬  
焉

沛劉長卿妻同郡桓鸞女也甫生男而夫卒妻終不  
歸寧男十五又天妻慮不免豫刑耳自誓宗婦愍之  
曰若家未有他意卽有可因姊妹姊自表何自苦如  
此對曰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經爲帝師五更而來  
代不替德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  
故自刑窮決之不早明吾心懼無及也沛相表其閭  
邑有祀膳焉

王女者陳留緱氏女也報父讐殺夫氏之黨吏執以

八編類纂

卷百十

五

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之請生中屠請進曰王之節  
足厲忍辱無耻之子孫卽不幸當表旌墓况在清  
聽可無加於乎配感動得減死

美母者天水姜叙母也建安中馬超作亂殺涼刺史  
卓康時叙爲撫夷將軍統兵屯歷下叙姑子楊阜故  
爲康從事陰結康客爲報仇未有間會妻友請急辭  
超歸過歷下候叙母言故涕洟然下激叙與同難叙  
以母老中未決母叱曰哺伯奕草使君遇難一州之  
耻亦汝之負何獨義山哉汝無顧我無淹事變生人  
誰不歎歎國義我不以餘年累汝矣於是叙與阜定



計約舉兵度兵發超必出擊叙阜從後閉冀州門超可虜也叙兵發超果出阜與趙昂等閉諸門拒之夷其家超攻鹵城叙守不下超乃夜襲歷歷無備入之執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逆子弑君亂賊天地豈容汝乎汝必何面目視人遂遇害

趙昂妻異者王氏女也昂為姜道令異獨留會同郡梁雙反攻西城破之殺異二子異恐為所侵引刀欲自裁顧女英歎曰身死汝當誰恃哉乃以潤涅麻而被之抄食瘠形異免難事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舍謂英曰向所為不死者為憐汝也吾遭亂不能成吾何以面諸姑乎今官舍近吾去汝矣遂飲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七

七

藥昂聞急以藥解之幾絕而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反攻冀其躬著布鞬與昂俱又悉脫環珥賞戰士及超攻圍急刺史韋康欲與和昂諫不聽超負約殺康而劫昂質其子月以為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譙異欲信昂於超以求濟與結納為忠及昂與楊阜等合謀起討超歸謂異曰謀如是如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大耻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千哉昂曰善遂閉門拒超超殺其子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攻昂昂保祁山圍匝月乃解自冀城之難至于祁

山昂九出奇制勝異輒參焉

吳南陽王和妃張氏太傅恪甥也和以太子廢為南陽王孫峻既殺諸葛恪賜和死妃自殺以從妾何氏曰如皆從死誰當子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全焉

武陵習氏丹陽守李衡妻也衡守丹陽邪瑯王休在鎮數倚法侵削之妻數諫不聽休求從會稽避焉及休立衡懼欲奔魏妻曰叛逃求活亦中國所惡也且何施而日見中國人乎瑯邪素慕名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怨故讐守法吏可請獄表前失求罪衡從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七

六

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榮戟  
孟母者吳孟仁之母也有賢行仁少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為作厚得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何德以致容學者或貧無衣被將之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後仁仕為軍吏不得志貧夜雨屋漏起涕泣謝母母曰第自勉用何詎非益久之除鹽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為漁官而以酢道我豈處媿之道哉仁泣受命本仁卒著廢名母之教也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純有志節



太子廢居金墉，衍請絕婚，妃號而過於市，行路爲隕涕，及劉曜陷洛，以妃賜其將喬屬，妃扶劍距之，竟不辱而死。

吳興守虞潭，母孫氏，富春人，適潭父忠，恭貞有婦德，忠亡，年甚少，遺孤藐然，幼養之，未嘉禾，潭爲南康守，杜弢亂，潭率衆討之，母傾資以佐戰士，遂以尅捷，蘇峻反，潭守吳興，假節，賊討之，母戒典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意，盡發其家，僮從征，質所服環佩，以佐典，時會稽內史王録遣子允之爲督護，母謂潭曰：王府史遣兒從征，汝何爲獨不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元

潭卽以子楚從事，拜武昌侯太夫人，司徒導而下，咸就謁，年九十五卒，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

王凝之妻謝道韞，安西將軍奕女也，通毛詩，叔父安歎以謂得風雅，深致孫恩亂，見執，恩以諸謝門高，未敢害也，外孫劉濤方數歲，賊欲刃之，道韞曰：事關王門，何豫他族，必若然，寧先見殺，濤得免，自爾發居會稽，家門肅然，太守劉柳有盛名，以通家子請見，請問貸道韞，素襪坐帳中，柳束修肅冠帶造焉，道韞先及家，難慷慨流涕，徐酬問旨，豁然無滯，柳退而太息，以爲目所未見，使人形神俱服也，時同郡張玄妹

適顧氏，有賢德，劉琰妻陳亦聰辨，善屬文，而沈克之難，吳郡守張茂，茂妻陸散家財，率部曲討克，敗之，詔表門，襄城守荀崧爲盜，在曾所圍，食盡，小女灌

年十三，率从士踰城突圍出求救，卒以完，西揚州刺史廣，於寇有女子年十五，鬻帥逼納之，女於開室中，刃擊賊，不中，罵賊死。

段豐妻燕王德女，號平原公主者也，年十四，適豐，豐以譖死，德勸令改適，固稱疾不起，書裙帶曰：死歸段氏，自經死。

新蔡徐元妻許氏，年二十而寡，子璉甫三歲，父憐改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子

嫁之，載以適，同縣張負婚之，父自經救而蘇，送歸養，舅姑盡孝，年八十餘，乃卒，元嘉中表門。

會稽三女者，會稽陳氏女也，陳苦家貧，獨有三女，無丁男，王父母年九十餘，老矣，父篤，慈母不安其室，而嫁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薄日更至市中賣之，以爲供鄉里，嘉之，爭欲娶，誓不去，已王父母及父相繼卒，三女營殯，墓居墓側，終喪焉。

未輿，概中里有王女，年五歲，失明而孝，年三十，父歿，伏尸哭涕，盡以血，其少姊妹，舐其血，左目遂明，人以爲孝感，諸怪東淹里有屠女，父失明，母痲疾，親戚相



棄女孩住紆舍畫樵採夜紡績以供父母沒營殯羞親負土成墳宛陵有女夜與母共寢母為虎所獲女啼號執虎尾行十里不捨虎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詔表門時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三男而公濟及二兄並卒兄各有子姚收二從子養育之賣田宅為要婦而白與二子寄比隣以居宋表問復徭吳郡范法恂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果昇明子孫曇曜以罪伏法褚謂子恂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也於汝父為從母兄弟交親義重宜收之僧簡往歛葬焉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 婦類 五十五  
衛敬瑜妻王氏北霸城人明容有忠操年十六喪其夫父母舅姑闕其少欲嫁之截耳置盤中為誓拒焉

於墓前手種樹數百株中有柏成連理所居有燕來巢後失雄雌孤飛不去王感之以采絲繫燕足為謙後歲復來前繫絲如故賦詩志感雍刺史為樹間表焉

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婚一夕而卓宦京師者歷年伏法死劉感見夢知卓死哀泣不自勝嫂喻之不止經旬凶聞至遂憤死中書令高允頌以為曠代廉儔云

孫神妻陳氏河北人神當戍夏州難其遠有孤兄子請代陳不可曰為國征戍雖遠義當行何容以孤姪代乎神從其言而往竟歿戍喪還陳望而號慟歿焉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 婦類 五十五  
太妃孟氏鉅城王澄之母也澄為揚州逆黨襲羅城長史韋續倉卒失計孟勒兵登陴激厲文武諭逆順人自奮志卒全城詔樹碑旌焉梓潼太守荀金龍妻

劉氏平原人也為武時梁入攻圍梓潼金龍病不能軍劉理戰具拒敵百餘日分衣減食同勞逸有叛者立誅人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為賊據城絕水劉向天禱祈俄而雨劉命公私出糶甕儲水出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以濟會救至城全宣武嘉之賞其子爵焉武功人也方俟配奴反圍岐州安平孫道溫妻趙率城中婦女毋畚土完城城竟完贈安平縣君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父子春為從兄長忻所殺舜時



甫七歲有二妹，祭五歲，璠二歲，寄食親戚家，舜撫二妹甚恩，既長可適人，守不嫁，潛謂二妹曰：父為讐所賊，無兄弟可復讐，雖女子容得已乎？吾義不生矣。二妹皆垂泣請從，長忻方夜坐，妹弟持刀入殺之，告父，自請吏請坐，孝文帝義之，貸馬，先是平原郝縣有女子孫氏，夫為仇所殺，手刃之，詔特原。

隋蘭陵公主者，隋高祖第五女也，年十八為河東柳述妻，舅姑有疾，奉湯藥必親，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帝蕭賜不果，因不悅，述幸於高祖，彌惡之，高祖崩，述流述嶺，表勅絕婚改嫁，主以灰自誓，不朝謁，上書

八編類纂 卷百十 請免主號，從述，從煬，大怒，不許，主曰：先帝以妾適柳氏，今有罪當從，坐不願屈法，申恩竟不許，以憂憤成疾，疾革，上書言，昔其妻誓灰，頌美前經，息媯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方恨不得從夫，灰乞歸骨，柳氏煬覽之，愈怒，堊洪濟，中資送甚薄，煬女南楊公主，適宇文述子士及，士及兄化及弒煬，帝江都化及敗，主為質，建德所得，問之，自陳，闕破家亡，不能報聲，淚俱下，見者隕涕，建德敗，西歸，遇士及東都，不復見，而煬帝誅，窮宗室，襄城王裕妃柳氏，華陽王稽妃元氏，王幽廢，奉事愈謹，王成威守義，不復嫁云。

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適滎陽鄭誠，誠成難，母年甫二十，父欲更嫁之，母抱善果前泣曰：婦無再適之義，且夫幸有兒，棄兒為不慈，背夫為無禮，當割耳翦髮，明素心，善果以父灰王事，封開封縣公，開皇初，授沂景二州刺史，尋為魯郡守，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帳後，察之，聞剖斷合理，則大悅，入賜坐，共食，若行事愆義，或妄嗔怒，則終日不食，蒙袂泣，善果伏牀下，不敢起，母方起，訓之曰：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身殉國以成，亦望汝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故使汝情於

八編類纂 卷百十 禮誦，其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墮於公政，內將墜失家風，以隕世亡爵，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詔展吾灰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地下乎？善果頓首謝，請自改，乃得罷居，恒紡績，逮夜分乃寢，善果跪請曰：秩俸幸克，何自苦如此？答曰：夫秩俸天子以報汝先人者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惠，奈何獨居之乎？且絲枲婦人之職也，單孝婦者，上郡鍾氏婦也，年十六而嫁，無何夫成事，姑以孝聞，數年姑及伯叔相繼成貧，無以堊，單紡績備貸，十年堊八喪，詔表聞。



左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一  
左編  
人類  
列女傳  
東光縣主名楚媛紀王慎女也武氏專政紀主以非  
罪徙於主號慟嘔血既免喪柴毀絕膏沐二十年  
宗復辟上書訟王寃得雪陪塋昭陵主疾已危恨泣  
謂子曰寃結獲申吾下見先王瞑矣言訖卒  
和政主者肅宗女也母章敬太后生三歲而章敬崩  
章妃養焉嫁柳潭祿山陷京師姑寧國公主方養居  
出走主棄三千斤馬載與潭徒步日百里以從潭躬  
薪水主躬爨以養潭兄澄之妻楊貴妃之姊也前貴  
幸時主泊如不干及是必撫其子如子玄宗在蜀郭  
千仞反玄宗御玄英樓諭之降不聽下潭擊之主殺  
子以授潭殊死博賊獲之肅宗有疾主侍湯藥勤甚  
賜之田以他女弟未有賜固讓不受阿布思之妻沒  
入隸掖廷帝內宴使衣綠衣為媚戲主進曰布思誠  
為逆妻有罪不容近至尊誠無罪當念之不可與群  
倡伍以得免代宗初立屢利病以聞天子鄉納吐蕃  
犯京師王出亡次商於遇羣盜諭以禍福皆稽顙願

死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十年寡居諸子幼家貧不能  
就學盧親執經史手授之務光以漢王諒故坐籍沒  
刺史上官政見盧氏豐欲汗之盧以灰自誓政怒以  
火焚其面不屈灰  
滑源令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服風訓薛舉亂陷  
滑源倫遇害柳謂二女子婦曰吾家世素風汝父灰  
於義不辱與若等同灰能乎女婦泣惟命柳先投井  
中女及婦繼之並灰井中江都之難清河趙元楷妻  
崔義不辱取刀屏庭樹而立曰殺我自任之如意灰  
者相迫矣遂遇害

不編類纂

卷之三

三六

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舍人孝才女也高陽人少寡  
鞠善心而教之有高節博學隋祖聞重焉敕尚食獻  
新至必分賜召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公及善  
心灰東都之難范年九十二撫其柩不哭曰吾有子  
矣因固不食卒

法



為奴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之一無受親補  
裳衣勅諸子不服統綺安焉廣德初吐蕃再入寇主  
姪子請入省陳備禦策潭止母往主曰君獨無兄乎  
見內殿入對良久翌日免乳蕘

漢陽主名暢德宗女孫也戚里爭為奢主矜守儉約  
常用鐵簪畫壁記出納嘗入宮文宗問姑所服何法  
服也今世服侈甚始何代而然主曰妾自貞元時辭  
宮所服皆當時賜衣未嘗敢少變元和後數用兵悉  
以禁藏織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中外相矜狂  
以成俗若陛下示好惡以風羣下誰敢不敬應帝悅

八編類纂

卷首下

上

詔宮人視主衣廣狹為製論戚里式焉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為哀王後  
而所生父母在妃朝夕奉養之甚謹凡珍膳非獻不  
先嘗後靈龜薨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  
逝者有知竟營營何託乎備禮合葬之自是屏粉澤  
不復御以終

房相國玄齡妻盧氏亡其世相國微時嘗疾病喟然  
歎謂盧曰吾病脫不諱君年少寡居難當善事後人  
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矢曰所復有他志者視此矣  
相國為太息泣下者久之已疾瘳比隆貴禮敬倍老

馬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尚書矩女也適德武經年  
而德武以父罪從坐徙嶺表矩為黃門侍郎奏離婚  
賜帝聽之德武與裴訣曰媿媿爾爾遠此分離長訣  
矣裴泣對曰婦無再醮夫者天也天可貳乎因操刀  
欲割耳自誓武奪刀不遂毀容貌不御膏沐日事佛  
誦佛經累年夫姑姊妹在都邑者歲時命左右省焉  
久之德武問斷絕矩欲奪其志斷髮絕粒不可奪而  
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為夫婦如初時皖城公張儉女  
至孝生三歲輒能省顏色如成人長愈恭願聞儉卒

八編類纂

卷首下

三

一慟而絕詔以事付史官

崔繪妻盧氏鸞臺侍郎獻女也夫早喪執義家欲嫁  
不許有女兄適工侍郎李思冲而卒思冲方貴顯表  
求為繼室武后聽之盧出自寶冀機其面亡走還  
崔氏斷髮矢不奪思冲以聞武后命為浮丘尼以終  
崔玄暉母盧氏博陵安平人時嘗戒玄暉曰吾聞媿  
兄辛亥馭言凡子姓仕宦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  
若貨貨盈行裘馬輕肥此惡消息也吾嘗以為確論  
此見親表中仕宦務財賄奉其親其親不究所從來  
而悅之令出祿廩乎善矣如不然於盜禦何異吏不



能忠清不內愧天地乎汝必識之故玄暉所至以清  
白名母下哀毀為天官侍郎遷文昌左丞令史至相  
慶已與反正外忠母之教也

崔夫人唐氏山南節度瑄之祖母也姑長孫夫人年  
高無齒唐事之孝謹且櫛緝笄總拜階下畢即登堂  
乳其姑以為常姑不粒食者數年康寧如一日後屬  
疾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  
婦孝敬聞者感動後山南昆弟子孫果殷盛

鄭夫人者韓文公愈之兄嫂也崇陽人為昌黎韓會  
妻愈生失怙恃嫂念寒而衣念饑而食愈未訖從兄

八編類纂

卷首五

四

官秦州兄坐謫遷韶州以卒去故鄉萬里切孤滿前  
不能趨鄭拮据誠至竟以喪返塋春秋霜露敬薦享  
韓氏祖考如夫存遺時艱避地江南撫其子指愈而  
泣曰韓氏兩世獨此耳流涕滂若不自勝誨導愈最  
之成本退之成立為大儒嫂之力也及卒愈哭之絕  
而後蘇服之替嫂之服替也自退之始也叔之不為  
服以遠嫌也辟而亡天嫂腹之成雖嫂也實母也何  
嫌之有焉亡於禮者之禮也而愈有乳母李徐州人  
始入韓氏乳其子終不忍棄去遂老於韓愈事之如  
母厚道也夫

柳太君盧氏涿郡人侍御史鎮妻柳宗元子厚母也  
七歲通毛詩列女傳歸御史諸伯叔母若姑姊妹若  
其子雖遠在千里外具迎以來盧承事唯謹歲惡食  
不足而食其孤有幼者恒充也諸姑有歸者廢寢食  
為齋齋侍御官英中宗元生四歲家無書盧親授古  
賦十四首輒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女工授諸女後皆  
為賢婦侍御將改葬其父母而沒不克塋盧痛之宗  
元為禮官命之曰汝志而父所欲喪者大事乎吾家  
婦也今宜老而不敢自暇則為是故也會宗元以謫  
謫永州命之曰汝惟不自愛底于罰今將大儆于其  
後明者不悼往事毋徒戚戚為也敬懼而已已竟卒  
耳

八編類纂

卷首五

五

柳公綽夫人韓氏相國休曾孫相國皐女也嚴肅儉  
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斥綾羅錦繡  
不御每歸觀不乘金碧輿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  
隨皆自粉苦參黃蓮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末夜習  
學舍之以資勤苦  
李母者御史會母也會為監察御史得廩米槩之三  
斛而贏一問贏何也吏曰御史米故不槩問車廩錢  
幾何曰御史車故不請備錢母怒教歸餘米償其庸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第 6 頁



也

唐初有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乳母也。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為王世克所殺。師仁甫三歲，得不死。蘭英哀之，請得髡髮，為保養。許之時，天下喪亂，餓死者籍籍。蘭英身啖土，啜冰，茹草木自活，而行丐食。師仁竟生，之居無何，詐為樵採，竊仁師間歸京師。高祖嘉其義，封末壽鄉君。

夏侯孝女者，滑州胙城人。父為鹽城丞，歸喪明，貧無以自存。女歸邑人劉寂者，數年生二女矣。念父甚，請歸侍其父，寂聽之。既歸，養幼甚，事後母以孝聞。居五年，父沒，毀不勝器，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六

不綿，積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門。後孝女卒，其女居母喪如母。詔表世孝門。太宗時，有澤州人衛孝女，無忌者，方六歲，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兄弟。母改適，欲報讐，無由也。會從父宴客，長則時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自請吏請死。巡察使以聞，太宗命給驛，徙雍州，賜田宅。命州縣禮嫁之。高宗時，鄆城有賈女，年十五，父為族人玄基所殺，獨有弟。孝女不肯嫁，撫弟之弟強仁，少長，孝女教令，伺玄基殺之。自請吏請死。詔并免，徙洛陽武后時，汴女李少失父，能哀少長

母欲嫁之，斷髮誓終養。及喪，母號幾幾，家無丈夫，自營歛葬。具州里欽其孝，送葬者至千人。葬畢，廬于墓，蓬跣負土成圍塋，詔表門。

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得婦道。常夜有盜數十持杖，鼓譟入其家。家人屏竄，惟姑老在室，不能去。盧冒白刃立，姑側擁抱，姑不去，為賊所捶擊，幾斃，姑以全。

盧懷清妻徐氏，淄州人。懷清仕為校書郎，坐僚壻得罪，貶播州。徐不得從，攜食攻苦，斥膏飾弗御。會大赦，懷清當還，徐往迓而夫死中道。二婢奴劫污之，徐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

其罪，不敢逼，獨劫其貲去。徐徒步走播州，足流血，竟以夫器還。堊汴，刺史齊澣高其行，頌而詩之。賈直言妻者，河朔舊族也。直言父道冲，以待詔得罪，詔使往鳩之。直言給使者曰：藥成，當謝四方神祇。父起拜，直言急取鳩，自飲曰：願代父死。使者貽愕，奏以聞。代宗聞而憐之，覘焉。直言妻漬足而出，復不死。乃貸父死。徙直言嶺南。直言以妻少，與訣曰：吾生死不可期，汝少可亟嫁，無須也。董不荅，退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其上，曰：非君手不解矣。直言在嶺南二十年，而反帛如故。既見，乃湯沐髮，墮無餘。直言後立



奇節

饒娥者饒州樂平人字瓊真世漁鄱水上娥淵懿靜專雖小戶未嘗出遊治勤締葛共女事鄉閭敬焉娥父漁而醉風卒起不能舟溺死不得屍娥聞父死走水上哭三日不食耳鼻皆流血氣絕伏地灰明日父屍出覆篋踐魚浮灰者數萬塞川下鄱人悲歎以為神奇共會錢葬之鄱水西琢石立碑表焉

樊彥琛妻魏氏楊州人溫惠知音彥琛病且死請從彥琛曰死生常道從死非吾志也養諸孤可矣會徐敬業亂陷軍中令鼓箏魏引刀斬其指賊以刃擬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八

魏曰速死吾志也乃遂死有符鳳者以罪徙南海為賊所剽殺妻王英自沈死趙州刺史高叡為默啜所攻州陷妻秦與俱執默啜以美官誘之降獻目秦秦曰賊官何足榮皆瞋目死未秦中天奉盜作二女竇氏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賊迹得之驅以行席絕壑數百尺其妹曰吾義不受辱投崖死盜方驚駭姊繼之自投盜舍之去官為歛葬詔表門梁宋盜作所令李瀾諭降賊數千人刺史襲擊之以為功賊大恚執瀾及其弟欲殺之兄弟爭代死瀾女李亦請代遂俱死王信妻裴氏見俘罵賊死鄒

待徵妻薄氏待徵官江陰為賊得語其姐使報待徵曰若行矣我義不辱當必死於水賊去得其屍水中吳元濟反用牙將董昌齡守郢城而質其母楊母謂昌齡曰願死賢於逆生汝去逆效順是榮母也昌齡乃舉城降元濟囚楊欲殺之會蔡平而免詔封北平郡太君蔡人有李湍者亦自拔歸河陽賊怒縛其妻鬻之妻且死猶號其夫曰善事烏大夫烏大夫者河南節度使重胤也朱克融亂幽州幕韋雍為賊執將殺之妻大呼願前死刑者斷其臂神色晏然俱遇害董昌齡為招討治無狀錄事參軍衛方厚數筆事不得伴死昌齡閉其棺殮之方厚妻程自刎詣闕下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九

寬事得白封武昌安縣君南賊陶亮母金不從亂自田而食紡而衣終身不食逆子之食事聞賜兩丁侍養歲州縣存問終其身劉從諫之逆也張谷以窮遊佐其幕歌兒李新聲者內憂之乘間勸谷為反正不宜顧一飯恩自汗谷不能決新聲繼而谷竟及於難

高慈女者潁川刺史高彥昭女也名姝姝建中初河北盜李納質姝姝與其母兄使彥昭守濮陽彥昭以城自歸納恚將殺之時姝姝方七歲母為之請為婢



以祈灰許之。姊妹不可曰：生而辱不如死。且母兄皆  
死，兒何庸獨生？將刑，母兄皆拜四方。姊妹曰：我家為  
忠，就誅夷。四方神祇，居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哭再  
拜，就灰事，開下太常賜蓋，褒焉。

先是孝女妙法者，瀛州博野人。安祿山反，被俘，徙泗  
州。聞父灰欲問道，奔喪，念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  
行。會父葬，號踊，啓視之，既見棺，舌舐其塵，散髮拂治  
之。結廬墓側，手封樹。事後，母篤孝，母卒，刺血書母臂  
，葬之。已廬墓終身。元和中，徐州有王孝女者，父兄以

防秋，灰吐蕃，孝女被髮徒跣，服衰抵涇，屯丐貸護喪。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還塋之亦廬墓終身。大中時，瑕有鄭孝女者，父戰歿  
，慶州母卒無兄弟，即翦髮毀服，走慶護器，還與母合  
，塋廬墓下終身。而順陽鄉人楊豐朝，出田為堯聖女  
，香甫十四，走前，搯虎頸，救之，父得免，皆旌門。

謝小娥者，洪州人，為歷陽段貞妻，居歲餘，居貞與  
謝父同行，賈江東，並為賊所盜，灰小娥痛欲赴江，自  
沈，救而免。乃行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以殺已者  
，名離，祈其詞為十字，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  
佐，善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申蘭，殺若夫者，申春，徧  
訪，莫得也。至江州，得焉，則有名盜亡命者也。於是小

第

娥詭服為男子，與傭保雜作，因託傭蘭家，日謹信，自  
効傭保，咸愛之。雖蘭亦倚信，諸盜藏委焉。小娥見父  
與夫服用物具在，乃益信所夢，出入者二期，欲伺便  
，一日，蘭出，剽還，集羣偷來分賊，共釀酒為樂，醉卧小  
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傭保來捕賊，遂禽春  
，言之官，得賊千萬，得其黨數十，皆抵灰。刺史張錫嘉  
其烈，欲以聞，觀察使不為請，還豫章，豫章人高其義  
，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垢衣糲飯，終其身。

同州軍亂，逐節使，河中令畢某者，匿聖仙里中，妻竇  
從，乃所仇家也。夜半，仇持刀，猝令首，必灰之，竇以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蔽，持賊，秩中刀，不解，令得全。王仙芝亂，攻汝州，鄭  
城尉李廷節，執妻崔美，欲污之，詎賊灰黃巢入長安，  
稜書郎殷保，晦妻封相，救女孫也，匿蘭陵，為賊得而  
美，歡汗之，誘劫萬端，終不應已，杖劍擬之，封曰：我公  
卿子，守正而灰，猶生也，竟不辱而灰，咸通末，天子狩  
寶雞，翰林學士李拯，從陷賊，灰妻盧，伏尸，爰行瑜，逼妻  
之，堅不可，臨以兵，不屈，斷一臂，不顧，灰，畢師鐸之亂，  
入掠，賣克食，廣陵賈周迪，與妻俱饑甚，妻謂迪曰：今  
度不兩全，君有親在，不可灰，願見賣以濟，君迪不忍，  
妻請肆求售，得數千錢，行迪出城門，不忍，還，請肆妻



灰矣。迺大慟，裹其骨歸葬焉。

朱延壽者，楊行密妻弟也。與行密密謀殺之事，覺行密給而召焉。延壽妻王勸毋行，不聽。王曰：君必行事，未可期。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僮僕闔門積薪已，而捕騎至。王焚府舍，曰：誓不為讐人辱。赴火歿。五代時，號州司戶參軍王凝，卒於官家貧，獨一子尚幼。妻李，齊人也。負遺骸歸過開封，止旅舍。求宿旅舍主人見其寢，格之，不留宿。李顧天已暮，不肯去，牽其臂出之。李仰天長慟曰：為婦人臂為人所牽乎？不可以臂故污吾身。即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觀，皆嗟泣。開封尹聞之，為笞其主人，予善藥封瘡，予齋資歸焉。

八編類纂

卷首王

三

宋魏國公主者，太宗皇帝女也。帝嘗發寶藏，觀諸女，令擇取主，疑立無取也。真宗時，歸駙馬都尉李遵勗，父適生日，主執婦禮，請上壽。帝問錫兼衣寶帶助焉。遵勗賢賓客，皆一時賢士。主親膳饗之，嘗有盜入其第，有司多所訊捕，主恐其寃也，請出所逮人，而以私錢募告者，諷緝之。乃果得真盜，情得復請貸，遵勗守許州，得暴疾，主聞，趣駕馳往，視左右白法得報，乃後行。主不待報，從五六人，乃遂往。帝聞，命內侍督諸縣

運兵衛馬。

馮夫人，秦國公陳省華妻也。省，丞相克敏，文惠公克。佐節度使堯咨也。皆舉進士高等。堯咨守河南，還馮夫人問曰：汝與名藩，豈有異政乎？堯咨慙謝，無有。夫人意不悅。一日，縱言州孔道，過客與堯咨射，無不讓。堯咨能者，馮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教化，而專一技自名，豈汝父之訓耶？杖擊之，金魚墮焉。

八編類纂

卷首王

三

於衣食用，勗修於學，授之書，嘗大雪，夜以荻撥地，爐寒灰，畫字教之書。居恒泣告修曰：而父為吏，廉而好施，與俸入雖薄，嘗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錢之積，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守耶？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舅姑，然而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而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始歸汝父，免於喪，踰年矣。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肉，父必泣曰：昔吾嘗不足，而今稍有餘，何及於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其後，常然。至終身未



守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夜秉燭視刑。要屢廢書而歎。問之曰。何歎。曰。死獄也。吾求其生而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夫與我俱無憾也。矧求而可得乎。以其求而得而傷夫求而不得者。爲可哀也。同傾乳母。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術者謂我歲在戊當死。使其言信。吾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率川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是修感奮力於學。方貧賤時。治家儉。後修舉進士。稍顯矣。常不使過之。曰。儉薄所以居忠難也。既而修以直諫貶夷陵。則言笑自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四

曰。吾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修卒以忠正文學。爲名賢相。母之教也。累封越國太夫人卒。

張待制顯之妻魯氏。參政宗道女也。其女弟爲申國呂正獻公夫人。女更配其子。則榮公希哲也。魯夫人甚愛女。而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於禮。每飲食飯羹。許更益。燕肉不更進也。既歸。呂往視之。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清河郡君張氏。尚書存女。溫國司馬公光妻也。嘗夜濯足。婢誤以沸湯濯之。足爲爛。病月餘。方已。僅一批

其頰而止。平居自奉甚約。及用。則親戚未嘗吝。公爲小官時。夕遇盜。笥中衣盡亡。天向寒。無續絮。頗嘆惋。郡君笑曰。但願身安衣可復。有公爲之釋然。其卒也。誌其墓曰。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叙而存於家。使子孫女婦式焉。

臨江軍判官王益。妻吳氏。撫州金溪人。臨江生七子。長二人。元配徐出也。愛之甚於子。二子卒。遇其嫠婦。異諸婦。處內外疎戚甚恩。自奉養未嘗擇衣食。而人以窮來歸者。分衣食。急之嫁。三從孤女如已女。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方困時。朝廷召其子安石官之。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五

數十不起。或曰。盡張諸。曰。志國有志。吾何可強之也。及安石知制誥。法得封其親。勅勿言。已安石有歸志。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義苟當去。吾豈有不安哉。劉母者。忠定公安世母也。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兒爲不肖。使待罪諫職。儻受命。須明目張膽。任言責。脫觸忤者。禍矣。恐且爲母憂。上方以孝治天下。以母老請。可免也。母曰。不然。諫官爲天子耳目。天下事得其言。汝父平生願爲之。不得也。汝得之當。捐身報國恩。正使得罪流放。固其誼也。何備焉。誠得罪無問地。遠近吾誓從汝行。不憚矣。忠



定正色立朝。濱九折不悔。母教然也。

張魏公俊母夫人。計氏。贈太師君悅妻。綿州廣漢人也。太師官華州。蚤卒。時年二十五。俊能言。即令誦父所為文。能記事。即告以父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故浚。雖幼。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欹。言不誑。甫冠。與計偕入國學。母途之。條勗戒。詔數十端。書之策。授焉。俊貴。所為有不當。必變色示戒。晚謫永州。彗星見西方。念已故都相位。蒙主恩。而時相檜誤國。禍天下。日甚。欲力論時事。又念母年高。言之必致禍。恐母不能堪。內憂之。體為之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其父紹聖初。封方正策之辭。曰。臣寧言而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俊意遂決。書上。竄封州。母途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為念。楊秘閣萬里妻羅氏。廬陵人。萬里轉運江東。子為帥。尊重矣。采椽土階。如田舍。處之怡然。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下。躬作粥。召臧獲女。使備食之。曰。天甚寒。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聞之。曰。是賤事。夫人老而親之。無乃為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不遠矣。賤物貴我。勞人自逸。天道所不右也。守吳迎就養。時年八十餘。於郡園中種苧。躬紡績。不懈。

遷五羊。得月俸以奉母。母稱疾。盡出之。曰。吾福薄。乃得此。果致疾。宜悉散之。平居服飾無華。屢生四子。三女。母自乳。曰。饑人之子。哺其子。吾不忍為也。

吳母者。進士賀母也。賀與賓客語。聞旁及人短。母聞之。怒。客退。答之。百所規解之。曰。臧否士之常。當有何過。而答之。若是。毋太息。曰。吾聞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誠全之也。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禮讓。而出言忌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自飭為名人。

包慈妻崔氏。合肥人。孝肅公孫子婦也。總早亡。惟一

穉兒存。極夫婦意。崔不能侍。使左右嘗之。崔蓬垢涕泣。出堂下。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執滌滌其養。幸矣。其收汙家聲乎。生為包氏鬼。誓無他也。後稚兒亦卒。自呂自荆州來。挾輿歸。欲嫁之。曰。喪夫守子。子成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義不二也。况舅沒姑老。其何忍去。母怒曰。汝寧死。此不獨歸矣。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荆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而以屣還包氏。遂偕母歸。母見其終不變也。卒歸之。包氏以節終。朱熹者。越上虞。朱回女也。母早卒。鞠于祖。母里。惡少



顏與其祖母競持刀來刺之，舉家驚走。賊時甫十歲，獨號呼前擁持手挽顏衣，大呼曰：「殺我母殺媪，媪得脫走，賊竟成會稽令董。」斃惡少，爲立像曹娥廟中。張烈女者，江夏民婦也。里惡少持刀逼與亂，不可被刺，不殊，猶能走號呼其隣人而奔，而分寧彭女從父入山行伐薪，父爲虎噬，女拔刀斫虎，奪父還，詔皆賜粟帛。

開封博徒有婦朱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夫。夫日與俠少博，不省也。屢勸諫，不聽。已犯法，徒武昌。父母念不可與長也，欲奪而嫁之。婦不可，夫濱行，一夕自經。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婦類

汪則友，涇州人。趙學究女有殊色，劫致欲妻之。日墜，罵求，求不得，給以必釋。日禮聘乃許，則歸之。詰期，馬及期，涕泣登輿，已自經。輿中靖康之難，新鄭張晉卿妻可爲金將所得，挾之，投地下者數四。罵賊，賊建炎初，汝州王氏二婦爲金掠置舟中，自沈。漢江，成和州徐閻中女爲維揚潰軍所得，欲汗之，罵投江。成金道三吳，吳人吳末年妻及姊自沉。成陷明州，貢士鄭厚爲虜，得罵不屈。雖水，成妻董哭從，成盜剽，膝膝，女董美不屈，成盜掠臨淮，臨淮王宜邀妻避，不可，曰：「婦不出，圍圍，遇賊，成盜掠方城，許孝純妻師正言，駭

子也。罵賊，成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廖身蔽姑，逃之。以身成龍泉，李生妻，梁不辱，赴水。成時世亂，乏食，盜掠人，以食滁州丁國賓爲盜，掠將烹之，妻泣請代賊釋夫，而就烹。樂平王表妻趙亦身就成，盜寇儀真，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與姑及一女出逃，難姑素羸，榮扶掖，不忍去，爲賊得，欲污之，不可，殺其女，劫之，不可。罵賊，成紹興盜作南雄，李科妻謝真陽，吳琪妻譚皆不屈。成臨川余端友妻陳爲盜得汗之，不可。罵賊，成蕪湖詹氏女，父授經里中，老而貧，女事之謹，遇盜，賜自屈，免其父，免其兄，一躍入水。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婦類

張女者，羅江人也。母楊寡居，親黨有婚會，母赴之，與女偕，典庫雍乙從乙先歸，罷會楊氏還，則乙成庫中。莫知殺者，主名言之官，提刑張文僊，忍人也。億楊與乙亂，懼人知，殺之以滅口。下吏苛劫之，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逮女，訊詞不更，乃掘地爲坎，縛母子其中。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終不承。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痛，將成已矣。願一見母而死，既見，謂母曰：『母奈何受此污辱，必母自汗。』吾今死，將訴冤於天，言訖絕。於是石泉地大震者三日，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震。勘官李志寧乃震，恐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若有



猿墜其前驚寤呼吏卒索之無有也默自念豈殺人者袁姓乎忽門卒報張氏饋食人袁大進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殺之楊乃免時女死纔數日郡榜所居曰孝感坊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貧事姑孝盜焚剽里舍遠近逃避姑篤疾不能去侯守視姑側終不去盜挺之仆幾絕賊退蘇見道旁一篋發之金珠也族婦以為已物攘之分其一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終不可竟貧餒終身焉

本編類集 卷三十一 婦類

林女永春人笄未婚定冲寇犯永春女入山避之猝遇寇度不得脫給之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欲死於家耳不辱也遂遇害

董八娜鄞人虎銜其太母女手拽虎尾以身代虎釋其太母銜女去守建祠祀之

曾氏婦晏者汀州寧化人夫死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將樂令令土豪各為砦結約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結集來攻諸砦不能禦晏獨依黃牛山傍自為砦以居一日賊遣人來索婦女金帛晏悉召其田丁諭之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我汝

等必用命奮擊之不勝殺我降未晚也傾齋資饋之泉感奮晏自執梓鼓使諸婢鳴金作其氣賊復退敗鄉鄰人挈家依焉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飲之於是聚眾日廣與其豪析黃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練訓之有急互犄角相援賊數攻弗克所活老稚數萬計知南劍州陳韓遣金帛獎之名其砦曰萬安晏悉散給其下又分五砦入詔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開慶初元兵陷岳陽巴陵韓女甫十八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中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婦類

蘋繁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社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元陷撫州臨川王婦梁嫁才數月與夫約不辱已被執軍帥欲汙之給之曰夫在不忍也乞歸之而後可帥以金帛與其夫遣之并與一矢却後兵已即之婦度夫去遠罵賊賊德祐中元兵入浙東臨海上婦執舅姑夫皆死迫納之婦號慟欲自殺不得乃陽謂帥曰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君焉用之願得為之哀期而聽命許之師還行至青楓嶺下隔絕壑婦嚙指出血書山石南望哭投



匡灰血漬入石化爲石天陰雨墳起如始書元至正中郡守爲立祠嶺上易名清風嶺元政永新譚婦抱嬰兒隨同舅姑走縣學文廟中匿虜至殺其舅姑執婦欲污之不可臨以刃趙罵曰吾舅灰於汝吾姑又灰於汝吾從吾舅姑灰耳豈顧生哉遂遇害血漬於文廟兩楹間八軀爲婦與嬰兒狀久而宛然若寫影在地見者神竦髮立或磨以沙石終不滅燬以熾炭狀益顯如新景定中盜破進賢吳中孚妻王自沈灰元阿木破銀樹堪得運使趙淮使請揚州招制置使李庭芝降淮伴許諾至城下大呼曰李制使男兒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事畔臣不屈灰嗚呼謂天性不貞哉麗水二賢母者林侑妻周侑子鄉貢士江婦徐也周知書奉道法夫卒奉姑謹供饋非手所治弗以進徐養周亦如之宋季亂徐生子定老甫六月元兵至江負之窟澤中寇追射江棄兒走灰周婦姑避地東山聞變扶媵人間行往適之又遇盜時周既老矣盜麾之去而迫徐東行姑婦相持哭曰願同歸九泉不相離苟生也涓事神謹默禱神而寇忽目眩若見有負裝囊行者急持戟趨救之得脫去自騎灌莽中盜去行失道過澤畔則先所棄兒乃在弗怖弗啼也媵急呼曰兒在矣兒在矣亟抱以去兵退迹江尸得焉而家燬慨舍以居瓦鎗敗帷婦姑相爲命時徐年甫三十耳或說其再適則指兒泣曰林氏數十世惟姑及此兒吾何忍棄之天未降割林氏兒幸成異日持酒醉林氏先塚姑之慶也吾之願也卽灰燼矣兒幼多病母太母日夜保護之稍長自刻篤於學鄉先生潘架問新奇之欲女焉問二女長辭曰林生微而貧次女曰惟命遂妻之荆釵練裳提甕出沒忘其家之富感也奉二母孝徐晚嬰未疾不能行潛晝夜扶掖疾革割股肉雜淳糜以進後定老舉元廷祐進士爲秘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書丞追贈父母如其官以前所棄兒也子孫多舉進  
上至大官徐壽六十有三卒後一年周乃卒年八十  
有一

崔烈婦者周木忽妻也從木忽官平陽金拔城下令  
官屬妻子匿者少自首者出之時木忽以使事在上  
黨崔即抱幼子顧自言將使軍吏書其骨出之崔  
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乎辱也予吏金請書之紙  
吏曰軍令也不敢令崔自括袖懸筆書出焉既出將  
命追之伏土窖中三日乃得免木忽卒崔年  
二十九誓不更嫁斥麗飾服布蔬食有權貴求娶自

公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子部

毀面絕之治家教子具有法後四十年乃卒

郭三妻楊東平須城人三從軍襄陽楊留事舅姑以  
孝聞夫成戌母欲奪嫁之不許久之夫樵還舅念婦  
年少終改適不欲壯子鯨處地下求里人亡女骨  
合瘞之楊悲憤不食自經成與夫合葬焉

李女者建寧浦城人父無子母卒毀不茹葷三年治  
女工供祭祀奉父母甘旨畢具父嘗以許邑人鄭全  
未嫁邵武豪陳良強委禽焉女斷髮求成卒歸全事  
舅姑有道全沒悲哀不食數日成

齊開妻劉河南人開應募為千夫長戰成澤潞開劉

貧無依不再適勢家強婚之劉給之曰吾三月三日  
有心願償畢從汝矣是日詣天寧寺浮圖絕嶺叩天  
做獻自墮成

庶士玄妻王氏大都人夫病篤執王手以妾所生子  
為囑而卒王蓬垢廬墓側以妾子置左右飲食煦嫗  
之終喪子復成親戚攜酒饌祭墓上方行酒王自經  
樹上成同鄉費隱妻王亦自經從成焉

都水監未虎妻茅坐事家簿錄豪家欲妻之茅以女  
子三人裙相連結晝夜倚抱哭形貌銷毀竟不屈託  
永明尼寺以居憂憤卒紹興俞新之妻聞人氏夫歿

公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子部

斷髮誓不嫁事姑孝姑病風失明聞人手滌潤穢時  
時舐其目目為復明姑卒與子親負土終葬之

袁氏三節者涇陽袁天祐之王母母及妻也天祐王  
父及父皆成戌王母楊母焦皆守義天祐亦從軍成  
妻焦尤少亦守義以終澤州三節者張興祖妻某王  
母若母也與祖卒或諷王改嫁婦泣曰妾王母母並  
以貞操聞妾而有他志是忘夫而辱先人也忘夫不

義辱先人不孝不孝不義有成不為也婆居三十年  
奉舅姑生事成葬無違禮具得旌霍氏二節者鄭人  
霍耀卿頸卿兄弟妻也耀卿卒妻尹守義不改適顯



鄉繼卒妻楊矢與奴俱修婦道事姑二十餘年而別  
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以節孝見褒內黃趙  
美妻王夫死不改適舅欲以族子與繼婚堅不聽  
之自經於魏城丁從信妻李年二十寡父母迫嫁之  
走請夫家木欲自縊不得還入室更新衣自經於城  
州李馬兒女少寡勢家欲奪之請夫墓哭自經於  
表門

江文鑄妻范氏奉化人婚之夕未合昏而夫暴死范  
曰我則既入門矣入江門則江婦豈復有行哉撫諸  
子如子終不還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天婚初兵掠河南洛陽趙彬妻朱被執逼與亂不可  
兵怒提曳楚辱之度不免給之曰舍後井旁有懸金  
當發以遺汝信之踵之行抱三歲女赴井成偃師汪  
氏女被兵執投湖於龍溪陳竭才妻蔡氏自沈於龍  
泉湯輝妻張氏朝乃於湯二女以父母見殺解刃於  
願寧地震臺叔齡屋壞歷不能與會火作叔齡母前  
救不得欲就焚叔齡呼妻曰吾不可得出當亟救吾  
母劉謂夫妹曰汝兄死吾無用復生自投火中成  
天台三節者杜思綱妻陶宗媛及女弟宗婉若弟秘  
書監陶諒妻王也初思綱妻沈生三女及子勳而

陶為繼室生一女而思綱卒宗媛不再適奉姑謹視

前室子如所生長育婚嫁之矣元季亂台殺於益宗

媛護姑隱不忍去為盜兵所繫驅之行不聽刺刃于

頭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死是日宗婉歸周本亦成

方急時諱妻抱子長出走已力竭謂傅母曰兒存吾

不灰矣赴南隣杜氏并成當是時欽人羅宣明散家

貲募兵保鄉并妻盡相奩中資相之盜犯欽宣明謂

妻曰我素負殺賊名盜必屠我家汝從行母留蔣曰

婦人在軍中氣不揚妾有兄弟在香山岩可守也灑

泣別無何欽城陷賊聞宣明妻孥在香山悉力攻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炮家符觴命蒼頭賸具醉飽以二子屬蒼頭曰我誓  
不受辱死決矣不可使羅氏無後汝護二兒還生翁  
言訖出遇賊巖崖上赴崖下成焉長子及蒼頭賸皆  
遇害寇退蔣從子志道從積屨中絲崖下見貞婦如  
生傷有衣篋類有物動啓視之幼子也抱以歸  
謝烈婦帶妻蘭溪吳履妻也金華人年十三適履動  
禮執誼非其志不行履貪常客游謝奉舅姑舉實祭  
必共盜破睦州謝謂履曰盜得睦必東窺妾衰瘦如  
柴且暮盜且至吾不能孳請切遠遁決矣及今買舟  
東下儘免乎履資窘難於行曰勿恐有履在謝恚曰



不避盡歸我母家母家有深池即有急有必所可無  
辱也已屢出城南謝丁寧語如初屢未反蘭溪兵潰  
東奔者不絕難再號謝裹糧扶幼女出走媵以小兒  
從厥明力憊甚手牽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  
吾與若從而死耳身不可失也避入金華山中媵棄  
小兒道上逃去已赤幟徧山谷呼嘯擄女婦謝度不  
免力捫蘿上抱女下投崖死履歸求之浹日始得厥  
母與女相向貌如生宋景濂傳之曰戊戌之變廉女  
弟姪亦秉節沉淵歿胡仲申翰曰曠人商淵妻張賈  
誠妻宋亦溺歿猶皆曰儒家有所聞至姜女董婦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里巷誤女婦耳亦歿其張氏家僅編伍業牧圍一旦  
聞難妻歿二女從歿幼未笄亦歿而天台秋恒妻徐  
被盜執給賊取水飲自沉歿吳氏婦以梅塘水絮且  
深沉焉後數日得屍雖盛暑如生新昌史周如祇女  
不屈歿是時台浙諸婦卓犖見紀載如此者則文獻  
在金華故也

鄭宜人羅氏名好安信州弋陽人幼誦烈女傳甚習  
年二十歸同里鄭瑛瑛家世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  
無間言瑛以功擢鉛山州判官羅得封已信州陷羅  
度弋陽近必不免取所佩刀淬鋒之兵至自到歿漳

州萬戶府知事鬪文興妻王建康人從文興於漳盜  
攻漳文興戰疾力歿之王被執給賊收夫骸請從積  
柴負夫屍燔焉火既烈即自投火中賊陷長樂柯婦  
陳被執罵賊歿父卧病見女至呼不應駭之已有自  
賊中歸者言歿狀乃知非人也明日屍逆流上夫昇  
歸歿焉房山陷房山王士明妻李與其女俱歿李婦  
劉遇賊饑烹其夫請代得烹歿元末亂官軍復嚴州  
而縱掠威平俞士淵妻童身翼姑抱護之不去諸惡  
卒之去焉不屈刃斷其左臂愈不屈復斷其右臂如  
初羣惡乃破其面而去乃遂歿始童事姑孝姑難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寡恩童順事不拂卒歿其難  
高郵有張女以艷聞匿複室中賊得其父母劫致之  
女不得已出拜賊賊喜呼其父母為丈人媼投資焉  
以女行女辭去度稍遠赴水歿盜陷浦城執徐嗣源  
欲殺之女請代舍之以女行徐題詩桂林橋赴水歿  
松陽周婦毛罵賊歿汴梁丁尚賢妻李與其家並歿  
儒士李讓女順兒自經歿紹興吳守正妻禹抱幼女  
自沉歿張士誠陷諸暨王琪妻蔡避兵長寧山賊猝  
至造楮鑊方沸蹈其中歿杭州黃仲起妻朱與其  
女俱歿妾馮從歿仲起弟婦蔡抱幼子與乳母湯自



經火博興焦士廉妻王被盜執給曰家墓田有藏金可取之王至墓所哭曰得灰所矣與妾柱皆灰紹興兵變德清稅務提領張正蒙與妻韓並縊灰女池奴年十七聞之泣投崖灰龍泉季說妻何亦灰溧水袁女少失父獨與母嚴居家極貧母病癱卧床者數年矣女奉養周盡至正中兵燹其里鄰婦呼避火女曰我有母何可避入室抱其母燔灰山陰徐允讓妻潘賊至夫代身得灰潘給盜請得焚夫尸火熾赴火灰陳淑真富州陳壁女也壁儒者避亂之隆興陳友諒寇隆興淑真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泣然曰吾絕絃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於斯乎父母惟問之淑真曰城陷必辱不如灰也明日隆興陷溺東湖水中水淺不能灰賊抽矢脇之不聽中矢灰同郡李宗願妻夏亦儒家女賊至赴井灰劉氏二女子登樓自經灰婢鄭奴從灰陷茶陵于同祖妻曹與夫訣自到灰妾李驚抱持之不殊且追夕竟灰冀寧李弘益妻申念不欲以身故為弘益累先事灰弘益再娶安而卒安薰沐從灰河東亂監察御史張訥妻劉盡發資給家人若子婦灰焉宜慰副使李羅妻高麗人聞夫灰積薪塞戶外自焚灰大同張思孝妻為新高兵所執不屈灰婦劉伏姑屍罵不絕

亦灰狀元張棟妻王遇盜赴井灰姑哭之慟隨俱灰宗王黑閭女遇難自縊灰進士安志道妻劉罵賊斷舌灰大都陷詳定使程徐妻金抱子女沒井灰有趙媪者與其婦溫高徐謀決灰趙自經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眾妾三人各並灰徐祿妻岳及毋王二女一子赴火灰永平王宗仁詳妻攜一女赴水灰賊陷太原行省叅政王時妻安與妾李赴井灰太原人王履謙妻齊與一妻二女二孫女避亂巖谷中賊至投崖灰大寧陷帥鐵木兒不花之妻也先忽都與妻王蓮罵賊灰賊犯陵州州人呂彥能集家人謀所如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有姊葵居泣曰吾器夫二十年又不幸無子今往何之吾灰已夫出赴井灰妻劉曰妾為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亂離君可往妾不負君無往矣亦灰二女二孫女及子婦王皆從灰盜寇濟南濟南劉公翼妻蒲解條自經灰趙洗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公之從兒女也紅巾陷遼陽洗為儒學提舉避亂匿資善寺以叱賊灰許未之知也賊甘言誘之不可刃劫之不可已知其夫灰什地哭罵曰吾母灰于賊吾女兄亦灰賊今吾夫又灰焉吾得報汝當醢汝忍從汝乎罵不絕口灰至元中渤海劉平者成棗陽攜家行至



沙河夜車宿河傍有虎至街平去妻以亟起追及之持虎足呼車中兒急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車處至大中建德王女父出耘遇豹豹搏之女聞父號呼聲走趨救以父所耘鋤擊豹腦殺之父得生餘杭號女虎啣母女逐驅之竟全母建寧方寧妻官夫為虎所得奮擊虎全夫骸而歸俱旌當元時夫亡守志極貞白不改適得旌者燕人張買奴妻王馮翊王義妻盧睢陽劉澤妻解樂平楊三妻張其夫死從死者遼陽李君進妻王湖州同耶律忽都知不花妻移刺氏大寧爾妻趙濱州惠高妻李汴人孟志剛妻朱鈞州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二  
經濟編  
人類  
賢婦人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問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于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脂父為客羞鼈焉小脂父怒相延食鼈辭曰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自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公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宮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公父文伯還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歆之家

八編類纂

人編類纂  
尊德妻侯雷州朱克彬妻周無慮百十人其夫嚴肅志養舅姑盡孝終喪事盡禮者翼人朱仲榮妻梁懷人孟妻何新建鄭妻丁渤海李妻劉氏之倫史具  
有傳嗚呼胡元以北狄主中國民燹大民亂而史紀節行特著胡俗子收父妾弟于兄妻不而脫脫尼雅吉刺氏李世安妻王只魯花真妻蒙古具以成自全胡貞不性生哉

八編類纂



至則斯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  
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  
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  
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  
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  
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烘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  
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  
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  
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平  
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  
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  
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  
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  
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筮攝衽抱机視滂于堂下  
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筮不果納不得  
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潘王欲入  
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賓棺設  
非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  
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

八編類纂

卷三

三

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  
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  
言皆不踰闔祭悼子康子與焉醉不受徹俎不晏宗  
不具不釋繹不盡既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  
之禮矣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  
女貞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開  
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瘞色無洵涕無指膺  
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  
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  
八編類纂 卷三 三  
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  
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  
而無私上下有章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  
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  
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  
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  
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于子盍  
亟索士愆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  
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荆

八編類纂

卷三

三



趙王以趙括為將代廉頗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婦類 四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漢文帝時人上書言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于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竊痛欲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六道莫由

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婦類 五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娘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可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王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



官至司隸校尉子末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末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任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昔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

次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六

齒未和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顯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秦何志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避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遠尋師學十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于機杼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

子初者

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危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繒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七

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于郡郡守怪異其母獨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八



十餘卒臨終救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藩  
墓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今汝曹遵承勿  
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安定皇甫矩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  
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  
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轡百乘馬二十  
匹奴婢錢帛克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  
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  
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  
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

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  
禮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  
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朴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  
乎連盡為惠遂成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魏丹陽大都督媽覽郡承戴自殺太守孫翊覽入居  
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給之曰乞取晦日設  
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  
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  
勝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  
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懼悅大小懷悅

怪其如此覽密覘復無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  
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  
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續  
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  
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誅其家  
上書絕昏疆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  
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  
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  
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  
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此今衰亡何忍棄之  
此禽獸不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  
字養為曹氏後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  
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  
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  
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  
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  
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行  
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謝就鄉人



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  
綜典籍百家之言

辛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  
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日辛君知我喜  
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  
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  
以心久魏其不昌乎第做為大將軍曹爽奏軍宣帝  
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  
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  
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

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  
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  
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  
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  
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  
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  
人私親昵之職也汝從眾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  
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妙幾不獲于義其後鍾會  
為鎮西將軍憲英為然從于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  
祐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

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  
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

于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  
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  
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  
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嘗送錦被憲  
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  
張宣子以女妻劉殷宣子家富于財其妻怒曰我女  
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  
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

感榮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達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  
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祖姑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  
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樞在殯而西  
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巾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  
後二白鳩巢以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  
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為  
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蚌鮮還母湛氏封鮓及書  
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  
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微



所卧薪薦自剗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餽饑。逢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仇竟以功名顯。孟昶妻周氏昶第頤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桓玄常雅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婦類 七

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女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頤妻云：氏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頤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繯，以終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孟暹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于此。

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暹時年小，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暹，然紡績無廢，壽每嘆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暹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壹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暹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婦類 七

授後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為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昔女工，夜誦書籍，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服。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為右貴嬪，其寵之俄拜為后，將起鸞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勸秘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鸞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備察。



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妾謂陛下宜賞廷尉以美爵酬之尉以列土如何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念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一四

陳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山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棚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于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輿安車鼓吹麾節鹵簿

加刺史之儀

唐代宗時嚴武三鎮劔南厚賦歛以窮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歿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

杜棕尚岐陽公主公主憲宗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寸人公主早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三十餘年始至則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五

吳元濟以董昌齡為郎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願汝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為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郎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宅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遺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搗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廷景讓意



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安殺無罪之人乎萬一我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街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捷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捷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捷由是始及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婦類 其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第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舉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為學士劉勅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勅為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歿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後周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帝散遣人密謂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

大人

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行逢妻鄒夫人鄒氏阻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鄒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為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鄒氏曰稅官物也公為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捷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婦類 其

宋太長公主太宗女幼不好華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宴集主必親視養餼之節章獻太后賞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仁宗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于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齊賜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



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莫哭謚獻穆

妬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婦妒

六

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鼻也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逆命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三

左編

戚類

漢竇長君賢

竇長君文帝竇后兄也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幕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者當為侯從其家至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戚類

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歿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

漢馮野王

馮野王上黨人也愛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

大臣之議



丞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京師削其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時野王兄奉世女為元帝昭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錄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成類 二

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愛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瑯琊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八九年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

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先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于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已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行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

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來自此始

漢史丹

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擊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官及左右習知音者莫

漢書 卷之六



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于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國傷陛下罪適在臣當效上以為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感類

四

寧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瘳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意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

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

東漢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至儵有父風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感類

五

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瑯琊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友而致之于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救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



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憫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主男。可以尚王。但以貴寵過甚。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歿。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于人。以賞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及野王歲獻甘醪膏錫。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救二部。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六

六

並令從之。長子汎嗣。以次子彬。楚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諸子得不坐焉。楚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初儵剛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楚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穎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東漢陰興

陰興字君凌。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

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客。然門無俠士。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遠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閉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光烈后為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歛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七

七

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躬親公主。愚心實不敢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于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恤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帝親問以政事。及群臣能不與。頌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與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  
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顯  
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  
中衛尉關內侯典領禁軍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  
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典固讓安平里巷輔  
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  
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銅陽  
封典子慶為銅陽侯慶弟博為滎陽侯博弟員丹並  
為郎

晉羊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八類

八

羊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  
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  
琇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  
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  
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  
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與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  
察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  
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  
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

晉庾亮

此與前  
賜太子不  
殊卷四其  
性之所近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元帝為鎮東時聞其  
名辟西曹掾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為太子妃預討  
華軼功封都亭侯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  
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  
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韓子刻薄傷  
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散騎常侍時王敦  
在蕪湖帝使亮請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  
退而歎曰庾元規賢于裴願遠矣因表為中領軍明  
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讓曰陛下踐祚聖政惟  
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八類  
恩不巳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  
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  
悠六合皆私其姻入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  
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  
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進敗今  
之盡敗更由姻昵臣屢觀庶姓在世無黨干朝無接  
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苟容至于外戚  
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  
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



弊其故何邪由嫺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圍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齊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轉護軍將軍是時敦死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成漢

十一

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羲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勝既而正色陳義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其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中書令成帝即位太后臨朝政事一決于亮先是導輔政以寬和得眾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剛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温嶠于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之會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為明帝所親

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此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群臣得進者亮疑宗胤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帝不豫引太宰西陽王羲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壹將軍郗鑒陸曄丹陽尹温嶠及亮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為中書令而崩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及亮收殺之降封其兄西陽王羲為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義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歎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思變色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成漢

十一

琊琊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峻於歷陽亮符峻送闡而峻保恃性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温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温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陸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與基也既而峻將轉見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



峻乘勝至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於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剗，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樞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二弟，擇條翼南奔，温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于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嗽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成類

三

故可以種侃以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將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歿，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温嶠舟，亮得進見，稽顙，噎，詔群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亮上疏請罪，優詔不許，亮欲遁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

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淝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衡、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遺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爲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成類

三

郟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爾，郟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于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亮成之，果敗，時王導輔政，王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郟鑒不許，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



制然至

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其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及成人入則在官人之手出則唯武容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使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當云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帝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道聖躬春秋既盛宜復于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性主

八編類纂

卷首五

古

亮大事能

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坐寄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扶震主之威以臨百官百官莫之敢悖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臣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舍答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業慎而修已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于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

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歿亮有圖復中原之意乃解潁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將精兵一萬戍邾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率部曲五千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陳豎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麴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爲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於京都亮常率大眾十萬據石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強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比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

八編類纂

卷首五

古

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天戎士習練乘雲奔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通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所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同意郊鑿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勸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因拜帝許之咸康六年亮



時五十二追贈太尉。蓋曰文康。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亮所乘馬有的。顧殷浩以為不利於主。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于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子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

晉褚裒

褚裒。康帝時。褚后之父也。康帝為瑯琊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褚裒女為妃。于是出為豫章太守。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忠義

十六

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裒率眾三萬。徑取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胤伐沛。獲偽相友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議請授裒。遣胤領銳卒三千迎之。胤違裒節度。軍次代陂。為石遵將充菟所敗。死傷大半。胤執節不撓。為賊所害。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不許。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虎漸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

渡河將歸。順乞師求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援。皆為慕容皝及苻健之眾所掠。死亡咸盡。裒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眾。東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裒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謚曰元穆。

唐吳淑

吳淑。章敬后之弟。代宗立。擢太子詹事。濮陽郡公。建中初。遷大將軍。淑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為材富。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自皆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戎首。竹當效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忠義

十七

得大臣一人持詔往諭。泚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臣意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下。無犯難者。即日齋。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而泚僭逆。故留淑。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謚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評官。庶其葬。

宋楊次山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次山能避權勢。



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子二人谷至太傅保軍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字介之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廢皇子竑而立成國公昭命石與谷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反以告后終不聽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從禍變必生則楊氏且無噍類矣后嘿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入遂矯詔廢竑為濟王立昀是為理宗授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集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錄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蚤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密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遠及漢唐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上之后覽奏即命擇日撤簾

王莽

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厭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干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病當飲某藥比客

罷者數起焉帝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見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于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童使問知其夫人皆驚時哀帝親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諛朝不道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落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志莽莽

八編類纂

卷首三

一九

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癡美玉可以滅癡欲獻其珠耳即解其珠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摧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白大司馬董買年少不合眾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莽自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后孝哀傳后皆令自殺莽以



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  
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  
外戚及大臣居仁素所不悅者莽皆傳致其罪為請  
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  
可其奏于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  
免丁傳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經陽侯立太  
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  
太后冷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陶  
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後白以官  
禪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  
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禮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夫  
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  
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  
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  
安後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色厲而言方  
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  
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莽  
欲以虛名說太后自言親承前孝哀丁傳奢侈之後  
百姓未勝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  
莽因止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欲大司農助給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漢書

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漢書

三

漢書

貧民於是公卿皆效慕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  
以聞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  
幸熟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  
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  
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  
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  
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  
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  
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塗地太  
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  
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  
豈宜辱先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  
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  
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

東漢實意

振權

實憲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遷虎賁中  
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官省賞賜累  
積寵貴日盛自公主及嬖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官  
據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  
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



法

忍可制者  
則其小者

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卧圖，時何異  
 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承平中，常令陰黨  
 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  
 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用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  
 况小人哉！國家棄憲如狐，雖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  
 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齊殤王子都  
 鄉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  
 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  
 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使刺殺暢  
 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  
 八編類纂 卷首五 三

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于內宮，  
 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  
 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  
 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  
 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  
 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鵝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  
 萬餘騎出蒲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  
 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柰陽塞，皆會涿邪山，  
 憲分遣副校尉閻盤等將左谷蠡王師子等精騎萬  
 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

會  
且  
臣  
初  
何  
可知

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靺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  
 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日逐溫吾夫  
 渠王柳鞬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  
 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  
 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諷所到輒招降之，  
 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  
 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  
 人之福，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  
 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萬鞬王奉貢入侍，隨諷詣  
 八編類纂 卷首五 三

詣關，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  
 北，遺憲古鬲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賜其萬年子  
 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  
 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  
 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  
 震朝廷，憲獨不受封，將兵出鎮涼州，乃以侍中鄧疊  
 行征西將軍，軍事為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詣  
 儲王等，欵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  
 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  
 于為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



不實可見

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眾。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太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瓚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薦進位特進，得舉吏。鄭眾南陽人也，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鈞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入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十四 圖作不軌，眾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眾始。

唐楊國忠

楊國忠，蒲州人。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博飲，無行檢。年三十，發憤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願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姝通。所謂號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樽蒲一日費，視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且

與富人不交，必取不可不知

有以結納之為與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頗峻，口辨給，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那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號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日為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構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開府。

判官兼瓊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博，計算鉤畫，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等欲危太子，獄事畏卻，以國忠怙寵博鷲，倚之，使按劾國忠，乃入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五 慘文峭詆，連繫連年，誣讒被誅者百餘人，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為指嚮，故國忠乘以為姦。號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動，契所欲，帝以為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祭戟，而第舍華倍，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穰，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齋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見易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五



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  
山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希林甫  
旨引王錡為御史中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既帝意  
不迴慎矜稍避事防患因與錡有隙錡乃附國忠誣  
奏慎矜誅其昆仲吉溫為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即  
誣奏京兆尹蕭吳卿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厚  
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錡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  
忠忌之因事構錡誅死已代為京兆尹悉領其使即  
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厭  
林甫疏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

八編類纂

卷三百五

威類

三

國忠薦鮮于仲通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  
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為  
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劔南拜  
劔南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  
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引竇華張漸宋昱鄭  
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兼  
領吏部仍薦仲通代已為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  
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度瀘水為蠻所誘至和城  
不戰而敗宓歿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  
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二十萬棄之於地隻餘

二十萬  
皆在府中

不還無敢言者國忠恥雲南無功知為林甫倚據欲  
自解于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  
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為林甫中傷  
者妃又為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帝在華清宮驛  
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歿矣公且  
入相以後事累公果歿遂拜右相國忠已得志窮摘  
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為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  
衛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于銓日即定留  
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  
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三

威類

三

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眾議翕然美之  
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  
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  
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  
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官尚書省注  
唱一日畢以夸神明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號國  
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趨號國第郎官  
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明年  
大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兄弟觀之士之醒野蹇僂者  
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

國忠與  
國忠與



此理涉淺  
此指上言時

此理涉淺  
此指上言時

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  
陳希烈隔坐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  
烈不敢異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  
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兩員紫袍主事何  
如皆大噱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愆願立碑省戶下  
以頌德詔仲通為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國忠由  
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日叢糝  
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昧公謁無所忌或  
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  
君輩倚楊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若咬日既出君輩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九

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  
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為災扶風太守房瑄上郡  
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皆潛伺  
國忠意乃敢啟于垣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  
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聞珣當黜  
詎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為鼠輩所賣珣大驚  
即致膺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叱官不進國忠雖當國  
常領劍南召募使逼成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  
勳尸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  
士無闕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

卷

昂韋儼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  
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  
代之人人思亂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  
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于上前言其悖逆  
之狀上疑以位相媚不之信是時祿山以專制河北  
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及見國忠用事慮  
不利于已祿山遙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  
溫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伺朝廷動靜  
國忠使門客蹇昂求祿山陰事諷京兆李峴圍捕祿  
山所善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鄭昂縊殺于御史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九

又奏貶吉溫于合浦以激怒祿山祿山上書自陳而  
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于峴貶零陵太守以慰  
祿山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  
之使必反以取信于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  
為平章事追入輔政以賈循為使節度范陽呂知誨  
節度平盧楊光翽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  
琳謁祿山未還帝置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  
帝常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  
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謂左右曰  
我欲行一事國忠揣帝且禪太子歸以女弟等曰太



子監國吾屬誅矣囚泣聚入訴于貴妃妃以狀邀帝遂寢祿山既發范陽款咤曰國忠頭來何遲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領劍南節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虜賊奄至諸軍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既殺韓國虜國二夫人亦為亂兵所殺御史大夫魏方進左相

八編類集



八編類集卷之二百二十一

左編 戚類

后族

間者輔臣專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有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奉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張敞論霍氏封事

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八青紫貂蟬充

八編類集

卷之二十一

盈握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騎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驍勇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莞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二王益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歷上古至于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



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詞吐德音，接近宗

八編類纂

卷二四

二

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能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保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劉向稱諫外家封事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懼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

不特名漢  
忠謀  
王氏忠謀  
者亦無  
輸公向矣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徵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梅福論王氏書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

八編類纂

卷二四

三

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梅福論封拜丁衡書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興賓客，其後梁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贖三輔衣冠。



通鑑紀事本末

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開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杜郵論

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成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

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

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

貴戚者類多取繫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

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盜

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

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設險趣執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四 威類 四

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

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憲永

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第五

倫論齊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惠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

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

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為官人單

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

令騰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尸骸流離怨

竟不返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骸

奉承血祀以謝亡靈朱龍上書

晉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况朝

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

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裴頠奏議專

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鄆州者亦罕記有防禦使兼

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為不次之恩矣陛下

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為雄職者若更五

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防禦

使者舉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不從

之是厚于后族而不厚于母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

禦使者舉今日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不從

也如此則天下如鄆州者凡幾郡兼安撫使凡幾州

而不可以為外戚之地乎楊綸論

陛下以邢煥為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

不以為當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為係隆祐

太后之親命依舊文資致臣寮交章論奏以其出于

私恩也晉漢明帝馬后為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大

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

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

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內侯



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此論封王

舊文資  
汪藻

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謂趙普等曰下愚之民不分

菽麥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所不容之紹興

二十五年御批孟忠厚宮觀奉朝請魏良臣奏忠厚

戚里中最賢上曰朕深不欲以外戚任朝廷之事萬

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但可加以爵祿奉

祠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削平僭偽六合一家乃

漢祖思猛士守四方之日而軋德宴頤以藩侯不能

撫養愚民為憂識者謂本朝國祚靈長民心固結皆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六

紫雲樓數語有以基之劉克莊論

臣伏聞祖典故宗室如戚未嘗委之典禁兵及任

要官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

公事郭承佑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

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竊

恐遍相板援漸干國政至公任使雖無親疎然於防

微杜漸之道因為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稽

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

掌侍衛及樞要之任何郊論連姻臣  
條不得授要任

臣切謂李德裕是唐之名相建言舊制駢馬都尉典

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

大臣私第是等無它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

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當時防禁如此今乃

率于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論韓忠彥第  
尚王未當

外戚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

與章相連諸葛豐按劾章欲奉其事適逢章私出豐

駐車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因得入宮

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司諫節豐上書謝曰

臣豐竊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臣能否拜為司諫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

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

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讓臣無補長獲素

食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

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

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

辨頭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歿諍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

濁濁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

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



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  
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  
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  
術意思深惠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晏唯陛下裁幸諸葛豐按 劾許章

今承衰亂之後繼重祿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  
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  
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  
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思自漢以來誠未有  
也國家微弱奸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

八編類纂

卷言古

城類

八

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  
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逮帝王之  
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  
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  
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  
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書奏王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辭經妄說違背大  
義其罷歸田里中唐書 書奏

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緘介難為意愛  
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  
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女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  
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惟况乃以為  
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  
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豈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  
見省用第五倫 帝疏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  
災故必於貽孽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  
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

八編類纂

卷言古

城類

九

寵方授地既害之際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嗚呼兄  
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  
而辭燕也范曄 論

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齊北相爰之宗也少游學  
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  
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  
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  
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典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  
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  
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頹虧貫魚不



叙九御差池晉國之難嗣起于麗惟家之索牝鴉之  
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度長問舊地刺至親並后匹  
嫡淫女斃陳匪賢是止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  
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暴辛志婦拒諫自孤蝠蛇其  
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刺天怒地忿人謀鬼  
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  
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說獎以權先笑後號卒  
以辱殘家國民絕宗廟燒燔妹喜喪夏褒姒毀周妲  
已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宗以敗陳后作巫卒  
效于外霍欲鴆子身乃惟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  
八編類纂 卷二二四 賦  
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估常幸爰有陵遲無曰我  
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  
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  
不從失意復從作白鴿賦以為風梁冀見之呼琦問  
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  
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  
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  
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忠良以救禍敗  
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  
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

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  
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  
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  
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崔琦外  
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  
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  
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能任猶整壩之趾以  
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  
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謔言甘心逸遊倡造不義亦宜  
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  
八編類纂 卷二二四 賦  
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  
專受詭譎之言不聞戶牖之外皇甫規  
慕容皝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  
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  
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  
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  
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  
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開弱不能自立內惑艷妻  
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就不痛惋  
設使舅氏賢若僕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



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也。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宣宗勅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鄆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乘將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勅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况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五

左編

鎮類

燕

燕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八編類纂卷之百二十五。燕昭王平必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于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潛王出亡于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二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潛王亦于莒立其子為襄王。

齊



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高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于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于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于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曰伐桀宋利對曰夫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

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實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之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熟慮之于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于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縱一衡其說何也代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遊遊之士皆積習欲離齊秦之交伏軾結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于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必于溫齊南割楚



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殷家傭襄王立田單相之過留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表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四

以此得愛 其性然

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人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于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昏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于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于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知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秦親弗必走則齊且孰與為其國也于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于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于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攻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于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以破齊



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于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于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

魏

初，惠王之父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頌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魏

六

子緩爭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或爲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津，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

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可與齊人戰，敗于馬陵，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秦將伐魏，魏昭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魏

七

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于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歎盟于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



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又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于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也。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

水編類纂

卷百十五

八

出燕南門而望見軍，平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于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茫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唐睢對曰：天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而而事秦，稱東藩

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不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于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座，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座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座市不如以生。座市有如座死，則趙不予王也。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座。魏王曰：善。座因上書信陵君曰：座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座

水編類纂

卷百十五

九

九

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

此公子之



智北自來  
不著者

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  
矯魏王令。奪晉都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  
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  
于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自言。卑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  
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  
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趙附平原君

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十一

曰。以為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  
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  
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  
與韓康子魏桓子宴于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  
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  
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夫君子能勤小物。故  
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  
難。無乃不可乎。螭蟻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  
智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  
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狙于得地。必請于他

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  
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于魏桓子。  
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  
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  
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  
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  
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  
蔡。卑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  
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平從者曰。長子近且  
城厚。完襄子曰。民能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十二

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周陳民之膏澤。以  
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  
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  
之。城不浸者三版。沈寗產。寗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  
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  
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灌安邑。  
澤水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  
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  
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  
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



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召樓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五 漢書 二

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無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玉屬義也曰

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愛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予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五 漢書 三

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盡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生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主之命難為也編迫迫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視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為臣謂于其弟心憐之于是乃欲分趙而王章于代未決而轅主父乃出游沙丘異官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

一書一... 〇



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  
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  
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  
主父開之成竟因闢主父官公子章以公子成李兌  
謀日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東矣乃遂圍主父  
令官中人後出者東官人悉出生父欲出不得又不  
得食捺爵穀而食之三月餘而餓然沙丘宮主父定  
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至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  
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  
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魏 四  
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未決故亂起以垂  
俱歿為天下笑豈不痛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意  
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  
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  
為質者老婦必嚙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  
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  
走不得見父矣竊自怨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  
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筆而行曰食得毋衰乎  
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  
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  
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敢昧死以聞  
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  
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  
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  
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  
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  
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魏 十五  
于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  
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  
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  
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  
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  
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于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  
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而况于乎。齊王建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也邪。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比官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徹其環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鍾離子 鍾離子

璵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于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上也。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縗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縗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

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玉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如何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蚕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顧能得之于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委食上倍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馮亭 馮亭

難必勿受也。翟章從梁來其善趙王趙王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必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敵卿因以德建信君矣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之令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立而重責之膏



之軸令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于王，厚任肯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平同日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魏

八

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

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右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韓

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義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賄于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義矣。今又得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魏

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厲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為



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于秦以和。

楚

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二十五

類

二十

陽于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于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卮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于楚

此為蛇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懷王大悅。乃置相璽。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于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平。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以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孤楚也。夫秦又何以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怨。北絕齊交。西起秦怨。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平楚王不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二十五

類

二十

車稱疾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為絕齊。尚薄邪。乃使勇士朱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以所見命者。六百里不聞有六里。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與師伐秦。陳軫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地于秦。取償于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于齊。而責欺于秦。是我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于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



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于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而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殺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于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久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勝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

八編類纂

卷首五

類

主

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與相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于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于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庶子不宜乃詐赴于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殂頃襄王二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

八編類纂

卷二二五

類

主



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雜錄

五

秦

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下交爭然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

不然上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于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廖曰戎王處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開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管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宜而說之終年不還于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雜錄

五

聽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秦穆公客禮禮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成楚宣魏惠燕悼公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蜀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基甚光美會往者屬縣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



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徒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于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行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于內，使秦人力戰于外。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勿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嫪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于嫪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一斬，年官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卽令國中宥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

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舉毒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于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太差，潘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七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驕尊長，目擊鳥膺，射聲少恩，而虎狼心，若約易出入，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



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其苦戰鬪不休以有侯正  
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  
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備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  
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  
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三十二年發諸  
管逋亡人贅墾賈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  
以道遺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  
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主人

關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諸實之初驩禁  
不得示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遺治獄吏不直者築  
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  
壽僕射周清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  
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  
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士齊人淳于越進  
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余  
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  
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臣所聞

燕王  
日世便計  
在初先  
不封  
同姓又不  
舉則本

也今清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  
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  
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  
非愚儒所知且懸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  
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  
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  
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  
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  
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  
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主人

人間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奈  
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  
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  
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  
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  
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  
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  
以吏爲師制曰可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  
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  
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

非愚儒  
以重王  
非子亦必  
我我我



于上都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陸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道分始皇帝開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比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

雜錄

三十一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六

左編

鎮

公孫瓚

公孫瓚不聽公孫瓚諫使數千騎就其子和奉迎天子而袁術竟不遣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黠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遣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二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憤不已虞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嘗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涼



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間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趙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趙義軍糧盡士卒饑困餘衆數千餘人退走瓚邀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發貴民皆相食瓚恃其才力不卹百姓記過忘善雖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後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

表諸營樓楹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于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諸將軍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屢屢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吾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尼歸人瀕水陵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阻之中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武威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諶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



赴紹軍而死

袁紹

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于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使授紹渤海太守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魏類

四

其家禍人為思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其得眾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三公遺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之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兵為國安問袁董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薨義反時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州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容更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

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其言蓋覲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說馥馥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馥都尉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伯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名播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魏類

五

北渤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提冀州之眾威凌河朔名重天下若舉兵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計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擒震騰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比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軍魏郡審配鄆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任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



見圖謀無何如願自殺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初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都挾天下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淳于瓊曰漢室凌夷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蚤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機功

入編類纂 卷三六 七  
不。欲。速。願。早。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初。紹。有。子。三。譚。熙。尚。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兇。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十。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兇。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下。都。許。乃。下。紹。書。于。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且。

擅相討伐紹上書自陳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爲之下傷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郡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邳濕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勅詔令響號海內此策之上者不爾遂爲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上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管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非之授曰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兵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無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因是沮授授口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入編類纂 卷三六 七



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陳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于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而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待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據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擇庸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于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克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勉伯圭寶衆，疲敵而主驕將汰，軍之破敗，誠在此舉矣。』曹操遂救劉延，繫顏良，斬之。紹乃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擒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于急戰，北利于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糧軍，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叛。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于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會攸家犯法，嘗醜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

廿九



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  
 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乃使高覽張  
 郃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遂降操于是紹軍驚  
 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  
 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內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  
 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眾聞紹在  
 稍後集餘眾偽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  
 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  
 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  
 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擒操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魏紀 十

劉備

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已漢為曹操耳  
 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  
 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  
 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  
 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

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贊  
 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動吳必不敢越我而  
 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備亦從自  
 圖蜀答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  
 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于操今暴師于蜀漢轉運于  
 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孫武所不能  
 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  
 利于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  
 有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  
 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于操使敵承其隙  
 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周瑜率水兵往夏口備不聽軍  
 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  
 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  
 往傷陵權知備意乃歸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  
 虜乃敢挾詐如此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六 魏紀 十一

孫策

袁術表策行殄將軍策將呂範言于策曰今將軍  
 事業日大士眾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覲領  
 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  
 有大眾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



曰不然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辟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此亦絕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備著袴褶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及秦松陳瑤等亦參與謀。謀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于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孫策之克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策

七

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逆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立井左。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所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

策每以輕敗厚必有

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幾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曹操聞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素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東郡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少年。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祭。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楊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乘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策

三

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于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于權。肅說權以勦除黃祖。進伐劉表。保據江東之策。權大悅。張昭毀肅年少。疎粗。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享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縣。鍾挾守沔口。以拼圍大。擊石為礮。上有千



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餘人人被兩鎗乘大舸突入緣繩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賊艦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于北都督呂蒙勸先鋒親梟就首于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其亭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于溝壑不得致命于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魏類 古

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怒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讐之令寧將兵屯於宅所孫權劉備分荆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孫權率眾十萬圍魏合肥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徵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逍遙津北合肥守將張遼規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戰并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

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于後者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權將賀齊率三千人在溪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諸紳也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合肥揚州刺史温恢謂人曰此間雖有惑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滑正恐南征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于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等屯樊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魏類 古

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魏王操之出漢中也時關羽虜于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賤與曹操乞以討羽自効操且欲使權與羽相持以關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陸遜別取宜都秭歸枝江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于



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走路。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子平于章鄉。斬之。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獨劉曄曰。權無故求降。必有內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逕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王出都亭候。那貞入。編類纂 卷三十一 魏 七

李懷仙

朱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亮所都。因號翼武。進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

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爲府留後。稱元帥。署置官屬。燧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遠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水。滔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百。晟不敢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爲應。滔進軍薄晟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趨讓滔怒。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魏 七

曰。孤孤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素見昔君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俊謂是日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寔還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啣之。滋不懌。與田悅偕謀。絕滔及泚。及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武俊悅遣使至河間。賀泚即位。武俊說請寔共攻康日知于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厚贈遺。泚遣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邛



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強，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末奚亂，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為婚，女悅許焉，既而遣使修婚禮于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武俊悅納四金輪于回紇，曰：「四國願聽命于可汗，謹上金輪敬開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道，未至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首達干曰：「若能同渡河而南，玉帛子女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以金帛約曰：「五千。」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一八

里舍以須悅軍，滔軍五萬，車千乘，馬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駝倍之。遇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謂滔，即歸閉城守，滔疑之，次永濟。武俊因遣客反間滔，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滔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檀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圍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畧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悅歎遂攻魏州，圍貝州。于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滔，滔令大將馮

寔盧南史引回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精兵三百當之，抱真將王處休將所待之，武俊與其子士清自當回紇契丹部落，兩軍既合，鼓譟震地，回紇恃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回紇引退，因薄之，回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回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追斬俘馘數萬計，遇夜夾滔壘而軍，是夕滔以殘眾千人奔德州。

唐劉忬濟總

劉忬幽州昌平人，少為范陽裨將，朱滔時積功遷涿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忬設方畧，勒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及滔死，軍中盡推忬，乃總軍事，俄詔為節度副大使，三月死，子濟遊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及忬卒，嗣節度，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入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來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十九



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辱不可  
舍胡而事道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  
憂而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濟乃解獄召忠曰信  
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  
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比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  
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一旦  
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  
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  
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必備燕濟曰今  
則奈何忠曰燕怨趙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  
空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王使潞人將燕賣恩於  
趙敗忠于上兩皆善也是燕所忠義之心卒染私趙  
之口不見德于趙人惡聲徒曹曹於天下耳濟然之  
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  
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  
其城會救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  
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總使吏唐弘實真毒濟飲而  
死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總性陰賊尤險  
誦已毒父卽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奸故詔嗣節度使  
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彊按軍兩端以弘饋齊憲

八編類纂 卷三三六 漢書 三

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  
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  
數見父兄爲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禱譚忠  
復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  
相離六十年夫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  
中時朱泚搏天子符纛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  
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  
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  
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  
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  
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  
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視可謂強矣然  
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轡車季  
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圍三石  
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枝百累  
數萬人四歲不比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  
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  
數億鈐其阨可謂安矣兵折於渾趙首竿於都市此  
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  
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手章於大臣銷樂張獵未

八編類纂 卷三三五 漢書 三



嘗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于天下哉今國兵屢駁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得無事乎為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為佛祠遣使者以節印偕來始總請代獻馬五千匹群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婚錢百萬勞軍

張弘靖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鎮類

三

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承管為一道請除弘靖為節度使平蘄媽檀為一道請除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攻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眾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仇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酒之縣地是時上方酬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鎮類

三

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地惟分瀛莫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于弘靖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自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怒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寒暑無障蓋安輿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眾之中燕人訐之俗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眾滋不悅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刻削軍賜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炎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給資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會雍欲鞭小將蘄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因弘靖蘄門館掠其家貴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眾辯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眾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鳴鴟眾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請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眾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



日無師乎遂取未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弘靖少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

朱克融

克融與王廷湊共圍深州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納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裴度以檄譙諭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雜類

三十四

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疋羊十萬而表云先請直克犒賞敬宗初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常疏惡囚詔使楊文瑞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雜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忍不問以好言答之屈其謀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武宗自用張仲武代元忠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為雄武軍使行秦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請賊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為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

偽為黠曼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秦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即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荅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逆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秦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會回鶻特勒那頡頏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雜類

三十五

駝旗薰不勝計遣使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調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遛不遣使失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任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錄揭碑盧龍以告後世張允仲范陽人世爲軍校張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立爲留







城西大悲浮屠，願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爲鎔籍，甲治城塹，施受方畧，陰施予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鎔過慰，匡威士東甲劫鎔入牙城，戰不利，鎮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表訴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疆以報，始匡籌之奮也。燕人不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爲二州，敗匡籌于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望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僮奴，妻方孔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爲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漢

三八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七

左編

鎮類

唐田承嗣悅緒季安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隸安祿山麾下，祿山反，與張忠志爲賊前驅，陷河洛，祿山嘗大雪，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闕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頹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頹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爲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來，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子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卽約降，承嗣詐以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誑，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次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承嗣沈疴陰賊，不習禮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一



義既得志即計戶口重賦歛鴈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喬秀強力者萬人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人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舍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爲大都督府即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莫結同心而性素凶詭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弟嵩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嵩嵩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華州刺史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誅吏士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類類

洛州楊光朝取衛州肅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磁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姪悅諷諸將詣使者務面請承嗣爲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賞請已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子從姪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潘青李正已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執討以軍法從事其守將以磁降李正已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儼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構阻殺數十乃定帝又遣

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兵圍之爲寶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遣人奉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資使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已寶臣二軍會聚疆更相見會正已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自堅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類類

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進河東兵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執子期及將士諸軍乘勝進距磁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燧朝彩出統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驚率餘兵夜走成德軍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洛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爲禮寶臣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已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圖正已之像焚香事之正已悅遂拔兵不



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逗遛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已將尹伯良成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燧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為如江所擒并魏將常平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帝晚年尤寬弛悅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四

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經綸素昧時幾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詔悅即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爾等籍軍中久仰德廉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眾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成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因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許士則等為腹心孟希祐康情等為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潘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為

請不答魏博節度副史田庭玠謂悅曰爾籍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鄆共為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滅族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納竟以憂卒遂合謀同叛會令狐恒等表汰浮屠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閱軍之老疾瘦弱者由是舉軍忤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兵五千以助惟岳薛嵩之成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為境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五

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別遣兵八千以攻邢州兵五千壁盧瑩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遣兵攻臨洛將張伾伾固守糧食且盡賞賜不足乃飾愛女示眾曰庫廩竭矣願將此女以代賞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燧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瑩戰雙岡禽賊大將悅遣保洹水於是邢曹俊為貝州刺史乃承嗣舊時將悅召問計對曰公以逆于順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嶺口以遏西師則舉河上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卒老不見其討悅所昵恩暹孟希祐等皆嘗短之故不聽其言燧節



距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純合兵三萬陣洹水  
燧引神策將軍李晟夾攻悅悅大敗引壯騎數十夜  
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官軍而燧與李抱  
真不協三帥竟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明日悅得  
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悅襲伯父餘業與  
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稽天誅  
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既弗能報乃至用  
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自到願公等斬悅  
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  
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濟灰生以之悅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類類

六

淚曰諾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  
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  
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  
乃僥路使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  
日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促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  
出幽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即隸麾下今乃以深  
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與公也且王英武獨斷有  
秦皇漢武風將誅豪傑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  
功臣劉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  
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

博全則燕趙安鄴州尚書必以成報德且今從連衡  
救災卹患不朽之業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  
侑等奉簿最孔目司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熟計之  
滔心素欲得貝即大喜使侑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  
俊出衡冀粟三十萬賜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  
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非伐不肯歸粟馬滔因使  
王邛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說武俊許還武俊深州曰  
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軍今  
若舉魏博則王師非向漳金勢危誠能連營南旆解  
田悅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害馬不離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類類

七

又有排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纓衣袖  
日知不出趙城何功于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  
得深州為大夫恥之武俊既得深亦喜即日使使報  
滔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為後患乃  
遣小校鄭愷築壘于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  
為恒冀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於是滔兵二萬屯  
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情督兵  
與王師戰于御河上大敗棄甲走至城悅怒閉門不  
納滔籍灰塹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  
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



兩軍相持自秋迄冬，遂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酒欲推為盟主，而臣之，酒不敢當，及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因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為大名府，署置官屬，使將田晃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酒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餞之，厚遺武俊，酒寔官屬皆有贈，興元元年，酒自將兵欲南渡河，助泚，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泚各稱王，如故，酒使其虎牙將軍王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八

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酒與趙王不敢愛其戚，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令太尉三兄受命關中，酒欲與同紀，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酒渡河，共取大梁，悅心不欲行，未忍絕，酒乃許之，酒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瑋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崑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為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望矣，酒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為帥，酒乃勸泚入朝而自為副，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其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

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酒得志，此亦不為所容，況同盟乎？酒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耶，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當之？大王丁時悔之無及，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舍卒之憂矣，扈崑以為然，王武俊聞李瑋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向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酒合兵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九

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緩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耶？捨九葉天子而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酒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為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堅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酒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踰貝州，次清河，使報悅，悅不至，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



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與同土教我遠來而不出若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因抗等使將取數縣已而釋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酒取武城通德棣供軍餽盡囚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酒圍之拔清平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悅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亟戰數北成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吾將誅之乃與左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十一

甲占

右踰垣入悅方醉寢酣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四止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嘗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殺僕射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緒王牙軍而凶險多過每笞勗之悅於飲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成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奔出北門邢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推緒為留後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聽命天

子朱滔聞悅死以兵進攻魏州使人入魏招緒降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強盛其亾可跂足而待也况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伺命詔即拜緒節度使貞元元年緒死少子季安嗣數歲為參軍節度副使緒死時年十五匪喪觀變軍中推為留後因授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甲占

度使季安擊鞠從禽酣嗜欲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璀以神象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笑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彼將奪服于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乎天



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下不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帥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堦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非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

田弘正

田弘正字子道父廷珩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弟仕爲滄州刺史李寶臣未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珩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吝磁相廷珩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珩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珩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奈何與恒鄂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益殺

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乃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季安多汰銳殺伐弘正從容規切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瘡炙灼滿身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成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卽誦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賜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卽令於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聽令否肯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願籍請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旌節者必殺人及掠人者必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餽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卽日徹毀之幽恒鄂蔡大懼遣各饋說鈞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克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發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孀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



明辨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  
 上益謹復請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奉表陳謝  
 且言天寶以來山東粵壤化為戎墟官封世襲刑賞  
 自出國家舍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靈奉陛下神  
 弄冀導揚太和洗濯偽風然後退歸田園避賢者路  
 成不恨制詰褒答且賜今名錫子踵塗天子討蔡弘  
 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  
 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  
 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歸窮於弘  
 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隸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類類

十四

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使兵進討弘  
 正自揚劉度河拒擊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  
 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感悟  
 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田弘  
 正捷奏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自廣  
 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  
 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  
 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泉粟校  
 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  
 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

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  
 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  
 將佐更易州縣長吏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命密  
 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托言修好實觀  
 其所爲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  
 引魏博使至延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弘正曰鄆士疲  
 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以弔乏慰士大夫心奈何取  
 快目前耶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  
 旣而詔悟爲成義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  
 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類類

十五

德殿眷勞殊等引見條在將校二百皆在班賜進兼  
 侍中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關  
 下帝不許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  
 子姓仕朝廷帝悉擢任之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  
 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  
 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弘正厚於  
 骨肉見弟子侄在西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約  
 二十萬弘正犖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  
 士頗不平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  
 弘正親加撫諭乃安仍請留魏兵爲紀綱以壯衆心



度支崔陵吝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悔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遠也尋起復田弘正子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賓客妻子決曰吾不還矣悉平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望室月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魏類

七

緒一無所取賣舊產得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布心以魏兵討鎮事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情無鬪志又月大軍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仰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青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

八編類纂 卷二二七

之布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至魏州布召諸將議益懼憲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亦生以之若使復職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遣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元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璽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

史憲誠何進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七

變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繼書為王憲誠始以趨政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橋師連進乘勝逐北傅師樂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三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置時憲誠為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乃逼還府檀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即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齊方亂私與交通勸助請旌節城馬頭具舟黎陽承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儀言辭悖慢俄聞斬齊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約也

一六五



此晉公包  
范著數

宰相用心

唯知識主，雖日加箠，不忍離其，誦猶類此。進檢校司  
空與李全略為婚家，太和中其子罔捷反，潛以糧餉  
資之。文宗中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慢言，裴度待以不疑，謂  
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  
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伺  
所為，自有朝典耳。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  
遣大將开志紹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  
陰誘志紹以利，使殺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反，屯永  
濟，兵銳甚，諸鎮其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  
進討。於是志紹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為聽所敗，奔廷  
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以李聽代。初，憲誠將  
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同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  
請道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紹而假道  
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兵去魏及聽次清河，魏  
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為？乃  
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  
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節閫不進，眾謂憲誠  
賣已，曰：給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  
何進滔為帥，以請詔，聽憲誠為太尉，何進滔靈武人。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七 魏類

十九

世為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  
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冑面，引精騎  
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  
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諺曰：得何公  
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我令，眾  
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  
脇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俄進授節  
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開成五年，成子重順襲

羅紹威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七 魏類

十九

羅紹威，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弘  
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  
彥積，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立弘  
信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節度使，朱溫將攻晉，乞糴  
於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琪門  
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梁  
方東攻兗，郟，非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於魏，  
溫問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  
以為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溫遣葛從周助之，梁  
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溫猶  
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為卑辭厚禮，以繫



魏使者至梁，溫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已。以故溫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亦紹威立。」

### 後梁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人。事梁太祖，拜節度使。從太祖攻趙王鎔於棗疆，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軍潘晏、滅延範等，遂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鎮類

三

兵至是遂逐其帥而代之，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僞疆羅紹威時，牙兵盡滅，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乃以勁兵二萬入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從入見。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未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

下曰：「方鄧王弒逆時，吾不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攻圍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

### 石晉范延光

范延光，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於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三

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為梁兵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掠數百鵝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為獄吏所獲。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并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奇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奇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賊于城



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殿成汴州。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成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屈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神福卒，其子彙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彙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入見，獻策言：『銀綬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彙超，夏州已破，銀綬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銀綬，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彙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藏鼠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類類

三

司不能禁，或見延光以嚴法治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爲樞密使，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弑閔帝，唐室大亂。弘昭贊皆及禍，以成未帝復召延光爲樞密，天雄軍亂，遂節度使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湖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契，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高祖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高祖取天下攻壁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耳，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類類

三



唐侯希逸李正己李師道

侯希逸營州人天寶末為州裨將守寶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敷傳令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為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尉王玄志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言

之遣使上聞唐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李正己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希逸為平盧使希逸之母正己姑也故正己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希逸與賊角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為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實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攻

獵依佛與廣嗣盧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己因眾怨閉閫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李正己高麗人為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薦為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侯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逐眾士皆墻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眾軍哄然笑酋大慙希逸以為兵馬使沈毅得眾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為節度使本名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三五

王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濟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歿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得其地者為已邑正己復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繻均約虜最強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隣境請附屬藉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陳兵按習時內自關中西暨屬南盡江淮間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滑口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



餘艘船澗河不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澗河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滿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選道徽天下兵為守備河南雖然會發疽疾于納少時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紫正巳祕喪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馬燧方繫悅納成將救之為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志洧背已悉兵攻洧洧遣攝巡檢官崔承奉表詣關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類類

徐海濤三州觀察使程自外來先白張鑑以告盧杞杞怒不先白已不從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十一月宣武使劉洽兵馬使曲環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滿青魏博之兵于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王智與詣關告急智與善走不五日而上為之發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洧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

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于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軍馬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王溫果遣驍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是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於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皆慙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滿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納還濮陽洽等進圍之殘其邪納登陴見洽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時中人朱鳳朝以納窮欲立功言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禁中納于是還朝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海沂見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興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復平盧帥節賜鐵券納成軍中請歸帥詔起子師古為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類類



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蜊為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蜊謂之三汭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襲位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蜊三汭師古使趙錡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商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聽命元和初卒師道師古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之所從乃署知密州師道好畫及備策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即我不諱欲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耶彼不服戎以技自高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从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嗣書久不下師道謀袁兵守境沐諍止更上書奉而稅中鹽法請更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削其權請乘其未定而分之憲宗方誅劉闢未遑東討故命為大副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王命而曠引凶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驅行士眾傳三世云帝謝蔡詔與諸道兵而不及師道率卒二于抵壽春陽言為王師助實欲援蔡也凶命少

年為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要輻河南帝都燒河陰放庫募壯士劫宮闈即朝庭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清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人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願為袁益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蔡固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驛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不敢詰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造將營佳珍門蔡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為之謀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椎牛釀酒既衷甲矣其徒白官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扉賊突出轉略幾部入山中數月有山棚密鹿於市賊過而奪之山棚怒道官軍襲擊盡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既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脛且不能乃白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吏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為調察故無知者又窮治佳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佳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戰四十七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曠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莫素為師道所親信泚流言於師道曰文



卷之三

會等盡誠為尚書憂家事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奈  
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  
是疎沐等山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  
申師道示沐潛輸款于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  
沐并囚郭嘯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  
沐之黨而囚之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宴平問  
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宴平歸以為元濟累  
所數萬而晏然屈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師道  
本倚蔡為重聞之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  
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之兩寇故命給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北奇員  
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贖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為宗姓  
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二百  
餘州天子非面稱蕃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  
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  
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  
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蔡州數戰三四  
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  
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皆利者也朝廷  
以一藥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悲遣承度詣京師戒候

更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約  
遣使諭旨師道許之然懦暗不自決軍府大事獨與  
妻魏氏奴盧惟堪楊自温婢蒲氏袁氏及孔日官王  
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與焉魏氏不欲其子入  
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  
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帝怒下之削其官詔宣武  
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愬使  
將王智興破其家斬二十級獲馬牛四千略地至平  
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  
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响山進戍東海魏博  
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距鄆四十里而  
營再接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  
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  
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  
自初遣大將劉悟屯險谷當魏博軍師道疑其逗遛  
悟懼不免既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  
悟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強  
乘勝出必敗吾師不出則成今天子所誅司空一人  
而已悟與公等皆彼驅逐就成地何如轉禍為福殺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其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米富貴，皆曰善，乃逆其使而斬之。遂齎師道追牒，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以師道追牒，乃得人，兵士繼進，至毬場，因圍其內城，以火攻之。師道晨起，聞之，即與弘方匿潤間，兵就禽之。師道請送京師，悟謂曰：「司空今為囚，何面目見天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田弘正之渡河也，禽其將復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赦之，給繒絮各付所獲，行營驅使若有父母在，欲還者，優遣曰：『朕所誅者，帥道而已。』賊中聞降者，相繼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五

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管召澄，驗之，澄恐日中塵號絕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氏亂，妄言鄭公徵之，裔不承，沒入掖庭。他宗屬悉遠徙，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來為一道，充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遂本錢穀吏，性猾急，盛夏役士卒營府舍，將卒憤怨，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朝廷議興兵討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

亂事及利  
亦身清班  
知其何  
如耳

行所在，滅其導從，加以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成，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引棣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眾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惡，徒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沂人皆出，因厲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報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請治充許之，自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五

李正己為盜，齊魯俗為汗，警華下令曰：『齊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貨，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徒鎮義成軍卒。

石晉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登，啜蓋沙陀部人也。初，唐兵破王都，折中山，得契丹大將則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則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則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



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屢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五月  
利耶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  
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勦刺等出  
帝將晉馬少播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  
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  
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  
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拒  
澶魏之間邢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  
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  
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類類

唐劉玄佐李萬榮董晉韓弘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玄佐性豪侈厚賞軍  
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于玄佐  
而日益嗜恣多逐殺將帥以利剽劫又寵任小吏張  
士南召養子樂士朝財物鉅萬士朝隨玄佐在鎮每  
李納使來必重贈遺備美女名樂從其遊嬉故多得  
其陰事嘗先為備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  
濟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

後除之湊行至汜水玄佐之樞將發軍中請備儀仗  
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伺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僭及  
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士寧釋衣經登重榻自為  
留後執城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  
遂尚之盧瑗逃免士寧以財贖將士劫孟介以請於  
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  
許將合於納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士寧疑宋州刺  
史翟良佐不附已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  
劉逸淮代之士寧知眾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  
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赦歸第行喪禁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類類

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鄆賊遣使問  
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  
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  
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  
是眾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  
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  
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制即從  
內出贄復奏曰萬榮所奏頗涉張皇又聞本是滑人  
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  
懷怨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此深



潛滋禍必難救。昨逐士寧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賊。師人亦未協志。安肯捐軀與之同惡。陛下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以通王謙為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為留後。十年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千人素驕橫。萬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淮厚撫之。惟清奔鄭州。彥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秦稱劉士寧所為。五月徙士寧於柳州。十一年以李萬榮為節度使。十二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以沐為行軍司馬。李萬榮病。其子乃為兵馬使。迺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不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畢。軍士十餘人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傷中風。昇出。軍士又呼曰。官。官。官。向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守進。迺止。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又殺伊婁。說張不。都虞候鄧惟恭與萬榮。將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迺亦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迺送京師。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為太子少保。敗迺。虜州司馬已而萬榮卒。鄧惟恭既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既受詔。即與僚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為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羞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廳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詔以宣武將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其為迺所屬。迺遺。遺。制使者皆勿聞。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



增

物判官孟叔度、韓德、長源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級邪？故事主帥薨，給軍士布以制服，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爲之備。是日軍中作亂，殺源叔度，餉食之立盡。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淮爲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之。逸淮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己丑，以劉逸淮爲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未幾，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爲劉後。弘將兵，識其材，勇鄙怯，指顧必堪其事。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弘喜，獲節級，即殺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勅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錡者，兇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錡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狗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枯亂者。憲宗卽位，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及用嚴綬爲招討，爲賊所敗，弘

弘一季  
在憲宗時  
有府大可  
從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智

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隸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爲短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吳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校千餘人入上章，堅辭戎事，願留京師奉朝請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正宣武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弘鎮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爲己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匹，兵械稱是。專務聚財，積粟峻法，威而莊，重寡言，沉靜勇斷，隣封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僭待，及齊蔡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

唐劉悟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亦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毅，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爲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



馬悟破藤嶺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  
河南獄留守夏幸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  
知厚從擊趙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  
悟盛氣以語觸師古不憚師古奇其材令將後軍妻  
以從妹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爲助  
命悟督之悟獨寬假師道被訛使悟將兵萬餘以拒  
官軍悟務爲寬惠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屯  
陽穀壁附井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  
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城中飛語  
以爲馬利涉與悟當爲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十一  
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及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  
城下矣左右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  
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  
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  
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  
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或言  
悟終爲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職密語其  
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遲以情  
告乃斬使者悟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  
公等不顧成亡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

讒言來取悟首悟成諸公其次矣天子所欲誅者司  
空一人而已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乎欲  
與諸君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  
危亾富貴可圖也兵馬使趙垂棘立于衆首良久對  
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耶立  
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  
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于帳前餘皆股票曰惟命  
願盡成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  
帑其使宅反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  
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人脚板疾走遇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十二  
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驪城  
上柝聲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  
請伺寫白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  
中諜譁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  
焚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  
知不支皆投于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乃命  
兩虞候巡坊市禁掠取大集兵民於毬塲親乘馬巡  
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將吏且懼且  
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獻款出賈直言于獄置  
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遣兵趨軍也潛使人以其謀告



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向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成功之日皆歸于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誠議者請假悟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協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忿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類類 聖

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成有知使公所為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擄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疆列其寬累進檢校司徒實曆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瑠瑯陂悟皇恐命禱祭具千人購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

從子稹從諫以為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裴協謀

遣將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疾已再旬積日公困革不任受詔稹請代并中人曰臣而視可也稹以母夫人侍不可李德裕建言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稹自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於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權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略堯山河中陳夷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天井關為賊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一十七樞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營陳許士剽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稹然之故茂卿大望乃與宰通即偽捷報亟北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謀言於宰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悵恨稹聞其誅之宰進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東鎮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崔偁表請納之帝怒斥礪鄆城令認敢言罷兵者戮賊境上令石答書許稹百縛石馳往受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達和稹諸將建議我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類類 聖



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將  
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  
將成命種無咎辱羣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  
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鬪志府中財貨尚山積而乃脅  
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吞并齊民閱其貲  
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  
百號夜飛將其家以輸貲不時為溪所囚問以為言  
溪大怒問囚殺溪與刺史崔叔駘斬大將自歸成德軍  
王釗守洺州給士帑布一端種檄代歲廩釗謂衆曰  
庫物尚多欲發以為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魏類

四四

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  
德元達以久為賊守殺之種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  
誼與王協始議圖種使董可武誘種至北第置酒飲  
種即斬首悉取從諫子在種祿者二十餘并從子積  
匡周等殺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種首送王宰獻  
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石雄以兵守境軍大  
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種之成誼斥從諫妻伏夾室  
收其貨私於已建大廡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種  
庸下亂錄誼始及軍窮促乃圖種遺榮不誅無以懲  
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

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

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誼及王協等送京  
師並誅成初從諫妻裴氏因種拒命召集大將妻同  
宴以酒為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  
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  
國家子母為託故悲不能已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  
志益堅種成裴亦以此極刑杜牧上李德裕書曰某  
大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  
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  
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稀耳徧徵諸道兵士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魏類

四五

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  
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  
羸力弱心志不一既登前列多致敗亡如戰而勝則  
主人引指以為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自感焉  
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  
客軍彈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  
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  
州壽州唐州各令保城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  
道全軍惟以宣潤督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  
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



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  
 韓全義於潞上多殺官軍圍高餘人輸輦財穀數月  
 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寇之腹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  
 氣議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  
 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  
 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郭公抱  
 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嘗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  
 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  
 本軍大將軍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  
 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  
 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  
 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  
 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必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  
 其位屈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位曰若宋大夫不  
 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  
 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奉詔  
 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止而稱賀軍士畢集更  
 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  
 沫及父處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養兒與之唱  
 和其餘大將軍王翼元烏重胤第五劍及長行兵士

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諭以禍福義  
 士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帥一軍  
 無主僅一月日會無大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  
 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  
 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笑者議必銷兵雄健  
 敢勇之士百戰十攻之勞坐食租稅其來已久一旦  
 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  
 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倡為  
 亂忠義一軍初亦鬱鬱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屈造先  
 慰澤路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類類  
 頒冬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顏往往許諾及  
 溫起屈立於重榻大布恩三日并疏昭義一軍自七  
 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以還叛逆滅亡之明  
 效辭語既畢無不惟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  
 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非同果保下大  
 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  
 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有不死賊亦  
 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  
 監軍劉承借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謀一軍侵  
 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



人惡之汝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伴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汝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於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陝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望其口高壁深壑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賦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来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屈反側思一自雪况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于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倍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搗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州最勁宣潤一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

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屈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搗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少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

八編類纂 卷二二七 畢九  
王攸常鎮魏州玉壁城今絳州後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誅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日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虜亡倘使北虜至今尚存必邊猶須轉戰回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有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八

左編

鎮類

唐李克用

李克用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其子執宜始居定襄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八

一

單于大都護振武庫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附屬藉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為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為患焉明年僖宗即位乃拜赫連鐸大同節度使以李均為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遼虜軍又破哥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是益熾北據蔚州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大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

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距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逃還可舉追至藥兒嶺琢軍夾擊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鞏鞏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在鞏鞏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圖已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鞞百步射之鞞中羣豪皆服以為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恩發沙陀先所降者萬人以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八

二

鞏鞏承至以為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兵錢節度使鄭從諱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赴京師三年正月至於河中進屯乾亢巢黨驚曰鴟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先入戰望春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拔陳州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巢且走且戰至



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及之賊衆驚潰北至封丘又敗之巢窟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休滅燭匿克用於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絕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大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于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何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入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既不肯從僖宗遣邠州朱攻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攻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屋於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攻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溫迫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攻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攻等克用陽諾而不行

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與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爲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濬使持其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爲副以京兆尹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于長子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建遁歸克用大掠晉絳至於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爲之引咎優詔答之攻王鏐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于王鏐克用出兵并徑擊鏐且以書招鏐而急攻其平山鏐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關廷京師大怒濬命遽止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爲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

李存勖

李存勖克用長子也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



覽此終

擄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鵝鵝，后翡翠，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善音聲，歌舞，伴優之。戲天祐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忠欲先取滄州，引兵發大梁，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其疆，不敢戰，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許之。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疆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滄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于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滄州。康懷貞至滄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五

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壘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疽發于首，病篤，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言終而卒。存勗副立，以存璋為河東軍城使，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梁主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梁主以援兵不能復來，滄州必可取自澤州。南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議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李茂貞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六



士卒以前昭義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王發晉陽軍千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潰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七

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梁王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

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

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強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諫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久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奸盜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覓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詔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八

會無得差畧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鎮定自梁主踐祚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鎰母何氏卒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梁主曰鎰潛與晉通鎮定勢曷終恐難制上深然之且欲因鄴王羅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涑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兵五千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鎰請拒之鎰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



其數數  
是晉王者  
數合我之  
交離敬之  
親焉誠非  
榮本

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則  
 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我此城之人。今為虜矣。  
 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  
 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詎稱燕兵已還真定州。講和如  
 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使  
 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延隱閉門。盡殺趙成兵。燕鎔  
 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  
 使者至晉陽。義武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  
 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  
 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  
 八編類纂 卷百六 類類 九

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  
 叛。况。肯。終。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  
 主。今。救。死。不。贖。何。故。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  
 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九。破。梁。必。矣。乃。發。兵。遣  
 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  
 光方獵。募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  
 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非常患其與  
 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讐敵。  
 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欲祚而朝燕矣。王不  
 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

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乘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  
 交錯于路。守光竟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  
 年號。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  
 將兵擊之。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魏博羅周翰兵合  
 四萬軍于邢。洛王景仁等進兵柏鄉。趙王鎔復告急  
 晉。晉王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  
 千以從。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  
 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王有何號令。對曰。梁王戒  
 將云。鎮州及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  
 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晉王進  
 八編類纂 卷百六 類類 十

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追梁營。挑戰  
 梁兵不出。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  
 騎追梁營。馳射且誦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三萬分  
 三道追之。鎔皆被縉綺。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  
 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  
 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  
 天武軍。屠酤備敗之徒耳。衣鎗鮮鮮。十不能當汝一。  
 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  
 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  
 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



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雁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眾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眾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難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更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

八編類纂

卷言天

十一

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驟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按營退保高邑乾化元年柏鄉此不備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詭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到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灰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瑋李嗣源將精騎二千歷梁壘門而詭之王景仁韓勅怒悉眾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兵禦之勢不能步晉

王景仁

王謂指揮使王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鬻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與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哺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

八編類纂

卷言天

十一

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眾謀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弟弟何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晉聲動天地超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梁復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土兵旬餘得萬人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瑋將三千騎趣漣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鄆州自以大军繼之移檄河北



州縣諭以利害。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  
 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  
 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趙王鎔以楊師厚  
 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  
 之甚恭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  
 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既有侵軼僕自帥眾當  
 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  
 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矜為盟許妻以女。由是晉  
 趙之交遂固。梁主弃行帳亟引兵趣棗彊與師厚軍  
 合。棗彊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

八編類纂

卷言天 續類

十三

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  
 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  
 人。裂皆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  
 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  
 彘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曰。某  
 既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彘不許。  
 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彘首。踣地。左右救至  
 得免。梁主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擊攻。拔之。無問老  
 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梁主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  
 晉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

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蓆縣。存審謂史建瑋李嗣  
 誥曰。吾王方有事幽薊。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蓆  
 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蓆縣必西侵深  
 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  
 下博橋。史建瑋嗣誥分道擒。建瑋分其麾下為五  
 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  
 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誥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  
 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  
 去曰。我為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蓆縣未下。梁主  
 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始至縣西。未及

八編類纂

卷言天 續類

十四

置營建瑋嗣誥各將三百騎執梁軍旗幟。服色與樵  
 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  
 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曉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  
 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白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驚。  
 燒營夜遁。迷夫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明日乃至冀州。  
 蓆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弃軍資器械不可勝  
 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  
 騎耳。梁主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  
 州旬餘。諸軍始集。乙巳。梁主發貝州。五月甲申。至洛  
 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



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  
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啜咽絕而復蘇六月戊  
寅郢王友珪執梁主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大  
梁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  
名師厚晚年矜功恃眾擅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  
劫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  
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  
使趙岩判官邵贊言于梁主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  
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  
威揚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五

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  
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梁主以爲然魏兵皆父  
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  
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  
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  
謀曰朝廷忌吾軍府疆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  
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作  
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  
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質得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  
倫置樓上有劫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擄白刃

劉掠梁主遣供奉官尼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  
彥復請澶魏二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  
鄩加兵立當傳首梁主由是不許使者再返彥裂詔  
書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懸暗聽  
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  
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于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  
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  
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晉  
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  
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頴犒軍密言于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六

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  
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  
劫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請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  
之曰汝陵脇王師殘震百姓數日中匪馬所覓者百  
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  
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眾  
服粟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心  
爲吾牙爪眾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  
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  
都眾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



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塘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郭夾河為營梁主聞魏博叛大悔懼遣節度使王檀將兵屯楊劉為郭聲援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主人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主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惟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

八編類纂

卷百天

十一

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劫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搆衆及疆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嘩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

城之滄貝不可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西州守捉將馬通為刺史秋七月晉城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岩為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將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規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

八編類纂

卷百天

十六

庚通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為虜啗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惟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緇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于決戰計彼行繞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雲積旬黃澤道險



董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鄆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鄆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眾泣而止。周德威聞鄆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鄆已整眾下山，自邢州陣宋口，踰漳水而次於宗城。鄆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兵乏食，鄆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鄆，再宿至南宮，追騎擒其斥候者數十。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十九

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鄆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鄆宮而過，入臨清，鄆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鄆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鄆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鄆治莘城，壘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烟火相望。一日數戰，梁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臨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環攻瀘州，拔之。執李岩送東都，梁王以楊師厚故將楊廷直為瀘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鄆，且招誘魏人。晉王遣李存審將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

掠州民苦之，請墮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鄆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鄆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梁主以詔書讓鄆，老帥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鄆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揚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卒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復問鄆決勝之策，鄆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梁主怒責鄆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肌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鄆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鄆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嚼卒隋，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眾莫之測。鄆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眾失色。後數日，鄆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二十



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鄆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察下斬俘千計，冬十月劉鄆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賸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二年春二月，梁主屢趣劉鄆戰，鄆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鄆聞之，奏請襲魏州，梁主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鄆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于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為備，潰亂而走，詰旦鄆自莘縣悉眾至城東，與延直餘眾合，李存審引營中軍踵其後，李嗣源以城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鄆見之，驚曰：「晉王鄆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鄆為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鄆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為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鄆牧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卒襲晉陽，梁主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日。

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鄆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磁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晉王還魏州，上屢召劉鄆不至，即以鄆為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貝晉人拔洛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洛州刺史，劉鄆既敗，河南大恐，鄆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惑，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梁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環善將步兵排陣，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環惡其與已齊名，一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五



日環與彥章治兵於野環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環疑彥章與晉通謀環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人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疆寇歷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疆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環益疑之密諧之於上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謀因享士伏甲兵彥章以朱珪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荆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禍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晉衆號十萬賀瓌聞晉王已西亦奔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

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救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師銀鎗都督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陳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欲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



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眾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欲兵還營彼歸整眾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進口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失今擊此疲乏之眾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憚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吳表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葉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孟知祥俱為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側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處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夏四月賀瓌攻得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懸繖十餘艘蒙以牛革設艤戰格如賊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

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繖者眾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日賀瓌悉眾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遣効節敢死士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繖腫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繖撞問斧其竹竿又以木嬰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繖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盡晉兵乃得渡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瓌退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屯行臺村八月賀瓌卒以王瓚為非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瓌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為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壘連洛陽竹木造浮梁自州饋糧相繼晉善謀馬步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垂索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餘月而成人應其智冬十月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其城自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營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



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  
追。俱得免。敬塘以是親愛之。敬塘李嗣源之婿也。十  
一月王瓚領兵至成城與李嗣源戰不利。梁築壘貯  
糧於潞。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  
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  
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  
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  
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旣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  
休。非城。失亡萬計。晉王乘勝遂拔濮陽。梁主召王瓚  
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五 魏類 三十一

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卽大  
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  
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  
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  
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王不聽。趙王鏐養子張文  
禮。使親軍殺鏐。盡滅王氏之族。置其子昭祚之妻普  
寧公主。以自託于梁。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  
勸進。同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爲吾方與梁爭。  
不可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  
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節度使。初劉鄩與朱友謙爲昏。鄩  
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  
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  
帝。曰。鄩逆。適養寇。俟援兵。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  
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醜之  
卒。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囚盧文進。  
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梁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  
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  
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服矣。梁上疑未決。敬翔  
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  
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岩輩皆曰。今暹寇近在河上。盡



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足，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梁主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納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他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人賚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痛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

八編類集

宋晉天

手

攘除寇敵，自聞變以來，充憤無所欲引劍自刎，願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勸之復免，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晉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又使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晉兵拔趙州刺史王延隆，晉王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供、慕修齊，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鏡攻之，旬日不克。處瑾

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為不若分兵備之？遂分兵屯涇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眾趣魏州，嗣源引兵先入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為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壘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

八編類集

宋晉天

手

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晉寶開築壘以圍鎮州，決滹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李嗣昭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遮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墟，問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胸，嗣昭箭屢中矢，盡拔矢於胸，以射之一發而虛，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



天德紀略

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園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為北面招討使閻寶懸賞疋發於背卒五月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夾津泚水為壘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併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為刺史專事拏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鄭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晉人失軍儲三

八編類纂 卷二二八 三

之一梁軍復振梁主以張朗為衛州刺史九月戎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關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有審兵至城下丙子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綆以納晉兵比明單登城處瑾送行營趙人請而食之礫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待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

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請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為天平節度使初李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為招討使命嗣昭子獲喪歸葬晉陽其子繼韜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儔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因殺囚之計令士卒劫已為嗣後晉王不得已改昭義曰安義以繼韜為嗣後三月李繼韜為嗣後終不自安

八編類纂 卷二二八 三

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問之曰晉朝無人終為梁所併耳繼韜乃使弟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為節度使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晉王即皇帝位因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唐主忠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順守鄆州順密言于唐主曰



郟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願皆失衆心可襲取之唐主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對曰今用兵雖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遣嗣源將所都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郟州北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郟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願奔大梁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三

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節度使梁主聞郟城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願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陛下并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聞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軍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王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彥章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矣宜謹備之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

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其輜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求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趣德勝天微雨未半賊不為備舟中兵舉鑼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棧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三

守備從其屬撤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衆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岸每遇滑曲輒於中流交關飛矢雨集或全身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已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還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唐主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略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重壘重複嚴不可入唐主患之問計



於郭崇勳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謀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緩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聞不通。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諫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唐主。延光因言於上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上從之。遣崇勳

八編類纂

卷二二八

三

將劉太極發備道。趣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勳築新城。凡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父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勳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上。上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爭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絕。連艦。唐主嚴舟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唐主不從。秋七月。唐主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奔鄆

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而數彥章尤其深入。帝遣其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棧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唐主引兵已至鄆家口。解場。劉圍走保楊村。唐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渴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聞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

八編類纂

卷二二八

三

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唐主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八月。唐主自楊劉還。與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北曹漢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侯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



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  
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康延孝帥百餘  
騎來奔唐主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  
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  
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已來專率欽行伍以奉  
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  
勅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爽號澤潞  
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  
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  
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兵類

七

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  
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  
下定矣唐主大悅罷諸將獨名郭崇勳問之對曰降  
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  
精兵與鄆州合契長驅入汴彼城中虛既至必望風  
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  
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  
道不利深入必無功上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  
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遷  
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捷

奏至朝城上大嘉謂郭崇勳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  
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與唐冬才月唐主遣魏因夫人  
劉氏王子繼吸歸與唐與之決曰事之成敗在此一  
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壬申唐主以  
大軍自楊劉渡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  
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  
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  
以數十騎走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  
槍也收稍朴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都監張  
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彥章嘗謂人曰李亞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兵類

三

子關雞小兒何足畏至是上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  
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  
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上惜彥  
章之林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  
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  
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  
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  
也上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  
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  
稱賀唐主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與崇勳之



力也。鄴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康延孝固請亟取人。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之。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上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唐中發主都昇王彥章自隨。道中使向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十九

昏不能謀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讐，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刺阿發，叛兄弃母，負恩背國，宜與岩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箭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都指揮使。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輩珍貨數十萬，偏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己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崇真來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四十一



弟存紀等九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  
我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所加屠  
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鏹  
其闕室削封樹而已匡國節度使溫籍入朝賜姓名  
曰李紹冲多資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  
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溫籍發唐山陵殆  
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  
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李繼韜憂  
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  
資百萬乃與偕行賈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續類

聖

遺伶宦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爲奸人所惑耳  
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乃求哀于劉夫  
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遣弟繼遠書  
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世被誅并斬繼遠  
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在洛陽唐主左右伶宦求貨  
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  
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  
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遠棄信虧義沮四  
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謂將佐曰幾不免虎口  
新朝言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子計指上

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  
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慮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  
舊兵爲戰守之備同光二年救內官不應居外應前  
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蓄者不以貴賤並  
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  
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  
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于政事旣而復置  
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決  
之陵辱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帝以義武  
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開佳易張憲曰此以行宮闕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續類

聖

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卽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開毬  
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卽位壇憲謂郭崇韜此  
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  
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  
忘天而背本不祥莫大焉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  
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從李  
嗣源鎮真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徙李嗣源  
爲成德節度使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  
後信伶宦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乞至東京朝覲  
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



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上又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危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帝至洛陽，昭復以洛陽爲東都，興唐府爲鄴都。帝與宰相議伐蜀，咸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諳事宜，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疑亡國之將，奸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以魏王繼吸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四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繼吸崇韜至蜀，蜀主王衍降。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澁，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曰：「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顧妻鬻子者，老弱採蔬于野，百十爲羣，往往餓死。流言恟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于白沙，皇后皇子

八編類纂

卷三六 雜類

四三

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澤州。壬午宿龍洞，癸未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唐遣宦者馬承珪使蜀，劉后自爲教，與繼吸命殺崇韜。同光四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宦求勺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闕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已，故驚懼，闕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偏袒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日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則讒人獲罪矣。」繼麟入朝，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爲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景進言：「河中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宦官因其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徹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時洛中諸軍饑窘，妄爲謠言，伶宦采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

八編類纂

卷三六 雜類

四四



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宦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三月以李紹宏為樞密使魏博指揮使楊仁最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救雷屯貝州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吸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類類

五

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吸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鼓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最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

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與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貝州詰旦暉等進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曉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直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既為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類類

五

有奸人為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趨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眾推在禮為魏博留後且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從馬直指揮使郭崇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得斬而退由是亦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



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及崇韜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及侍衛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帝以內外所薦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嗣源至鄴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魏類

四

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上棄恩任戚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兵近從馬直數卒詣競遠欲盡誅其衆我衆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

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魏類

四

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籍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復請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



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矣。騎指揮使康義成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斬其監軍，由是嗣源養子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臯濟河分三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漢源

元

自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於是軍勢大盛，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誦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帝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帝還過魏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

感聖恩，帝流涕而已。亂兵開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負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虜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庶下抽矢渴憊，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歛庶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獅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自令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李嗣源自立為帝，天成二年，子徽，身為河南尹，從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漢源

平

榮為北都留守，從容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也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其佐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贇人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憲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善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跨僕馬，習尚



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而  
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  
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  
未敢輕議至于恩澤賜與之間昏媾省侍之際嫡庶  
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幸唐主賞嘆其言  
而不能用於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三年秦  
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  
和爲人鷹視輕他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  
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  
使其妻永安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不欲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唐紀 五  
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會契丹欲入寇唐主  
命澤河東帥敬瑭欲之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  
陽以部將劉知遠爲都押衙委以心腹唐主疾作大  
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俯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  
中皆哭意唐主已死明日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爲  
時論所與恐不能爲嗣與其黨欲以兵入侍先制權  
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樞密使朱弘昭爲贊曰吾欲  
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  
宜竭心中忠孝不可妄言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  
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上叔妃孟

漢瓊召親軍都指揮使康義成謀之義誠竟無言從  
榮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贊第語  
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贊馳入右掖  
門見弘昭義誠漢瓊贊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  
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候秦王  
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不對監門白秦王  
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贊隨之  
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  
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度置勿驚百  
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唐紀 五  
吾與汝父肩矢石定天下從榮豈得何力今乃爲人  
所殺爲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帥帥控  
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  
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  
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感絕而復蘇  
由是疾復劇時采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  
徵之十一月唐主薨殯于從厚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九

左編

鎮類

唐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祁人擢河中牙將時親軍士于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官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枝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重榮多權詭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畧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刀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以逼京師賊調取橫數使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九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重榮膽說都曰我所以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哀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凶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問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臣守土誰得逐之為我疏首惡者眾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滂吏趣具騎滂即奔還重榮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温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眾

不斬朱温  
死榮大罪

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厲士眾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於華州執以狗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温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千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温温懼悉鑿舟沈於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温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為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倚角攻之賊大敗巢中流矢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九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語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茂不濟乃遣使者約運和克用使將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兵巢復京師以功封瑯琊郡王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於時巨盜甫定國用大乏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為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監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千有司則斥所餘以之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召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勅令孜離間方鎮令孜



道邠寧朱攻進討壁沙苑重榮結克用書且言奏密  
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攻之惑上也  
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帝數  
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攻大敗奔邠州神策  
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  
襄王煜即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  
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  
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縑十萬願討攻自贖崇  
望還群臣皆賀重榮遂斬煜長安復平

石晉李守貞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  
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  
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  
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  
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  
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虜獲馬數百匹裨將  
七十餘人徒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三萬討光遠光  
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器善馬獻之守  
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以有德  
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以命捕之甚急

樞密使系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  
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出帝  
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  
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參  
鬪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齋曰挂甲  
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  
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初晉高祖引契丹入寇唐  
主自將禦之大敗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德鈞與其  
子延壽降契丹唐遂以延壽爲契丹將兵寇晉  
及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  
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  
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  
威不忠有觖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  
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  
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  
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  
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於  
武強契丹寇與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  
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  
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四



使高祖自將攻穀，重威勢窮，乃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守貞懼不自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帥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緒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光書遺吳蜀，并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緒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景崇，思緒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入編類卷之百九十一。守貞先敗，則景崇思緒可傳聲而破矣。若舍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緒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博博以爲道議之色，拂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

唐李茂貞

李茂貞，涿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

皮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啟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敗行瑜於大畧峰。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鳳翔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遣兵攻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繼密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請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驅，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嘗乘輿構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悉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強，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他日雖欲舉兵，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辱屏坐受凌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軍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



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與而走、其坐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單王率是  
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  
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  
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  
讓能也、陳兵臨阜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  
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為雷  
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  
重盈卒、其諸子玘、玘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玘、茂貞  
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玘、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

八編類纂

卷之百九

八

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  
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  
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  
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茂貞以兵  
至鄠縣、斬繼鵬、晉兵以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討茂  
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而冀  
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  
歸晉兵、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變未已也、昭宗自石  
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請王將之、茂貞  
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觀、京師大恐、茂貞遂犯京師

後唐紀  
兵變至唐

昭宗出居於華州、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  
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  
諸宦者、胤與朱溫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  
強、以為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萬宿衛京師、  
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朱溫、以西  
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  
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出、城中薪食俱盡、  
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值錢  
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  
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值錢百、狗肉

八編類纂

卷之百九

八

斤值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  
中設小磨、遣官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  
六宅、凍餓而死、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以求  
路為生、茂貞窮愚、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  
貞曰、朕與六官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即傳安能不  
與梁和平、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二十  
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  
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溫篡諸侯之強者、  
皆謂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俱稱岐王



吳少誠，幽州潞人，客荆南節度使，屢準器之，留為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希烈叛，少誠為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眾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使，留後，初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謀發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

八編類纂

卷之百九

九

遣中使敕陝隴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邊，勿令濟泲道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眾大敗，英岸追至水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眾趨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多為村民所殺，得至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兵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幣謝，李泌為其破叛卒，故泌執潰卒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于鄜州，以令防秋之眾，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齒環卒，少誠聞陳許無師，以兵圍許州，掠臨

頓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所虜，頃之以說為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奔城，走管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整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兵馬孟元陽拒却之，陳許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緡，伏兵要巷，見持緡者悉斬之，無得脫者，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以進討，以

八編類纂

卷之百九

十

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少誠由是失勢，于頓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眾，無統帥，而官人監軍，顯進退互為異見，既戰，小澠河諸師未交而潰，奔輜仗不贊，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為淮蔡招討處置使，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為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保澠水，汴全義之，或少誠得帳中諸公書



數百番持以詔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  
北。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既  
移書於英秀求昭洗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  
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悞少誠復  
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劍南帛皋上言以  
爲不如擇重兵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  
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  
以攘翦元愨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  
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悵下必其賊黨又  
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錄第 十一

遂救少誠遣還其官爵十七年韓全義至長安實文  
場爲掩其敗迹止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  
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  
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  
功邪元和四年少誠死吳少陽代之少陽者滄州清  
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交善少誠得淮西多出  
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聯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  
猜恐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少誠  
病亟家奴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  
子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以少陽爲節度

使少陽不立繇役籍隨日賦歛於人地多原澤益畜  
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  
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  
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大醫  
往視卽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董重質  
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  
請以精兵三千田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  
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鄆取嚴綬進守襄陽  
以搃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  
有又請輕兵五百自粵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錄第 十二

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董重質殺元濟族其家  
吉甫因請爲少陽輟朝遣使吊賻而元濟不得命乃  
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  
竄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吊使至弗克入  
而還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  
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  
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  
易地而處則其情可知矣乃詔烏重胤引軍壓其境  
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



度嚴綬為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凌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起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為賊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董重質李祐李憲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為戰抗王師有少誠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李文通引兵與賊將董重質戰史簇岡敗之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澱河敗之夷其屯壘天子責綬失律以李

人編類集

卷之五十九

三

遜為襄復郢均房節度使擢高靈襄唐鄆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遷調五州之賦以餉之諸軍大令文通敗淮西兵于固始拔鐵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僞奔霞寓窮追伏兵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寓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光顏敗鄆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

胤右僕射詔旨約束屬賞罰諸將恐懼畏霞寓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為唐鄆節度使初至淮潁水運使楊子院朱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澱輪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鼈皆竭民苦饑四潰元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僞置鄆城吳房於行營以綬新附官軍與淮西兵夾澱水而軍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澱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己丑李愬

人編類集

卷之五十九

三

造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嶺岢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為鄆城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曰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火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



郟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洹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馮雅、口智榮、下治、爐城、丙申、十將、圍士榮、下白狗、汶港、一、柵、發、卯、馮、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林、皆、賊、票、健、者、賊、師、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郟、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愬、又、襲、破、朗、山、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林、等、因、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與、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生

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頤以是兵驕無所懼因恃陂澆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霞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詔陰山府起沙陀梟騎及邯鄲勇卒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請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皆皆在外若直搗懸瓠賊成擒矣愬然之

以精兵夜襲蔡坎坦入之戍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洹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狗於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特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其

唐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慷慨尚氣馬燧爲三城鎮過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權監察御史燧伐李霧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即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相與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他吏即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即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敕二



昇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偽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悲汗不自勝建封乃効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沐劓之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埔橋為江淮計口今徐刺史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雜類六高明應甚少脫為李納所并以挺餉路建矣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雲州夫徐地重而兵動若帥又賢即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為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時宦者生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屢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殿但稱帝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關關所奉及脚備至有重荷趨肆而徒反者有農賣一粟薪官人以數尺吊易之又取他費且驅騾入宮而農納薪辭泉欲亟去不許志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官市不廢也諫臣交

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開為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欵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日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勲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為賦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封建卒年六十六册贈司徒許孟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雜類六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唐王智興

王智興懷州溫縣人也事刺史李洧及李納謀反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五日齋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圍解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增其聲譽用度不足稅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嘉之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師濟王師經



年無功及智與拔棣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錄智  
與首功加守太傅封鴈門郡王賊平入朝

### 唐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諫忠武  
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  
已歿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  
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  
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  
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  
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

八編類纂

卷之百九

元

間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  
牀榻爲其名目以記之久而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  
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  
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  
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避爲  
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避歸  
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琪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  
瑜李茂貞助琪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  
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  
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幸昭度李璣等謀廢昭宗會

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  
建登城呼曰敵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  
口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  
寧二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  
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  
富平泣曰藩臣懦弱非止茂貞若舍近畿而巡極塞  
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奔華州是時天子  
孤弱獨有殿後及殿前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  
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  
罷諸王兵將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樓

八編類纂

卷之百九

元

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  
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肉中  
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  
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  
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  
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  
行營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  
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  
丕使於晉以謀興復戒不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謀謀  
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



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温與建曰建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係卿二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温足温乃佯醉去建出謂温曰天子與官人眼語幕下有兵伏殿恐公不免也温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節度使温篡位拜司徒同平章事温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温優容之温郊於洛建為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温崩許州兵亂見殺

石晋安從進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後唐為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明宗時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九

三

為保義軍節使未嘗將兵征伐度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贊送欵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晋高祖即位加同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為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立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友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

之遊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托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慮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昇丹使者反述見高祖為之幸艱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宜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以高祖其遂反鄭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九

三

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數千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及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拘于市而斬之

唐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五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刺史鄭元奇其狀貌釋從之復應募為州兵成朔方遷隊長歲滿成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成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佯為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



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為亂  
自號入管都知兵馬使刺史即切復奔城走行密遂  
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  
使高駢為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  
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  
揚州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光啟三年六月秦彥遣  
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行密稠戰死士卒  
死者十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八  
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強冀得其用以僕射  
告身投雄廣陵人說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買食通軍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三

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  
戰未幾復助行密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  
鐸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  
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  
守徐圖還師李濟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  
至此去將安歸濟願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行  
密乃積金帛米麩於一寨使老羸守之多伏精兵于  
其傍自將十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  
廣陵兵追之人空寨爭取金帛麩米伏兵四起廣陵  
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澗皆滿

師鐸單騎僅免自是彥不復言出師矣師鐸既敗畢  
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編軍向城哭三日  
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於東墻行密遂入揚州是日  
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  
執屠賣之屠者剗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  
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  
墻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為偏將孫  
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高郵殘兵七百人  
潰圍而至行密慮其為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其  
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三

非有厚恩素信方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  
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  
使高駢駢之舊將必不為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羈  
羈率其衆入廣陵行密欲使羈守天長羈曰吾以疑  
羈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羈不幸  
不勝天長吾豈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擒  
軍擒羈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  
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羈曰海陵難守而唐  
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為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  
之未知所繼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



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  
 召池州刺史趙鏗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鏗失所持而  
 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為人非公敵而可取也行密  
 乃引兵攻鏗戰於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鏗棄城走  
 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朱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  
 攻儒儒恃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  
 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伺平宣沐當引兵入朝除君  
 側之惡于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  
 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  
 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  
 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儒自蘇州出  
 屯廣德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李商帥百  
 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十二月儒焚掠蘇常引  
 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行密之兵旗  
 旂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揚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  
 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  
 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  
 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  
 無資糧可坐擒也戴文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

畧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  
 淮南士民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  
 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  
 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二月儒  
 圍宣州初劉建鋒爲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行密甘  
 露鎮使陳可言帥步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  
 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逆訓殺之遂取常州別  
 又取潤州五月行密屢敗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  
 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劉建鋒馬殷分  
 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  
 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其五十餘寨田頎擒儒於陳斬  
 之傳首京師儒衆降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頎守宣  
 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  
 一益二及經秦隼孫揚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  
 里掃地盡矣由拜行密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  
 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  
 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  
 隣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  
 倉庫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騎皆非所長而寬  
 簡有智畧善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鎮類

三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鎮類

三



忘等以爲者斷馬鞅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兩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賦未及數年公私富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行之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二年四月李神福圍廬州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頌自宣州引兵會之七月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兵數萬功壽州州兵少吏民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千五百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二年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自行密求軍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文



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奕基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為惑衆斬之十一月瑾以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旂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士卒倉惶戰拒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乃自引兵渡淮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萬餘級葛從周屯於壽州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延壽乘勝追之及于泚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過後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鬪諸將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

八編類纂

卷之百九

完

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減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屢立戰功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機船之強不事兩道遂叛襲宣州及田頔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劬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

容軍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為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為昇州刺史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溫子也溫大怒自將以擊友寧兵號二十萬復為茂章所敗田頔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討頔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具舟楫及幕進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頔頔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頔執神福子永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遣別將臺濠擊頔頔敗死初頔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二人者皆猛悍難制頔欲除之未

八編類纂

卷之百九

三

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為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頔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頔解兵頔恨之頔常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頔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頔怒曰吏欲我下獄耶歸而遂諸反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謀之亦反焚東塘戰艦遂襲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兵却而伏兵



果發追至夾岡仁義偃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  
 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  
 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為第一而仁義常以射  
 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之槊一瑾之槊十不當  
 仁義之弓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  
 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推降之仁義猶豫未決  
 章乘其急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歸于廣陵延壽者行  
 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顧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  
 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  
 常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  
 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  
 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氏夫人嫁之天祐元年復使  
 李神福擊杜洪朱溫遣使請拾鄂岳復修舊好行密  
 報曰伺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鄂州未下以疾  
 遠廣陵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  
 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  
 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於廣陵九月梁兵攻襄州  
 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謚曰武  
 忠子渥立僭號追尊行密為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行密傳至孫溥為李昇所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圖書編

邊類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天下各鎮各邊總說

自大寧失而薊州宜大不相聯。自河套失而大同榆  
 林不相聯。至自薊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  
 自貴州以達滇。恃九驛以相達。設萬一中途銜阻。則  
 遼東雲南莫得而救援之矣。然相捍險要。聯屬川貴  
 雲南跨衆山以爲一總。聯屬登萊遼左跨東海以爲  
 一總。是亦一策。矧清山東。可以達遼。萬一咽喉梗塞。  
 亦可由遼海以達燕。噫。各邊鎮守兵數萬。歲給芻粟  
 數百萬。而中外財力。亦既殫竭矣。與北方水利。屯田  
 以足兵食。不待其人以行之哉。



北平曰應始。神京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為隣。宣府與遼東隔絕。級級圍營。以實後。皆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為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為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虛舍未廢。且北盧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為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境。罕聞年數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即少有涉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東

三

則專防。京後。九邊要害。國初以遼東大寧宣大寧肅為六鎮。其後更置薊州榆林固原。而九邊聯絡。夫遼陽城衛勢成藩蔽。三岔河南北。舊城在焉。薊州外邊大寧鎮立。而山海關羽翼三衛在焉。自舊城三衛棄去。宣薊隔淡。從此多事。朵顏部落累肆侵噬。若黃花鎮。雜護。陵寢。潮河川。密通邊關。非召兵墾田。積石見。禱難以守矣。宣府漢之上谷。土木之變。獨石不支。而此地益重。若補長峪。賊以鎮邊城之募軍。修浮圖峪。以嚴神箭嶺之防守。不可已也。大同古雲中之地。川原平衍。大寇屢至今。五堡既經修築。高山聚落。亦增戍加舊矣。則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平定平遠長勝諸堡。與春長峪之修築。固可得而議也。延綏襟帶千里。當一面之險。自徒鎮榆林內地久安。後虜據河套。邊境漸嚴。軍用告窘。議者謂青山隘口。為虜患必由之地。若屯置軍器。修築邊城。而綏德近境沿河郡縣。皆徵芻糧。本色水陸。運榆林。可長無事矣。寧夏古之朔方。花馬池一帶。為虜衝。若賀蘭山諸口。盡建墩堡。鐵柱泉近地。設兵據守。不惟得扼吭先制之策。且榆林應接相。也。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東

四



肅漢之河西四郡孤懸幾貳千里哈密藩籬陷于土魯番久矣恢復之議自先朝大臣馬文升許進討平之後又經彭澤經略王瓊撫綏竟不能復蓋此當在所緩也明矣其議復本色以給邊寨之儲則憲臣之策是也增修嘉峪關以為內外之防則輔臣之策是也固原古開城之地一自火篩入掠遂為要衝隸以三衛而守之重臣並然為巨鎮矣然山後之虜踏冰馳踐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既階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說者謂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未可息肩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五

夫虜如飛禽走獸其冠也雖難逆料而其至也必有定形西寇陝西必由花馬池以入臨鞏東寇三晉宣大必出平虜朔州以入三關出套則侵宣大之境入套則犯延寧之地

北虜邊防形勝

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為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為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副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

而甘肅之左臂伸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遠不可合而花當朶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上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開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之盛兵宣大無難也虜犯大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大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復契丹元為大寧路北境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大寧朶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為東北外藩命其長為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六



國朝虜患節略

弘治初年頗獲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寄廬至  
厯書勅賜之綺纈糜以官封于時許進行之大同三  
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  
而議者又謂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  
專意內修已奉唐申妖纏鼎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  
僅遣柳棘之師坐收微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  
不貽已已之憂乎

北虜邊防考

漢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隴西取河南  
為朔方郡

按朔方郡即赫達勃命呼于阿利蒸土築城之處  
所謂夏州是也蓋此地有城而赫達夏乃於  
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方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  
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跋思恭鎮是  
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彘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  
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  
樂內附亡命嘯聚擾邊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  
因之以竊據欲墮其謀詔蒙正亦言遂詔廢之遷其

民于銀綬其州兵不徒相聚置營仍日夏州真宗咸  
平中繼遷成其子德明款寨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  
夏州遷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即今寧夏衛是也德  
明之子元昊僭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  
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河西之州九河  
多不知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耶永樂初革去大  
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摩于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  
于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  
創置黃河套者前代所以廢棄以其邊城之防守在  
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  
外者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于筠請于五原靈武舟師于  
河扼其入溫彥博曰魏為長壘遏匈奴今可用帝使  
桑顯和整邊大道大發卒治戰艦  
按據于筠彥博之言則是進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  
沿河之地亦可以壘也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張  
仁愿請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  
為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  
愿固請中宗從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三壘



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因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漢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可復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險且宜牧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于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九

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脅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天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

等處所以單薄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前為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寧住牧今其為營者五日好陳察罕見日克失旦日記即即阿兒日十爾報東營日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制北虜在謀臣議

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開乃即選大將一人參將二人督京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徵宣大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

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即遣所選將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懈而莫得維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虜駐威寧即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正德中朵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參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以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即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



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太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今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鬪。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舍而弗忍。唾之也。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竟不絕漢好。即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衷。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勦之宜。否則長驚而狎中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勦必啓。撫之宜。詔

八編類纂

卷三三

邊類

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數。夫女直嘗起海西。據中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也。今勦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議之曰。寧成功于門庭之間。勿達致于敵人之境。斯取夷之恒。談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真謀臣者也。

### 城塞說

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爲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朝。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

北平曰應始。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興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實後。皆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浚。而開平之廬舍未廢。曰北虛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境。罕聞年數屢登塞下。殷當彼時。若城京後。虜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辨之。紆直進退。卽少有涉于

八編類纂

卷三三

邊類

三衛三衛復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遼警所急。慎在宣大。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夫塞之可乘。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隔日。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譬之鼠鬪。公垣仰首拒擊。譬之牛償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慮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謀。障



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埃之無識別也夫  
 之可守習技巧于暇時奮勇力于有警與夫緩急得  
 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之官而本地  
 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  
 出塞覘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  
 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疑日血規又何以番休其衆  
 畜養銳氣習試技巧刑分陣主將所對簿也以付軍  
 吏險僻者密垣衝者疎有以貨賂捐軍實者矣烽燧  
 諸將宜各為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弊四方不寧有  
 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三

北虜貢市紀事

世廟時有俺答者最為獠獍當是辭也邊警日至欲  
 援其亡失遺鐵而不可得迨後孽孫歸義於我遂請  
 為藩臣通貢市焉俺答者故酋也先裔孫也其兄曰  
 吉囊弟曰老把都兒昆都力哈吉囊死子四曰吉能  
 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打都兒台吉曰筆寫契台吉  
 吉能二子七姓擁衆數萬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  
 之地老把都兒昆都力哈部落三萬據開平獨石外  
 邊居長俺答長子曰孔昆的祿兒辛愛黃台吉住與  
 和進北次子曰黑台吉生把漢那吉甫三歲而黑台

吉歿其所生母胡媼者俺答以事殺之把那漢吉幼  
 孤答妻一克哈屯以其僕阿力歌之妻乳那吉以故  
 阿力歌持其家柄焉其餘若打來孫瓦喇兀良哈永  
 邵十俱稱小部落打來孫依套虜瓦喇兀良哈永邵  
 十俱附俺答駐牧大同西北東又有小王子裔孫曰  
 土蠻者亦分為四枝曰哆囉土蠻把都黃台吉日麥  
 力銀台吉日着力兔台吉日克邵台吉衆十餘萬時  
 肆侵掠為中國劄遼東西之害俺答有控弦之衆十  
 萬餘精銳者三十萬餘馬四十萬蒙駝牛羊百萬自  
 嘉靖初以來橫行塞外歲有侵掠宜大苦之而吉能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四

李勳犯陝西延寧甘肅沿山一帶村城深懸收保不  
 及者往往多被圍困攻破之則焚粟米掠子女奪金  
 帛牛羊而去然無大望數年後叛賊趙全十餘輩誘  
 之遂謀深入二十九年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剽  
 卒通河隆慶元年屠石州趙全者世晉人先是呂老  
 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  
 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及周元張彥文之屬  
 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為城郭宮室之制升版  
 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革舊所居極壯麗  
 借擬宸居別為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此入棟折掩

151262 冊數 6 頁



答知天怒遂不敢居全警敏有略劉四勇力過人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有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黨眾至數千為虜鄉導虜數長驅無忌以全等熟知險隘塞又得先驅偵謀以故邊將不能為防當石州失守時全謂俺答曰那顏春秋高矣而戰勝攻取以能擁北地精兵也那顏一旦捐幣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之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無所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馬門獨以一百西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此五霸之業也謀未定會我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成者以萬計遂遁去朝廷故有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眾者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俺答孫把漢那吉多漢那吉多智有口辯俺答善之尤為答妻一克哈屯所憐那吉已有胡婦二人復有聘兀慎家取鬼搯金的女未娶俺答有外孫女即所謂三娘子者許聘襖兒都司俺答通焉遂奪取之襖兒都司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搯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歌曰奪我取鬼祖妻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為若孫外孫

八編類纂

卷百三

遼東

五

矣吾聞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溷其儀先禮讓而後刑殺乃者南倭寢兵海宇寧謐此極治之時也吾行矣而謂我謝吾祖阿力歌懼誅不敢聞于俺答遂從之行時隆慶四年十月十日也那吉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匹止山西平虜管城外將扣關而入門者難之那吉日我俺答孫也得罪吾祖來歸乞降何為阻我門者以聞於撫院方公達轉聞於督府王公崇王公計曰虜降未必真降果真吾因與為市吾得而繫頸笞之矣遽命門者納焉以甲捕五百騎導入大同城內方公坐開府命侍衛者露刃見之遣出就館舍聽朝廷處分王公圖上便宜時新鄭高公拱在政府有智慮肯擔當大事謂宜授之爵秩盛其供帳示之以大義而徐察其情若俺答勒兵索取明白曉告許其生還論以禍福責令俺答將叛升諸逆賊趙全等械送京師以輸款誠然後以禮遣還那吉一以陰中其老牛舐犢之思一以潛孤其鬼俛助虎之黨而先後直指饒君武君姚君各列狀上兵部楊公博覆議授把漢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俺答乍失那吉私心已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吾少子

八編類纂

卷百三

遼東

六



耶。所遺一孤。幸賴成立。奈何以淫婦故逐之。若不往索。必為俘。誠無疑矣。俺答愧悔。召趙全等計事。謀還那吉。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賂之。否則必勝以兵。誠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出戰。吾曰。據其城索之。不旬日而那吉出矣。俺答然其計。率眾萬餘。駐平虜城東。時冬寒。草枯。馬多羸。虜眾咸怨。指全等詈之。又辛愛黃台吉亦怨俺答。寵少妻。溺幼子。信任趙全輩。疎其種類。於是王公命總兵官馬芳。趙奇各勒兵嚴陣以待。俺答憚不敢進。駐牧邊外。亦不捨掠。王公乃使善胡語者鮑崇德入虜營內。鮑崇德謂俺答曰。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遼東 十七

汝意欲得汝孫乎。曰。欲之。曰。汝何以能得之。俺答曰。吾多以羊馬來贖。崇德曰。我中國牛羊被野。財物腐朽。內府金幣珠玉。委積無所用之。安用汝羊馬為吾茲來也。為汝謀得汝孫耳。中國兵馬強盛。殺汝孫如仇。上肉耳。第汝孫以身歸我。制府不忍致之。死地。且請朝命賜之官爵。又給衣廩。即與吾赤子何異。汝欲得之。不必羊馬厚賄。止縛械趙全等叛賊。數人詣軍門。則汝孫可歸。不然。汝于汝孫絕望矣。且趙全輩與汝孫執親。汝自圖之。尚擁兵觀望。欲何為。成。俺答憮然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修貢天

朝。請封內屬。趙全等謂我有天子分。常導我興兵。使南北疲于戰鬪。父子夫妻不保。吾何惜數人頭。不以易吾孫。惟太師成生之。但我北地饑無釜。衣無布帛。既和之後。請各量給為生。若得請於天皇帝。封我王爵。鈐制諸夷。永為中國藩籬。幸甚。乃遣人隨鮑崇德之。王公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偏雲中。永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翼進俺答。聞之下。令麾之。使退。未至方。公登城募敢死士。持所收俺答令箭。為俺答語。示使退兵。黃台吉諸酋。驗箭遂各還帳。秋毫無所犯。王公乃具疏言虜願執叛易孫。請封輸貢。奏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遼東 十八

上一時廷臣意見各殊。有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啓釁者。眾言籍籍。莫知道從。獨政府高公。意決自贊。穆宗皇詔許可之。復遣鮑崇德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輩歸中國。然後遣那吉為汝表。奏乞封通貢之事。俺答素睨全等。猶諫不忍遽執。崇德曰。中國不重全等數人。第以嘗汝納款之誠不誠耳。汝不決。第納趙全。那吉不得生還矣。勿更復言。一克哈屯聞之。大詈俺答曰。汝終日只為賊奴。不顧親孫性命。遂以成爭。俺答悟。時張彥文已繫陽和。周元飲藥成。俺答令其麾下哈台吉五奴。枉襲捕眾賊。二人故俺答嬖倖。自



全等用事日見疎斥皆所甘心焉遂詔召全等計事  
卽帳中擒全與其弟趙龍及李自聲劉四兒猛谷王  
呂西川呂老三馬西川之屬凡八人而縛械繫令夷  
使打兒漢押送抵邊牆外十八日入雲石堡十九日  
進大同左衛方公令習趙全者數輩驗其狀無偽俱  
內之獄二十日出把漢那吉于庭具酒食晏之陳所  
賜衣幣等物以授夷使遣之行那吉與其妻泣曰吾  
慕天朝教化故棄祖父母來歸 朝廷獨柰忍棄我  
乎方公諭之曰 朝廷以汝祖父母思汝故不忍相  
遣使汝還其故處非棄汝也汝歸孝順以事汝祖忠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類 九  
蓋以報朝廷母負恩義卽是服吾教化汝行矣那吉  
拜謝而去方公又慮俺荅怒從行者忍致之歎因來  
夷丁火赤刀猛克諭以母害阿力哥性命二人指河  
誓曰願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歎鑽刀示信後竟如所  
言十二月二十日送趙全等八人由德勝門入大司  
寇按全反狀悉具 上命禮官爲文祭告郊廟戮之  
東市支解以狗 勅王公晉大司馬廕一子錦衣千  
戶方公少司馬廕一子錦衣百戶各賜章服白金以  
酌勲勳其諸大小文武有尺寸功者各加賜爵賞有  
差 詔集朝臣請 闕下會議請封通貢二事有言

便者有言不便者王公復上書其略曰漢宣帝時匈  
奴款塞入貢位諸侯王上至罷敵中國財力以迎降  
虜俺荅疆悍狠肆于諸酋獨稱雄長况吉能把都兒  
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與之角勝亦託身老把都  
兒自結婚姻籍其孽授今羈以空爵而無兵衛財力  
之費人臣獨何惜而不爲但必令其大會衆酋同表  
入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仍聽各自爲部不必  
假以統攝之權馴致履霜之漸至于貢市之議 先  
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于逆鸞借以媚虜故其勢必  
招累侮得志於中國今俺荅暮年悔禍且感激朝廷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類 二  
厚造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悃豈昔日哉虜若  
奉職通貢賜荅自有常數如其叛盟于吾撻伐之威  
未嘗少挫會大同巡撫劉公應亦言求貢與馬市不  
同况俺酋再使懇請若重違其意恐阻向化之念且  
鸞忿不平終爲邊害機會一失不可再得虜心更張  
不可復合議者又謂倉皇臨市恐生外變果若人言  
臣請以身當之又虜所需鐵鍋最急願部議禁不與  
市今聞廣鍋毀則不可復爲兵宜稍稍出官錢市之  
來歲責令如數更於是酌其入貢之道定其貢獻之  
期限其貢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議市場在大同



以左衛威虜堡在宣府以萬全石衛張家口在山西  
 以水泉營今歲刻期開市裨將統兵憲臣臨閱稍黃  
 銅鐵軍器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寸矢甲冑使得與沿  
 邊居民有無相易在彼不肆憑陵我亦應加存恤往  
 年燒荒鼠巢兩相讐害不得已之厲政今宜盡免以  
 示招携 天子重其事復下部議宗伯潘公 具題  
 成祖朝北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等王  
 在往籍可改俺荅之封的為有據疏上 制曰可  
 隆慶五年四月俺荅貢名馬三十四匹上御建極殿受  
 之 遣使奉金册封俺荅為順義王老把都黃台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東 三  
 俱都督同知那吉仍舊官其餘小酋長為指揮同知  
 者十為指揮僉事正千戶者各十九副千戶十二百  
 戶二所賜段帛衣服有差俺荅喜謂使者曰趙全等  
 已伏誅尚有趙宗山餘黨數十人據有板升此輩不  
 滅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 詔捕讞獄如趙全等例  
 是年秋套虜吉能亦願輸貢使人言于總軍少司馬  
 戴公 所白吾以俺荅為長專約束彼既修貢 天  
 皇帝得市 中國財物吾獨處西偏何至使在化外  
 惟太師矜之戴公為言于朝許其入貢開市酌延緩  
 寧夏悉如宣大例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僚授指

揮千百戶爵秩者四十有九並賜衣帛次年六月  
 今上登極吉能奉貢如俺荅事其後俺荅歿于黃台  
 吉嗣黃台吉歿于扯力良台吉嗣各邊修貢互市如  
 初故東至四海治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  
 警行人不持弓矢近邊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  
 臺哨望之卒漸撤去所省振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先  
 後督撫諸臣及時修邊險飭器械練兵馬三歲一大  
 閱舉無廢墜獨東虜上饑未靖而 朝廷之所經略  
 亦專事于遼之東西焉  
 燕薊之申虜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二心于虜虜藉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東 三  
 鄉導以為我害於此撫賞於彼南據百相負也百相  
 欺也遼左三面鄰虜四時被侵在寧前則屬夷勾連  
 東虜海西建州則仰逞二奴及阿台挾仇內訌今勢  
 駸駸熾矣晉惠自板升始也石州之慘我叛人實為  
 之雖天誘戎心倏而歸我適膏刃鉞而其子孫與其  
 徒黨依然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絕徼勢極孤懸異  
 日大酋雖西番晉聽詔約目我張款稱勦而豐州所  
 遺部落移帳連避今大眾雖歸而丙兔貪松山水草  
 套虜超忽把兒荅等又西徙延寧番涎番種勢益孤  
 而莫支矣至蘭靖中有曠洞扒沙者又且為逃遁藪



矣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中行說翁侯信又日夜所以教匈奴圖漢者今年  
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漁陽雖衛霍為將不少衰止  
于是降渾邪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關通西域斷匈奴  
右臂隔絕南羌月氏自是遠徙漠北稽顙入侍竟西  
漢無虜患焉夫神爵五鳳之威不烈于元光元狩也  
而匈奴頓弱若此此非匈奴之弱弱于漢之得策也  
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彪言涼州郡皆有  
降羌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致反叛蠻夷寇亂  
皆為此請置蠻夷騎都尉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三

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羌衆得為吏耳目永元  
中超自西域還日塞外吏卒本非季子順孫以罪過  
徙邊而蠻夷懷鳥獸性難養易敗宜蕩蕩簡易寬其  
小過失不急叛羌急降羌而後從之欲羌為我用亦  
使不得沒于南而為蠻用也夫今者何以異此綏  
自山海關西迤居庸白洋若鞏華城延袤千里恃三  
衛為藩籬故永平密雲昌平懷隆皆設兵備豈無見  
哉乃懷隆者裁矣豈以為枝官乎今遵化即陽撫臣  
皆復矣此安可不復也遼東自刺首授賊而士卒之  
困疲已極今阿台雖在而仰送二奴其勢方盛夫二

奴者與阿台相為唇齒者也議勦者豈不早有見哉  
徂虎兒罕兄弟與東虎腦腦毛大相為媾而二奴地  
形參之則其情易親而其勢未便使二奴一去則彼  
出沒遼陽之外者寧有顧忌乎故不若存屬夷之為  
便也阿台在開元瀋陽之間其志豈逞于虎兒罕哉  
故阿台不可不除也阿台除則仰送不足慮矣宣府  
山川糾紛其勢易守但去京僅四百里北路石馬營  
一帶地雖懸遠而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葛谷白  
洋若青邊諸徑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  
之東西順聖皆虜所經東路之末寧四海治及龍門  
所皆虜犯三衛之衝而四海治上連開平大路下連  
橫額兒又為要地然則補長谷城鎮邊臣之募軍重  
浮圖峪挿箭嶺之防守留茂山京操之士以益紫荆  
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容已乎萬全為京  
師要塞若守玻璃谷以衛開平戍五雲關以固興和  
則萬全勢重京師不益壯乎大同號為難守西則平  
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虜犯朔應必窺之路  
東則天城陽和皆虜入順聖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  
堡與偏關相近虜繞出套便步其境矣議者謂五堡  
不可不復蓋內為藩屏且其地沃饒可耕耳高山聚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三



落二堡在鎮城兩腋間若募軍分住則按伏之費省  
 犄角之勢成故卒所當增也黃台吉在宣大之間新  
 城名號中外約束惟謹捨力 素有威信中外咸服  
 今板升之地此二酋者分據而有之夫板升者其始  
 人數尚少今則生齒日繁黃酋雖已就衰憊而稽酋  
 驍勇絕人今不為之處則板升終為晉之禍府矣甘  
 肅達虜把及與番虜互相竊掠今已赦之而議者遂  
 欲請發銀壹萬與火落亦每年為一小市待春和草  
 茂方令移旂去夫虜人惟利是親既攜載而歸矣其  
 肯去乎况東套西海松山住牧始亦不刺耳今則阿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東

五

害他上浪打刺失上浪威正恰炒庫兒那言及言乞  
 八木火兩兎青把都練力諸酋出沒莊浪涼永間可  
 不亟為之逐乎榆林兩路最為要害而安邊定邊連  
 接花馬池其險阻可不守乎固原與寧夏相為唇齒  
 故邊人謂之大門若擇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  
 遊而分屯重兵于武興等營又鐵柱泉一路盡建屯  
 堡三百里之間使旗幟相望刀斗相聞東接寧夏西  
 接榆林此非常山勢乎延綏二鎮與平延諸郡相近  
 而皆仰給于數郡今者旱魃為災生民憔悴雖發銀  
 數十萬然不過抵補起運民糧及邊鎮軍糧耳九邊事宜

遼東總叙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  
 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  
 之地即遼陽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  
 三面瀕夷一而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  
 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元季時為平章  
 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為遼東  
 安樂自 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  
 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  
 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秦寧三衛分地世官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東

五

自湯始開元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元者諸夷而  
 遼州為最自開元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夷亦海西  
 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而江夷為最自寧  
 前遼東抵開元都元良吟三衛而朵顏為最 互市  
 通貢事雖驍靡勢成藩蔽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  
 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北  
 朔漠而遼海三萬瀟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元者足  
 過其衝而枕滄海而金復海旅順諸屬海濱者足  
 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為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  
 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遼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  
 遼陽山東諸 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  
 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  
 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  
 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



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鱉自國家委以與虜運送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理迂遠遼人每憤憤馬

遼東兵馬錢糧

遼東鎮屬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零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辦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十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類

三

遼東處置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旅順海日北開原相距一千七百里而都司城處其東北稍偏是為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是為西一大鎮金川為南鎮而旅順當其衝開原為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于南蒙州廣寧中屯輔于右巡撫及兵備駐劄廣寧巡按分守駐劄遼陽

遼東西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長日諸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薄益金以西接處

龍可渡登萊泛吳淞金州旅海州魚鹽

穀馬吏士或市之葆塞奚夷彼遂挾以邀我我亦以

官市廢之而奸闖出入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頗

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管之利率仰給轉

粟與遼陽隔河遼陽以北益聚兵開原三城中固

自受敵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掠

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松花之耕織日夜無

休時西馬市廢浦河市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百

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于斥望瀋陽雖有關

隘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壁戰東夷騰鴉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鎮鎗西境並海四州特得勝之捷無海寇然遼水南

駐海濫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始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有海運十餘隻

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灣

遼東海道

遼東古青州之域自周以下遼東屬燕青州屬齊疆

域雖分海道無異至於漢代朝鮮遺楊僕從齊泛渤

海荀彧出遼東東隋唐東征亦分師航海豈非循習

其舊哉國初置遼東印發兵數萬戍遼命鎮海侯吳

禎總舟師萬人由登州轉遼東以為據至永樂四年



平江伯陳瑄、督至遼，其後設有屯田糧運，始廢。上令山東歲運布花以給軍士，皆由登州發運至金州。旅順止卸，當時倭寇偶犯，而總兵劉江遂有望海場之捷。其患亦絕。歲運至弘治十八年，船壞皆止。山東乃征以輕資，嘉靖七年巡按王重賢先為即，墨知縣言有司若于布花折色，乃請通海道，復舊制。全州劉訓導明言家世登州，自海運不通，生理蕭條，然則在山東亦自有利害矣。巡按周斯盛奏曰：國家建置之初，以遼東隸山東者，止以海道耳。自旅順口望登萊，可即泛舟而往，一日可至。以山東之人適山東之地，通舟楫自有之道，因天地自然之利，更何所顧忌也哉！巡撫侯汝諒奏請一開天津海道，一通山東糶買，與總督王忬科道先後所言同。山東當事者雖多設事變，而戶部猶執前議。舟通數月，速前巡按路可山設言：島人一聞調船，必棄業喧聚，急請停止。部遂據以却諸議而不虞其為越吟也。夫遼東既以山海為關，亦宜以海防為津先。年通運之時，寧無稽查之法，且倭國與閩浙相對，去遼本遠，先固未嘗以望海一咽而遂推葢于後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圖書編

遼類

遼鎮保守要務

余歷北平幾十年，創遼二鎮邊事，備稔之矣。守劄鎮易，守遼鎮難。何者？劄鎮將庸而兵弱，所恃者山險火藥耳。遼鎮雖木高堅，尚可修也。火藥雖未全備，尚可補也。若夫遼鎮軍雖猛而寡，馬雖壯而少，自山海抵寧前三百餘里，遼鎮未築，藩垣無恃。火藥未備，克敵無策。一遇有警，聽其擄掠百里一空，不得不歸耳目。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遼類

聖旨

今遼東欲覓人修築，無銀欲令軍士助工，無人為燃眉之計。先將邊界一路，每年令軍士居民鑿深溝一道，闊三丈餘，卽以其土敷我溝裏，築為堤岸，如長嶺然。待伏雨實堅，上築高牆一丈，基濶五尺，平身去處留以墻孔，以便快鎗砲打。每二里或三里，嶺上仍建墩臺一處，周以垛口，蓋以敵樓草剝之時，上墻草屋以蔽風雨，可也。其墻則一里一舖，置以火藥快鎗，每敵臺一座，多備火藥火砲，并砲架數十，來攻則以快鎗擊之，填壕則以火砲拒之。彼不能近吾壕，安能填吾溝耶？既不能填吾溝，安能踰吾壕耶？此目前之急。







山海禹貢冀州之域書曰夾右碣石此其方也 周朝洪武創建城池關隘命名曰山海關永樂中建都燕京列為畿輔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我臨渝山麓海濱不盈一視扼而塞之其為力甚易其功甚鉅也采顏散處舊大寧地那山海諸邊之北也自居庸抵山海依山阻險設關寨墩煌營壘數十百所遇厥出沒可謂盡羈縻之術極備禦之策矣

遼西區畫

古遼西郡即舊設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寧及大寧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遼西

四

興和民衆富庶金源惠和武平龍山等縣是也契丹號為中原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在其中其東南四十里為松林松林水出是為廣河犬山深谷幅幘千里馬迂崇隆迤逶巨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周圍二百里大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水濶而衆且其地東傍福餘若招漳潮吳浙水商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自日本可以通穢貊穢貊古為渤海東京龍源府沃沮古為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漳潮水商或經唐恩浦口或經穢貊沃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

矣契丹曾置通吳軍其道由此我太祖驅逐胡元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為外藩籬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以為內藩籬永樂中撤回大寧以其地委采顏三衛而以內藩籬為界大寧既棄則開元興和不容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巨虜衝耳今計其歸復之界大軍出喜峯直搗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福餘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牛山

薊州總叙

薊州京師左輔也拱衛京師密邇廣狹三屯營

居五十五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我太祖既逐元君迺即古會州

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

東西並列以為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

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

兀良哈部落內附迺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

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

與之授官置衛今止守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散江環繞誠自然之險也



北虜不敢內侵山衛者以此。今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朵顏大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存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黃花擁護

八編類纂

卷百五

六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為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為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壑，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四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管，乃復添設遊擊，甚為差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

徧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管叅將止五十里，西至太平寨叅將止六十里，不為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臣巡撫駐劄，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為一叅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國初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為關寨者二，為營堡者四，為營堡者四，為營堡者四。林谷密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于永平山海關化州山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鎮馬后，惟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為觀望而已。嘉靖十八年，巡撫御史戴金題准復而舊制更相防守，今關營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七

薊鎮建置

薊州鎮屬關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三堡六十一城一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千餘石，料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



銀二萬兩絹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匹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山東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夏稅秋糧麥豆三萬四千五百八十八石二斗零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匹

綿花八萬一千五百斤絹二千餘匹海運兌軍本折米共二十四萬石軍民屯折色草共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兩有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朔州處置

朔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熊兒谷

馬蘭谷

卷三十三

八

三屯管羅文谷寬佃等谷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誠京輔要地喜峯口采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劃鎮遷徙撫巡議

東虜每犯不曰山海則曰義院不曰界嶺則曰桃林此皆建昌以東地方也所以然者以密雲有總督軍門三屯營有總兵將官而永平一守一方無重臣以鎮壓之夫是以常犯而肆侵也合無將遵化巡撫衙門遷移永平府駐劄將永平道兵備移在海衛山居守重臣野在重兵隨之防守密通查閱亦廉

劃鎮開渠以防虜

晉劉清以嘉平二年于高宗河開車廂渠灌田歲二千頃景元車西更置水門水流乘車廂渠自朔西北逕昌平盡漁陽潞縣凡所灌田萬餘頃又玉海山川考曰朔州瀛陽有平虜渠傷海穿槽以避海難又于其北漲水為溝以拒契丹皆魏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所開也夫車渠平虜之迹誠不知其何在然據今日現在之水開今日可耕之地以距今日跳梁之夷則在能者圖之而已

劃鎮各關口要津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九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鎮歷白馬陳家吊馬等峪關口四十八口而古北口又一十四關口至我屬寨中盤黃松峪將軍石凡五口而朔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峒等關凡十口而遵化縣之馬蘭峪乃歷沙皮羅文松青龍井兒潘家口團亭寨關口三十一而喜峯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之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口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昌黎縣之界嶺箭桿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董家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



北畿東北右北口喜峯口潮河川相密邇直此崇  
鎮白羊口去天壽陵尤咫尺惟薊州重屯山後小醜  
浸突而宣府鎮且繞出其外可為應援

劉遼移兵要地

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易鄭涿檀順七州在  
山前新偽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山前後  
併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  
是以來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  
人自損其險阻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  
而不能復中國之傳遂以白清河為界故二國所受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

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逐出元  
人而復為中國太宗又于此建都誠萬萬不拔  
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大行西來連岡  
疊障環而繞之東極平醫巫閭之境為內藩籬山後  
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重關疊城為外藩  
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無外患也惟昌平以  
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  
以為外障後移入內地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異  
時有患未必不出于此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

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  
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  
其後使之永無外患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  
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  
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  
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地形便築其墩基  
就其空缺之處接連以為邊牆就于其間擇一要地  
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  
都城一以護陵寢吾力有餘而機可乘仍復洪武中  
山後關鎮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東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

劉鎮撫賞長策

夫宣主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  
祖宗知其然也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  
又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為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語  
文字習之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主各邊  
撫賞之事今四夷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賞亦  
如故也然而其人則非矣夷語夷文一毫不達惟日  
需索供給每處動至千金而其與夷人通話者則全  
憑夜不收之屬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為低



昂哄誘夷人教之爭競需索今獨不可遴選而勸懲  
 乎謂宜選若干人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  
 之內夷賞不增夷情不變即為稱職授以百戶又三  
 年而無事也陞千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指揮倘有  
 能調停大事採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即以軍法  
 從事而劄鎮撫賞之責惟寄之路提官既卑微人復  
 瑣猥外不能壓鎮虜情內不知愛惜國體甚至有  
 私賂虜人求免目前如潘一正者夫劄鎮撫賞凡十  
 一處而叅將凡十二人今叅將在內而使提調在外  
 主賞非計也請各邊之賞皆令叅將王之如石塘路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三

屬夷五枝皆是白馬關撫賞即移叅將駐關而革本  
 路提調古北口屬一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即移  
 叅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叅將移駐漢兒嶺  
 堵子路撫賞則叅將暫革馬蘭路叅將移駐正關公  
 棚路叅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  
 駐捺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宜將桃林屬夷  
 并入冷口一處聽賞即移叅將駐冷口石門路叅將  
 移駐義院口山海關無撫賞又題 準不援遼東則  
 叅將亦宜革矣如此則路叅將皆復舊額又省提調  
 十人且以撫賞之權屬之叅將至期仍令三道往來

提督庶體統尊而夷情可撫按三衛之設每衛置都  
 督二人泰寧衛之祖其左都督曰兀捏帖睦兒再傳  
 而絕右都督曰革木于帖睦兒今襲者曰只兒挨福  
 餘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曰打都惟朵顏最盛其左  
 都督為完帖睦兒五傳為花當生十一男又再傳而  
 革蘭台襲職生九男長為影克影克之子即長昂今  
 見襲都督最桀驁者也其右都督為脫羅又兒三傳  
 為朵兒于又再傳而絕其別枝拾林孛羅繼之今襲  
 者曰把班通其所屬計之共一百五十五枝今在各  
 路見討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此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三

係一夷有在三五路討賞者皆強橫夷人到一路則  
 擾一路者也今宜稽其宗枝嚴為法制令各歸一處  
 討賞如長昂一枝在五路討賞共銀若干今總于一  
 路賞之可免其沿路索擾矣劄鎮屬夷惟三衛而順  
 義王之裔自居宜大之邊今俺答之初請封也即西  
 置丙兔于洮河東置趕兔于劄鎮自長昂以下莫不  
 受其約束而投順矣夫 祖宗之于兀良哈既分其  
 衛為二又每衛立二都督以分其權又分其指揮等  
 為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之各自為雄不相統攝處  
 至深也今舉三衛夷人盡屬強虜且東自劄鎮西至



洮河以萬里之邊疆盡屬一夷之鈴轄堂堂中國曾無一人蚤見而豫憂之者今洮河已見告矣趕免亦復跳梁矣

### 劉鎮險隘

秦築長城由山海泰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極勝今劉鎮一帶邊境乃國初徐達創修以爲內邊者也歷代修築垣墻畧備然劉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說拙如膠柱敗若摧枯歲歲修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自困之道也今日頗蹈隋轍矣善守之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邊防

十四

有三有修百里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險者有修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馳先臣郭登守大同于要害之處毒其水草虜不敢侵今誠十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水卽成馬食草卽斃尚安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口南行則犯遼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于此置毒則遼及石門皆可安枕矣又如石門寨外大梯子嶺離邊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柞木柵寨于此置毒則義院口地方可大舉

者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毒凡入敵境則先審其水草蓋行軍者慮毒之難防故設五術以審之即使北虜精通兵法識毒而不來亦爲上策何乃置之不講乎但口外之水多滾入內地毒其上流須

分輕重所用毒藥有經七日流三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經月餘流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狼毒之屬隨煉之生熟而分毒之輕重南人有素習之者水入中國近則用輕藥遠則用重藥不入中國者雖用砒礪可也何謂修近邊山水之險劉鎮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馬行兩山之間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邊防

十五

兵家謂之圍地虜入其中吾斷其前後盡成擒矣虜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吾無人也向嘗薄遊劉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間闊如孔明之葫蘆谷者甚衆卽兩頭不狹者修而隘之爲力甚易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則削脩成險隘積澗木礮石于上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騎千羣盡爲網中之禽穿中之獸矣如古北口外地方平行無山可恃則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明則架木爲橋暗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送灰無疑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克用掘壘守之堅成飛



走不能越，存孝遂技窮而請降，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龍關谷入，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由鷄鳴山入，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嶺口入，由青山出。夫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每大舉往來，出入皆得其宜。若素習者，惟其嚮道明而地里熟也。我則險隘扼塞，茫然不知，甚至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之處一一勘明，如從某山入，料其必于某處割營，某處捨掠，某處奔回，吾軍當于何處堵截，何處夾攻，某水可以灌，某河可以阻，有未備者，開渠設險，務使戎馬難馳，又畧倣古井田之意，有溝有洫，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藉水成圍，此禦虜萬全之計也。

三鎮形勢總說

部落渙散，強逼遼東，永清二酋，久配優賜，志望無厭，而又姻連上蠻，意窺遼左，平居虜情之難處，則宣府為上，大同次之，山西又次之。止隔一墻，烟火在望，鐵騎馳騁，頃刻即至。况老酋聚牧，各部版嚮，虜情所根，呼吸異態，則大同為最，山西次之，宣府又次之，山川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七

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七

六關總叙

居庸隸薊州，紫荆倒馬隸保定，鴈門徧頭寧武隸山西，巡撫居庸等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門巨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關狄藩華，險由天造，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復嶂，扼為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入陵在焉，外拒四海，沿湖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故居庸為京師北門，居庸左轉，益魚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



十城皆平原沃野，北倚上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開道騎可一人，卽札八兒道，元兵趨南口者，紫荊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真定保定大名，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使馳逐，南並井陘，出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順德廣平，遂入齊魯，下江淮，廡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界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廡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廡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僅不其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遊兵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邊防

一八五九

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夫環成卒荷戈守，吏辨符行者，脅有曳踵，左右森立，正德以後，商者入賂，通者奸開，廢鑿飲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况覈符券嘉靖以來，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市禁物羣來，旅往如履，康衢防哉，防哉

直隸三關

居庸關隸州所轄撞道等口墩塞七十有三城二堡

三屬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

二千六十二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余丁

承稔米三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

東路撞道等口一十三俱無在城橫共馬步官軍一

百七十八員名

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俱無在城橫共馬步官軍七

百七十員名

白羊口堡小石城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六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邊防 一八五九

十匹，迤西六墩軍四十名

西路栢峪等口三十七俱無在城橫石塘一道有共

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

長峪城一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紫荊關隸保定所轄沿河等口七十六層春秋輪班

并備禦常守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子

粒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匹，馱鎗馬八十

匹

外一層自東而西沿河等口五十二內除浮圖峪口共馬步

官軍二千三百三十三員名，浮圖峪口馬步官軍四



十三員名馬八十匹

內一層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 共馬步官軍

二百七十三員名

倒馬關謀保定所轄周家堡等口一百一十有五關

二屬常守備冬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一十三員名

子粒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四匹

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六內除插箭嶺口共馬步官軍四百

九十七員名

插箭嶺口 常守官軍二百員名

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 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兵考

三十一

四十一員名

三關處置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馬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馬門

巨南北大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閭狄藩華

時用大矣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魚腸盧龍當山海之際為

榆關控約遠東西右循大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

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

天險哉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為居

庸連遷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

拒四海治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紫荊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

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為之限

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

成列東更鉅鹿刑洺遂入齊魯已巳之難虜有謀奪

紫荊窺臨青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

重哉

宣府總敘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

右冀州之域秦為上谷郡漢

晉時入金建為宣德宣化州元改名宣寧尋為宣德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兵考

三十一

六年始置萬全郡同于宣德統衛十九外分五路或

化初增羊房堡俱與城併安之所設兵戍守五路各

設參將一員管坐緊要處各設守備一員以嚴邊防

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

于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崖四驛接

太宣古北口西檀州威虜明安熙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元興和萬全出入嘗

日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計肅寧夏則

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太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

平失援難守宣德中遷徙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土

木之變獨石入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



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水寧四海治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麥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庫儲蓄瓦礫

八編類纂

卷三

三

場地鞠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業然則飽歌騰糟之勞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

宜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則空運之策可行也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日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成緩之節

不亦難哉說者謂亦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十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曰買者補賞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

所濟矣

宣府鎮領衛一十有五屬所六城三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二員名通鎮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四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九千

八編類纂

卷三

三

一百五十三石有零開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有零公務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田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有零草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一束

宣府總說

太祖起于淮右將與元人除殘則當引兵北向而乃南渡江者以元人未可與爭鋒而以淮泗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江而守之則江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北渡而元人匱困及渡河北指彼恒遯而無戰故嘗恭為之說曰太祖之渡江而南



也以強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飽取饑。太祖之定都于金陵也。則以親享則賦之便故也。成祖始封于燕至靖難之時。以燕剽寧谷之兵內向。遂成再造。不據已成之金陵。而更都旋構之燕京。夫豈好為勞哉。夫亦觀虜勢之尚強。而慮相傳數百年之後。處于金陵則遠且忘備。故舍見基而就新構。既都之後。又勤三駕。示掃除也。故嘗恭為之說曰。成祖之移北兵而南也。本守成而實兼創業。及其移南都而北也。本創業而實計守成。成祖之都燕也。以親享兵馬之利故也。太祖據財賦而未嘗忘兵馬。則初

年燕遼代谷之封。割肌膚之愛。以膺捍禦之寄。而中山岐陽攻取經畧。最久且備。夫亦以都在遠而尤勅其防乎。成祖據兵馬而未嘗忘財賦。則平江之經運。河濟之轉漕。殫竭群策。悉賦江南以雲集。神都夫亦以有兵而尤急其食乎。已不戒。雖虜入居庸。而終恐兩鎮之擬其後。則所以消其久駐之念。而速其出者。于山後之兵力亦有賴焉。而庚戌再肆。則別由劄鎮而不敢復窺上谷矣。若使當時嚴蹕不離於江左。親征不勤于再則一山之限。萬全之慮。未必有如今日之備者。而宣府其或有欲馬之擾乎。宜府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類

五

者京師之蔽。而獨石者。又宣府之蔽。自撫臣余子俊王儀以來。更有增益。然中路之竇未塞。則葛峪之敗。可懲。於是督臣萬達疏曰。長城之役。西路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邊。羊房。趙川。東路別寧。四海。沿諸處。宣府次急者也。最急者宜督軍大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審財量力。期于有成。而七。中路既城。然自四海治而西。至承寧。自滴水崖而東南。至龍門。不扼其塞。則京後尚孤。于是萬達又疏曰。自承寧墩。歷鵬鶚。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別為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牆連

而為一。北路原額官軍。不輕內調。內垣乘守。永措兵馬。蓋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東路既成。而龍門黑峪之路不通。則應援之徑未便。于是督臣逢時撫臣先合疏曰。北路東南外山起龍門所之盤道墩。以迄靖胡保之大衙口。延亘一百餘里。山勢高峻。誠為天險。若遂為修牆。斬崖則滴水靖胡既有柞口之內邊。又設盤道之重險。虜騎自漢入犯。有警自龍門之黑峪。以達寧遠邊內。經行止三十里。北路之兵由此以入。衛南山東路之兵由此以出。援獨石皆可朝發而暮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類

五



至獨石孤懸勢相聯絡先是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自  
剗入犯諸臣始議掣宣大之兵馬以衛南山督撫移  
鎮懷來老師費財而虜終以險絕不至于是督臣崇  
古疏曰諸臣原議每年春秋盡掣宣大山西之兵併  
守南山在山西則往返千里士馬疲勞致踈本境之  
防宣大則內顧外踈供餽耗費坐失各路之守是掣  
門戶之兵以守堂奧棄其所必攻而守其所不攻以  
衛京陵則忠矣以籌邊則非策矣宣大各守其境  
雖未能阻虜之不入而猶可邀于境上南山 畿輔  
可保無虞宣大掣兵內防則虜可直至山後而藩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東 三

### 陽和事宜

陽和當宣大兩鎮之交總督從中節制則遠近之勢  
既均緩急之應亦便今乃擁聚兵馬久住懷來不亦  
左乎南山在宣府近京之地精兵宜守邊隅則對壘  
之戒日嚴長駕之威亦壯今乃外遣上谷單守南山  
其計不亦後乎

### 山西總說

宣大全理邊務而山西則半撫綏宣大之撫臣守在  
邊而山西之撫臣駐於腹裏此其所以異也山西之  
守疆與大同相為聯絡本一省事也自寧鴈既以為  
關而大同又或不足為蔽虜一闖入責相牽連于是  
始有分守之議邊計之誤莫謬于是然計當時虜患  
正據王議者以為重門待暴王政所不廢而再設寧  
鴈其後更增平型居常視之誠兩門戶也然使山西  
退守寧鴈而遂萃其責于大同可也虜越大同而後  
至寧鴈至寧鴈則責山西是矣而偏老之失守山西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遼東 三  
其容無罪乎是大同撫臣一其責而山西乃二其責  
矣此撫臣之所獨難者也悉寧鴈見在之衆而一偏  
老以為資則無守而不固今既分其力而退守則見  
分者以寡而成弱退守者合狹而就廣是守偏成或  
萬有一之能固而守寧鴈則惟虜之不入已矣則山  
西失守之責可坐而策也且山西之三邊與陝西之  
三邊一也寧夏延綏甘肅之撫臣則分自陝西而同  
開府於陝西之境者也有延寧其固四鎮則不高腹  
有陝西撫臣然而終不能罷者良以撫臣之不可兼  
邊計也而山西撫臣獨使其春在省而秋在邊然則



陝西撫臣于廷綬甘肅遠矣而下寧夏為近獨不可使春還長安而秋駐寧夏乎而寧夏之撫臣亦終未嘗罷不設也偏老之孤危本不可與寧夏之腹衷並列為封守而卒以竝列者以責之一人故也寧夏之設關過也而以責之一人非也偏老之有寧夏猶宜府之有居庸大同之有紫荆居庸不屬宣府而責之順天紫荆不隸大同而責之保定此所以為重門也而今山西乃責之一人若以為其足以辦偏老則凡乎居之所以增兵設將為寧夏之計者舉為冗濫無益之費若以為防其不能而姑設之也則何以異夫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邊類

二十九

今之縣令責其輯牧里戶矣而又許其別派於民以備逃亡之額也虜人偏老繩之以邊臣失守之法且曰朝廷先已許我退守寧夏矣里戶逃亡繩之以有司失牧之法彼且曰監司先已許我別派備逃亡矣不可不也今山西之民歲輸之三關與大同者以萬曆元年新收考之在大同者八十七萬五百有餘在三關者四十一萬四千七百有餘而此外無名之費不與焉山西之民所以俛首而輸者以其足蔽我以生也而辛丑之驚澤潞壬子之犯太原丁卯之攻石州殘破之慘有不忍聞者即今保定之民僅供紫

荆得大同之敵而無大同之輸山西以全晉之力仰給三關乃猶不免于被虜也茲豈非設官分守之有未詳乎故愚乞陛下割偏老以南寧夏以北特設一巡撫而專委之以邊計而宣大而開封府于偏關以總兵駐老營以副總兵駐河曲自平型北樓馬門寧武而北悉以隸之移寧武道于偏關以為分守而岢嵐保德等州縣專屬偏關巡撫如朔應之于大同山西都御史罷其軍務但專巡撫畫關南而守之使其整暇與監司冀南河東守令共圖所以輕徭均賦以休吾民者而供三關萬一有警則親提大原汾

八編類纂

卷百二十一

邊類

三十

州二營之兵以守馬門而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以遏衝突偏關參將換駐寧武其馬門以北巡按事宜亦或以并于宣大而山西一應派額應輸三關者俱仍其舊此非臆說也設巡撫于偏老而不涉省城所以視延寧甘肅之例也割關南以屬山西而不使其與關北之邊防所以視保定順天之例也如此截地而守之在邊臣專其責于沿邊也則尺寸在隸固為近而易圖在山西專其責于關南也則撫守俱舉不以遠而或誤今撫臣遠在省城而總兵遠處寧武以陸百里之邊付之副使與副將虜人方款貢已



萬一狼心忽逞烽火再燔東之宜大西之延寧皆以撫臣專膺其責而獨山西一省疎其中空而誤于選制是使全晉之背開一謾藏之審而以大同河東誨盜解虜也是時雖罪百撫臣將何救乎竊計必如此而後九邊皆密而無隙必如此而後三關重設為非虛且自添撫臣一員之外不增一卒不加一將而坐收全守即增一巡撫不免于廩餼吏書紙劄之供計亦三五百金但取之山西巡撫每歲移駐兩司府州縣往來參謁之費而足使山西得並于陝西保定以下為治而壯京師之右臂是將大有利于社稷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邊類

三

聖

山西外三關

鴈門關所轄水峪等堡一十九馬步官軍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一員名子粒米三千八百三十石馬七千五百匹草四月至十月不支草料軍自行放牧  
寧武關所轄羊房等堡十一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七十二員名子粒米二百七石馬六千一百九十九匹草十一月至三月支每匹每月支草三十束料九斗  
偏頭關所轄羅漢等堡二十八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八員名子粒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馬六千七百一十五匹草同上

三關險隘

鴈門稱絕險虜人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矣幽微之兵出紫荆繁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人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東受降城在廢東勝州東北八里○中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秦漢九原縣地○西受降城在古豐州西北八十里相距各數百里

鴈門關迺冀之北境舜巡狩至恒山始啟鴈門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國初設關于此以嚴鎖鑰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邊類

三

重之也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實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崑崙以一字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窠矣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圖書編

邊類

大同總叙

大同古雲中地，川廣平衍，東至枳兒嶺，西至

舉之寇，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

達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

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人順聖諸處之

衝，此二邊俱壞，虜直抵，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

近虜繞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邊類

偏頭寧武屬門自西延東三關並盡西盡黃河東岸

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唇

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

舍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

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習尚在世終與合故三關疆

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焉黃河東北舊有東

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為一邊外狹內

寬復設偏頭寧武屬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為重

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來東

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往牧之虜防守尚

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往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

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

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

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右峽口尤急河岸

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

劄屬門關內代州總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

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

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

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

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京師近藩往年

紫荆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

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敦

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

勇積勦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

無警矣

或謂已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

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

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

幸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舍餘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邊類



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花布屯糧  
 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  
 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  
每石折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  
每石折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  
 三十七萬二千一百一十束 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  
 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 每匹折銀三錢山西起  
 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 每石折銀  
一兩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匹 每匹折銀  
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 每石折銀  
每石折銀八分

大同總論

自山西老營歷沿邊接五堡而東至陽和盡大同界  
 六百里其全壤特與虜為密通登墻則虜在其下平  
 地則虜或在山有歧而視過者至得勝堡借撫臣等  
 出視市場之外則虜帳在焉呼而犒之升高北望數  
 百里皆平曠無關閉詢之諸將云皆大虜帳也往虜  
 未貢時近虜之郊絕無人跡雖巡按之行必架梁而  
 後進猶有幾不免者其在今日誠邊民之快觀也中  
 間有新工未接而舊墻尚存者則頽垣敗壁僅存形  
 影虜馬精強可以一策而上計先年所報謂虜折箭

而入者夫亦為之名耳而豈其待於折耶夫一家之  
 門必有藩籬烏獲而肉袒固童子之所侮也今以六  
 百里之長邊而恃此以為備固宜虜之長驅莫或限  
 之使天未悔禍虜不款關則殘掠之禍率均九邊而  
 其在大同尤未能知其所終也夫大同長邊非墻無  
 以拒虜而墻非高三丈以上則虜且潰以入險設崇  
 臺明烽火其使邊民並耕之穡可望成功而墻臺既  
 完又漸修腹內之堡以防有急之乘則大同之民疾  
 其息肩乎而全晉之屏蔽伊亦有藉也按載籍自嘉  
 靖初年皆嘗調宣府延綏之兵以衛大同誠危之也  
 八編類纂 卷三三三 四  
 至庚戌以後而始以大同之兵援薊鎮豈所謂先其  
 急耶今各鎮之兵請勿入援者謂尚欲省費爾而在  
 大同則有大可念者蓋以危迫之區方不足以自救  
 而乃責之以庇鄰人是何異人方饑餓且困而又奪  
 其食以與人未知其終之不羸且灰也近以修工亦  
 既准免其一枝然謂虜既貢矣在薊亦不過以修工  
 爾今大同邊臺正當經始而乃分其二千餘人之力  
 舍已私人大同入援之兵必在所當罷即不終罷者  
 且暫留以為六百里見急之工限完而再調可也  
 同據一郡雖無起運而有存留民之被殺者其戶絕



年藩籬之限于我啟疆年來徵兵益茂較昔頗密而虜居河內近在門庭况境內地方川原平曠守禦為難而生番中阻傳不聞西垂重地孤危孰甚焉且海虜入犯自歸德而來計程甚捷今之偵探乃自河州而入歸德為道不特倍之虜疾馳飛度速于風雨如往事者則寇在郊關我猶坐待為患豈細故哉新築邊垣業已限隔華夷憑城禦侮卒難侵暴招撫生番餌以開中借彼耳目為我聲聞誠一舉兩得之效也噫生番之招徠在楊督二土官土官之駕馭在本部之將領釋廉將以專彈壓非治洮之急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邊類

五

岷州古隴西郡之屬邑西魏置岷州國初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編戶一十七里屯寨百五十有二散處于本境及靜寧泰安清水寧遠西和五州縣之間其西番五十餘族輸年貢進以為羈縻之術天順間設守備成化以來復設邊備副使控制撫防之機日益嚴密生熟番夷率多賓服第海虜渡河有不可一日而忘備者查永寧鎮平二堡地當險要增兵戍守亦足扼塞

西固守禦千戶所亦羌戎故地國初置所隸岷州境內西番七十二族耕食屋居與中國類扼險設堡

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道固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防河套議

成化二年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瑄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管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勿熱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關東勝關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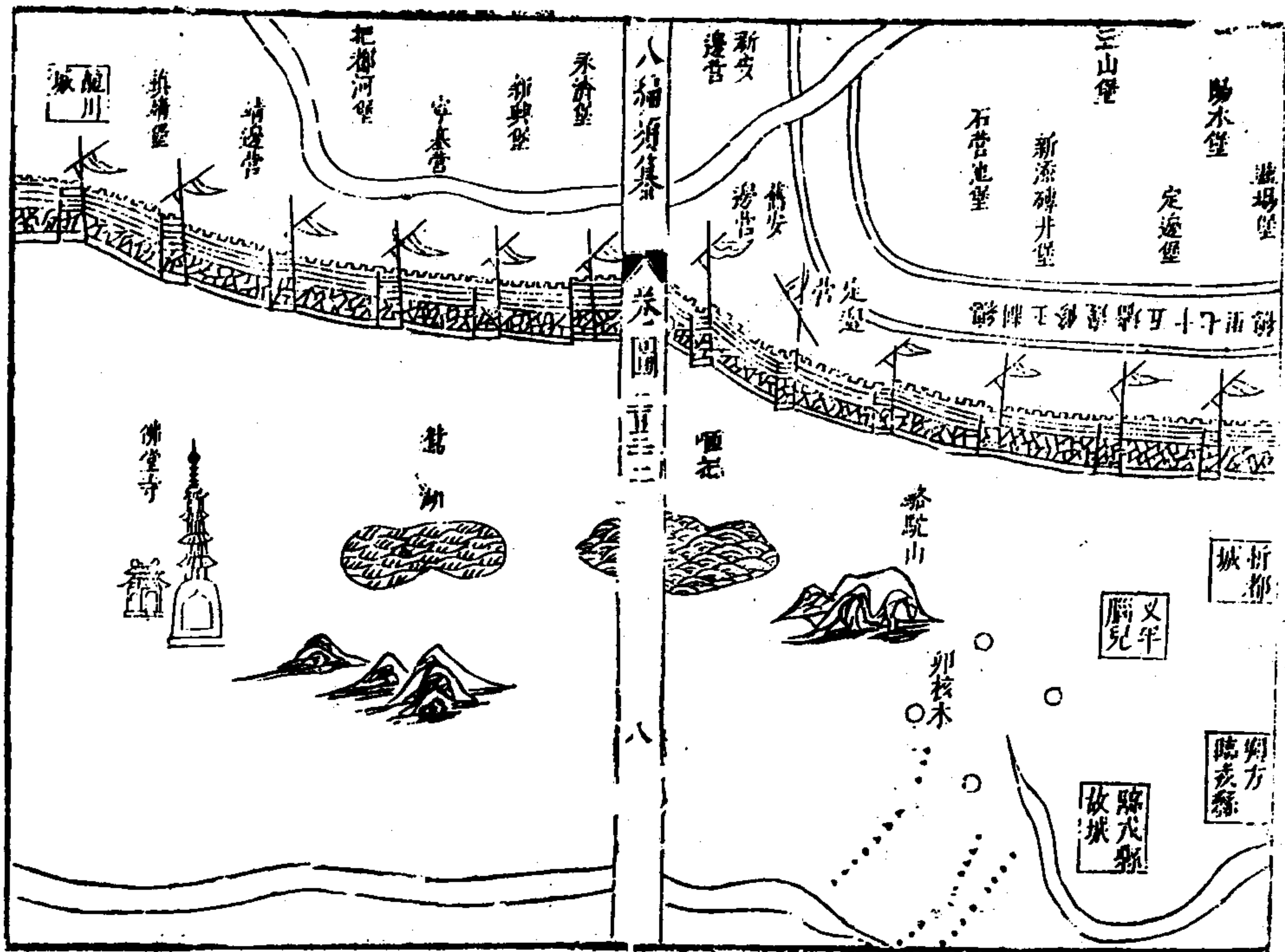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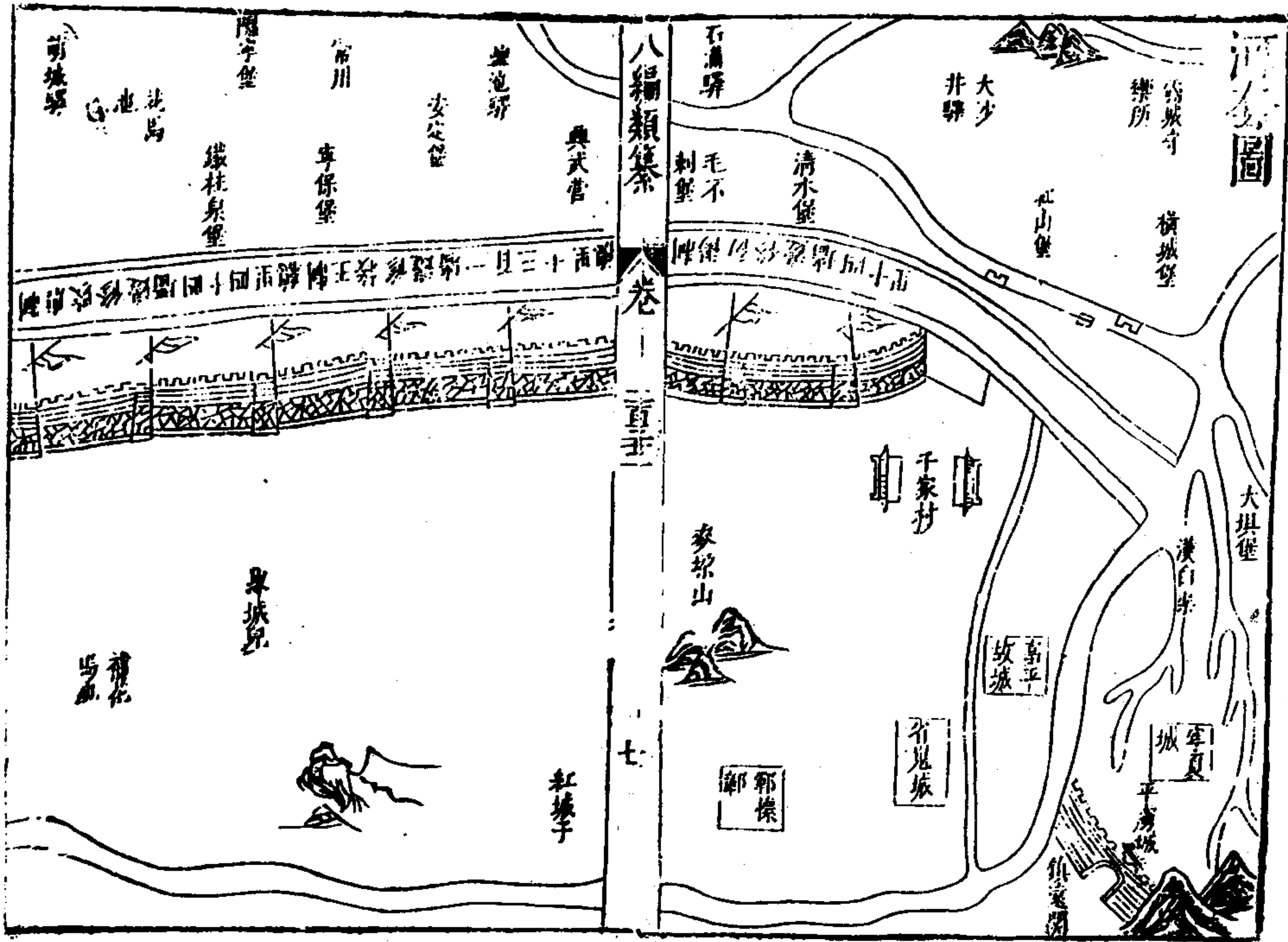
卷五十五

邊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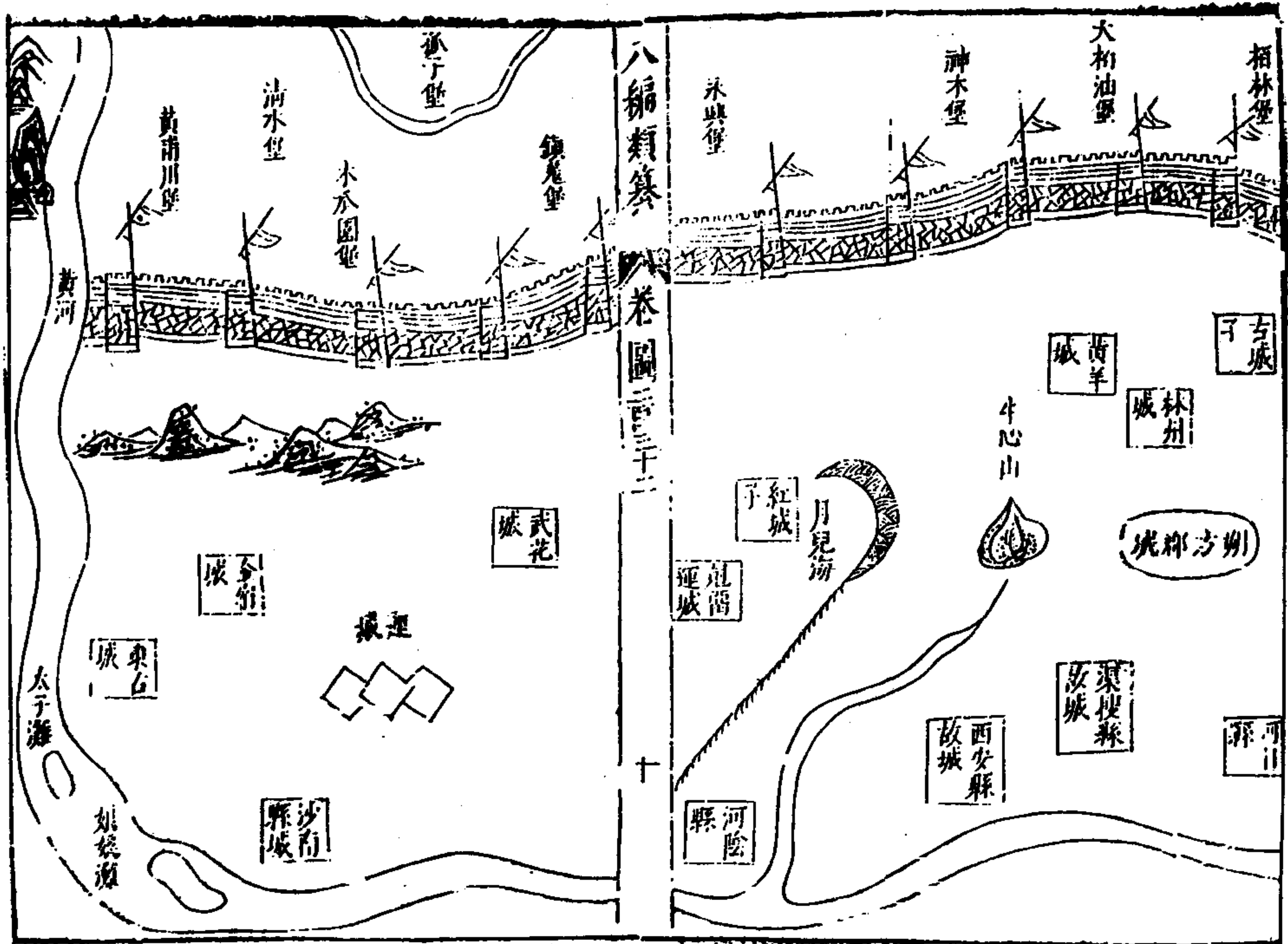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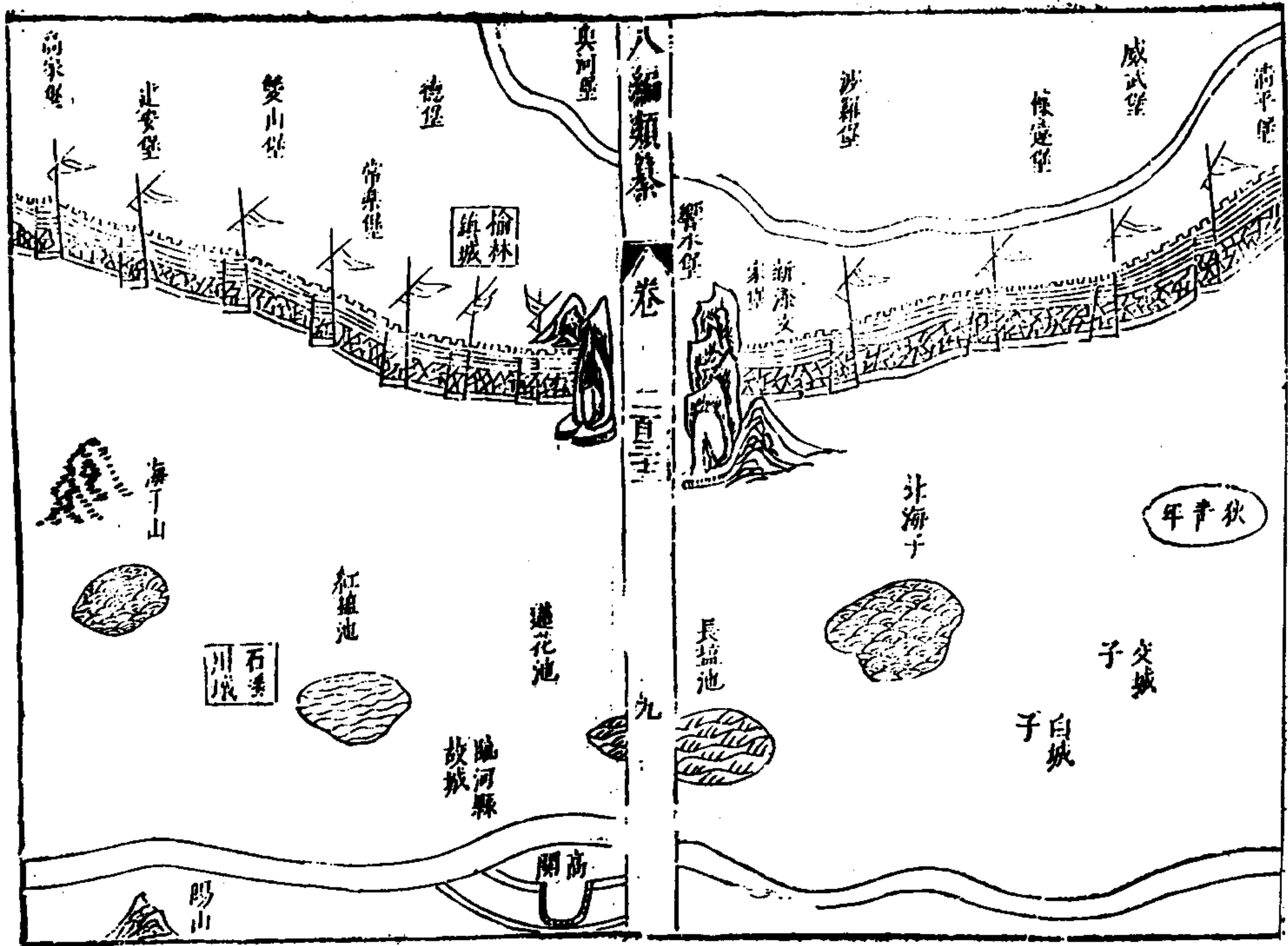
六

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礮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背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實爲邊防之長策按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者故老猶皆記憶楊瑄之策且曰曾鏡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











河套地處表畧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畧西至寧夏鎮地畧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皇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東水堅故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泚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兩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過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也

河套處置

昔秦取其地募內郡貧民充實其中然政教不聞故卒沒入匈奴漢武時後取其地立朔方郡縣募民徙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于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胡寇益少然當其時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終沒入匈奴

河套事宜

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汝圍雜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九邊圖亦謂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數言鑿鑿皆實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駐牧耕種未之究矣

曾總督復河套疏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遷漠北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亡幾千里救死不暇當是時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後以東勝孤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六

十三

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上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可委也夫此不為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逮至武廟常欲征之而未能切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為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矣則賊寇宜大三關京師震恐入套則冠延寧甘固生民塗毒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于我皇上乎築邊之議為四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



根尚在為患無期不防則為無險防之則兵必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閼雍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賊彼醜寇驅其餘黨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為池皇陵既昭賊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為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也然河套既復猶兼修邊之工若距榆林以為邊則河套未棄虜患何時而息乎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日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沿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為此謀須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眾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膽落輒與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為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疾醜虜之猾夏而因之正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奚煩兵力之多雖在兵精食足以時而春蒐于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遯然後拒河為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邊類 三

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巡守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犯口外為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為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開一頃是為開田以養餘力其沿邊軍民亦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上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訪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于稼穡勇于驅馳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于講武之時為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費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畧也乞勅該部預為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俟其膽畧漸雄于焉昭盛明無外之度聞皇上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示牌額遍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後與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天以動豫在師吉矣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往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邊類 四



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盡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攢櫓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驍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視變潛深叅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 命下宜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往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而逃騰兵秣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砲礮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今秋于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灰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蓋口砲六十個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作砲十萬個煇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砲鐵鉛子大小二十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七

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為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礮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

陝西三邊四鎮漕運

關陝所需者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今監船木筏往來無繫且以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涇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夫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奚啻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七

萬也况今河運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撥渭河務在疏通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蔚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士



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于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十五號為士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士兵強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士兵之法不但可行于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因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為嚮導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邊類

十七

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紮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而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度幾可守越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邊類

十八

木石候春墩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邕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帶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猾堡移出嚮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甌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管定邊管相去隔遠合于各該交地界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梁堡摘官軍哨守又各於安邊管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接連慶陽定邊管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懸俱于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達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可以提振軍威矣從之

臣於六月巡歷該鎮邊垣一千五百餘里見其舊墻剝於成化年間業已低薄八十年來日就傾圮曾無一人增坏土者延綏邊墻東自黃甫川起至榆林雙山堡計五百九十六里自雙山堡起至龍州堡計四百九十八里自龍州堡起西抵定邊管計四百四十



里實計應築邊牆一千五百二十四里有零，臣願以千五百里之地，分爲一十五段，該每段築牆百里，每里築牆高一丈九尺，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五尺，外女牆高四尺五寸，內女牆高三尺，每里築一敵臺，臺下濶五丈，收頂四丈，厚加之，高并塚牆共三丈，上蓋平房一間，卽以官軍四十名守此一里之地，有險有人矣。自一里以至千百里，皆然也。但千百里適中，去處除有舊堡外，如無堡者，相機築堡，建營房三千間，官廳三座，各五間，官軍三千人，統之者副參或遊擊將軍也。副參遊擊之外，仍設把總坐堡官二員，以守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十七

之千百里之中，置築小堡，以居守邊之兵，蓋邊臺寬遠，或大堡不足以容，故此堡亦不可少。亦各設把總坐堡官一員，以守之。又於其間相度，便開關門者，二重門，壘壁扁輪完固，通哨探出奇伏，皆于此門。凡一百里之間，其軍馬臺堡攻擊防禦之事，皆副參遊擊統之。而各把總坐堡分任之。此第一段邊圍之畧也。自第二段以至第十五段，可類推矣。大率百里之間，爲偏將者二，爲把總坐堡者各三，爲哨總中軍者五，爲管隊者六十，自偏將以至管隊官所管共三千人，皆給馬，以備應援，加以守牆步兵四千人，共七千餘。

人通千五百里而計之，自偏將以下官軍共該一十萬六千八百餘人。內馬軍四萬六千餘人，步軍六萬餘人，而總攝之以撫鎮大臣，則馬步相兼，遠近聯絡。有邊牆敵臺，以爲憑據，有墩燧烽燧，以爲瞭望。有堡寨營房，以爲居處。有軍火器械，以爲攻擊。又除墾田，以脩屯政，以資衣食。牆外一里，復鑿一濠，濠之深濶，皆期二丈，所取之土，卽以築牆。牆高池深，零賊毋敢近邊。既有深息，必大舉之賊乎。夫賊之大舉也，動稱十數萬衆，傳報營勢，橫長五六十里，縱使併力而來，一擁而至。我之一將所守之邊，高城深池，百里之間，既有七千餘人，又調牆左右者五十里，內馬兵援之，可得官軍各三千員名。其調遣也，俱於牆邊往來，如斬崖陡峻處，亦必架鑿通道，以便應援。夫以應援之官軍，合本處分守之官軍，大約可得一萬三千員名，以數十里之牆，計其塚口，不過數千，殆二三人而守一塚口，且火器弓弩長短相雜，更休迭應，聲勢自爾百倍。我軍居高而有據，虜賊仰面而受兵，其何能飛度乎。是大將居中，聞報策應，更調鄰軍之兵，或助勢以堅守，或設伏以出奇，爲兩翼之勢，出關門之外，賊不知其所攻矣。蓋賊之所恃者馬，我之高牆深池，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二十



隔之彼之強馬弗能突矣賊之所恃者弓箭其發不  
過四五十步我之神鎗飛砲連珠佛郎自高臨下發  
疎擊遠彼之弓箭弗能抵矣又以逸而待勞無送往  
迎來之請以主而待客免東徵西調之擾備是數者  
必固之道也或曰此牆一段受攻而左右五十里內  
守牆官軍俱來應援其勢順其應速固稱便矣若左  
右隣之牆缺少官軍又誰補乎臣曰左牆守兵須移  
矣凡居右者不可移補乎蓋須補動移千里之衆而  
官軍之奔馳者皆鱗次而行不過百里且俱牆上往  
來一時即合一時即離非有山川險阻之限越也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三

日邊牆僅支零賊難禦大虜臣曰難禦大虜者先日  
之邊牆也果實加高厚之工人致灰守之力則金湯  
之形克壯而制禦之功自收今沿邊一帶小小村堡  
有人守之尚保無患而况于大邊塞乎會總督廷  
級邊塞

榆林總叙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  
虜輕騎入掠與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  
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  
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牆虜多充  
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  
為充邊牆東起黃市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九千二百

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日  
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  
亦以樵採圍獵之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  
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  
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  
裡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  
為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  
府本色盡為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  
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  
凋敝災傷所及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嘉靖七年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三

鎮城餓萃幾萬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灰無怨言  
敢勇善戰虜所毒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  
傷哉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  
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  
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  
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年  
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  
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備客兵一年不  
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築三城于  
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為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于



河外其置烽墩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成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

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二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糧三千九百有零。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 榆林事宜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戶書楊昇上疏曰。阿羅出住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邊防

三

牧河套。日入寇掠。殆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黃河轉運。爲便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泝流饋運。庶幾不乏。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以衆議竟沮不行。

榆林地乏耕牧。藉于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遠。雖設迤左烽墩五六十。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提志且負。

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于無糧。彼議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 榆林總論

按嘗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浮沙築塙。終難就緒。向使其構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 榆林鎮總圖說

榆林達際龍沙。四無襟帶。一望虜幕。勢極衝險。國初爲榆林莊。奉綏德衛屯所。已巳之變。東勝失守。始築榆林城。成化間。全虜寇邊。撫臣余子俊移延綏鎮於榆林莊。置榆林衛。當時建議。若王翱。楊瑄。諸人。首以築塙垣。濬溝塹。建堡置墩。爲關隘藩籬計。子俊因之。起黃市川。抵定邊營。千五百里之間。堡三十有四。墩八百餘所。分東中西三路。爲守邊警藉。以少寧。及弘治中。火篩竊渡。吉囊猖獗。而延綏之患滋。

### 寧夏總敘

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



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易為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為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道矣。所據實關山後虜城，興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賊侵犯，必由之路。築塙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荆、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今之論者以周原為堂，與石溝至花兒岔為二門，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與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任套，不嘗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東時決其出入，入則嚴戒，出則解嚴，至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任套安為巢穴，遁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清水武營等管，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在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

堡。北虜住牧套內，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固帶惟鐵甘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北泉紅柳榆樹等處，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甘泉築城，梁家泉築堡，北泉史巴都等處築塙，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抗雄敗後，山前遂為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教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蕃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間，葦地盡刈，草牧過野，根節亦平，但內有鹹濕塙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仙青沙峴八十餘里，俱走沙礫石節年套賊從此深入，慶渠棟掠新紅等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所

八編類纂 卷首三十一 遊類 三五

八編類纂 卷首三十一 遊類 三五



築牆二道以隔梁家泉由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連東梁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總制劉天和壅築堤一百八里五分築塋一十里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其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北外有舊邊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塋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地與外邊對峙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塋以截李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為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其北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牆三道今盡圮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寧夏古夏州也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據全陝上游

國初立寧夏府尋改衛以其地廣而民庶又增左屯

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轄後中二衛并平虜靈州與

武韋州四所巍然鉅鎮與八塞並列而環慶開城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內地藉以藩籬未欵之先議者患其株保于橫城而花馬池之備屹然巨防也欵市以來修築漸固而靈韋鳴沙之間若堂與故經制在所緩焉平虜單弱中衛孤懸邇者次第修築若中衛之觀音口歷鎮關墩抵黃河百八十里蓋已築有邊塋匪直捍中衛所以固廣武玉泉大壩之外扇者計靡弗周而孤懸者有所藉平虜自賀蘭抵沙湖築塋置墩而打磴歸德諸口創建謹密則單弱者少有所恃矣唯是黑山鎮遠本我中原土宇棄為胡馬任牧之場苟不所以復之恐平虜之守不可固莫若乘今日之欵增兵以固平

虜徐以規黑山鎮遠之復使平虜絕騷動之患鎮城免軼宕之憂亦開疆展土之畫歟平虜城在寧夏鎮之北百二十里蓋鎮城之屏蔽也北當鎮遠打磴諸關口之衝東當套虜浮河之擾西南當汝箕大風小風歸德鎮北宿嵬黃峽諸口之警三面受敵要害稱最邇自賀蘭沙湖之邊築設戍置墩而打磴歸德之隘修明烽達墩居民視昔頗稱泰寧唯是逼隣套虜僅限一牆苟非修戰具作銳氣恐終無以自保也

寧夏事宜

愚嘗因張鑿巡撫寧夏導河漑田之事而有慨焉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三

公箱奏議謂自陝西築為邊塋窪為溝渠尋秦漢故跡修復焉邊城外同溝渠內深內資灌溉外禦夷虜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開耕之三邊軍餉不煩健運自然饒裕愚謂今謀國者何不按其跡行之而徒令邊士終歲脫巾枵腹也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路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遘匈奴今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賊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有之有大江黃河



不惟可資澆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扼虜方册昭然奈何徒能行于昔而不能行于今

寧夏等衛圖說

冬防則山後之虜梯山斬關賀蘭之險與共之矣河套之虜踏水四馳黃河之險與共之矣衛之西北雙水泉墩至盧溝兒墩五六十里之地邊用石砌包沙恐一挖即傾易築土邊戍于地方有實效也守中衛者盍勉為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三

圖書編

邊類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

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

事體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

始改立州備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秦遊等

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

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邊類 固原

而嚮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故愚以為總

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

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

水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兵防守候在

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

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

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

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內

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

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



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至西徐斌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至今每歲于二八月各修築之屹然為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與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為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為門戶門庭故有總督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事宜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防

二

固原邊政總說

固原邊鎮本羌戎故地秦關壤為隴西郡國朝混一寰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十有三以緩吏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轉二千六百餘里蓋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游也然黃河積石環于後嶺冢嘉陵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陽疊川之隔禦虜在原而有金城烏蘭之壯蘭靖緊隣虜穴百步之內率皆強敵且當三秦門戶衝險為最而河洮近邊舊無虜患自丙酉虜居莽刺川漸逼內地窺我藩籬則門庭川版之間生一

敵國邊防多故視昔有加蘭河之兵雖強而失額頗多洮岷之兵漸增而半皆未練

靖虜古會寧地國初設巡司統攝戍兵以防河東正統二年始置衛列乾鹽池等四堡為安會藩籬東接寧夏西界金城北抵大小松山迤臨虜穴衝險甚矣永安堡近設守備一員遠戍北塞以張犄角之勢外援內應鉅患其少弭焉或云塞梁家等口之路則河套之虜不能入扼雪山水溝之險則山後之虜不能侵似亦保障之策毋以欵和為得計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防

三

蘭州古金城郡也國初為蘭縣併置衛洪武三十一年肅藩移封而中護衛從焉成化間改縣為州外通虜穴內屏臨鞏乃甘肅之咽喉秦隴之門戶也分屯列戍置塞周防披山帶河險要可據唯是冬春水結則中流天堑與虜共之一度洪津便為內境機宜戰守豈與諸邊一律哉

河州漢抱罕縣地國初置衛成化間附衛為州洮水遶于東積石峙于西二十四關屏蔽內外城塞相聯聲援易達獨歸德孤懸一隅道路阻隔又七百里而遙然招番易馬制定羈縻藩籬既多洮梁無恐惟近年東虜丙兔請首渡河而南住牧近郊蚕食番族



環河山畜產之裔，剽掠殆盡，侵陵逼近，積石之西，隴龍溝口乃諸關之門戶，實通賊之要衝，于此建堡築臺，以扼險要，添兵置將，以固關防，併團聚番兵，共圖保障，聯絡歸德，用成犄角，庶幾河湟有安枕之時乎。歸德本西羌地也，先漢擴疆為貴德州，國朝建守禦千戶所，設番站者七屯，寨者十，蓋為河州藩垣計也。土沃壤肥，堪以屯戍，崇山疊嶂，足以拒守，形勝則有餘焉。願以彈丸之區，星懸境外，既與諸番為伍，密邇莽刺，復與強虜為鄰，駕馭撫處，較昔甚艱矣。且距河州七百餘里，烏道拳緣，驛程匱阨，北望湟中，既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洪河，南去洮陽，遠隔異域，兩地絕微，豈能捍禦，故隴龍溝口議添守備，阨險塞衝，地利既得，聲聯勢接，輔車可成，且招撫諸番，自樹屏翰，安邊保境，莫此為先，豈直歸德藉有比隣，而河洮之保障亦固矣。

洮州古諸戎地，後周置洮陽，國家因設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寨堡聯絡，俱有官軍守禦焉。境內西蕃九十餘族，頒降金牌為符，易馬以示羈縻，自萬曆辛巳間，將吏弛防，疆圉失守，以致兩酋擁眾搶番，直抵城下，殺我官軍，大掠而去，比時過執和款，竟未一懲，虜遂憑陵，封固巢穴，莽刺川一帶，乃咸既脫，二百

矣，而派有定額，甲去則乙之存者為之賠，殺者多而賠者少，久之則并乙而疲，且逃矣，乙幸不拔於虜，而不免于疲，且逃是相率而盡之術也。清理戶之額而為之均可也。大同之所謂存留者，要以供王府祿米爾，初年以見在之額派，大同列邑以為之供，其數正相適也。今民之輸者日有減耗于虜，而宗藩給祿之額則且百倍于初，如開封桂林同為急切，然彼為一省尚可，或括或借以紓其急，而大同則一府且邊也，置數千人於城中，而使其枵腹，則何以善後。

河套敘 河套特選防之一然為國要害所係故後詳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河套三百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邊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通河外，居漢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禕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德慶陽三延衛官軍分戍，而河而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遺寇



以為屏蔽如南峪楊家等寨者十有七城南白水江由嶽岷而入川城東兩河口由階文而達陝此形勢大較也第番漢錯居中外不別貿易來往數起爭鬪惟當事者持之以廉平撫之以恩信今查本城官軍止一千三百有奇既屬單弱而召募之衆半皆異類階州周秦時氏羌所居漢置武都郡唐置階州國初改階縣旋復為州西有白水江江之西南有西番二十四族扼險屯戍黃鹿壩等堡則一十有三焉藩屏亦既周密矣再設分守叅將兼轄西固文縣二千戶所經制不稱備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六

文縣古陰平道元置文州國初改縣設守禦千戶所編戶三里寨堡有十諸番環聚大小三十八族耕牧為業文臣武將並列於一城之間馬步官軍分守於要害之地經制亦甚當矣

總論

按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為守界我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即倚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乏耕種所藉河套自套失于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為胡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

勢非所及雖設迤左烽燧五十六迤右烽燧九十二而軍食兩艱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戍邊糜費止欲隔絕羌胡以息其爭

莊浪衛屬堡一十一漢土馬步并召募官軍共一萬八百五十六員名馬共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五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匹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七

西寧衛屬所一堡五馬步并召募官軍八千五百員名馬并新買共四千七十二匹糧料三萬三千四百一十石有零鹽糧五千三十八石四斗草三十七萬二千七百九十一束年例銀二萬五千四百五十四兩七錢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匹棉花七千四百六十四觔

涼州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色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八分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



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二萬兩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匹綿花八千四十五觔

鎮番衛屬堡二馬步官軍四千九員名馬一千四百七匹糧料七千四百三十八石有零民運本折色糧銀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石一斗草一十八萬九千九十七束布九千八百一十六疋綿花三千七百一十五觔

永昌衛屬堡五馬步官軍八百三十二員名馬一千三百三十九匹糧料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石民運本折色糧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五分鹽糧一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草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一十七束布八千四百零四疋棉花三千一百五十一觔

五涼沿革附

晉時張軌據河西今其州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李嵩遷酒泉今之肅州又遷沙州去肅州八百里今設于秋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之號南涼 唐呂溫詩樓高望五涼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于一隅財

富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唐帝璽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其為塞北之江南以此

按涼州各衛即五涼故地在漢為武威郡及甘肅一帶即漢張掖酒泉燉煌數郡形勝峻險風氣強勁且多產良馬而土之所宜自足供贍一方不必取辦中國故五涼與五胡相終始元昊亦與宋相頡頏何嘗假給中土之餉餽哉自唐末失之吐蕃至我朝始復其故地置各衛以相聯屬獨燉煌在嘉峪關外棄

與西番已失策矣昔趙充國之屯田王毛仲之廐牧迄今猶頌之荀曰不然地獨非五涼元昊之舊而充國毛仲何人哉或曰榆林固原花馬池當盡屬之總督莫若移陝西撫院于臨洮并撫緩河西各衛是亦一策也

莊涼要害

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為涼州永昌門戶六垣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為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在揚州二百里之外四圍受敵尤極孤危



洮州鎮屬衛一關五寨二堡二十四馬步官軍六千  
一百七十五員名新舊召選舍人土兵民夫八百  
名馬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三萬五千  
九百六石有零草八千七百五十九束民屯糧三  
千九百四十九石有零布八千四百疋綿花三千  
三百觔

岷州鎮屬衛一所三寨七十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四  
千九百三十八員名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  
二千一百九十二疋各處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  
五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額徵民屯糧二萬八千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五百九千四石有零布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疋  
綿花一千三百二十二觔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  
束

河州鎮屬衛一所一關二十四堡三馬步官軍九千  
二百一十七員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  
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  
千六百八十石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處民  
屯糧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  
百七十七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  
錄二千一十二兩五錢

經畧河西

先是總制尚書唐 題該本部會議得甘肅地方東  
西相去二千餘里若因地肥饒所在五里或十里築  
堡一座堡制規模可容居人二三百家每堡遠門築  
墩以便瞭望每堡四面離堡三尺餘外築攔馬牆高  
一丈中挑墩堡深一丈濶五尺內築子母牆高五尺  
厚三尺以避賊勢自西而東肅州起工堡大路兩旁  
中設井一眼或近水去處其築打堡墩事宜當模倣  
充國遺意合用稍把繩木一應器具為之備堡內居  
止造房木植聽本處巡撫官會同屯政官斟酌地方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十一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  
蓋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羗  
右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  
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



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漢酒泉郡肅州西七  
 十里出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  
 皆漢燉煌郡地也與前四郡皆隸其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  
 下河西迺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  
 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  
 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  
 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  
 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是難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肅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于金城設蘭州衛皆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兵士萬人屯入嘉峪塞  
 田田部部相相聖聖為為聖聖才才惟惟校校聯聯不不能能便便兵兵成成傷傷關關其其後後火火通通勢勢併併力力以以遠遠待待勞勞兵兵之之利利者者也也今今曰曰守守其其後後之之臣臣惟惟以以充充國國為為法法降降得得矣矣木木無無高高樓樓也也況況茲茲凋凋敝敝之餘之餘非非豪豪傑傑任任事事之之臣臣其其孰孰能能為為之之且且哈密哈密甘肅甘肅藩藩籬籬諸諸番番領領袖袖成成化化以來以來陷陷于于土土魯魯番番恢復恢復之之議議至至勒勒累累朝朝李李淮淮之之議議曰曰欲欲將將見見堡堡量量給給以以馬馬無無事事令令其其瞭瞭望望而而耕耕耘耘有有事事得得以以聯絡聯絡而而馳馳逐逐拯拯溺溺救救焚焚此此其其近近策策矣矣蘭蘭州州舊舊有有管管糧糧郎郎中中而而不不司司支支放放與與宜宜大大事事體體少少異異已已失失事事宜宜或或又又令令其其歷歷在在催催徵徵不不免免遠遠涉涉若若以以省省參參一一官官專專駐駐蘭蘭州州以以督督邊邊課課如如近近時時山山東東河河南南經經運運事事例例而而移移即即中中于于其其州州如如宣宣大大例例則則稽稽察察歸歸于于戶戶部部催催科科便便于于本本省省

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  
 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參將  
 易瓚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  
 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  
 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  
 可久可繼之道也  
 甘州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  
 名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  
 十七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  
 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  
 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束例銀  
 四萬兩  
 山丹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八千五百八十二員  
 名馬二千七百七十八疋糧料一萬七千五百一  
 十三石六斗民運本折糧布銀一萬二千五百三  
 十二兩五錢鹽糧四千九百三十二石草三十六  
 萬四千一百七十束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  
 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疋屯糧料二萬  
 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



十石有零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  
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  
九兩五錢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綿花八千  
四百八十八觔毛襖五百六十二領

甘肅事宜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  
黎山山丹界其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  
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  
歌曰忘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  
無姿故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都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疆四

十四

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  
郎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  
官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溥于  
鹽利華夷賴之

桂文襄奏議曰甘肅之地北之他邊不同極為孤懸  
自蘭州過河至肅州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  
路北為鞑子南為番子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  
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則棄之恐鞑子俾至搶擄  
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  
地專倚水利近時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為勢豪占

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于此也

甘肅各衛

莊浪漢允吾舊地南接金城北抵安遠邊之東則為  
松山西北則黃羊等川為唐志文河故壤賓兎諸部自  
款貢始駐牧焉唯是強虜鱗集諸番蟻聚中逼一線  
之途是為內徑乃四郡襟喉要地也風土寒涼五穀  
不產鎮岔沙井之間水草俱限于邊外樵採為難惟  
連城大通等堡比隣湟中平原沃野宛然屯田之鄉  
然皆魯氏部落所居堡塞未修平多營窟苟責成而  
整飭之亦可以資犄角之勢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疆

十五

西寧古湟中地以湟水經焉其境四山環帶中阻三  
峽亦形勝之區也衛城建當三川之間勢取控制而  
西北地形漫衍守望寥濶生熟諸番布滿山谷西南  
當青海門戶為虜必窺歲時問遺互市調遣實孔道  
焉碾伯當二決之間四山峻列西北一線之路與莊  
浪通山徑阨隘勢難飛廣虜不出湟塞之北循山而  
東則碾伯可高枕而卧矣獨北山諸羌為先零故種  
控弦飲馬頗肆憑陵近歲以來往往敗弱分地保疆  
業已燔服古鄯披山帶河川谷錯錯土漢雜居村落  
相望蓋別一疆域也往時虜自松山而馳穿莊浪北



塞逾紅城渡河則山川為必窺之地款貢以來此衝遂塞諸羌羈縻成俗達邇晏然

國家經畧河西四郡未復高昌北壘與虜共之則肩背既踈門庭漸逼獨虜患未甚我境亦安湟中一陲無異內地此一時也

正德初亦不刺以得罪酋長扣關請降倉卒失圖遂致闖入安定諸衛破亾一空青海之間始為虜穴此首既也

又一時也唯時謀臣策士不遺餘力已已以後東虜數侵雖疆場擾攘而海土既脫漸徙歸巢蓋自已未俺酋之犯餘種落落且盡矣此又一時也

老酋悔既奉貢稱藩玉門以東悉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遼東 二七

僱兵革戎狄無厭狡焉啟疆本以併吞之謀駕言徵佛之利擁衆西收再據海陬我稍疑其非誠彼詭託于尾刺上下相信墮彼術中建寺請額遂為虜創一不拔之基吁計亦左矣

古浪唐和戎縣地也正統三年設守禦千戶所蓋為全涼門戶耳西南則石頭等溝諸番羅列東北則黃

羊諸川眾虜環窺彼出此沒交相為患最難控制然惟本地夾之栢林之山沮以古浪之水有險可據且

黑松安遠各該遊擊都司一員道路非遙兵馬齊集一聞警報刻期應援亦足自守顧孤城斗絕虜犯武

威實稱孔道扼吭拊背平時不可不先為之備涼州本漢武威郡地廣民眾村寨壤接良田沃野生植殷繁温萃之景不較于四時有內地之風焉故四郡稱鉅者涼州為最額設副總兵一員統兵以守黑松則設遊擊居中調度應援于兩路之間安遠則駐都司依隈更番防禦于一線之地且西北有鎮番永昌為之屏蔽東南有古浪西寧為之障隘蓋而鎮腹心也虜難卒入我亦易守往自成化間防禦少踈連遭虜掠居民逃匿者甚多事且內設營伍委而不守如暖泉紅水扒沙盡為棄地東連莊浪速罕等堡守

望隔絕則賀蘭以西鎮番以漢武故地悉既脫焉而中國蘭靖莊涼之間如無安枕之時良可恨也尋討故事總督彭澤建議恢復誠安邊至計

鎮番古姑臧縣地岐出武威二百里極臨窮塞蓋涼水之藩籬也始設守備一員領之繼改參將以壯

歷列堡屯戍防禦亦嚴但其地沙漠平漫無山谿之隔馳驟易逞完壁為難東接寧夏賀蘭之王庭南隣大小松山之虜穴前接山丹後通甘鎮要害孤懸西鎮為最

永昌漢屬烏縣也 國初建衛設守備控制番夷成

一第1274 續修四庫全書第 8 版正內



化間始爲遊擊以備應援萬曆初罷遊擊爲叅將官秩愈崇則聲勢愈重然此地東西控帶南北犄角悉爲重地而原隰之廣不啻千里蓋武威之上游焉顧地形平衍無險可恃北有石門西有者撒口乃海套必經之路山南黃城兒則又殘元遺址水甘草茂牧養蕃息久爲藉處懲牧之所寧遠子立塞外與虜爲隣且自和款以來海上多故虜馬交馳殆無虛日

山丹周秦爲月氏地漢置刪丹縣 國初置衛設守備以控制之其地川原平行守衛既屬難周尺藉半空兵馬尤爲單弱但西去鎮城百里而近重兵相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防

一八

聲援自易東去石峽八十餘里誠重鎮之襟喉也惜地里高寒又多沙磧市無土著野無田疇故設都司二員更番備禦而所統官軍皆西鳳平漢之民素非慣戰雖充行伍徒具虛名

甘肅漢張掖郡地山川盤回形勝交合河西中會之區也 國初開邊置伍設行都司爲之總轄兼 命文武重臣爲之鎮撫與夫屯田馬政諸執事皆備焉所以制馭番虜屏翰秦隴者計甚周已然山川曠濶邊多要衝考之額兵二萬五千今存者止十四耳守望不稱勞費哉年求置將屯兵分阨形勝故洪水之

設遊擊坐制南山平川之立守備專防北塞則虜之出入去來益前後俱防首尾相應且東築險隘西創邊垣區畫詳明備禦嚴密

高臺漢樂涇縣地南峯北虜防禦頗艱萬曆間易守備而設遊擊然白城之山嶺于前黑河之水遠于後川原平曠屯田用武莫善于斯顧自回夷燹破于嘉靖二年之後鷲虜猖獗暴掠無厭遂致沿山紅崖等堡一望蕭然自款和以來邊境少寧人民占籍漸開可耕之田坐收稼穡之利然當番虜之衝者則六壩朱家灣尤甚焉水塘湖係我內地而虜每盤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防

一九

鎮夷本漢酒泉封內地歷隋唐五代而宋未有建置正沙磧而已自國家收復之後開設鎮夷守禦所建城池置屯戍以遏番虜之衝天順間河水浸決城郭半圯改易舊基創立新制經營肇造屹然稱于城矣但地里平衍控列黑河之外極當虜衝始設操守繼設守備茲立遊擊防禦亦漸嚴矣而兵僅千餘單弱如故且上之高臺百有餘里猶可聲援下之肅州則二百里而遙雖在封內緩急不繼

肅州漢酒泉郡地幅輳之廣不啻千里東接張掖五百里僅通一線之路西抵嘉峪七十里則燉煌棄地



在焉海虜在南瓦刺土魯番在西北諸夷環聚腹背  
肘腋悉皆敵國孤懸重地莫此為甚往時經畧專在  
哈密蓋恐其撤我藩阻絕我貢道耳今西事業已寧  
謐獨歎虜往來茲地無異旣脫非窺截貢夷則剽掠  
番族久而不已其憂豈在上魯番下哉且微塞之間  
近有流牧之虜別無酋長數數盜邊似宜議剿以杜  
蚕食嗟嗟西望嘉峪則故壘猶存北眺西州而輿圖  
已達疆場既促控制為難流聚已繁群謀不逞實武  
備以壯于城固邊垣以分內外却流虜以開貢道扼  
要害以樹聲援此四郡共憂酒泉其尤急乎

八編類纂

卷之三

邊類

二

西事畫餘

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輪臺以東接枝  
渠黎皆故國地溫和有溉田募壯健詣田所為本業  
稍築列亭連城以威西國竟不果行至昭帝始用前  
議元帝復戊巳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唐遂置  
西州及交河等縣接其地今賓蘭西北直抵鎮番又  
西北跨伊吾故境有漢武高昌舊壘在焉鎮羌西北  
有黃羊川口內為扒沙地多礦利美水草虜住牧往  
來其間以透西海即棄廢也夫古稱河西之盛控制  
羌胡今按方輿什得五六耳其遠絕環固業與虜共

之誠由嘉峪之外馳騁而南已非我兵力所及况鎮  
羌硤口南疆北塞遠不數武近纔跬步攻當塞反扼  
我吭又安能制御南牧之虜哉國初置內屬番夷  
為罕東曲先安定阿端等衛北連哈密南隔諸羌河  
首鹽池大稱藩翰自正德四年亦不刺以獲罪酋長  
逃遁而西乞地內附我倉卒無以為應遂潰邊掠內  
地入西海破安定等衛諸番散亡因據其地南牧之  
漸此實厲階當時經畧諸臣如彭澤金獻民楊一清  
王憲王瓊趙載唐龍等為剿為撫不遺餘畫然竟不  
得其要領議者至欲收哈密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

八編類纂

卷之三

邊類

三

制瓦刺不知豺狼同室能保不噬臣藩籬坐守之夷  
然亦不得已之策也俺答有西海之行彼以新受國  
恩約束惟謹臨邊番漢居民真無犬吠之驚我既信  
其無他彼因遺置種類巢穴已定驅逐為難今日以  
盜馬名掠某番明日以盜馬名掠某族方虜掠而即  
講和既講和而即徵求已徵求而又虜掠生番不勝  
蚕食遂及熟番熟番不勝憑陵因擾內地不數十年  
諸番破亡畧盡不特失我歲額中馬絕塞孤垂將誰  
為之保疆乎近有傳虜中語曰指南來山川此我家  
舊疆原非漢土其捨虜番族誘之日爾不勝其擾不



知板帳歸我諸番感戴國恩不忍棄去有言之泣下者可以知虜謀矣今甘肅西寧之番其附屬虜部者十之三其貧窮無聊依虜畔牧在扒沙等川可數千餘人其歲應徵求竭畜產而獻方物者十之九獨河以南隔于迫脇殘破服從尚少今漸圖渡河矣虜情豈遂已乎倘有附陰山雄傑之鮮平安知不為強國耶吐蕃欽陵欲唐拔去十姓四鎮至要郭元振曰烏江黃河關源阻與多厲毒唐必不能入我欲得之非窺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過數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疆

五

可斷其右臂今疆宇廣狹有近至數步者視唐遠甚虜進據腹心駸有吐蕃之勢尤易梗塞此不可為殷鑒乎數年之後虜若生心無論諸蕃關隴蜀漢且剗膚矣流來諸部有東虜有套虜東虜屬宣大山西套虜屬榆林寧夏總之則兩督府也如各虜回巢再有舉動或執拗恃眾而盤據不歸必共宣德意張弛操縱如馴擾禽獸服我籠檻或事機未借勢必用威尤當異地同心不遺餘畫諸虜西來俱言仇殺尤刺且云候套虜吉囊及東虜順義王齊至方大舉而西自去冬以來聞扯酋急急于襲封事完則以送佛僧為

名即來西海近聞虜使傳說春深草發刻期起行此雖道路流言而情形近的可聞扯酋使使傳諭海上諸酋不得先行過河搶掠蓋約之既來同舉耳信若此則河西寧有安枕時乎扯酋新借首婦寵受封爵方藉鈴東部落以安邊境豈可信其稱兵遠出伐我外番緣虞以中國為恃番遂不敢挑釁以犯漢法其積憤深怨非一日矣頃虜犯肅州偶建募番之議五種之夷超距而從戎者至二千人其西寧南北諸番數倍肅州歲首聞警諸番頭目方來朝會時以保守屯聚掩襲歸途為諭一時驩聲若雷無不願効死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疆

五

者據諸番所稱各族控弦荷戈之兵眾可萬人即虜來無為也虜果不來此語亦傳聞彼中虜猜疑遲回者久之誠以諸番委虜我為懸示賞格且聯東附近族部使互相聲援總聽指顧又陰傳諭虜中番且群謀不逞我收洞喝相持之功況其首事倡率之跡

延綏所屬并馬市達虜數目

- 一 枝吉囊十失兔等兄弟四人
- 一 枝明暗台吉三千有餘
- 一 枝吉囊叔父東哨莊禿賴怠吉二千七百餘
- 一 枝必把失台吉貳千餘



一枝銀定台吉兄弟三人一千六百餘  
 一枝打兒漢台吉六百餘  
 寧夏所屬賣馬達虜  
 一枝切近黃台吉大男等兄弟七人四千餘  
 一枝切近黃台吉姪男莽素台吉二千餘  
 一枝松山賓兔台吉五千餘  
 一枝西失刺克炭台吉四千餘  
 久在西海住牧  
 一枝把爾谷吉五千餘  
 一枝把都兒台吉同弟一千五百餘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三 遼東 吉  
 一枝古燕振十能一千五百餘  
 一枝沙記打兒漢二千餘  
 已上四枝未開過河  
 一枝克臭同男五百餘  
 一枝真相台吉同弟五千餘  
 一枝火落赤同男三千餘  
 一枝阿榜台吉同弟二千五百餘  
 已上四枝過河  
 套虜移住西海  
 一枝卜失兔同弟一千餘

一枝反牙氣三千餘  
 一枝察罕打哈他十能二千餘  
 一枝莊禿賴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打正又名宰僧同姪四千餘  
 一枝黃台吉妻首領撒石倘麻害恰一千餘  
 東海移住西海  
 一枝順義王同一克黃台二千餘  
 已上共各虜約有三萬五千五百餘騎  
 內夷各土官總叙  
 卽如麓川本百夷僻遠不常中國一郡而王驥欲立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三 遼東 吉  
 功名遂督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雖窮搜粟穴思任  
 發卒不可得徒殺無辜數十萬驥且以功封伯其餘  
 膺陞賞者殆萬計及再出師而東南騷擾軍民疲敝  
 不可勝言矣若夫南顧麻陽隴水羅旁葭爾小醜又  
 皆界在腹內一或馭之失策未免調集客兵轉輸餽  
 餉威未加乎僞類禍先被乎生靈近事良可鑒也  
 四川夷考  
 播州古夜郎國地楚莊王遣將莊躡沂沅水出且蘭  
 以代夜郎植非河繫船因名牂牁漢武帝發兵討  
 之卽其地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公孫述時大姓傅龍



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自後渠師多姓謝氏唐典謝龍羽遣使奉貢太宗卽其地置播郎州宋乾德貢名馬丹砂終宋朝貢不絕元時內附國初首領楊鑑率其屬來朝封為播州宣慰使領長官司安撫司二其後楊洪楊俊楊信俱有威名

黎州古西南夷符都之地白馬氏之遺種也漢武帝定西南夷以符都為沈黎郡尋罷郡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王外卷一治青衣王漢漢民晉時為李雄所據至後周改為黎州隋唐為登州唐天寶乾元初改

漢源郡後復為黎州五代時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據有其地宋滅蜀屬成都路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國初改黎州長官司尋陞宣撫司

烏蒙 古竇地甸漢屬牂牁唐烏蒙據之元時歸附置烏蒙

烏撒 國朝改軍民府

古西南夷地唐宋屬烏蠻元時歸附置宣慰司

東川

舊烏蠻地元置東川府 國朝改軍民府

芒部 舊烏蠻阿統據之元置芒部路 國朝改軍民府

永寧宣撫司領長官司一為九姓其地秦為蜀漢為益上通雲南北連川廣

龍州宣撫司其地周為羌氏在隋為平武龍門山高水峻因塞之地也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古蠻獠之地

松潘圖敘

我朝開設松潘東綴安綿南控威茂譬人之一

身松潘其首也安綿威茂其股肱也番酋比附于外材官控禦于中嗣後五寨塞而威茂分三溪叛而安綿出致使手足頭目各不相顧何以聯屬而成身乎

松潘之勢似合而其中皆秦越相視實則分也白草之寨似分而其黨皆患難以相久實則合也

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二千八百五十九頃七十畝有零王容官軍各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

四員名額坐各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

布政司原額茶課一千九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零原額鹽課銀七萬八千四百兩零



茂州衛并疊溪威州灌縣四路王客官軍各兵一萬  
四千一百五十二員名守禦所新舊屯田八百五  
十六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一十萬三千九百  
一十七石外倉二十收糧一十萬三千九百二十  
七石

安綿壩氏石泉四路各官軍各兵六千四百五十二  
員名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

四川行都司領衛六屬所關七堡五十有四總為里  
六十有七屯糧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石夏秋米  
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五石九斗鹽課米二千六百

石有零  
松潘邊考

松潘古冉驍地漢時自秭以北君長以十數冉驍  
為大武帝開以為汶山郡歷魏晉五代未嘗入寇  
唐初置松州後改交州郡○貞觀時發蜀十二州  
兵討松外諸蠻獲十餘萬論降者七十餘部戶十  
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後茂州西南築安戎  
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為吐蕃攻拔之宋初茂  
州無城知州事范百常始因民之請而築焉宣和  
以後入寇不絕元始內附國初征松州及茂威

等處克之即右松州地置松潘衛

松潘威茂總論

諸堡之卒歲于內衛選官軍更番而戍大約王客遊  
兵不下二萬秋而往春而代法非不善也但不知地  
利不識夷情恫疑虛喝習為上計不聞有剡一矢持  
一戟攘臂而與之角者未至而思歸未滿而望代是  
奚足多也曷若罷之而養戍兵之費籍土民站丁而  
守之如其不足則邊關餘丁可練而使也無已則擇  
勇健者量堡緩急分布而汰其充數之老弱可也松  
茂地鮮五穀官軍待哺于內境歲輓全蜀之糧數十  
萬夫餽糧千里斗粟數錢民不堪矣而以實老弱  
之腹吁可惜哉乃若維州之滅李唐故地也在茂虜  
平州之衝漢人入兵之路後吐蕃計取之日無憂城  
焉李德裕帥西川悉怛謀舉城降其籌邊遺蹟可考  
也而沮于牛僧孺城竟棄先臣董軒嘗議欲棄疊溪  
移所高屯堡有八害三利之說夫入松有二道東自  
小河南自疊溪皆羊腸一線之邇如人兩臂然胡可  
廢也而維州則其後矣即使無之不過太山斷一筭  
土耳

松潘事宜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四  
圖書編

邊類

建昌考論

建昌本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乃西南夷中  
都國地漢武帝置越嵩郡領邛都等縣晉徙郡治會  
無縣宋因之齊謂之獫狁後周置嚴州隋改西寧州  
後復為嵩州治越嵩縣大業初改為嵩郡唐初復改  
嵩州置中都督府又改越嵩郡至德初沒于吐蕃貞  
元中收復大和中徙治臺登縣懿宗時為蒙詔所據  
改此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  
昌府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隸四川行省尋改  
隸雲南行省 本朝洪武中罷慰司置建昌衛隸四  
川都司改建昌路為府隸四川布政司後廢府改建  
昌衛為軍民指揮使司尋置行都司領衛六形勝東  
連烏蒙西距吐蕃中接中慶北鄰西蜀據西南咽喉  
衝要之處雖通商貨殖田地膏腴而土廣人稀竹籬  
板舍不事脩飾善造堅利人甚畏弩末之毒

議制取松州諸寨建昌餘孽

按蜀界在坤隅三向邊夷自漢武通道之後每煩中

國其西北則為疊茂為松番與氏羌為界有大姓小  
姓小蕃大蕃之別在昔為吐蕃憑陵已甚是李贊皇  
之所經營而未得其要領者也其西南則為沉黎越  
嵩建昌諸衛連亘獫狁之外諸種盤據磨屯烏散靡  
有定在昔為南中叛服靡常是諸葛武侯之所經畧  
而卒以攻心為策者也

四川夷

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峽惟烏蠻阻其東南西抵番  
族龍州為松番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  
府雖仰我鼻息而內黨日堅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  
我遮敎之間宜有機權撻其醜類若乃礪門遠引諸  
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川夷考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一妄夷  
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嚴實而遽許典師非徇情  
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  
帳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  
諸夷哉

八百館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



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始遣  
忙兀魯迷失將軍征之至成宗其叛寇車里遣也  
先不花征之辛丑以劉深佩虎符將兵三萬勅雲南  
省各給馬匹征之癸卯劉深復請加兵哈刺哈孫曰  
海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元  
王不聽竟無功士卒存者纔十之一始悔不用其言  
曾有司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深微名首蒙喪師辱  
國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深其酋特達叛服不常至  
元統初平章賽典赤遣使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我 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刀攬那來貢方物始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每遇改元則頒給勅諭金  
牌勘合與緬甸同其地東至老撾南至波勒蠻西至  
木邦北至孟良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其人  
性頗緩刺花樣于眉目間以為飾男女服食與木邦  
同事佛敬僧亦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節但把手  
為禮境內有南格刺山山上有河屬八百北屬車里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為撾家自古不通中國我  
明永樂三年其酋招攬章入貢方物始置宣慰使司  
其地東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寧遠北至車里

斡百夷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樣服食器用大類  
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次日招木中又次  
曰招花為宣慰者即招木弄也

車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蠻名徹里又有倭泥貉獠蒲司刺  
黑角諸蠻雜居自古不通中國元世命將兀良吉解  
音臺伐交趾經其地悉降之至元中置徹里路軍民  
總管府領六甸後又置取凍當孟弄二州 本朝洪  
武十七年酋長刀光歸附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  
改宣慰使司在浪滄江之南接南海交趾人情頗淳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四

額上刺一旗為號境內猛永山杉木江  
孟良 孟良府蠻名孟指自古不通中國我 朝永樂四年始  
來歸附置孟良府東至車里南至八百西至木邦北  
至孟璉其土俗與木邦同

百夷館

木邦

百夷在雲南之西南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時命將  
伐交趾經其所部盡降之舊名孟都又名孟那元至  
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至我



以略

朝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命西平侯沐英遣使往諭之其所部猛密有寶井為木邦利府陶孟思歪領之陶孟者猶華言頭目也木邦宣慰司罕謀以其女曩罕弄妻思歪罕謀次其孫罕窆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木邦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大監錢能尤利其珍賂曩罕弄遂怙勢無忌掠地自廣十六年大監王舉索猛密寶石不得因疏猛密木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周興五者述猛密因為曩罕弄計遣人賫金寶賂政府求釋罪且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請授官政府許之遂授意都御史陳宗往撫之宗至猛密曩罕弄恃有內援益踞傲不出迺宗且要宗過南牙山就見坐講宗不得已從之曩罕弄乃曰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入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侵木邦地界之為設安撫司以歪子孫世其職木邦人詣宗訴辯宗輒答止之狀聞政府大喜遂以宗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既立盡奪木邦地罕窆奔猛正由是孟養諸酋大不平遣大陶孟倫索提兵衛罕窆聲言必滅猛密會弘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割猛密

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為世讐矣其種類最繁故以百稱諸部落有木邦有南甸有于崖有隴川有孟養有孟密有孟璉有孟羅有孟楞有孟定有孟良有芒市有景東有鶴慶有大候有威遠有鎮康有甸灣有者樂甸其民多百夷不通漢字

孟養

孟養宣慰使司地名香栢城元至元二十六年置雲達路軍民總管府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為雲達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其民獠野小有隙即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六

構兵相殺正統初土酋思仁叛據孟養地官兵追奔至緬甸購捕斬之成化中思仁子祿以祖母塚帶及諸珍物賂鎮守大監錢能能召見飲食之思祿稍稍縱橫弘治初元給土酋金牌信符偶忘孟養久廢止按舊籍頒給思祿遂謂天朝復其官職以符牌號召諸夷畧取芻邑自廣會猛密叛木邦參政毛科檄思祿兵攻猛密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科為猛密所敗思祿大怒遂越界過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科又勸巡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祿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為鄰惡誣誤願入蠻莫十七寨



贖罪得比米卷仍乞以一字為宣慰如故朝議遲疑不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緬甸節

緬甸古西南夷未詳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兀良吉斛屢討平之後干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我朝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史稱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者稱焉余嬰罪投裔求蒙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段之故于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自右通玄峯年運志其書用梵文義兼象教稍為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變于三代為荒服漢僅割分其方雖胡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箚落而郡縣之矣

雲南夷總論

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葉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偉乘義捐軀傳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戢梅思祖張鶴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標悍不得已因俗為政官其首領稍示安輯元江永

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強嶺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濟為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

尋靖益自麓川虛耗中上孟養曲徇

特正統四年孟養宣慰使司刀賓王昏懦不振其下

大酋思仁叛刀賓王擁眾麓川併有孟養地遣黔國

公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往征之政乘勝追思仁至上

江以無援力戰歿上遣使問晟罪晟自知失律遂

飲藥歿廷臣皆言宜置思仁不問不聽乃用大監王振議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將貴發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兵一十二萬往討之思仁敗走緬甸

驥遂割思仁所掠孟養地界緬甸購思仁緬甸酋長十刺浪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思上差酋莽刺札等六十四名進貢至京併獻俘朝廷錄緬甸功卽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地頃之麓川夷擁思仁少子思祿攻敗銀起莽復有孟養地驥知夷終不殄遂與思祿約以金沙江為界今居孟養如故其地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曼里北至隴川自司治東北至雲南布政司凡三十八程其俗居有城郭屋廬地勢廣衍有金沙大江闊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為險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八

雲南夷考



漢武帝始通滇國置益州郡明帝時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居玄宗册南詔為蠻王語謂王曰詔先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羅閣浸疆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及宋熙寧大理遣使貢方物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寧宗平大理立為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藩入大理平雲南遂分三十六路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车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宜慰司其與麓川车里皆百夷之種類也

八編類纂

卷首三十四

通類

九

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车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车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竟平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

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煽惑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賞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貴州夷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國初霽翠朱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堆瘠夷情猜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易節以文武大臣威懷有方時稱馴順然壤時聯絡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酋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海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

諸夷考

貴州夷種類非一日羅羅有二種黑羅羅即東爨烏蠻白羅羅即西爨白蠻與六詔同種世居水西以安為姓一名羅鬼一名爨人日宋家皆日恭家皆中國之裔日仲家日龍家其種有四日狍狍一日狍狍其種有五曰狍狍其種亦夥日東南苗日紫葛苗日寶

八編類纂

卷首三十四

通類

十



爺苗口阿和習尚各異力耕耨用刻木爲信好佩刀  
劍勇于戰鬪

### 貴州夷考

安貴榮者霽翠之孫也奈香歿霽翠之弟安勻立子  
孫遂以安爲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卽聽調從征非微  
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遺類者諸羅亦獷悍砂  
官軍嘗睥睨省城日是用西瓊衫疊塞耳貴榮  
多智畧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參政快  
快薄之乃奏乞減諸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  
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譴論龍場驛丞貴榮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械驛事非罪人所敢  
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遂達  
諸左右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  
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  
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于一時  
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達至二三十年當事猶得持  
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  
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  
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守有所

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  
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  
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  
也宜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  
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盜寇以  
撫綏平良亦守上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  
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參政已非設官之  
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眾必不堪夫宣慰守  
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  
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君以一職或問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  
踵而至棒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  
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遑  
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于義反之于心使  
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  
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旣而驛竟  
不減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榮族之願  
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以貴榮阿賈阿  
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疆  
歸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龜刀遺之以



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可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運過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之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毋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

入編類纂 卷三十四 遼類五 七

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采安氏何與而反為之設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計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河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凱黎有楊友酉陽保靖為

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于朝朝廷下片紙于楊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隙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也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再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歟子萬鈞立淫醜嗜殺

入編類纂 卷三十四 遼類五 十

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朱衝候于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悶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殺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收立其嫂為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銓恣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諸蠻哉其何解之綿永也羅鬼慙而戀主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受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擬自傳無上彼何歎于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



勦必賴水西長彼桀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貴州夷總論

高宗克鬼方疑卽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  
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繇貴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  
自巴蜀邛笮達牂牁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彼聲  
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於南詔蓋有以也我太祖  
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施亦服屬旣成祖復郡縣其  
地任土作貢服徭役與諸甸服同馬嶧鎮貴州功獨  
貴人往往能談其事今會城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  
政刑過嚴豈亦亂國用重典乎高帝斬之誠非得  
已至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夷庭執三首而市肆  
不易其淵謀睿筭弘遠矣

兩廣總圖

兩廣古百粵地陶唐氏命羲叔宅南交時已通中國  
矣周宣王時召虎疆理淮瀆遂至南海其詳不可考  
已周衰吳越更大及楚滅越其君長散處海上猶蒙  
故號以自殊有甌越領越之屬甚蕃故曰百粵秦始  
皇帝利粵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臨嶺擊  
渠以通糧道屠睢人姓名秦制以御史殺西甌君譯  
吁宋今屬西此蓋君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

處莫肯爲考者陰置桀駿以爲將夜攻秦人殺尉屠  
睢秦乃發適以備之後王翦滅楚乘勝畧定其地  
爲南海桂林象郡荔浦以南隸焉秦人趙陀據茲土  
稱南越王漢孝武帝平南粵陀孫光降以其地爲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儋耳珠崖九郡置  
交趾部刺史領之治蒼梧元帝時罷儋耳珠崖歷東  
漢末七郡如故吳仍漢制分領于荆交二州其後斤  
合浦以北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屬廣州治番禺餘乃  
屬六州治龍編尋又析置桂林今桂高涼今高高興

八編類纂

平九德三郡晉初以荆之始興始安臨賀來屬尋復  
歸之省高興入高梁復析置廣之晉興今南東官今  
莞晉康今德新寧今新永平今梧義安今朝新會今  
七郡宋泰始中置越州與交廣並三刺史部治合浦  
州今析置宋壽州今欽南流臨漳等八郡屬之又析置  
宋康即高綏建今四海昌今電宋熙今高樂昌始興  
今縣屬廣州而珠崖亦稍收爲郡至齊又增廣之有  
齊安今陽永熙今龍齊康今海齊樂今連州及齊熙  
今縣越之定川抱定凡八郡梁因宋齊三刺史部增  
置廣衡今德東衡今南東揚即義高涼即高龍

八編類纂

州今析置宋壽州今欽南流臨漳等八郡屬之又析置  
宋康即高綏建今四海昌今電宋熙今高樂昌始興  
今縣屬廣州而珠崖亦稍收爲郡至齊又增廣之有  
齊安今陽永熙今龍齊康今海齊樂今連州及齊熙  
今縣越之定川抱定凡八郡梁因宋齊三刺史部增  
置廣衡今德東衡今南東揚即義高涼即高龍







雖迂猶可避遇所慮者東奔耳然前紫荆後根姜各有間道可透林岫阨此一隅而腹背迫感警之釜煎安可跳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北起陽朔南界蒼梧延袤三百餘里而江以東則恭城平樂賀縣通于連州江以西則荔浦脩仁永安五屯抵力山羅運其間岡蠻遼遠蹊蹙塞阨地曠人稀村落渙散迨乎沿江為盜則又倚林伏草倏忽往來一有潛藏莫知窟藪官軍逐捕無所因糧越壑騰崗益難輪輓未欲破也愚以欲治府江則五屯永安荔浦平樂賀縣尤為要害皆宜以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鄉導探其塞易獲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怯各管巢穴距險為防然後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孤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故曰宜緩且征南蠻者莫利於結巢莫不利於漫走漫走則我軍不勝追逐而又有機械毒物潛發莽中畏縮逡巡曠日持久卽有十萬之師未有能得志而返者也要知藤峽府江固難並舉若舉此而置彼亦非全功蓋徭僮親昵黨類卽百里之外通為一家必使東破則西來者無所居停西殘則東銳者無所寄食前後跋蹙乃可禽馮南蠻之倚山猶北狄之倚馬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卷九

北狄離馬不能為雄亦猶南蠻離山不能為力也若夫景泰中流劫郡邑者皆四方客寇竊名姓而起非真峽賊也雖然南蠻之俗鄙而難變戇而易欺是以衛所之豪世掌其土往往假借上官之法丁剝而戶漁之而鄉老廂長歲入其稅以為常額又講張為幻使不敢一控公門雖有何化之心無由自款稍不懽欲卽指摘其罪駕以浮言駭上官而督捕此兩江通弊也

兩廣總領事宜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卷二十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蓋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遠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矜研巖業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今易為斷藤峽蓋有孤藤度峽礪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類百里皆歷歷自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盼盡也諸蠻以此為險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宣武北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峭以百計如僊女關九層崖極險阨者亦數十處峽以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沿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



方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為府江週圍蓋六百里其中多真巖隙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殞身數百仞下中產獮人藍胡侯盤四姓為渠魁力山又有僮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徭亦憚之其言語侏儻重譯始解景泰中征酋侯大狗等猖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 朝廷比有虜警未遑問也天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酋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戔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邊類

三

毀兩廣守臣皆得罪會 憲宗初即位統意南討守臣平居不能禁賊撫定或姦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其言重賄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肆憑陵至今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後奏調大兵禽獮草薶雖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林畧可任 朝廷委用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蒂之寇不旋踵而無孑遺然舉十六萬之師暴露數千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此斬首將二萬級豈無崑崙玉五之慘邪雖然非雍不能辦此也其機要則在斬奪

等四人將士用命蓋已得勝弄已 朝廷用兵可不重將權邪乃若趙充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而屯田以因先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不同事而異形者不可執一論也

嘉靖中二役在王守仁則因胡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眾以征之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保勦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乖此所以暴師旅竭府庫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送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邊類

三

將帥於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賊素畏狼狼善搜扒宜行廣西該道調歸順下雷東蘭那地等處狼兵以八千人自廣西貴縣登陸從信宜至電白獅子堡分路入陽春為一大哨以三萬二千人至德慶州入東山西山分四大哨合陽春為五大哨每哨另召興寧長樂南韶土兵四百人責成該道俱要素練者不得市傭充數統以參遊一員不可雜以浙兵浙兵欺狼攘奪其功反致壞事各用鄉民為鄉導四望以防遮伏進據要害相度地形設立排柵五哨結五大營每營各撥諳熟地利鄉導二十名



勿輕接戰

廣西夷總敘

廣西夷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  
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大藤峽險深尤甚成化中  
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梧屏諸境  
卒不能扼刷桂林之北六峒為藜則北連武岡柳慶  
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道懷遠府江上下半為夷巢寇  
竊無虛日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藜尚在三盧再叛  
思田更強姚鎮勳則隳兵守仁撫則納侮

三江諸夷考

三江諸夷其先盤瓠之裔今據廣西諸險其最矯者  
者唐之西原宋之廣原今之田州大藤是也唐黃氏  
鼠強與常氏儂氏寇據十餘州大和中經略使董昌  
醫遣子蘭討平峒穴夷其種落宋時儂氏世為廣原  
州首領後儂智高倡亂僭帝號宣撫使秋青討平之  
因朝成化間都御史韓雍討平侯大狗等嘉靖間新  
建伯撫田州破斷藤三江連亘千里半入獯夷而潯  
那思田之地更為盜藪昔孔性善請擇良吏嗚呼制  
上策無踰此矣

黎人考

黎今儋崖瓊萬州鳴上蠻也鳴之中有黎母山諸蠻  
環居四旁號黎人內為生黎外為熟黎山極高在霧  
靄中久晴海氛清廓黎人時見翠尖如浮空中然其  
山水分流四州熟黎分隸諸州耕作其地供稅役生  
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至於山巔雖生  
黎亦不能至在唐為瓊管之地宋紹興中黎州王文  
浦連結西峒王承聞等攻破定南峇復犯省地廣西  
發兵燒燬巢穴生擒黎賊亂遂定乾道中屢招諭之  
生黎質直獷悍不復王化亦鮮出為患熟黎貪狡兩  
廣福建之奸人亡命逃居其間我朝廖永忠既平  
廣東海南儋黎夷未附後耿天璧擊平之

獯獠蠻諸夷種類考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下令有能得犬戎吳將軍者  
以女配之閱三日繫執含吳首至繫執帝不得已配  
以女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六男六女繫執以  
後囚自相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為衣服好五色  
裁制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于是始迎致諸  
子言語侏儻好登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  
山廣澤其後種類滋蔓散處四方號曰蠻夷出後  
在廣西則有獯獠蠻之號曰獯者初靜江之興安



義寧古田營州之融水懷遠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  
中多姓黎氏惟髻跣足不供徭役種禾豆山芋雜以  
為糧截竹筒而炊暇則獵取山獸以續食俗嘉讐殺  
猜忌輕死又能忍饑行間履險若飛兒始能行燒鐵  
石烙其跟躡使頑木不仁故能履棘茨根柢而不傷

出廣志曰獠者慶遠南丹潯峒之人呼為獠初未嘗至  
省地元至元間莫國麒麟圖納土命為慶遠等處軍  
民安撫使自是獠人方入省地今貴之荔浦修仁永  
福最多在宜山邊境及思恩者近日編入版籍謂之  
獠種性畧馴達者謂之生獠梗化不可制服在忻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永定一長官司者尤  
為兇狠曰獠者左右兩江諸峒之外俗謂之由獠依  
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以射生為活一村中推有勇  
力者曰印火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  
位布列火禱焉經夕集眾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  
知正月兩雨而二月旱自以為為不差舊傳其類有飛頭  
擊齒花面赤髭之屬凡二十一種出廣志今按廣  
頭擊齒諸事陳剛  
中使交錄  
亦音及之曰蠻者有撫水蠻在宜州南康隸黔南其  
酋皆蒙姓以藥箭射生為活取鳥獸盡即徙他處有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寧氏者相承為豪

又有黃氏居黃澄洞其隸也有廣原蠻在邕州西南  
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頗有邑居聚落出宋今郡縣  
史之外羈縻州峒多皆蠻地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稍  
有稱名者羅殿自祀以國名羅在宜融之西邕州之  
西北唐會昌中封其帥為王世襲爵焉出廣  
志

議處獠獠

夫狼兵亦獠獠也獠獠所在為賊而狼兵死不敢為  
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獠獠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  
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獠獠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  
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獠獠莫若割獠獠地  
分隸之有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獠獠皆  
為狼兵矣 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  
制獠獠皆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之患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議革通夷之弊

獠獠之性本自愚直其桀驁貪狡者百中之一耳未  
亂先治已發計擒夫亦何難惟有罪軍民脫逃廝僕  
亡匿其中唆引劫奪以報私憤無藉土人鄙惡商藝  
游息其中為之謀畫以分貨利是以各賊出沒不常  
橫行無忌緝事之設本為體探賊情一有軍機起先  
走報撫安之設本為招撫獠獠寇賊生發返為掩飾



是以有所倚賴敢于弄兵及其罪惡貫盈勦伐必加  
掠房軍牢獲其常例往往洩使先為備狼兵進山受  
其私賄往往賣路縱其逃匿是以兵至則道兵退復  
亂即今有事于地方先期拘集緝安撫去脚商藝禁  
于一室令其開報極惡村分若干、亡命奸徒若干、與  
夫地之險阻阨塞路之多少遠近或征或勦就此  
輩為之鄉導有功之日免其前罪有漏洩以軍法處  
治其文移往來尤貴密速因俾條牢得以先漏調兵  
發兵亦然勿令自兵得以賣路

五屯要害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邊類

三七

按廣西五屯所居荔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藤  
峽右臂及白右寨十二磯濠江口之衝為諸徭要道  
其間山泉佳秀樹木豐麗田沙衍沃足以裕其居而  
遏其患洪武開立所近增置城堡集種兵以守之借  
其力以為用亦一隅雄鎮也

制馭大藤八寨諸巢議

按粵西有日大藤日八寨日連城日六十三山日七  
山等巢粵東有日羅勿日王母日雲稍日毋離等巢  
往歲督府重臣因粵東羅勿諸巢為地方害且數十  
年動眾數十萬一舉殲之兵威所振山谷為空乃粵

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近羅勿畏威悔罪乞憐求生  
編里輸差盡從撫處一時東西兩山并稱寧請說者  
謂當時收兵大早經畧事宜尚未萬全逃匿餘黨尚  
未搜捕乃不踰年舊口餘孽呼携潛出一省所急者  
在八寨兩省所悉者在夾勦故當時論者諸且置八  
寨而先六十三山等巢則各寨悔罪如其不悛乘餘  
威殲之易矣

湖廣夷

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連川  
賈溪洞深險難撫易亂彭氏富強雄脅諸司自宋迄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邊類

三八

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  
過殘破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泉僉事汪濬統  
馭嚴飭所過斂戢以故順靖之禍不獨襄楚永保之  
憂豈直苗夷也

秦金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諸賊不得相為應援而  
表裏受兵又無所逃遁數匿故得以草薶而禽獮之

五溪諸蠻

五溪諸蠻其先槃瓠氏之裔今湖廣廣西溪峒中諸  
夷皆其種類即漢光武時馬援所征服者在北魏有  
冉氏田氏向氏歐落尤盛唐末五代時寇無寧日宋



太祖得蠻人秦冉雄以為辰州刺史諸蠻懾服蠻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至南宋以章惇為經畧舒氏彭氏蘇氏楊氏相繼納土置沅州誠州後改誠州為靖州元雖置郡縣叛服不常國初命周德興討平五溪蠻正德間以都御史秦金討平柳桂土人龔福等嘉靖初有蜡爾山苗之亂又有篁子坪土官田與爵之亂命張岳討平之各夷多取湖南古巫黔中地即今之辰常靖施永順保靖等處是也

鄖陽流賊

荆襄流逋自元已然山深土沃嶽湖廣四川陝西之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遼類 元 間劉千斤野王剛藍鄆老人廖麻子何淮喻思俸徐學楊文政李胡子小王洪等擾躪無寧時自撫治鄖陽之設寂然樂土流逋不特為避逃計實所以利之自終南一帶東至荆襄其地饒肥閑曠物產天然之利

虔鎮事宜

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于湖柳在贛州之利頭岑崗諸巢則連界于閩廣接境于湖柳者賊眾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為固連界于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

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跡所不能到賊若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眾亦無所施

記三省夾勅橫水桶岡

江西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眾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淵頭接境淵頭係大賊池大嶺等巢冗有眾數千人編類纂 卷三十四 遼類 三十 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來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之稍易但其倚藉淵頭兵力以為聲援攻之則奔入淵頭兵退則復出為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以湖廣言之則桶江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江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

虔鎮總論



接南贛汀漳等處惟贛當四省之交漳南象湖長富諸巢交于閩賊魁詹師富等據之其西橫水左溪桶岡諸巢交于楚賊魁謝志珊藍廷鳳等據之其東南三洲九連諸巢交于粵賊魁池中容等據之不時四出劫掠為患屢年三省撫臣往往相為觀望急則議請夾勦每諗時兵始集集則兵已竄匿徒糜餉費以此積至數十萬眾及王文成受命巡撫南贛躬率諸道進兵取上杭出其不意直搗象湖乘勝破長富及水行等四十餘巢漳南平十月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左溪再鼓而滅桶岡三洲賊猶悍黠擬官借號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邊類

三

開各巢破懼而佯款陰增機險穿毒以虞王師文成故休土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渠魁遂舉兵擊其解又一鼓而破三洲

內夷總論

按夷狄之見於經者始于三苗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崗山箐之中曰犵曰狠曰獠曰獯曰獯之類凡十數種皆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獯即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其性習不常無有倫紀禮義國初于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川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

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為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北之義禹不叙之意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邊類

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五

邊類

古東夷考畧

歲

歲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自謂與高麗同種

馬韓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後漢時通焉二曰辰韓三日弁

辰馬韓在西北有五十四國其地與樂浪南倭接辰韓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邊類

一

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內率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焉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都日支國

夫餘

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貳千里本濊地也

挹婁

即古肅慎氏國周時貢楛矢石矰魏常道鄉公時猶貢其國在不咸山北夫餘東北千餘里瀕于大海南

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

女貞

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氏于夷狄中最微且賤五代時始稱女貞後更女直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番此其一也厥後阿骨打代遼而帝國號曰金八世而亡

經理朝鮮事宜

莫若干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邊類

二

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為王京烏嶺之援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便則遣輕兵而趨利與倭決勝勢不便則虎踞以壓其邪心而禁其無橫逸須得寔心練事才力兼全者為巡撫司道而專任之

女直節

女直即古肅慎氏後漢名挹婁元魏名勿吉隋唐名靺鞨五代時始稱女真後避契丹主宗真諱更名女直宋自建隆以來嘗入貢中國至天聖後始沒屬契丹其酋長號完顏氏者本新羅人為女直所推服漸強大數傳至阿骨打遂滅契丹國號金後又為元所



滅設諸府路領混同江南北水達達及女直人今海  
西熟女直即其餘種也其地在混同江東東瀕海西  
接兀良哈南偉朝鮮北至奴兒干中有長白山橫亘  
千里高二百里巔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  
北流爲混同江混同江在開原城北千里五里又有  
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  
千五百里與混同江皆南入松花江永樂九年春遣  
將將水軍駕巨艦至江上召聚諸酋豪餌以官賞於  
是東旺佟答刺哈王肇州鎮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  
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爲都指揮賜勅印又置衛所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遼新 三

戰不休諸皆善射馳獵好盜其左右二衛最無賴江  
夷以北有阿哈婁得悍狡自相雄長大抵東北諸夷  
建州最要害居中與諸夷勢聯絡相犄角五嶺喜昌  
石門險隘人騎不得成列虜人咽喉永樂間開原降  
虜楊水蒼戶者率數百騎奔建州已而建州酋李滿  
住款塞求內附駐牧蘇子河日強盛靖難未久專事  
撫綏諸夷漸爲邊患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殺虜吏  
民十餘萬正統末附也先入塞侵遼東西景泰中諸  
酋多灰也先之亂盡失勅賜諸子孫不得請官以舍  
人入貢賞宴大減以故怨忿思叛成化二年酋董山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遼新 四

百八十二官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又有地面  
五十八站七寨一皆令三歲朝貢官賞羈縻之又置  
馬市開原城通交易稍給鹽米布賸諸酋豪使保寨  
不爲邊患各路有水陸城站自湯站東抵開原曰建  
州毛鄰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廬建州毛鄰本渤海  
氏遺孽喜耕種善緝紡飲食衣服頗有華風建州夷  
最强左善治生其在開原北近松花江者曰山夷又  
北抵黑龍江曰江夷即生女直亦有室廬江夷爲強  
海西有山夷即熟女直完顏餘種亦務耕稼婦女喜  
金珠倚山作寨亦名山寨夷數與生女直警殺百十

送糾聚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都督王瑛左都御史  
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軍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  
廣寧輔乘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潭河  
柴河越后門上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鵲關喜昌  
口過風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濛猪江中軍自撫順  
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渡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  
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  
兵萬人過其東走我兵搆賊巢磨道擒斬俘獲虜指  
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子乞降  
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爲副總兵防守築撫順







伊多之別名也其北離 西南為筑後 橫直皆二筑後  
 伊岐島海面五百里 其南濱海之界為什摩島思迷今之人  
 之南為大隅 其南濱海之界為大隅州也大隅與  
 日向薩摩等連 大隅之西為薩摩 橫直皆三百六十  
 里為薩摩子記為洋里高為原因什摩島置里為薩摩  
 署 豐後東南懸海為土佐為伊豫為阿波阿波相近  
 懸海為尖路土佐豐後之間為佐加關 上佐佐加  
 入十里佐加關至 薩摩之北為肥後 橫直皆五百里  
 豐後海面七十 薩摩之北為肥後 橫直皆五百里  
 六島阿麻國微為昏陸為一國體 又其北為肥前  
 皆五百里其界為依來為言奴氣子為法司奴一計  
 為客舍其內沿湖泊有交易之處為倭羅喇為知十  
 至島法一溪為夜間迷為至迷子為迷古里為失散為喻  
 掃骨拂為愛奴子為迷古里為失散為喻  
 八編類纂 卷二三五 七  
 哥呀為維麥哥為本一 肥前西懸海為平戶 東西  
 名馬子喇為法麻數几 平戶之西為五島 五島懸海相續  
 十哩西至博多 平戶之西為五島 五島懸海相續  
 海而四百五十里 平戶之西為五島 五島懸海相續  
 可謂乃日本西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連五六日  
 望無山直抵陳峻壁下此島與薩摩相去一千五百  
 里與肥前相去四百二十里與平戶相去二百五十  
 里五島至山口必由平戶經過其界為乃路為倭齊  
 家為衣屋奴密為通記為達 北為多藝為伊岐橫直  
 十哩至對馬島 為對馬島 橫直三百里其南界為哥呀  
 海而五百里 為對馬島 橫直三百里其南界為哥呀  
 西北為堆沙九島 為堆沙九島 橫直三百里其南界為哥呀  
 為知六島為堆沙九島 為堆沙九島 橫直三百里其南界為哥呀  
 必由對馬島開洋 各島之人俱至堆沙九島 橫直三百里其南界為哥呀  
 風一日約 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  
 五百里 其首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

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山抽分  
 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  
 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  
 則犯廣東東則犯福建 彭湖島分餘或之果州等處  
 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  
 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餘或過韭山海關門而  
 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 金堂蛟門 犯象  
 山奉化 入湖頭渡 犯昌國 入石 犯台州 入橋浦海門  
 正東風多則至李西舉壁下陳錢分餘或由洋山之  
 南而犯臨觀 過漁山兩頭相三姑山入理浦則犯經  
 八編類纂 卷二三五 八  
 石則犯寧波 犯錢塘 過大小關餘分人 或出洋山  
 之北而犯青南 過馬頭 犯大倉 過馬頭 或過南沙  
 而入大江 過馬頭 入鴨角嘴 若在大洋而風  
 款東南也則犯淮揚 犯登萊 過步州洋 入鹽城  
 則犯揚州人越 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  
 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  
 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  
 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  
 日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  
 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棹之處焚劫之權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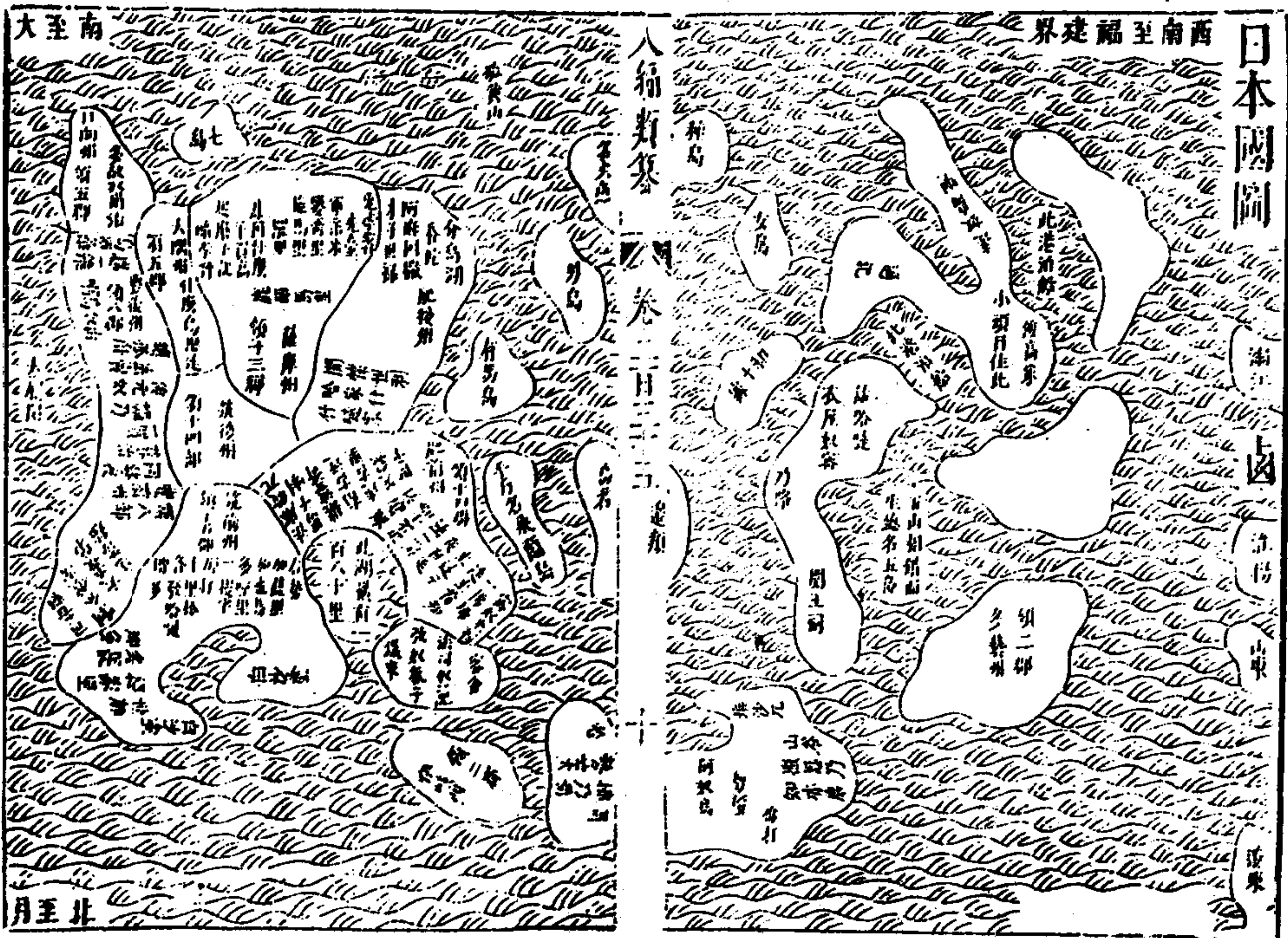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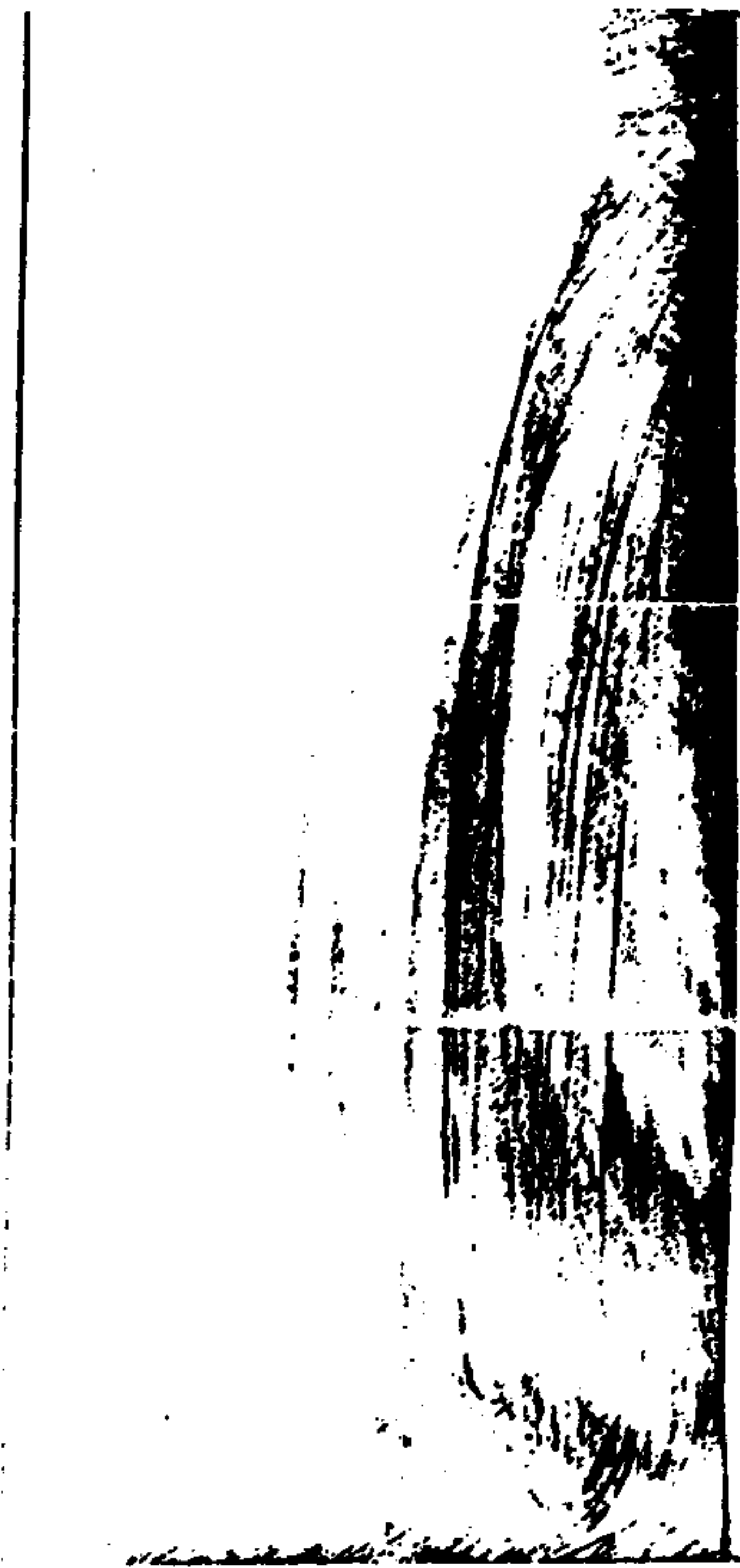


倭得而主之而其概槩所向一視乎風寔有天意存乎其間倭不得而主之也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固之商于薩摩而附行者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如中國總督府之義各以大權相吞噓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蕪并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自今大修 祖宗舊制禁敢沿海接引之人擇守令阜民生儲糗糧練精銳寇來則殺之入貢則撫之通商則絕之如是而亂有不息者吾未之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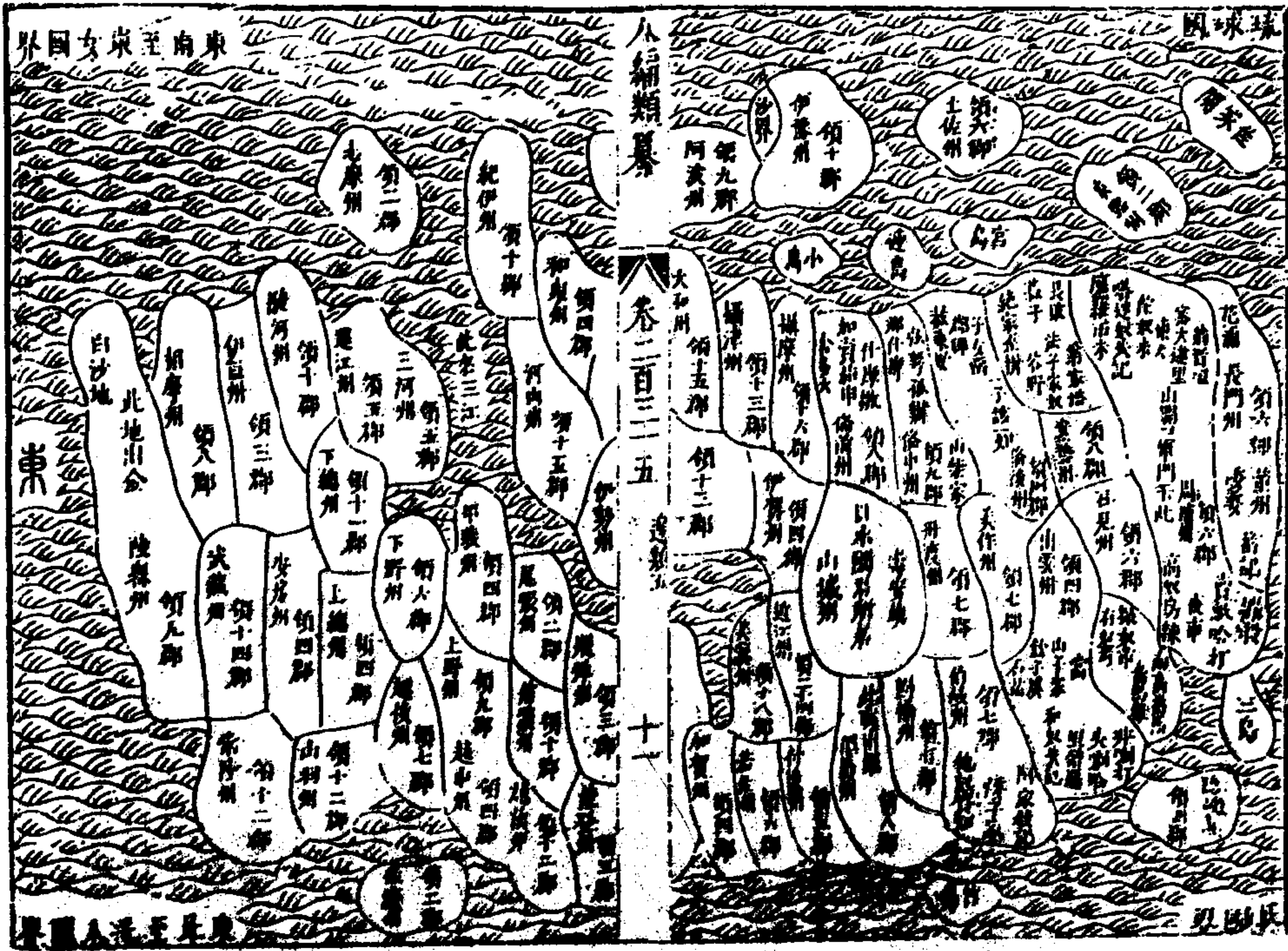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九







海寇情弊

按國初吳淵頴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對魏文帝之言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效順之實計莫便于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為寇商道既通則寇復轉而為商彼其既犯國禁思圖苟安因暗引勢家同作勾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圖大生覬覦時則不因商賈不通而定成寇心矣伏按國初禁海之例始因遺論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閉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通八編類纂 卷二三五 遼東

日本國考

日本

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併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有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誓善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朝臣我奉衣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先是勝國時曾遣使趙良弼襲擊日本遂絕不通中國比秩至疑為良



日本國考在同制條今移于此以便覽

日本歷魏晉隋唐皆來貢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或曰日本故小國為倭所併因目其號焉宋雄熙後累來朝貢熙寧以後來者皆僧也元至元初遣使招諭不至因命使由高麗且介高麗王植致書諭意皆不報至十七年春二月顧殺國使杜世忠等世祖怒于是召范文虎議招募士卒伐之踰年遂率兵十萬以往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文虎等擇好舟乘走棄餘聚山下眾推張百戶為主將伐木造船會倭來戰盡殲焉逃歸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繞三人終元之世使竟不至以上俱案字一統等志及元史本朝

洪武二年命臣趙秩往諭其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自後數歲一來後屢入寇且與胡惟庸通謀惡之著為訓絕不與通爰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自遼左至徐聞永樂以來嘗遣太監鄭和詔諭諸夷日本首先納款乃給勅合百道許其通貢仍非時寇至十九年大寇遼東等處總兵官劉江盡殲之于望海場海氛始熄百八十年海上恬晏茲商造孽乘時跳梁大掠沿海內地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幸而渠魁授首兇醜頓衰雖間成弗靖然要領絕矣

弼後將亦之秩言 今天子用夏變夷非蒙古比且曉以禍福王乃懼禮秩遣僧進方物隨秩奉表稱臣人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五年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棺寺僧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澈浦温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寇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茶馬刀扇 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庭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 上覽表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 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庭用又來貢于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 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遣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



四調一爲戍兵二十二年置番界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築福建漳泉人爲戍兵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刺都督楊文舉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守倭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帥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併擒犯邊賊二十餘人卽付使人治之縛置甌中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勅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邊防

十五

來貢人船刀劍不奉我約束上諭使臣卽後貢舟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否則不受七年遣人來貢知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卽不如期倖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卽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卽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開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挑渚于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候修戰艦合兵分番屯住海上寇盜消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復寇寧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請于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王客亦言其不可詎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年壽寧來貢正德六年宋素鄉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詎鄙人朱澄告言素鄉本臣從子叛從夷人守臣以聞王客以素鄉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椿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邊防

十六



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筵席  
並以先後為序特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市船大監  
以重寶先閱瑞佐皆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  
瑞佐忿爭與相讐殺大監又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  
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有海鄉鎮素卿坐叛  
論成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  
船禮部遂請罷市船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賒奸豪  
家久之奸豪欺負日積番人坐索不得償遂出沒海  
上為盜諸負貨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嚇官府出兵捕  
之番人益怨恨大肆殺掠而中國又多為之害學於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七

是王竹瘋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  
攻城掠邑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統為浙江建撫  
都御史兼領福興漳泉軍務統勇於任事上章暴二  
三勢豪通番狀竟為勢豪阻誣被劾恚憤卒其所任  
福建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成繫獄  
于是羣盜肆起益無忌憚二十一年殘黃岩掠定海  
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以都  
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為參將剿賊時兵政久弛所在  
無備忬經畧未幾群盜總至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  
猷出洋焚賊巢群賊乘風奔突倏忽千里徧畧溫台

寧紹抗嘉蘇松淮揚十郡破昌國臨山鄞甯乍浦清  
村南匯吳松江諸衛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阜  
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為參將而以俞大猷  
為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  
請海道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皆歸囊橐比忬改  
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  
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王江涇之捷文華又出監督  
監軍素忌經天寵遂詔獄論成西市而以浙江巡按  
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  
出入二十六郡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東溫台江北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八

淮揚尤被其毒時李遂巡撫淮揚以智畧誘至廟灣  
縱兵殲之四十年賊破興化政和壽寧平海銅山寧  
德等郡縣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募浙兵剿平自是  
始更置政府絃轍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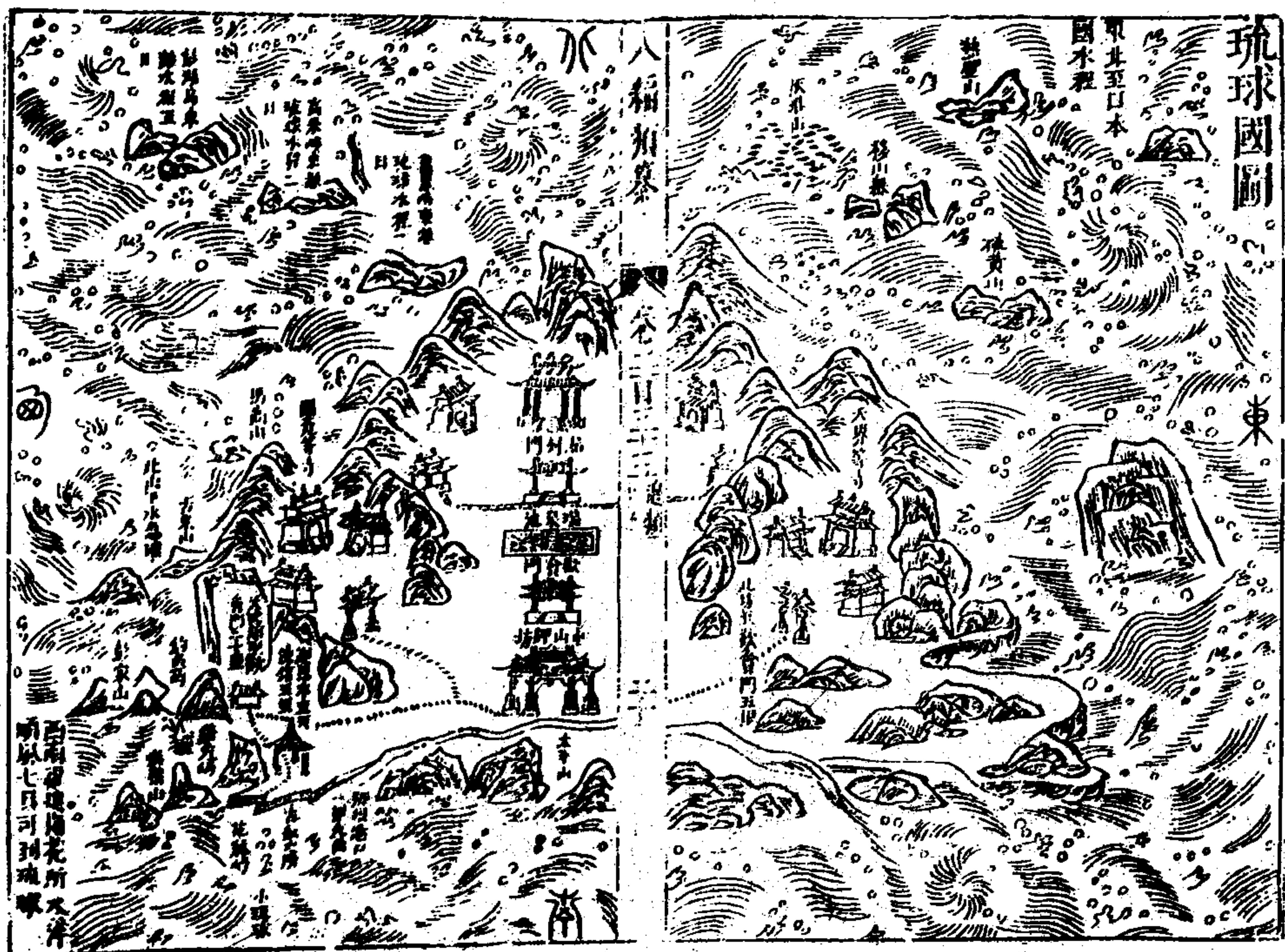
計處倭酋

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  
國諸酋欲併秀吉之為而思攘奪之者甚眾陰謀伐  
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  
其弟中書以自明我久不得已而伴為降順其心未  
嘗一日忘秀吉也等豐後州官之妻為妾民間妾女



充塞卧内，諸州質子，禁若圍園，日本原無征科之擾，而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興大兵動大衆之舉，而今則徵發驕然，故出則蒙面，隊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犬，且將置山城君于何地，秀吉無故興兵，聲言內犯，陷我屬國，碧蹄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上，而我以細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我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昫奏稱倭賊方于金海釜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置糧器，焚燒攻掠，至八編類纂 卷三三五 九

稱屠戮留州者六萬餘人，尚可謂之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本謀，然藉此名號以誓服諸夷，行長小西飛諸酋，懾于平壤王京之戰，既不能長驅直入而入朝鮮者，又歎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喪師之戮，亦姑假封貢之說，以詭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輩僥倖苟且之謀，得行乎其間，若我經界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輩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平秀吉，不知秀吉變詐反覆，必不可信義處者也。





琉球事實

琉球國在福建漳州東福州東北大海中漢魏以來不通中國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返遣武賁中郎將率兵再往虜其男女五百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招諭之不至 國朝首先歸附率子弟來朝 太祖嘉其忠順賜符節章服及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姓又許其遣子及陪臣之子來學于國學分其國為三日中山王日山南王日山北王皆遣使朝貢永樂來其國王嗣立受冊封自後惟中山王朝貢不絕其山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禮類 三

南山北二王俱為所併云隋兵劫之而不服元使招之而不從我 太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不遣使首效歸順其忠順之心無異越裳氏矣風俗男子不髻亦不羽冠但結髻于首之右凡有賊者替一金簪漢人有之髻則結於髮之中俱以色布纏其首黃者貴紅者次之青綠者又次之餘斯下矣王首亦纏綿帕衣則大袖寬博製如道服然腰束大帶亦各有首纏布之色辨貴賤也足則無貴賤皆布草履入壁宇則脫之一則席地而坐恐塵污一則以跣足為敬故王見神臣見王及賓主相見皆若是也惟接見平等則

加冠其服屣揖避之間每見其疾首感額弗勝其束縛之勞矣其君臣之分雖非華夷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級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也次那壩港司錢穀也次耳目之官司訪問也此皆上官而為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兼文武者也土日祝朝自朝至于日中身九三次陪臣見之則握手膜拜尊者親者延至殿內賜坐賜酒其卑而踈者則移時長跪于階下焉凡遇元且 聖節長至日率眾官具冠服設 龍亭行拜 祝禮蓋久漸文敘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禮類 三

復襲者之陋矣父之于子少雖同寢及長而有室則異居食亦用匙箸得異味先進尊者及子為親喪數月不食肉亦其俗之可嘉或者以中元前後用溪水浴其屨去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纏之裹以常草觀土而殮上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于山穴中仍以木板為小廟戶歲時祭掃則辟鑰視之蓋恐其木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是以商賈不通若以為防剽掠則其國小法嚴凡有竊物者即加以刑刑之刑朝貢往來俱乘大船海邊魚鹽亦泛小艇未嘗不駕舟楫而縛木為筏也俗見神神皆以婦人



為凡九經二夫者則不之尸矣王府有事則哨聚而  
來主及世子陪臣皆頓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國人凡  
欲謀不善神即夜以告王就擒之聞昔倭寇有欲謀  
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銅其舟易水為鹽易米為沙尋  
就戮矣惟其守護斯土是以國王敬之國人畏之也  
王之宮室建于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  
殿門扁曰奉神四圍皆石壁至於賦歛則寓古人井  
田遺法且以名義未詳備其臣民亦各分土以為祿  
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如封王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之  
征則暫取之民而不常也雖無經生亦曉漢字奉正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地理類

古南夷考畧

板橋蠻

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于巴蜀漢之境傷害千餘人  
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閬中夷  
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  
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殺人得  
以贖錢贖死夷人安之

牂牁

渠帥姓謝氏 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為境即  
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昆明九百里即國其後又

封別帥為滇王皆牂牁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  
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

獠

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于邛笮  
州川谷之間所在皆有依山而居無酋長版籍蠻  
之荒忽無常者也舊傳獠有飛頭蠻齒鼻飲白衫花  
面赤衽之屬二十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其多殆百  
餘種常侵暴梁益谷人生幽崖與谷中狃人生囓嚙  
中獠人五嶺以南皆有之

滇

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始楚項襄王使  
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躡至滇池方三  
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  
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而以其眾王滇變服  
從其俗以長之

滇即漢益州郡也蜀改易州郡為建寧分建寧永昌為雲南郡又分建寧  
并南為南郡今之雲南地也

邛都

漢時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其外西曰桐師  
以東北至葉榆名為檮昆明地方數千里武帝開為  
邛都縣



侏都

漢時自越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侏都最大武帝開以為侏都縣

丹甌

漢時自侏以北海君長十數丹甌最大郎漢汝山郡之地

南詔

或曰鶴柘曰龍尾曰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夷語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詔號六詔曰蒙巒詔越析詔浪等詔暹暎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地理

五

相君長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曰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東南距巗東南屬交趾西摩伽佗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別都曰善闡府大理即南詔國也本唐小夷邕州有江水與大埤大槃水通自邕州道諸蠻獠至大理不過四五十里

西原蠻

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寧氏者相承為豪又有黃氏居黃橙洞其隸也其地西接南詔宋時儂氏世為廣源州首領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

故儂智高資以暴

兩巖蠻

百曲州靖州西南昆州出輒晉寧險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巖白蠻自彌鹿赤麻二川南至步謂之東巖烏蠻晉時據南寧郡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唐置青鈴弄棟為縣印今曲靖

尾濮

漢魏以後在典古郡印雲南西南千五百微外其人

有尾長三四寸按木濮即尾濮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地理

五

本漢初南越之地接漢九真日南諸郡及唐驩愛等州東南薄海接占城東海路通欽廉西出諸蠻西北通邕州在邕州東南隅去左江太平寨最近自寨正南行至枕榔花步渡富良白藤兩江四程可至又自寨東南行過丹特羅小江自諒州入六程可至自右江溫潤寨則最遠由欽州渡海一日至歷代為郡縣宋朝遂在化外丁氏黎氏李氏擅其地

黎洞

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儋崖萬安皆與黎為境其服



屬州者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蠻人僱崖海上水居蠻也。

林邑國

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為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

暹羅國

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暹國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土衍腴多獲，進人歲仰給焉。元元貞初，暹人常遣使入貢，至正，暹降于羅斛，令為一國。本朝洪武初，遣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暹羅斛國王悉列昭昆牙

八編類纂

卷三三五

三五

遣使奈思，俚儕刺識悉替奉金葉表朝貢，暹賜大統曆七年，遣使沙里拔來朝，自言本國今陪臣奈思，俚儕刺識悉替入貢。去年八月舟次烏潯，遇瓜舟壞，漂至海南，收獲漂餘貢物。上因無表狀，可懷疑為奸商，詭言却之。後其子悉列寶昆牙立，九年遣子昭祿群，膺奉金葉表貢象及諸方物。上命禮部員外郎王恒中書省宣使蔡時敏往賜詔，及暹羅國主之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如期貢。二十年又貢胡椒、蘇木。二十八年，詔遣中使趙達、宋福等祭其故王，悉列昭昆牙賜嗣王昭祿羣膺勅諭。永樂元年遣

使人賀，始稱暹羅國。二年遣使昆文現表貢方物，四年復貢方物，且乞量衡為式。詔賜古今烈女傳給與量衡。七年王遣使奉儀物祭。仁孝皇后命，中官以告几筵，是歲復遣坤文現貢方物。先是南海民何八觀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至是因其使歸，傳諭國王遣八觀等還，毋納流移以取罪戾。八年貢馬及方物，送中國流移人還，賜勅勞之。十年復貢。十二年昭祿群膺卒，其子三賴波磨札刺的嗣位，以兵侵滿刺加國，滿刺加訴于朝。勅諭暹羅國王令與滿刺加平。十五年來貢，十八年又貢。遣中官楊敏等護貢

八編類纂

卷三三五

三六

使歸國，仍厚賚其王。十九年王遣使奈懷等六十人入貢，謝侵滿刺加國之罪，賜紗幣有差。二十一年又貢，賜使臣及通事總管番伴有差。洪熙宣德間，至如常期。正統景泰間，貢或不常，賜仍舊例。成化十三年遣使群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美亞本福建汀州土人，謝文彬也。昔因販鹽下海，為風飄入暹羅，遂仕其國，嘗至南京，其從子瑣偶遇識之，為織珠色錦綺貿易，番貨事覺，下吏始吐寔焉。十七年遣行人姚隆往冊封其王。弘治中遣給事中林恒復往行冊封禮。正德十年遣使貢方物，進金葉表。嘉靖元年



暹羅及占城等夷各載番貨至廣東未行報稅 上  
 乃命賦物照舊入官三十二年國王遣使坤隨離等  
 貢白象及方物三十七年又貢方物比舊稍不同萬  
 曆三年九月暹羅王招華宋頃遣使握坤哪米恩灣  
 等奉金葉表貢方物六年十月該內閣大學士張  
 等題據提督少卿蕭廩呈請于本館添設暹羅一館  
 考選世業子弟馬應坤等十名送館教習其國東連  
 大泥南臨東牛西接蘭場北界大海由廣東香山縣  
 登舟順風計約四十日可至其國彼國來貢必用五  
 六月南風暹則用十一月北風過此不敢行矣

瓜哇 隸回回館

瓜哇古開婆國又名莆家龍漢晉以前未聞唐為河  
 陵宋為開婆元稱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  
 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洪武三年王昔里入達刺  
 遣八的占必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  
 所授宣勅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瓜哇要而殺之十三  
 年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斐烈時奉金葉表朝貢  
 上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永樂三年其國東  
 王遣使朝貢請印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  
 滅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

懼遣亞烈加恩謝罪 詔勅詰責西王令償欠者黃  
 金六萬兩已而遣人貢萬兩禮官請索如數 上曰  
 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耳獨其金賜鈔幣諭之十六  
 年西王楊惟西涉遣人獻白鸚鵡正統八年令三年  
 一貢

真臘 隸回回館

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漢武帝時獻  
 萬蚡夜光珠久未通至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併扶  
 南而國分為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為水真臘北多山  
 阜為陸真臘後復合為一宋宣和初封為真臘國王  
 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為占城王占城遂為屬國  
 又有參卑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真臘聚落頗  
 衆地亦廣洪武六年因王忽兒那遣柰亦告即表獻  
 方物賜大統曆文綺二十年正統列保昆邪甘苦者  
 遣使貢象及方物景泰二年貢賜王及妃文綺朝貢  
 至今不絕其俗尚華侈東向為上右手為崇

滿刺加 隸回回館

滿刺加永樂三年王西和入兒速刺遣使奉金葉表  
 朝貢言願內附為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冊  
 封使賜印誥錦綺封為滿刺加國王九年嗣王拜里



遣蘇刺率其犯及子五百四十人來朝。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王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子姪僮從賞各有差。十年遣使送還國。十二年王母來朝貢厚賜之。二十二年宣德九年王復來朝貢賜亦厚。天順三年王無答佛哪沙卒子舟茫速沙請封遣使冊立為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使瀾海次蔭子入監讀書。

占城 隸回回節

占城古越裳秦林邑漢象林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淳熙中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五

邊疆

三十一

襲破真臘慶元真臘復誓殛役幾盡更立真臘人為主。洪武二年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瓜哇日本等國賜玉璽書。是年遣使蒲且麻都朝貢言安南侵境。上遣使諭安南罷兵。是年國阿答阿者遣虎都蠻來朝貢虎象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貢賢封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賜大統曆金織。四年阿答阿者遣答班瓜卜農奉金葉表朝貢言安南數侵境乞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乃降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輒欺負。上憐之命中書省咨王言交鄰有道事止以誠。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豈可

擄兵相毒。即吞安南。令其罷兵。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賜爾。是助爾擄兵也。樂器有聲律。華夷方言本異。中國人不可遣。遣爾國人能習華音者來習。四十六年遣子來賀。聖節賜勅令文冊。二十四年使至。以臣弒君故絕之。永樂四年。勅王占把的刺得黎賦父子及其黨惡。即械送京。尚書陳洽在南交軍中馳奏占城國王占把的賴奉。命出兵討安南。陰懷二心。罪下季獮一等耳。請發兵討之。上以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遠夷。遣使諭王歸我侵地。永樂後遣人朝貢。令三年一貢。正統六年。國人請封其嗣王。遣使冊封。成化中遣使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果成。遂

三佛齊

光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為有功。然三年而後。士卒死者十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五

邊疆

三十一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六

圖書編

邊類

安南入路

入交道三、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由廣東則用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西道宋行之、雲南道、元及我朝始開、廣西道亦分爲三、

安南事實

安南本古南交地、秦象郡漢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治、嬴婁、吳改九德、武平、新昌、宋改宋平、徒籠、編梁、安南、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十六 邊類 一  
鎮南都護五代之亂、推丁部爲帥、宋封其子璉、交趾郡王、後黎桓、李公蘊、陳日照相繼篡立、又五世爲黎季犛所篡、永樂四年、遣兵平之、建交趾布政司、領府十七、州五、屬州四十一、縣一百五十七、宣德二年、黎利復叛、遣兵討之、利懼、奉表乞立陳氏、後朝廷許之、因罷郡縣、已而利篡陳自立、嘉靖六年、其叅督莫登庸乘黎之亂、弒黎廳自立、僭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子方瀛嗣、改元大正、且侵內地、十八年、遣兵討之、登庸表降、請罪願歸侵地、於是朝廷赦登庸罪、署子方瀛安南都統、使遂罷兵、然其專擅自若也、

安南總論

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劉隱所併、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獵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絕嗣、奩爲甥、爲權署國事、我太宗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以還國、朝廷不逆、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十六 邊類 三  
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事聞、太宗命張輔總兵討之、生擒季犛、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釋殺之盡、無可繼者、承僉請復古郡、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釋利者、乃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至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祖訓不許後遂聽之、卽棄其地、俾復其國、嗚呼、自秦并百郡、交趾之地、秦爲已與南海、廣東、桂林、廣西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



公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人相頡頏矣  
奈何世立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  
地淪於夷狄之域而爲侏儻藍縷之俗一何不幸哉

安南總論

嘉靖間登庸歸順蓋知中國厭兵一謝封貢使不復  
至爲常其國自如也久之登庸與子方瀛相繼歿孫  
福海嗣位又歿子幼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  
亂矣

安南總論

章皇帝不忍黔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惜乎  
當其時無有倡棄絕之義以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  
受其貢獻頃者黎氏失國而莫氏代之在黎氏必淫  
悞敗度故衆叛親離在莫氏必陰施市恩故能潛移  
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忽然異姓而更  
無偏義於其間者哉桓叔之入晉也晉人啟之也于  
是乎有椒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于是  
乎有采芑之歌莫氏之于安南亦由是也其得民深  
矣其自衛固矣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因而  
與之又非天王正名定分之心

姚弋仲

南安赤亭羌人世爲羌酋其饒富雄于洮岷之間後  
至苻嬰弒苻堅僭帝國號秦傳三十二年而亡

湟中月氏胡

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在張液酒泉地及漢取河西開  
湟中于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

氏

西戎之別種在冉隴東北廣漢之西其種非一或號  
青氏或號白氏或稱鞬氏此蓋中國人卽其服色而  
名之也後漢建安中氏酋楊勝始據仇池以漸強盛

符氏

世爲西戎酋長又謂之蒲家後符洪自稱大軍于子  
健取長安稱帝國號秦傳生堅丕登五世而亡

吐谷渾

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徙河涉歸有三子長曰  
吐谷渾少曰若洛廐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  
初西附陰山後度隴西止于枹罕而子孫據有甘松  
之南洮水之西南極于白蘭在交州西北其青海周  
迴千餘里自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  
而封嗣絕

宕昌羌



後魏時與焉亦三苗之胤與先零燒當罕開諸部姓別自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其一也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至周武帝時以其地爲宕州

党頂羌

三苗之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其地東接臨洮西平隣西距葉護南北數千里

吐蕃

在吐谷渾西南唐時最爲強國與唐約盟境上吐蕃守鎮蘭渭原會西臨洮東成州抵劍南西磨若諸蠻

入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雜類

六

大渡水之西南盡大河北百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蘭索繞嶺其間爲開田在宋時喃氏爲最強幅頓萬里其地東與松茂雋接

西夏本姓拓跋氏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賜姓李四傳至繼捧率族人歸宋賜姓趙氏更名保忠繼遷其族弟也據有夏

州及子德明孫元昊悉有夏銀宥綏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甘肅等州僭稱皇帝國號大夏世爲宋邊患

後爲元所滅夏之境土方二萬餘月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

高昌館

高昌卽火州以其地勢高厥物產昌盛故名高昌又山如火天氣常熱故亦名火州乃西域諸國之一也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卽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卽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巳校尉屯田于前王庭後魏時其地爲蠕蠕所併有闕伯周者始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于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入貢元號畏兀兒諫馬哈木入國朝號火州在嘉峪關外西行可一月至火州城方十餘里其東七十里有柳陳城西百里有土魯番永樂七年土酋遣人朝貢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還言其國風俗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巳校尉並居焉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瓦赤刺俱遣人貢馬及玉璞正統間哈刺火州等處入貢成化間畏兀兒萬戶土勒克等入貢弘治間哈失哈兒地面阿把把吉兒等入貢正德間土魯番等指揮格格捏等入貢嘉靖以來高昌歸化寺等處普覺靜修國

入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雜類

七



師拜言字刺都督亂吉刺指揮等官馬哈木等人  
貢至今或三年五年來貢不絕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  
來要路也漢明帝時收伊吾廬地以為屯田班超及  
班勇平西域龜茲等十七國皆來服唐貞觀擒頡利  
遂裂其地以為伊州為唐之郡縣矣元封忽納失里  
為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國  
初置甘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  
威西寧衛于邊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

八編類纂

卷三六

邊類

八

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肅州渡河千五百里  
至肅州肅州西七千里為嘉峪關永樂初設關外七  
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  
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  
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  
里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  
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眾居苦峪城三年忠  
順王卒兄子脫脫嗣立賜金印詔命玉帶文河四年  
賜王及其祖母綺幣有差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使  
朝貢九年脫脫卒封力帖木兒為忠義王守哈密卒

從父子字羅帖木兒嗣封忠順王賜印詔十二年行  
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可

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檀人僅數百戶顧非一種  
多蒙古回回人習俗各異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  
密者相攔出入索道錢乃已洪熙元年貢硫黃正統  
四年貢玉天順四年又貢成化元年令歲一貢貢不  
過三百人至京不過三十人八年酋者林弒字羅帖  
木兒無子王母孛溫答溫理國事九年土魯番速檀  
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  
去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

八編類纂

卷三六

邊類

九

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  
速檀未壯二十年守臣請乘間封罕慎嗣忠順王弘  
治元年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  
遣使入貢謾言罕慎病歿亂乞立為王居哈密領  
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以為不可許且請諭今  
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併還我哈密四年遣哈密頭  
目寫亦虎仙齋勅往諭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遣  
使朝貢厚賞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  
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一墳賤不相下必得元遺孽  
嗣封庶可攝服諸番乃立漢走王族孫陝巴為忠順



王六年阿黑麻復入哈密虜陝巴及金印去遣兵部侍郎張海行視經畧海至河西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成廣西請絕西域貢時文升亦請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乃西域諸夷怨朝廷宴賞大減又阻其由海道貢獅子反相率從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乃用文升議效陳海故事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獲倭道襲牙蘭牙蘭詢知遁去我兵入哈密得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十一

陝巴妻女皆携歸任塞上師還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是冬起王越為總制經畧土魯番哈密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復封為忠順王十二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兵防護至哈密是夏遣寫亦虎偃致賞賜于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妻諸國皆令人朝貢十七年春陝巴嗜酒拮据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守臣

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字刺往哈密撫諭眾夷迎陝巴還頭目阿字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為王奄克字刺與傑等擒殺阿字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蒞送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兒不肯還徙居甘州正德九年陝巴死其子拜牙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兒還來侵哈密晉不遣三年滿速兒稱速檀遣人朝貢乞還真帖木兒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兒西還八月拜牙即淫暴欲與奄克字刺叛中國往土魯番奄克字刺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即棄城走入土魯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十一

番滿刺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入哈密取金印九年滿刺兒率眾分據刺木等城又日夜聚謀侵甘肅遣都御史彭澤總督軍務邊防十年春澤至甘州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侵赤斤王子莊澤令通事與三都督送土魯番土魯番得實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哈密付滿刺哈三是冬寫亦虎仙等入京朝貢十一年滿速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又至沙州入嘉峪關攻我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發憤捶死諸奸回及通賊都督失拜烟塔馮城拒戰退賊又急調屬夷兵劫其老營遣人結瓦



刺搗巢穴破其二城土魯番大創時失拜烟荅子米  
兒馬黑麻入貢在京巧賄權倖澤九疇削籍三年滿  
速兒大舉兵寇甘州九疇忠勇先登力戰既解甘州  
圍又夜率衆問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  
火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獻民用九疇議請遷發夷  
使閉關絕貢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又入沙  
州五年起故輔臣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言解警息  
兵未幾王憲代一清盡出平涼羈留夷使往諭土魯  
番令悔過復罪歸我哈密七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  
沙州索羈留貢使牙木蘭不肯棄葦麥數萬率老稚  
八編類纂 卷三六 遼東 三  
萬人帳房三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  
議留肅州是春用二臣張桂方霍議起王瓊代憲瓊  
至河西反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撤馬兒罕哈密頭月  
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朝  
貢夷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明兒糾瓦刺侵肅州八  
年土魯番貢獅子夷人至乞歸哈密通貢瓊又奏言  
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荅子米兒馬黑木守  
哈密下兵部一時胡世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  
謝哈密無煩憊中國不聽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如翁  
及天方諸夷入貢方物又索牙木蘭兵部因請許其

通貢着令三年或五年爲期貢使雖多十二人入京  
餘留塞上是後哈密十王魯番所據北虜盤窟海西  
瓦刺結巢北山河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暇及西鄙事  
曲先  
曲先古西戎部落永樂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  
思爲指揮同知宣德元年叛討平之論功加國師禪  
師秩已而遣人入貢正統二年頭目黑麻亂遣指揮  
火丁貢方物嘉靖中衛人牙木蘭爲土魯番所劫牙  
木蘭驍勇土魯番時時令率衆侵哈密擾我甘肅已  
而與土魯番疑貳權帳來歸土魯番請還哈密易牙  
八編類纂 卷三六 遼東 三  
木蘭欲殺牙木蘭警動我屬夷兵部尚書胡世寧以  
爲不可遂止大抵嘉峪關西諸衛皆爲土魯番侵擾  
不復能爲我藩蔽矣  
罕東  
罕東本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京師公討之  
土酋哈答遣去三十年入貢立罕東罕東左二衛皆  
其酋長鐵南吉刺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鐵南吉  
刺思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陞鐵南吉刺思  
爲指揮使以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  
僉事賜冠帶鈔幣有差自是歲貢不絕罕東皆在



沙州城沙州古燉煌地嘉峪關外諸衛二罕東最弱成化後土魯番迭入哈密二罕東不能支分散各城正德中陳九疇擊退土魯番沙州人稍行生聚耕牧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酋土巴等叛附土魯番嘉靖中城撫住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萬石邊儲坐困

魯陳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柳縣地我朝宣德五年魯陳萬戶瓦赤刺遣人來貢其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沙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去夷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非火焰山色赤如火城方二三里大抵皆胡服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噲或曰龜茲漢宣帝攻龜茲元康初龜茲王絳賓同主女人朝東漢仍朝貢晉武帝初遣子入侍唐太宗遣杜尔伐之破城執其王後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宋祥符以後入貢凡九元時名失八里馬合木封於此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人貢馬永樂四年王沙迷查干遣人貢

王瑛亦年陳吏部使其國十六年頭目速哥克刺滿刺來朝言歪思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為王徙其國西去更別亦力把力正統三年王也先不花遣人貢王瑛駝馬景泰二年遣人朝貢天順以來人貢不絕其國無城郭官室逐水草住牧夏秋暑煖深山大峪六月飛雪

哈失哈力

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或曰即阿力馬力

加異勒

加異勒西夷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乏食常備粥國永樂中王者麻里柰那遣使別里呆不貢方物宣德間朝貢

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曠野俗尚佛長刑市多牛羊交易用一錢宣德中國王遣十人來貢方物

敏真誠

敏真誠國以大多高山水流深縛木為渡日中為市諸賈皆集永樂中國王遣四十八人來朝貢

八答黑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地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地理



八峇黑商永樂中遣四十人來朝貢方物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

火刺札

火刺札國徼人弱物產涼薄四圍皆山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鰕城僅里許皆土屋板屋王居亦陋永樂十四年常遣人朝貢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二千里漢大宛魏洛那隋蘇對沙那及石國皆其地自漢武

八編類纂

卷三六

邊城

十六

師屢征求汗血馬于大宛至隋唐朝貢不絕宋無聞焉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為速魯極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刺黑諸城皆隸焉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慶齊等朝貢十二年遣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

八刺黑

八刺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扼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貢聚

焉永樂中哈烈沙哈魯又遣其子守之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先時嘗有白虎出松林中遇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為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為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十六人來貢

峇兒密

峇兒密永樂間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文綺藥茶

阿速

阿速在近海中為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鬼好布施惡爭鬪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沙哈魯

沙哈魯永樂間遣七十七人來朝貢

西洋刺泥國

永樂元年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



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哈密總論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為西域諸國之咽喉而上魯番者疆番也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自此經畧無寧日夫國家置哈密欲以為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連禍結幾與相終始其害何如也

西洋諸國

古俚

古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地理

其

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永樂元年王馬那必加刺滿遣馬戍朝貢馬五年遣大監鄭和賜王誥幣陞賞其將領有差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昆人不食犬將領回回人不食猪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為市通諸番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誅戮沒產夷其族有西洋布曰捨黎本出鄰國坎夷

浮泥

浮泥本閩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宋太平

與國中始入貢元至元百方物我 朝洪武四年王馬沙漠遣亦思府逸進金表銀箋貢方物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王麻耶惹加那乃為浮泥國王賜印符誥幣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東宮 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會同館謚恭順塋石子岡樹碑立祠有司春秋祀封其子遐駐嗣賜玉帶金銀綺幣器皿使送歸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國上為文刻石十二年洪熙元年皆來朝貢

白葛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地理

其

白葛達海中小國土瘠俗尚佛教宣德七年國王遣和者里六思等來朝貢

阿哇

阿哇永樂中王昌吉刺遣人來朝貢

鎖里

鎖里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刺諸異布洪武五年國王小納的遣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刺冊八兒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西洋鎖里



西洋鎖里近鎖里差大物產大類鎖里洪武三年使  
來以金葉表文貢方物 上喜王敬中國涉海道甚  
遠賜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上曰海外遠夷  
附載番貨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  
人貢方物

彭亨

彭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旁多平原洪武十一年遣  
使奉金葉表朝貢賜綵幣永樂十二年遣蘇麻固的  
里來朝貢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

百花

八編類纂 卷三三六 地理類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  
尚釋教宋祥符中國主茶羅遣奉使侍郎婆里三文  
等奉表來貢我 朝洪武十一年國王刺丁刺者望  
沙亦遣八智亞壇奉金葉表朝貢

阿魯

阿魯一名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亦薄永  
樂五年國王速魯魯忽先遣蒲刺哈三附古俚諸國  
來朝貢遣內臣至其國賜王文綺

小葛蘭

小葛蘭小國也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永樂中太監

鄭和至其國王瑣里人遣人入貢拂菻在嘉峪關外  
萬餘里卽漢大秦國也元封初大秦貢花蹄牛高六  
尺晉大康唐貞觀開元宋元豐間來朝貢元時其國  
人多來中國者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賈詔  
諭之尋遣人來朝貢其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  
尚戰鬪

尙戰鬪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貢  
其俗土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夏多雨雨卽寒俗質樸  
物產甚薄

八編類纂

卷三三六

地理類

三

呂宋

呂宋在海中其國甚小願產黃金以故富厚人頗質  
樸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隔察老來朝貢

合猶里

合猶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虫人  
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來朝貢

碟里

碟里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一諸港通江人淳少訟  
尙佛物產甚薄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數為鄰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鄰國戰戰勝稍得自立永樂三年遣麻勿來朝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他奇產崇佛教永樂三年國王遣文羅打時鎮來朝貢

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徼外國小土瘠物產薄永樂三年國王遣已即丁朝貢

其巴里

其巴里在南海中大島永樂十二年國王堯哇刺查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地理

注

遣得名公葛葛來朝貢

麻林

麻林未詳其國所在永樂十三年王遣人獻麒麟上喜厚賜之

古麻刺

古麻刺在東南海中永樂時陸來賴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賜謚康靖勅葬閩縣有司歲時祭之其國有百餘州有城四重

沼納撲兒

沼納撲兒在印度之中古所謂佛國也永樂中遣使

詔諭國王一不刺金玉遣人來朝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古赤土國也隋大業三年通焉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宣德六年嘗遣人朝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二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扇褐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錢鉄

失刺思

失刺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官以綺幣磁器市馬于進西撒馬兒罕失刺思諸國秋陵即位諸詔使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毋得託故稽留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刺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僧僧所至必飲食之願尚氣健鬪鬪不勝者眾共嘔之永樂中遣使十人來朝貢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地理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亦思把罕於東南海中爲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侈物產豐厚風俗朴尚佛畏刑好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寄寓者時時出賈撒馬兒罕永樂時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古狼牙脩國也梁時通焉我朝

洪武十年國王遣使來貢賜之金幣其國風景秀瞻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六

三四

甘把里

甘把里永樂中遣六人來朝貢自言其國小介於西南海中與諸鄰國不通交易人民艱窘然奉佛好善不求積聚無乞丐者

崑崙山

其山節然瀛海之中與占城及東西竺四峙相望山廣而方根盤踞遠海人名曰崑崙凡往西洋商販必待順風七晝夜可過俗云止怕七洲下怕崑崙斜連飛失人航莫存

交欄山

其山高而叢林藤竹柁桿槍檣蓬若無所不備胡元之時令將高興史弼領兵萬眾駕巨舶征開婆國遣風至交欄山其舡多損隨登此山造舡百號復征開婆得勝擒其酋長

沙哈魯

古投和國也唐貞觀時奉貢永樂間來貢者七十七人其國民淳耻鬪

峇兒密

古丹眉流國也宋咸平初國主多須機以使九人來貢我朝永樂遣使十八人來朝貢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六

地理類

三五

九洲山

其山與滿刺如國接壤產沉香黃熟香水木叢生茂葉茂翠永樂七年正使大監鄭和等官差兵入山採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八九丈者六株香味清遠

蘇門答刺國

古名須文達那與花百國相接卽漢條支唐波斯大食皆其地也漢章帝時進異鳥唐貞觀貢水晶珠後爲大食王所侵永徽初大食王遣使朝貢終宋世朝貢不絕村落傍海田瘠少收風俗頗淳民細魚爲朝駕獨木剡舟張帆而出海暮則回舟永樂十四年



僞王蘇幹刺寇竊其國王遣使赴 關陳訴請救  
上命正使大監鄭和等統率官兵勦捕生擒僞王歸  
獄 關下諸番震服

花面國

其處與蘇門答刺國接境即那孤兒國也迤邐山地  
田足稻禾氣候不常風俗淳厚強不奪弱上下自耕  
而食富不倚驕貧不為盜

龍涎嶼

獨然南立海中此嶼浮艷海面波擊雲騰每至春間  
羣龍來集于上交戲而造涎番人乃駕獨木舟登嶼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地理

三六

採取而設遇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傍而歸手  
楫水而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之  
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圓珠亦覺  
魚腥間焚之發清香可愛貨于蘇門之市價亦匪輕

翠藍嶼

其山大小有七門中可過船傳聞釋迦佛經此山卷  
于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  
由此男女削髮無衣僅有樹木紉結而遮前後

錫蘭山國

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各聚亞于瓜哇國其高山參天

山頂產青美盤石黃鴉鵲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  
流山下沙中尋拾得者其海傍有珠簾沙常以網收  
螺蚌傾入珠池內作爛陶珠海邊一石有足跡長三  
尺許常有水不乾有舍利子在永樂七年 上命太

監鄭和等齋捧

詔勅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其  
王亞烈若茶魁負固不恭謀害舟師鄭和等使眾卿  
救疾走夜半奮勇殺入生擒其王至永樂九年歸獻  
關下尋蒙恩宥俾復歸國天順三年朝貢

小吶喃國

山連赤土地接下里日中為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地理

三七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至其國本國流通使用金銀錢  
名倘伽地瘠穀少

柯枝國

古槃槃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大海宋梁隋遣使入  
貢國初來貢永樂中請封其國太山從之

古里國

當巨海之要與僧家密邇亦西番諸洋之馬頭也山  
廣田瘠麥穀頗足風俗尚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法  
無刑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為禁令其酋長富居深山  
傍通為市聚貨通商美可觀其有一種裸身之人



曰木瓜其國能畜好馬多自西番來

忽魯謨斯國

其國傍海而居聚民而市地無草木牛羊馬駝皆食海魚之乾風俗頗淳壘石為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瘠麥廣穀米少收民不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鍤為器皿盤碟之類食物就而不知鹽也推石為屋有三五層者永樂三年國王遣馬刺足來朝貢

三島國

其地幽然山島花木常茂民倚邊而居田瘠少收網魚於海織布以葉俗朴質凡男子得附舶至中國整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天

資歸荆稱為能事尊之有德父兄皆讚焉煮海為鹽釀蔗漿為酒

麻逸國

在交欄山之西山勢峻地平廣夾溪聚居氣候稍熱男女椎髻田多膏腴倍於他國俗尚節義夫喪則婦削髮碎面絕食七日與夫同寢多有並逝者七日不灰則親戚勸以飲食或得生終身不嫁或至焚夫屍日赴火而死蓋其節義不改煮海鹽釀蔗漿為酒

蘇祿國

居東海之洋石崎壁障山塗田瘠種稀薄民下捕

魚鰕生啖螺蛤養食俗尚鄙陋其國有三曰東王西王峒王永樂十六年其酋長挈妻携子涉海來朝進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伍錢今古莫能有也

大暎南國

洪武初國王遣使入貢地與都欄礁相近厥土黑壤亦宜穀麥民懶事耕作栽種烏爹之采供食

阿丹國

倚海而居壘石為城砌羅股石為屋三四層厨室皆在用穀麥風俗頗淳民下富饒永樂九年遣大監鄭和諭之命互市其王拜詔待使禮甚恭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類

天

南洋里國

其國邊海止千餘家皆回回人山產降真香名蓮化降此處最佳國之西北海內有一大平頂峻山半日可到名峒山山之西大海正是西洋也西來過洋船俱投此山為准其山邊二丈上下海水內生海樹彼人撈取為寶物貨者即珊瑚也其樹大者高三二尺根大如大拇指

于闐

大國也去中國萬里張騫窮河源一出于闐是也光武末為莎車王所併後于闐將休莫霸者反莎車自



立為王，復滅莎車，服從者十三國，與鄯善並焉。晉大康遣使貢玉印，北魏時朝獻不絕。梁武天監始通江左，隋時其王姓王氏，唐時其王姓尉遲氏。遣子弟入侍，從擊吐蕃有功，以其地為毗沙都督府。至德初，進方圓二美玉。宋建隆，其王天聖遣使貢圭，我朝永樂二年，頭目打魯哇亦不刺金遣使貢玉璞，十二年吏部陳誠至其國，桑麻禾黍宛如中土，土人機巧好歌舞，俗尚浮屠，僧尼左多。

溜山

一名牒幹小國也。洪武初，國王遣人朝貢，地無城郭，倚山聚居，風俗淳美，尚佛業，漁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然，中有八溜，各有所主，廣三十里，所謂弱水三千是也。

南巫里

小國也。洪武初遣使貢真香等物，其地自蘇門答刺西風，一日夜可至，其國民千餘家，皆回回人。

乞力麻兒

永樂中遣使十二人朝貢，其國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民不事耕稼，喜射獵。

蘇文達那

洪武十四年國王殊且麻勒兀達盼遣使來貢，或云即蘇門答刺非也。

婆羅門

即古師子國，在西海中，延袤二千餘里，天竺屬國也。晉義熙初貢玉佛，宋元嘉梁大通唐總章天寶間朝貢不絕，我朝永樂中遣使貢方物，其地負山面海，念佛素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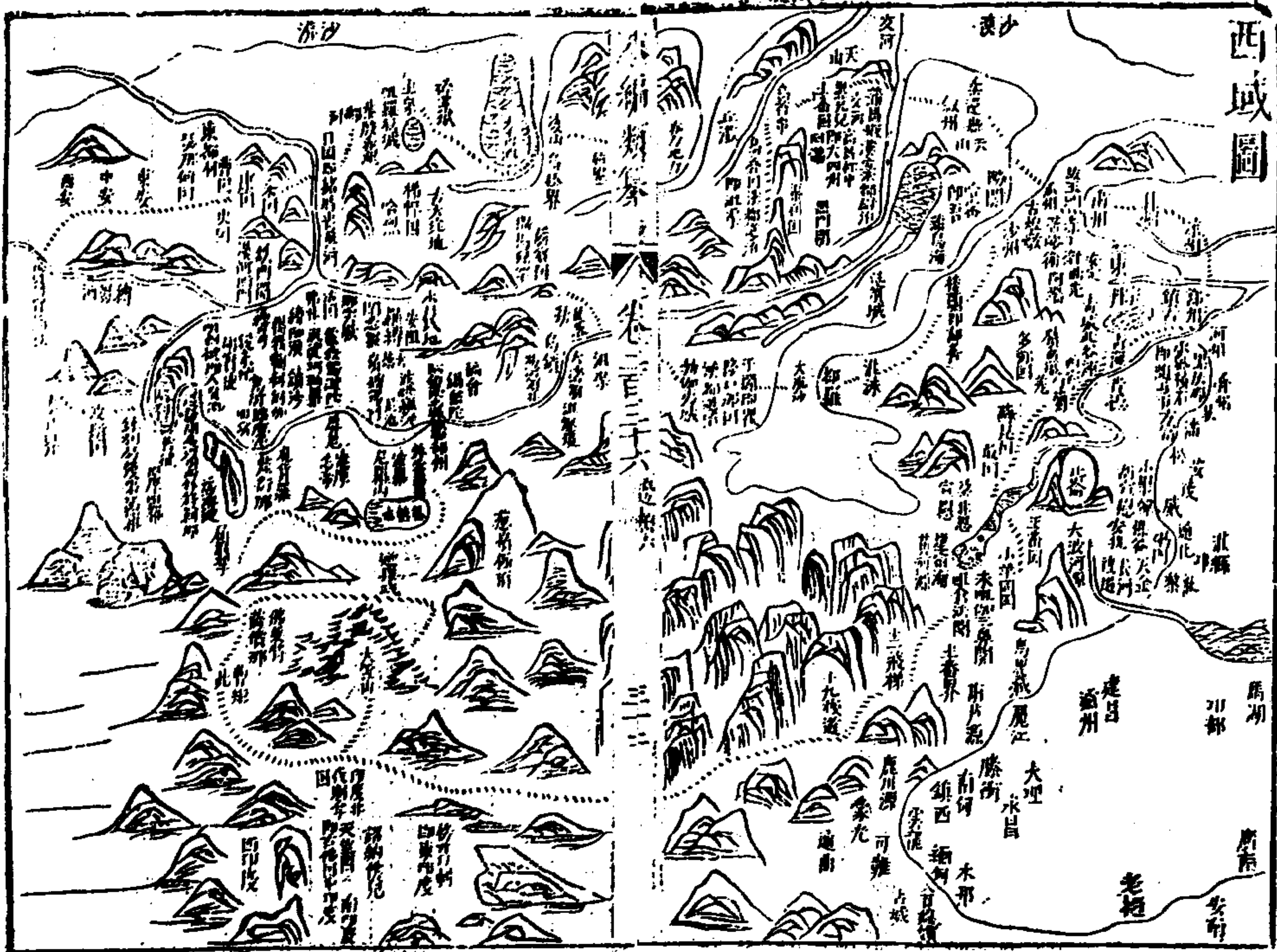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西域圖



古西域考畧

樓蘭 即鄯善

在姑羌西北漢時通焉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漢武列亭障至玉門

車師前後王 即高昌

前王國一曰前部治交河去燉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後王治務塗谷北與匈奴接郁立斯東與車師後城接

龜茲

都白山之南二百里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

八編類纂 卷二二二六

西域類

三

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漢由輪臺及渠犂地皆

相連

于闐

都忽嶺之北二百餘里南與姑羌接北與姑墨接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焉

莎車

西至疎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漢馬奉世擊斬莎車王威振西域無雷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 依耐東北至莎車五百餘里 屬賓西北與大月氏西與烏弋山離接



吐呼羅 拔豆 謝颺 識匿 烏弋山離 條支  
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安息西與條支接  
烏那遏即安息之地

天竺

即漢時身毒國都臨恒河有靈鷲山佛出其國五印  
度各居其地 摩揭它本中天竺屬國

大食

大食其國波斯之西在泉州西北其國雄壯其地廣  
袤據諸番衝要

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背四十程西至海二

八編類纂

卷三三六

邊類

三

十程 遼黎宋時與于闐國同入貢 石國去瓜州

六千里奄在去陽關八千餘里

按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  
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限列區域絕  
內外也自漢武帝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隔絕南羌自是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  
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  
則為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  
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入 本朝則 哈密火州

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其名隨世更改  
而于闐乃其舊稱也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安  
阿端曲先者皆中國前代之邊境即所謂燉煌酒泉  
伊吾故地也洪武永樂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其  
地處吾近邊薄于北虜不可槩以外虜視之使為虜  
用是亦漢人斷匈奴右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今以羌人分西番與西域為二其寔均之為西夷而  
在海島中者列之為海夷則可矣

八編類纂

卷三三六

邊類

三

八編類纂





倖類

漢鄧通

倖幸

文帝甚悅鄧通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

成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

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景帝立鄧通

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

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

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於人家

漢董賢

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更

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

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

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

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後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

為將作大匠第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

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楹衣以錦

錦下至賢家童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

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

為賢起冢營義陵旁內為便房刷栢題湊外為徽道

周垣數里門闕累愚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

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

司法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

題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

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

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度嘉

竟坐言事下獄成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

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

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

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

與光並為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

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

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

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

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後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



兩兄弟為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戶因埋獄中

唐張易之昌宗

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為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為令乃引知名士闔朝隱薛稷員半千為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潘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為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斯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齎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

宋戴法興

檀雅

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為上所知孝建初補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決內外諸雜事多委戴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賂孝武崩前廢帝即位遷越騎校尉時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義恭積相畏服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為悉決法興之手尚書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四

中事無大小專斷之宰相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帝愛幸闈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廣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歿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箴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恭母珍之

時有恭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



小人豈可  
謀事不  
免矣

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有杜  
文謙者帝為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明帝知權蕭  
謹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反盡粉滅匪  
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賴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  
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  
王洪軌與萬靈會等共語皆據袂提牀君其密報周  
奉叔使靈會殺蕭謹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  
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爾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  
徒因諸事左手頓其背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  
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成不舉事亦成二死等爾死  
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救賜先父母  
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  
之耻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

齊茹法珍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竝為制局  
監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  
救捉刀之徒竝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救權奪人之都  
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救須得富豪事御刀時  
又有新蔡人徐世樹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師為首閣  
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樹所勸江州刺史陳顯達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

為東昏疑忌舉兵襲建康加世樹輔國將軍雖用  
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樹當時權勢傾法  
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  
貨主惡爾法珍等與之爭權遂白帝帝稍惡其凶強  
世樹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  
餘人仗及呪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為刑斬刻射  
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袞服題云徐氏皇  
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為外監  
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屠齒帝呼寶慶及  
法珍為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為阿兄帝與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六

北齊穆提婆

誅

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市中  
雜語以為諸諺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救家游宴有  
吉凶輒往慶吊奄人王寶孫年十五四號為侯子最  
有寵參預朝政雖王暄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  
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下公卿見之莫  
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暄之俞寶慶  
俞靈韻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等凡三十一  
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



穆提婆本姓賂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亦沒為奴齊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姊呼姊姊遂為胡太后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封為郡君世祖幸臣和士開高那肱皆為郡君義子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為稍遷儀同三司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僕射領軍大將軍封城陽郡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上自武平三年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自太后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七

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錄尚書事唐邑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鼻令萱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皇后之廢也初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兒女置宮中齊主見之果悅納為昭儀及是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自齊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蟲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遂漸相畏惡令

萱一日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齊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為庶人以穆為正嫡引祖妣為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晉州兵敗後主奔鄴提婆西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八

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宋林靈素

宣和初都城暴水道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樂靈素在京師四年道遇皇太子弗欲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之罪詔徙置楚州而已

唐樂工

聲玩



開元二年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供奉侏儒名黃鳳性警黠明皇帝嘗馮之以行謂之肉兒寵賜甚厚一日晚入明皇怪之對曰臣歸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掖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有頃京兆奏其狀明皇即叱出付有司杖殺之天寶末安祿山反明皇入蜀初上每醮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八編類纂卷三十一

唐蘇佐明

敬宗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急宦官小過動遭撻撻皆怨且懼敬宗夜獵還與宦官劉克明將軍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敬宗酒酣入室

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敬宗於室中

五代伶官

五代史云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餘燕父子以組而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歿國滅為天下笑夫禍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莊宗既好能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



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  
 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為王至於為天子  
 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  
 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  
 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  
 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  
 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答繼  
 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  
 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  
 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得源  
 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  
 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  
 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  
 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  
 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  
 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  
 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  
 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  
 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

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  
 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  
 天子之馳騁而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偈和  
 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  
 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斬磨遠前以手批  
 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  
 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  
 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  
 厚新磨嘗奉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  
 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嗜人莊宗家世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擊  
 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  
 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  
 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  
 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  
 磨猶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  
 者有進景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出入  
 人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  
 以希恩幸四方藩鎮饋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  
 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



崇韜  
又按其  
伶人可  
與

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  
 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  
 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  
 萬人今空宮多性當實以乃息莊宗欣然人其後幸  
 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  
 為奸軍士妻女因而逃逝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  
 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  
 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  
 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人崇  
 韜之婿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人且反為婦翁報仇乃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一  
 囚而殺之朱友諒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  
 人皆求賂於友諒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諒曰崇  
 韜且誅友諒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  
 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  
 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  
 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  
 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故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  
 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  
 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諒又見殺友諒子廷

微為涇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  
 馳出鄴城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  
 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  
 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斷戍卒皇甫  
 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突  
 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  
 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  
 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  
 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  
 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一  
 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  
 崇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人又以為從謙為養子從韜死  
 存人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  
 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  
 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人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欲  
 復何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整爾之資食肉  
 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  
 王溫故侯破鄴盡阮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李嗣  
 源兵反鄴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侄  
 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



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拒四月丁亥朔朝奉  
 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宜  
 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  
 官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  
 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  
 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  
 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  
 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殖  
 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  
 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于門高焚以樂器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十一  
 可以信哉可不戒哉

宋朱勛

徽宗頗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勛語其父密取浙中珍  
 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  
 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中和始極盛舳舻  
 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  
 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計延福宮良嶽成奇卉異植  
 克物其中勛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  
 門竭縣官經常以為本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  
 不少僨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

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  
 逆罪及發行必徹屋抉牆而去人不幸有一物小異  
 共指為不祥唯恐受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悉  
 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斷山輦石程督峭慘雖  
 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  
 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  
 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  
 糧餉綱旁羅商船掛所貢暴其上篙工枕師倚勢貪  
 橫陵轢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  
 土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十一

十一

亦病其擾乃禁糧綱船戒伐豕葺毀室廬毋得加黃  
 封帕蒙人圍園花石凡十餘事聽勛與蔡攸等六人  
 入貢餘進奉 罷自是勛小戢既而益甚所居直蘇  
 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壞地室廬悉買  
 賜予已合數百家斯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  
 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  
 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刺詣勛主趙霖  
 建三十六浦肺與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  
 相枕藉霖志在媚勛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園池  
 擬禁樂服飾器用上階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



擁以自衛于汝賢等招呼鄉州官寮願指日擢皆奔  
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勳為名童  
賈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出勅父子弟  
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勳復得志聲焰熏灼袁人  
穢夫候門奴事目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得  
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  
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見不避宮禁歷觀  
蔡使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節度使一門盡為顯官  
賜從亦至金紫天下為扼腕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  
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  
歸田里凡由勳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  
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循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右編

女寵

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  
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內宮  
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年嘉美  
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象謝  
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十萬者  
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遺初元末光凶年饑

飽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賑貧民終無傾危之  
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  
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  
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  
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

王嘉因  
奏封事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  
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餽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  
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孫寵息夫  
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舟彭宣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一八

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  
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  
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鮑宣論  
董賢書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  
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壺出  
少府蓋不以本藏終末月不以長子去乎貴州公私  
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不得顯征伐迺賜斧鉞漢家  
遷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  
秋之誼家不蔽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  
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挾國威



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 兵設於 妾建立非  
宜以廣儲驕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母將隆請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奏

臣伏見詔書故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  
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聖時阿母王聖為野  
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成為  
海內所歡快 左雄諫封乳母宋娥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內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  
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帖  
傳聖旨指射舍屋三十間以來與醫官副使柳亮卿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傳類

十九

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  
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族無託  
朝廷方推此惠時謂當然 蘇舜欽論無功不當賜第

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謂温成葬事將畢石全斌以  
下及諸工巧人公然揚言妄冀遷改陛下不可不祗

畏天戒以固拒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慶嘉如緣温  
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慶嘉而幸温成之喪也 范鎮論護

章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后輔佐

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

其葬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  
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為温成之愛而  
有輕三太后之心實錄全斌輩之冒濫也錄大臣之  
不執奏也 范鎮論石全斌等護葬温成妄冀恩澤

臣竊謂固非陛下聖恩聽其妄請必謂付外之後自  
有攸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旨或至再三不容一一論  
正臣欲乞特降詔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

許於內中奏陳自餘戚里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  
請事件並於閣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於內中批  
旨輒敢因緣請託及自於內中請乞特批指揮即望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傳類

二十

降出姓名并為奏求人送有司勘劾重行貶責犯者  
斷在必行 韓琦論干求內降乞降詔止絕

乞今後應有因事敢于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  
外更乞根究因緣于求之人奏攝下府勘鞠重行責

賞如本自行于請者亦乞一就勘鞠加元犯本罪二  
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  
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 歐陽修乞執奏干求內降并究因緣之人

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佖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  
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  
拒而不納必有獻佖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



定避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者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罷李大臨罷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與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括掘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又論舉直事封內降

嬖倖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筮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

八編類纂

卷

卷二十七

三

三五

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筮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仁而欲得人之政母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侍中江敷為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武帝容表有士風請於武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敷謝滄我不

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教願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明帝將幸東都以宋璟為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關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昏毛仲為明皇所信任無言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澹乘間言於明皇曰福順典禁兵不

八編類纂

卷

卷二十七

三

三五

宜與毛仲為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奸不早為之恐後成患明皇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

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明皇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明皇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纏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明

皇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下制直毛仲不忠怨望貶瀘州別駕行至未州追賜死

宣宗時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龐冠議優一日抵



掌詠諸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余曹止供戲  
笑耳豈得視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之樂王羅程  
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立為請曰程負陛下萬人  
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  
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魯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  
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  
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  
言可以成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  
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非我

以羣婢故也夫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雜類 三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其陵而伯榮  
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陳忠上疏  
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其陵  
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  
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  
車下儀體上備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  
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備時役無度老弱相  
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疋頓踏呼嗟莫不叩  
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

皆狼為伯榮屈節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  
也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  
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  
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  
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奸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諸  
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  
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  
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  
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雜類 三

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  
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  
約非功臣不侯而開追錄河南尹鄧禹世父遵之微  
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  
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  
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  
不成民用不康  
陳壽上考 桓帝疏

終



奸類

秦呂不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秦昭王太子死以其太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  
 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  
 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  
 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  
 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

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  
 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  
 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  
 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  
 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  
 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  
 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以質諸侯即大  
 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  
 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  
 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給賓客也不韋

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  
 子為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  
 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  
 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  
 陽夫人國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  
 習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  
 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  
 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  
 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  
 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

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  
 華樹時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  
 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夫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  
 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  
 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  
 質於趙者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  
 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  
 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  
 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  
 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



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鈞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為夫人

楚黃歇

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王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十八類

三

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太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灰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

亦也解非好也

遠矣歇當灰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王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婢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十八類

四

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王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



楚王楚王名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  
第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  
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  
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  
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  
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  
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  
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  
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  
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八類類 五  
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  
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  
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  
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  
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  
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  
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  
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  
入棘門園死士挾刺春申君斬其君投之棘門外於  
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是歲  
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主  
族而不韋廢

李斯

趙高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  
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  
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  
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之所當議也高曰  
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  
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八類類 六  
蒙恬斯曰此五者不及蒙恬而君貴之何深也高曰  
高故內官之側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  
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  
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  
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  
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  
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  
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  
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



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  
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知今釋此而不從  
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  
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  
成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  
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李斯子  
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  
以破逐廣等兵使者復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  
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  
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奸類

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  
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  
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  
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  
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  
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宴樂婦人居前使人告丞相  
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  
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  
丞相豈少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

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  
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  
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傷縣之子以故  
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  
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  
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  
與盜通狀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  
高高曰丞相所患獨高高已成丞相即欲為由常所  
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  
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奸類

君何可為計哉吾必見冠至咸陽麋鹿游于朝也於  
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  
皆捕收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  
服斯所以不處者自負其辯有事實無反心幸二世  
之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  
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  
中更往覆訊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  
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  
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  
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



高皆妄為反辭，二世元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笑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漢張禹

張禹，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從沛郡施讐受易。琅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曰：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新類

九

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王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拜為給事中，領尚書事。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山至四百頃，皆經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貨，它財物稱是。禹年老，自治塚塋，起嗣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為師傅，不遵謙

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非所宜。宜更賜與它地，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問，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給事中。上懼變異，數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見自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新類

十

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孔光



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願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倚違者遠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時異之隙矣。又重忤傳太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其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初，哀帝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下傳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雖皆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從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諷羣臣奏已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

後十七年  
漢劉歆  
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為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  
魏劉放孫資  
劉放，涿郡人，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漢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曹操克冀州，放說松宜納結操，松然之。會操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郡以附之。放為松答操書，其文甚麗，操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秘書郎。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黃初初，改秘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太和未，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遣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進爵左鄉侯。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爲。景初二年，帝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鴉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能濟事否？」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淑術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又從之。」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持出。太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爲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資爲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齋手詔召之。」

晉賈充

賈充，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司馬昭新執朝權，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十三

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從之。」充默然。及還，白昭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昭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尅也。」昭從之。城陷，昭登壘以勞充，遷廷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羗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請充鎮關中，充既外出，自以爲大穢，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最私焉。充以憂告，最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此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最請行之，俄而侍奏論太子婚姻事，最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后及荀顛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嫁，遂不西行，昭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十四



充居本職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為言中書監荀最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增邑千戶子孫皆封列侯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慚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關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越

齊褚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褚淵字彥回陽翟人也父湛之尚宋武帝女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姑姪二世相繼拜附馬都尉明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也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先是淵嘗與從弟昭同載出道逢蕭道成淵舉手指道成謂昭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道成餽物別去又謂之曰此人材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道成豫焉沈攸之

事起袁粲謀誅道成道成名淵謀議淵曰西夏登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與劉秉等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異同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告道成道成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淵白道成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道成謙而不許淵美儀貌善容止未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道成將篡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道成篡位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淵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批羽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處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願之壽

齊王儉

王儉琅琊人也父僧綽儉少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附馬都尉超遷秘書丞儉察蕭道成雄異先自結納道成為太尉引為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道成既平沈攸之殺袁粲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朓平人與語久之朓無言惟二小兒捉獨道成感



難之取燭遺兒。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太尉右  
 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問。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  
 古今非一。以公今日地位。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  
 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恩。所以吐所難  
 吐。何賜拒之深。米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  
 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  
 永渝。七尺亦不可得。道成曰：卿言不無理。時道成  
 將篡。儉為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諸淵唯為禪詔。  
 文使儉參治之。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  
 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新編 十七

齊蕭坦之

蕭坦之。高帝族子也。與蕭湛同為東宮直閣。以勤直  
 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  
 文武度上臺。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  
 惠舊人。親信不疑。得入內見皇后。帝於東宮。及出後  
 堂。雜戲。彼猶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  
 扶持諫諭。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  
 元年。少帝微聞外有異議。憚明帝在臺內。收移西州。  
 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着黃縠。襪跣。垂脚。謂坦之  
 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新編 十六

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鎮軍者。蕭勳也。  
 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舉無事。廢天子邪。明帝謀  
 廢弒。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  
 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湛未能發。始與內史蕭  
 季敬。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湛欲待二蕭至。藉  
 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湛。  
 自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等。轉以猜疑。衛尉  
 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地。右百歲母。豈能坐聽禍  
 敗。政應作餘計耳。湛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永  
 元元年。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



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喻墻走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僮僕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為之備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服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眾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如故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瘖剛假專執琴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廷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一

齊江祐

江祐濟陽考城人也祐姑為齊高帝兄道生妃生齊明帝祐少為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為吳興以祐為郡丞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為驃騎諮議參軍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祐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既而祐勸帝出以示人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勸止鬪諫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

暄右衛將軍帝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難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諺可為相乖反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茹法珍梅蟲兒視靈勇東冶軍人俞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為帝所委任祐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既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如索養脫帳下詒暄暄曰旦已養鴉不煩復此寶玄志曰舅姝無謂暄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寶貴密謀於遙光遙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二

光自以年長屬當與命微旨勸祐祐弟祀以少主懇保勸祐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直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祐祀同日見殺

齊蕭謀



蕭詵高帝絕服族子也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詵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武帝卧疾延昌殿詵在左右宿直上崩遣救詵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詵詵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詵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明帝輔政詵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詵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救呼詵其見信如此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詵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華林園宴詵及尚書令王宴等數人盡歡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王

坐罷留詵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詵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成詵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亦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詵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詵好左道吳興沈文獻相詵云相不減高帝詵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獻伏誅

梁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齊初爲征虜記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約特見親遇後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卽位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蕭衍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衍將謀大事約嘗叩其端衍默然而不應衍曰吾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

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何所思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帝終不用乃求出外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華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諸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衍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尋加特進十二年卒年七十一諡曰隱約該悉舊章博物洽聞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賦於榮朝乘時射勢頓累清談

老死不知  
沈約

未詳



梁范雲

范雲南鄉舞陰人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府主簿王為丹陽尹復為主簿深相親任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及齊明帝篡位雲深為明帝所知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名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甚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曹兄弟異於餘宗室衍篡位以佐命功封晉城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帝亦推心仗之

北齊王暕

王暕幼而孝謹純雅有器度西魏將獨孤信入洛暑為開府記室暕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暕隨高歡到晉陽補功曹參軍為常山公演友齊天寶初行太原用事及文宣帝昏逸演數諫帝疑演假辭於暕欲加大辟演私謂暕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日全宜深體勿恠乃於眾中杖暕二十帝尋發怒聞暕得杖以故不殺髡鉗配甲方居三年演又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

小兒成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暕還汝乃釋暕令往演抱暕曰吾氣息儼然恐不復相見暕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暕由是得免徙還為演友演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演謝去職必辭暕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切謝絕演乘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演

會醉卧得解及帝崩濟南嗣立謂暕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怒真守文良主暕曰天保李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靈長不演默然思念久之進暕密室曰此王侯諸貴每日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一變起吾欲以正法繩之暕曰朝廷比者疏遠親戚寧思骨肉殿下舍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



下相疑何憂可久且天時人事同無異謀苟執款犯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乾元明年八月演奠位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帝使齊帥裴漢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楊晞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臯實合死恒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亮誦少時鮮不敗績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主

且情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周鄭譯

鄭譯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譯少爲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爲武帝及帝卽位爲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頗被顧過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一年爲聘齊副史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

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謂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旣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襲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官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初楊堅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堅相表奇傾心相結至是堅有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常在永巷私語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譯卽言之譯請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帝下詔以堅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堅入受顧託旣而譯宜詔文武百官皆受堅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欲出堅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主

周劉昉



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揚堅時堅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堅輔政堅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譯昉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御正大夫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索符璽之儀正色曰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奸類

三

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堅又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及堅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堅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情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以昉有定策功拜為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稱為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高有驕色然性

昉也何

粗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堅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堅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為將譯以母老為請堅不憚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堅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堅深銜之以高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

隋楊素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奸類

三

楊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為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為詔下筆立成開皇十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為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眾號哭而去素多權略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頴為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知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趨後騎掩擊大破之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

八編類纂

卷三三八

五

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李述以帝婚之重數於上前而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惑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會漢王諒反於并州遣茹天保來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聃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平

城守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眾十餘萬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其兵出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問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病薨諡曰景武素雖有建立策及平陽諒功然特為帝猜忌

唐許敬宗

八編類纂

卷三三八

三

許敬宗杭州人幼善屬文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賡稷十斛交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閣頃拜侍中監修國史進中書令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銷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誤信而詳及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已私始虞世基與敬宗

此唐宗  
大空圖  
何好子



其家不可  
泛大事如

父善心，同為李密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曼傳盛誣以惡，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為虛立門，闕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首雁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賞賚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新類

三十一

勝紀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蓋曰：繆其孫彥伯，詠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日食萬錢，蓋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蓋曰：恭。

唐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為太子，除舍人，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歲末云，佞諛有類邪巧。

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不致若謙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為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瘦而智，善搆事，因曰：我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為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闕，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待洛州女子淳于以姦擊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為妾，卿段寶充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鞫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縊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新類

三十一

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因言其初以容貌為劉洎馬周所幸，因此得進，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為抑義方逐之，義方廷劾義府曰：臣聞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憑附城社，蔽劇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小，貪冶容之美，妾原有罪之淳于，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屈節，王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左遷萊州同戶，義府云：王御史妾相彈奏。



得無愧乎。義方對曰：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貞觀中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叙，更奏刪正。委呂才等定其書，以任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縉紳共嗤靳之號曰：勳格。義府奏悉取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後雖益衰，自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既

八編類纂

卷三三八

奸類

三三

楊行穎白其賊，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嵩州。子率府長史洽，于牛備身洋，及婿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延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婿尤凶肆，既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栴於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

唐李勣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勳，年十七，往從之。讓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

八編類纂

卷三三八

奸類

三三

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楫相屬，往還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取財，縣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勳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月數萬。勳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勳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月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勳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勳爲地道出關，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羣，勳統



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眾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為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部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誅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蔡國公。賜姓。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勅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勅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勅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八 類

三

唐裴炎

裴炎絳州聞喜人。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為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讓國與元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最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元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饒味道。御史魚承暉。參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裴炎罪

納言劉齊賢左衛率將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劫。或勉其遜。辭曰。宰相不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僮石之贏。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八 子部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九

左編

奸類

唐李林甫

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  
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  
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  
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  
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氏。語林甫使為休請休。  
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二十九

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  
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對曰臣非疾  
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  
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帝  
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  
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  
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  
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  
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

并

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  
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整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  
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  
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  
左右丞相耶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為戰栗於是林甫  
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帝將立  
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  
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  
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  
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二十九

良娣之父有隙與嬌擲勅不相中勅浮險欲助林甫  
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  
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  
未幾趙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  
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不  
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  
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爾林甫數危太子未得  
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  
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豹傷  
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



然太子以謹孝聞內外無甚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厥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盡衽席林甫每奏請必先酌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欵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而柔令初若可親既崖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麗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揚慎於張瑄等綠坐數百人竝相繼誅以王錡吉溫羅希夷為瓜牙數與大

入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獄衣冠為累息適之子嘗嘗威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為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柰何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

唐元載

元載鳳翔人載嗜學工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女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歷官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克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北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翼日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載以度支繁浩有吏士督責損威籠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

入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以金使刺取密旨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為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勅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校勘欲示權出于已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為中都復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抄秋行幸上春還可

以避蕃戎侵軼之患載以議人即從潛遣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藩寇邠寧議



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  
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  
境極於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  
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  
則監牧故地巨壑長濠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  
藝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  
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  
海上羽書非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固  
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  
峻險寇不可越稍置烏沙縣豐安軍為之羽翼北帶  
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  
謂斷西戎脛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  
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舂錘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  
短其議乃曰與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  
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帝始未甚重佛宰相  
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  
下帝御延英殿遣湊收載及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  
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禮部侍郎常袞等訊而  
責辯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  
賜載自盡先杖殺董秀于禁中載請主者願得快死

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脫穢戰塞其口而  
殺之貶縉岳州刺史載妻王忠嗣女也及子伯和等  
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貶  
吏部侍郎楊炎等十餘人皆載黨也載嘗引有文學  
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貶  
唐盧杞  
盧杞祖懷慎父奕死安祿山之難籍蔭為清道率府  
兵曹參軍稍遷虢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為民  
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  
之德宗曰守號而愛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  
遂萌意猶在矣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乘  
選扶夫不聞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大理卿嚴  
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平  
章張鎰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  
偽請行帝不可即薦鎰守鳳翔杞既用嚴郢傾楊炎  
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此有違言謹其軍司馬蔡廷  
王間闕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  
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載吏護送廷王疑送滔  
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此疑為詔所殺願下詹三司  
雜治又御史所為稟大夫命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宰



相張鎰每伺杞晝眠獨詣鎰杞知之它日杞假寢僕  
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即徑至鎰便坐詹趨避杞  
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  
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費州鎰尋  
罷相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  
刺史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  
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  
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會李希烈逼東  
都勢猖獗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  
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行 七

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  
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  
也上以為然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  
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  
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  
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是時兵屯河南北擊  
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抑給月費緡百餘  
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  
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于萬  
者貸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

不

責其期校吏頸長安尉荷校乘車大搜屢里疑占列  
不盡則答掠之人不勝冤自頌溝瀆者相望京師  
然不闕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絡止八十萬又僦櫃  
質舍居質粟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  
肆民皆邀宰相祈祈杞無以踰驅而去帝知民愁忿  
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  
縱矣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上卒迫行幸百僚諸王  
鮮有知者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  
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圜但為盧杞所惑  
故至此杞聞乃潛與王翊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行 八

之夕寧與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門而數下  
馬便液每下輒良久翊等促之不敢前又懼賊兵追  
及翊乃大聲而言口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翊具  
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僞除柳渾宰相置寧中書令  
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為蓋屋尉翊逼作寧遺朱泚  
書使寧無以自辨翊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  
葵霍向日之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為盟約所以後  
於百辟今事果驗使兇渠外逼奸臣內謀則大事去  
矣因俯伏歎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  
宜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還俄有中



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  
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命學士陸贄草  
誅寧制贄求寧與朱泚書將以狀坐之復亂言云其  
書已失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冤乃赦其家  
歸其資產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  
議所從道杞請道漢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為賊  
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為犄角賊可破  
矣帝從杞議賊果扣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  
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珣趙贊曰聞懷光  
常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奸類  
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  
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請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  
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  
連賊得哀整殘餘為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  
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  
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為奸臣沮間不一見天  
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誼  
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為新州司馬與元赦令俄徙  
吉州長史杞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  
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於是諫臣趙霑

等衆對極言杞罪帝語宰相曰投記大州可乎李勉  
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為澧州  
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  
矣泌頓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  
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  
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惟問  
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  
族無類矣楊炎既構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度準與  
晏有隙乃用準為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  
殺之妻子徙嶺表李正已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  
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裝翼東都河陽魏博孫  
成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  
真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說謗言晏之得罪以昔  
年附會奸邪謀立獨孤妃為皇后上自惡而殺之非  
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  
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  
已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摧  
用盧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  
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  
託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



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之  
 炎固以為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  
 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柰何相侵屬梁  
 崇義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  
 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  
 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強  
 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  
 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  
 反側尋又使其黨全部員外郎李舟使馳說崇義初  
 涇原劉文喜爲亂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  
 入編類纂 卷三十九 新類 二  
 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  
 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因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道  
 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  
 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素許之矣  
 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辭臣  
 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  
 伯上以炎議論踈闊遂罷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  
 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  
 杞尋引嚴郢爲御史大夫初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  
 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史中丞炎又風聞

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入爲京兆尹令同郢過  
 休蒞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謀殺郢與  
 箇帥炎乃以休爲入迴紇使休幾爲虜所殺郢尋坐  
 以度田不實改爲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群情  
 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弘業不肖多  
 犯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  
 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爲炎  
 市爲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察使初受代  
 郢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爲宰相抑吏貨市私  
 第貴佑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爲賊杞召大理正田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新類 二  
 評罪晉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美利計  
 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請晉衡州司馬更召  
 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  
 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  
 至是炎以其地爲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據  
 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  
 送縊殺之

唐王叔文

王叔文山陰人也貞元間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叔文  
 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請詭多計自言讀



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自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其可為相其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新編 一三

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日周曰管曰葛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其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任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聞其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厩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三月以王伾為翰林學士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新編 十四

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昇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中外初無知者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大抵叔文依伾依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

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新編 十五



去歲李質怍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遂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章執誼以羣素有疆直名止之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絀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絀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立淳爲太子更名純宰相賈耽以王叔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十五

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起趨報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筭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草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夏四月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觀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

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選及其婿韋執誼爲相始選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伺間有所言太子怒曰陛下今先生爲寡人講經義爾何爲預他事質惶懼而出韋奉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猶總萬幾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候聖躬痊愈復歸春官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偏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威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阜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二六

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



節度使嚴綬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王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惴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宜總北軍既不自保是日任坐翰林中疏曰臣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任中風矣明日遂與歸不出以倉獻那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任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李訓

李訓始名仲言故宰相撈族孫擢第進士辟河陽節度府先是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注詭譎陰狡得幸於王守澄太和五年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

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第漳王濬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其其事守澄乃止是日遣中使悉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官市品官命敬則及申錫親吏王師文等于禁中鞠之師文亡命申錫罷為右庶子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獄成

八編類纂

卷二二九九

注

注常侍崔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夫猶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白之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申錫竟卒於貶所太和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上深惡之侍御史李疑閣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守澄等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奸滑今因御史所劾注彈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未測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指出杖殺之



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  
 言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虜屈鼠伏俛辭泉湧元素  
 不覺執手欵曲諦聽忘倦弘楚訓何再三元素不願  
 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  
 必不免他日之禍矣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  
 守澄遂寢李疑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  
 侍御史克右神策判官訓從父逢吉為宰相以訓陰  
 險善謀事厚昵之坐事流象州赦還居東都鄭注佐  
 昭義府訓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  
 事有中助可共事因往見注相得其歡上始得風疾

八編類纂

朱晉元

十九

不能言於是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  
 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時逢吉方畱守快  
 快不樂思復用知訓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  
 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藥術  
 訓經義拜薦於帝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  
 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  
 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而憲祖之袂罪人  
 未得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訓叶力帝外託講勸  
 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其黨不疑訓尚縱粗帝使  
 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選周易博士兼翰林侍

昭義未有不從富貴

二字無身

節局者

講訓數進講至闕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  
 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帝猶慮宦  
 人猜忌乃疏易正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  
 下知以師臣待訓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  
 為已任京兆尹賈餗性褊躁輕率素善鄭注注薦為  
 同平章事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  
 澄抑之于是有隙訓注與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  
 之權以士良為左神策中丞守澄不悅秋七月訓進  
 翰林學士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中尉韋元  
 素樞密楊承和王踐言久居中用事爭權不叶李訓

八編類纂

朱晉元

二十

鄭注因之出三人于諸鎮皆為監軍已而皆竄遠州  
 尋賜死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清  
 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  
 鴆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屍元和逆黨幾盡  
 御史中丞舒元興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此  
 得為相訓本挾奇進素忌李德裕李宗閔之罷乃因  
 楊虛卿獄指為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選貶無闕  
 日班列幾空不踰月以訓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詔  
 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  
 遭時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伏歸河朔諸鎮意



果而謀淺，天子以為然，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  
意宦官，衛兵皆惴惴迎拜，天下險惟士微，取富貴皆  
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俾望以悅士心，人皆感之。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楊言於朝，  
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貶甘封州同馬，然李訓亦  
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  
約奏甘露降，金吾佐伏樹，羣臣賀，訓元與奏言甘露  
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社，許之，即輩如舍元  
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  
願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欲因閉止，諸宦人

八編類纂

卷三三九

三

使無逸者，時者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殺而  
待，訓傳呼曰：兩鎮軍人受詔旨，聞者趨入，邪寧軍不  
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  
不能舉首，士良等恠之，會風動，廉幕見執兵者，士良  
等驚走出，關者將闔扉，為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  
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隨訓入  
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即扶輦決，果愚下殿，趨訓  
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  
良手搏訓而質，訓歷之，將引刀，韓中救至，士良免，立  
言孝本，領眾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

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推  
訓什之，輦入東上閣，即閉宮中，呼萬歲，百官駭愕，散  
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祿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  
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元與雖知謀，不以告  
王涯，涯與賈餗、元與還中書，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  
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  
自便會，士良遣神策副使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  
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吏六七百人，復分  
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斬四方館官，暨知訓事連  
天子，相與恚憤，帝懼，偽不語，俄而元與、涯皆為兵所  
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署反狀，詔衛騎亦  
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  
遂大掠，兩省印簿書輒持去，明日，繇金吾右仗至宣  
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知班久之，闕  
門使馬元贇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  
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  
朝，既而士良曰：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遂召僕射令  
狐楚、鄭覃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雅  
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帝  
遣兵屯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下詔暴訓、涯等罪，訓

八編類纂

卷三三九

三

三



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幘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餽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宦官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為相璠喜啓關納之既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既敗奔鳳翔為蓋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為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擒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京皆腰斬獨柳之下梟首以徇餽臨刑憤叱獨

唐崔胤

崔胤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疆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諷可畏宰相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及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陸扈當國時王室不

以全忠厚相元人  
苑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素厚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

展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光化還宮內官景務修宋道弼復專國政胤深惡之宰相徐彥若王摛見其陰險相傾懼危時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物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目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陛下勿泄聖謨啓其奸詐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後移安反側而胤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罷為吏部尚書復倚胤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

使始昭緯死皆王摛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既與摛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摛不助請徐圖之及是外除又意摛排已願衛之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摛交勅使共危國罪當誅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扈連上不巳上雖知其情不得已還胤河南為司空同平章事摛言於上曰王摛奸邪已為勅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上亦疑之二年六月扈摛官賜死于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繇是權震天下四拜宰相世謂崔四人

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三監圍異全忠強雖深怨胤不敢殺止罷政事胤趨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高之系

亦不置

相元人



全忠乃遣將攻河中掠晉絳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戩與之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誠乃與謀曰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今正其時德昭謝曰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以功進司徒胤不就復輔政并遣使領天復元年全忠以取河中進逼周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導之剪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扶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五

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為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趨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為所誣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勅奏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及胤請盡誅中官以官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其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乃求知書美人宋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

露刻幸之謀固矣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迎謁涓齋持板自歌以酬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竇威德宗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為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官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為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六

戾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胤議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吏輝王幼冲故胤籍以請帝曰漢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陰佐胤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廷亂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官人為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官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願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推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



以守令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棄之餘無見兵請軍  
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遣  
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為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為威遠  
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  
取銅鐵為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  
倫入宿衛會為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  
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有乘輿選洛懼其  
異議密表胤專權亂政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令  
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  
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  
復四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  
發長安居人悉東撤屋不自渭尋河下老幼係路啼  
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  
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強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  
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粉其禍取朝權以成強大終  
亡天下胤身屠宗滅世言慎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  
術求乃生胤字縉郎及為相其季父嶺南節度使安  
潛喟曰吾父兄克苦以持門戶終為縉郎所壞後果  
如其言

宋丁謂

丁謂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謂王禹偁  
禹偁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  
有此作世謂之孫丁登進士累遷三司戶部判官契  
丹犯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  
撫使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趨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  
時濟謂取死罪給為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  
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  
丹遂引去初議即官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左右有  
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官奉上  
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論之  
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復敢言乃以謂  
為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為天書扶持使以吏部尚書  
參知政事時寇準為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  
相既而拜謂同平章事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  
欲請準江淮間謂退徐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  
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亭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  
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內以  
二府兼東官官遂加謂為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  
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  
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



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為樞密副使，兼賓客。執不可，因大詆之。既入對，斥謂奸邪不法事，願與俱付御史雜治。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為戶部尚書。迪為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事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枕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即位為山陵使，冠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違豫之初，惟此震驚，遂至沉劇。凡與準善者，蓋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八編類纂卷三十九五日一御便殿，既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閣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蓋橫無所憚，允恭方為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有司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眾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有內侍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始謂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宰臣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

明殿，召拯利用等論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于謂求管勾皇城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出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廡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坐謂罷者，自恭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明道中授秘書監致事，居光州卒。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進月錢，克宮掖之用。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錄前後欺罔事實，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八編類纂卷三十九

宋夏竦

夏竦，江州人，舉賢良方正，累遷右正言。仁宗初封慶國公主，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遷知制誥，坐事左遷知黃州。仁宗即位，徙洪州。竦材術過人，急於取進，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奸邪。當太后臨



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寶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為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改叅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為樞密副使太后崩罷知襄州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婦女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日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八月詔富弼宜撫河北從弼請也及仲淹既出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竦恨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介不已及介死竦言介北走契丹矣請發棺檢勘大臣有爭之者乃已趙元昊反拜泰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河中府慶曆中召為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勅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軍變元昊嘗令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為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解體矣且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

宋王欽若

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乘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而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竦亦自請還節徙州亳州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辯明年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為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論竦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為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為懷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輒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尋以病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而謚為正不可改謚文莊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宋王欽若

王欽若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黃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夕欽若生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後擢進士真宗即位歷官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母賓古為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連負自五代



亦好

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獨之欽若  
 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  
 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  
 爾即日放逋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素與冠準  
 不協及還罷為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  
 元龜或哀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即繆誤有所  
 譴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為多此類也議立  
 皇后參知政事趙安仁謂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  
 人出於相門他日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  
 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故相沈義倫所知常欲報之上始有意斥安仁矣三  
 司使丁謂參知政事初王旦欲引李宗諤參知政事  
 宗諤家貧且前後資借之甚多王欽若知之故事參  
 知政事謝日所賜幾千緡欽若因奏王旦欲引宗諤  
 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為國擇賢也明日且  
 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故用丁謂會上論時文  
 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士銜父誅死  
 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士銜以故不大用欽若  
 性傾巧敢為矯誣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為人未嘗  
 詭隨上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用劣韻王旦然白

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且遂止欽若  
 退遽審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言  
 幾為眾笑且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  
 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  
 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  
 中奏何不盡出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  
 賞久不決上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大小動輒爭競  
 於是二人俱罷尋以使相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  
 相悅請就醫京師不報謂使人給欽若曰上甚思一  
 見君欽若信之與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皇恐伏罪降  
 司農卿分司南京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  
 即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之至國  
 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拜司空同平章事玉清昭  
 應宮使兼諱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卒贈太師  
 中書令謚文穆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  
 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  
 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論欽若後  
 無子以叔之子為後

宋呂惠卿



呂惠卿泉州晉江人起進士為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為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以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崇正殿說書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懷不閉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五

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為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曰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搖作書徧遺監司群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弟升卿無學術引為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

致對安石

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鷄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賞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給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已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奸諛而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韓絳為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禧承論其惡中丞鄧綰亦欲論達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君濟買田其惠卿鄭三舅者往來君濟間共為奸利事置獄鞠之罷惠卿出守陳而張君濟之獄久未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鄭竟死獄中君濟決配某州王安石不知也省衛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陷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綰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六

其中大府  
之所能為



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縮操心類  
僻賦性好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誦州久之惠  
卿徙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為軍每戰則  
以蕃部為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始合  
之為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  
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  
也爭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七將入寇惠卿以近世  
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遂趨  
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元豐五  
年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廷惠卿曰陝西之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七

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為形勢而已帝  
因如惠卿言是為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  
輕躁矯詔之罪斥知單州貶為光祿卿分司南京再  
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  
天下傳訟稱快焉紹聖中復知延州赴延安帥道出  
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  
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  
詢之則過已久矣道旁多不知願歎曰夫以從者數  
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取眾如此可謂  
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夏人復入寇

明主

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脩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  
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  
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遂陷金明  
惠卿求詣關不許以築威戎威羗城拜保寧武勝兩  
軍節度使御史常安民言北都為河朔重鎮既除惠  
卿為留守而惠卿辭疾臣願陛下振發主斷趨令起  
發因面奏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援引為執政及得  
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見  
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朝廷及惠  
卿過關請對既見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答  
卿過關請對既見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八

入朝以是事從外服訖於死云

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取引  
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益深悔為惠卿  
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取引  
入朝以是事從外服訖於死云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四

左編

奸類

宋蔡確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為材薦，於弟開封尹維屏嘗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參，確不肯，後尹劉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安石薦確徙為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為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帥郭達劾其罪，詔使杜純鞠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達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即疏其過，以賈直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備，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鍛鍊為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且詐使吏為使者，慮問囚稱冤，輒苦辱之，帝

頗疑其濫，連遣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寃，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潤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葷舉投其中，以杓混擾，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間，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中書確說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序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立，轉左僕射兼門下，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為列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



復改制也。爲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有熙寧元豐時，究獄苛政首尾，預其間。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各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獨除苛政，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卽退斥。元祐元年，始罷知陳州。明年，坐第碩事，奪職徙安州。又徙鄧，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婿也，於喪次中，闕訴贈太師，謚曰中懷。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

八編類纂 卷二四〇

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高宗卽位，下詔暴羣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涇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對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克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官珪啓之。

宋邢恕

邢恕，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公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論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王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而卽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革。

八編類纂 卷二四〇

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切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旣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選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



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為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怒對具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出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問道謝確於鄧州與謀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為他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既至恕連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奉確詩燾因是遂

人編類集

卷四十四

五

與劉世安等共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責監永州酒康初欲從恕招邵雍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碩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為異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燾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乃悔之紹聖初恕權知青州入對泣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淚濺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觀韓忠彥曰恕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會布曰恕嘗謂元祐執政言恕雙手付與簡太平天下却逐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亦

笑布又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調蔡確與司馬光令新舊人協力同心此豈可得上亦笑之紹聖四年四月上宣諭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言高士英者詣黃履問誰當立者會布林希曰天命何可移易兼宣仁必無此心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舜也外則王珪等內則梁惟簡輩安為此紛紛爾上之嗣位那恕與蔡確等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及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為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恕又教蔡

人編類集

卷四十四

六

惇上文及甫私牘為度詞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既而無所得乃已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一時賢士爭與之交恕善為表暴蚤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為司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至與三蔡為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欲禍及宗廟子僚及恕在時為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是時肅王使幹離不軍為所質朝廷議亦留其使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偷懼



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倅曰金國有余觀金吾者倘領  
契丹精銳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  
酋倅以聞大臣信之即為賜余親詔書授倫納衣領  
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粘罕以聞金主報令深入  
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倅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  
籍停官既而京闕失守云

宋章惇

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熙寧初王安石秉政  
悅其才用為編脩三司條例官時經制南北江羣蠻  
命為湖南北察訪使守臣言峽州羣蠻苦其剽刻  
八編類纂 卷二四〇  
蘇訪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歸化朝廷  
遂以事屬淳淳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資竑攜  
手夷婦為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  
其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羣  
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  
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為然專委於燁安石主惇  
爭之不已既而燁得蠻地安石恨燁沮惇乃薄其賞  
進惇脩起居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擢知制誥呂  
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入為翰林學士  
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罷知蔡州五年召拜門下侍

郎豐稷奏曰官府肇新而淳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穰  
坐左遷諫官趙彥若又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即位知  
樞密院事宜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  
惇不自安乃殿司馬光所更役法請發司馬光呂公  
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悛請編類元祐諸臣  
章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  
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初劉摯與呂大防為相  
文彥博子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  
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  
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  
八編類纂 卷二四〇  
粉昆必欲以躬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為  
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  
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忠彥為粉昆也恕以書  
示蔡確蔡謂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  
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  
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  
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  
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忠彥雖罷哲  
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謂司馬昭指劉摯粉謂  
王巖叟面如白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又問



實狀但云疑其事如此會擊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八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于跋請得歸葬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涓於湖外云惇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寬之惇用邢恕為御史中丞恕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宜訓嘗廢孫少主立于常山王演訖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宜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京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京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遵裕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為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規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下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下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嘆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外戚劉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如於中官惇疑魯布在樞府間已擢林

希同知樞密院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為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布不能救也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逮聞未樂之敗神宗當宁勸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相推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惇以為威國棄地罪其帥臣遂用淺攻撓耕之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賜進築汝遊等城陝西諸道典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遷告訐之風浸熾民有被酒狂謔者詔貸其死竟論殺之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在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為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靈舉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妻張氏甚賢惇之以相也張病且戚屬也回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



不堪奈何。瑾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誣宣仁后，欲追廢為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為辯誣論。見者哂之。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為皆涉議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確詩云：皎皎名臣郝旣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鈞臺蕪沒知何處，太息思公俯碧灣。於是臺諫言確怨謗，包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

八編類纂

卷二四〇

一

二

第

間曖昧不明之過，實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新州未幾卒。太皇太后高氏崩，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鄒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紹聖元年，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為廣詞貶蘇軾，求入臺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如何。孫林過軾，竊得其簡，示呂公著之子希純。希純曰：公著不悅，出商英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

八編類纂

卷二四〇

一

二



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私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  
 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詰命無非  
 指撻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服膂於外天下  
 之勢岌岌殆矣今天下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  
 索前後積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  
 可否焉。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  
 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  
 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績述先烈而大  
 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  
 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  
 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  
 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章惇嘗言元祐初司  
 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  
 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關惇用為中書  
 舍人典書詔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  
 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賢貶黜之制皆希為之  
 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宜仁讀者無不  
 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蔡卞為國  
 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  
 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實

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  
 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求安石舊作日錄文  
 飾姦偽芟落事實盡改正史以黃履為御史中丞元  
 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那恕相交結每確惇有  
 所嫌惡則使恕通風於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  
 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  
 正臣無一得免者矣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  
 交章論可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叛逆理章惇蔡  
 卞請發光公著家斷棺暴尸帝問許將對曰此非  
 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諡卞所立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五十五  
 李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監擊為光祿卿載為  
 少府監竝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  
 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  
 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  
 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  
 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  
 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  
 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擊語諸子曰上用  
 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  
 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紹聖



二年右丞鄭雍知陳州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上疑惇惇甚懼雍私語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贖自上惇遂安議者謂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繼四年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清遠軍呂公著建武軍俱節度副使王巖叟雷州別駕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二五

秦觀等十七人通隨峽衝饒均連橫諸州居任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罷補之賈易竝監當官朱光庭孫覺竝追奪官職秩復追貶孔文仲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林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天下惜之後詔許大防歸葬始大防卒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其家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帝本意也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賓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布初附章惇觀惇引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惇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二六



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朋  
其罪罰以告守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誦謫宗廟  
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  
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  
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  
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  
時施行文書摺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  
得脫禍者矣以邢恕為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恕  
嘗謂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  
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選改時惇與卞已不戚恕  
即上疏論朋黨是時詔放歸田里程頤送涪州編管  
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  
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說令太母同  
聽在經筵多不遜可與編管願素與邢恕善林希意  
恕必救願則因以傾恕語人曰便斬願萬段恕亦  
不救聞者笑之惇下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  
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  
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  
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  
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

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  
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  
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  
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  
內侍劉瑗等於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應  
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  
人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  
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三年春正  
月帝崩端王佶即位太后權同聽政赦以韓忠彥為  
門下侍郎仍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蔡卞  
有罪免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  
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九月章  
惇有罪免詔改元時議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太  
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  
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  
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  
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  
存臣未見其可也

宋曾布

曾布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



司戶參軍熙寧二年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事神  
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宗政殿說書判司農事檢正中  
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教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  
保甲農田之法掖庭詔獄成付執政議罪法官謂厥  
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  
皆矍然於是成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  
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  
公著贈諡勿毀什碑布以為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  
柄不可倒持今日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  
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而未能會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十一

哲宗崩皇太后詔宰相問誰可立惇乃異議布叱淳  
使從皇太后命徽宗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鎮  
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  
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  
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魯肇專  
制拜布右僕射其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  
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  
宋蔡卞

蔡卞與兄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拜  
中書舍人哲宗立選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

名卞適有疾命載以白駝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  
蓋異禮也使還知宣州歷揚廣越潤陳廣州寶貝業  
奏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蕃薇露灑衣送  
之紹聖元年復為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城德大業  
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  
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  
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脩撰初安石且歎悔  
其所作目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諱以他書代至是卞  
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修實  
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黃庭堅皆獲深譴四年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十一

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  
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徽  
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  
瓘併數卞尊私史以歷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  
過於淳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  
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祐之功  
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  
行二也官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  
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  
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廣妻非語言被罪者數千



人議自下... 遠滿又請治其親... 訴理之議... 默不敢對... 此皆下謀之... 貶分司池州... 相位下禮辭... 永年對與京... 其直貴賤... 騷困永年... 不息追警... 人坐貶下... 以安石從祀

宋蔡京

蔡京興化仙游人... 書舍人改知... 將害王珪... 法為欺五日... 無一違者... 何不可行之

軍紹聖初入... 久不決京謂... 惇然之顧... 甚其事成... 交結同為... 之甚力止... 非巧足以... 否內結中... 非先帝法... 下不可不... 矣是時京... 安民竟為... 惡迷國誤... 觀大用京... 紳不齒豈... 皆國之深... 朝有礙卿... 母后臨朝... 還政未有... 通二向長

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好類... 三三



臣才亦不

國亦不

位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請三吳  
 訪書畫奇巧畱杭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  
 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  
 由是帝屬意京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  
 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  
 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  
 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  
 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  
 首謝願盡死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  
 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猶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即都省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封類 三三

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  
 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  
 賦詞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用馮澥錢適之議復  
 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做大學三舍考選  
 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  
 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勿  
 用富商巨賈齎十萬緡一旦化為流丐甚者至赴水  
 及縊必提點淮東刑獄章絳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  
 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絳諸弟御史沈琦  
 等用治獄失意錮削者六人陳瓌子彙以上書黥置

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猺叛殺淑浦令京重為  
 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賈  
 究本末荆南守馬城言有生猺有省地猺今未知叛  
 者為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恐不能無枉濫蔣之奇知  
 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國京罷城命舒亶代  
 之以勤絕羣猺為期西收涅州鄆廬取犂犴夜郎地  
 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  
 踵之建潭鄭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  
 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守禁卒扞振月給錢五百驟  
 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時元祐羣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封類 三三

臣貶竄成徒畧盡京猶未憐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  
 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牌徧班  
 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  
 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  
 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時承平既久  
 帑廩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  
 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  
 輔政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  
 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  
 中書門下共議益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



又患言者議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為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權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為帝言今泉幣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所積廢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感樂制定命實任五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杯三山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良嶽矣子攸條修攸子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隆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養子無算命坐傳觴累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勝妾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勗為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日昏聩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且代京入奏驟引其婦兄韓州為戶部侍郎

好之

媾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宜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特勅條侍養而安置韓括黃州未幾褫條侍讀毀賜出身敕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條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獲許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為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侍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御史孫觀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副使衡州安甯行至潭州成帝亦知其姦屢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托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後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會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宜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議見異同非必盡傾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



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會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遠使純禮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各遂罷知穎昌府帝既以宦官官妾之譽屬意用蔡京會韓忠彥與會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召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講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宗彥更神宗之法是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尚書左丞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小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補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揚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會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御史錢適言布援元

祐之奸黨擠紹聖之中賢出知潤州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子象州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之出知新州四年蔡卞罷五年帝以星變避殿損膳侍郎劉達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碑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官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開存沒稍復有官盡還諸徙者郭天信以方技謀太史局徽宗為端王嘗退朝天信密遮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卽帝位因得親臨不數年至樞密院承旨政和初拜武定軍節度使頗與聞外朝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



子帝甚懼言之不已帝由是黜京而相張商英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

但送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庫

諸山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

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

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

健步徒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味變也至是蔡京

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

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

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詒領之詔自後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好類 五元

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

以便民而實擾害尤甚帝即位銳意制作以文太平

京權其容劉昂為大司樂付以樂政昂引蜀方士魏

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

度之文取帝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鍾之律

成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帝從之崇寧二年詔

童貫監洮西軍蔡京復開邊還安撫王厚前秩會老

人多羅巴奉溪除羅撤謀復因切廷惠泉羗扇結遂

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

童貫善諂以費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遂行多

羅巴知下師且至集眾以拒一呼聲言駐兵而陰戒行

羗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末年共道而進多羅巴三子

以數萬人數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惟少子何蒙中

流矢去道遇多羅與俱遁厚遂投湟州捷聞進蔡京

官三等蔡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

罪貶韓忠彥為慈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凡

預議者貶黜有差自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

叛之臣固嘗宜力王家舊擊夏虜而王安石王韶

章惇主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哺氏子孫

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好類 五元

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厚言保忠

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

弟請保忠還為夏遷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

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

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

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

用京計又命西邊能致夏人者母問首從賞同斬級

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和招誘夏主遣使異請皆拒之

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羗酋

溪除羅撤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



三十里爲羗人所執多羅巴謂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羗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彊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泰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

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林摠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加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非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

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摠附奏求運進築夏人城摠據答語復不遜遼人大怒悉空客館冰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洩使餓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遣兀賽餽餼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張懷素妖事覺摠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盟書疏數百摠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極實爲京地也知大名府道過關帝言頃使遼見其國傍武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據蓋以曩辱故修然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京總三省朝廷遣使與金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

童貫主之太宰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敗攻契丹契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

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大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翥字柔直者抱負不苟常時適赴吏部京遂實致之爲塾客翥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揚時爲對時自是始有召命翥後守劍南設方畧以拒范汝爲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冠梳雜碎之物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過劍南老稚迎拜者相屬于道備一一附勞之止所以置物分遺至今廟食郡中後翥爲某州縣承到任卽知虜人入必有自



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為造船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人冠科州縣造舟倉卒授擾灰油材木莫不踊貴獨帶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劍南會葉鐵又反民大恐即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為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遂替燕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即犒第二替出先替力猶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又者即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鐵又即以白旗指向之衆上弓弩即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其欲與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三十一

宋恭攸

攸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誇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形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攸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相官中秘或侍燕宴則短衫窄袴塗

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嫖詭浪語以蠱帝心妻朱氏出入掖禁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職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督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王師入燕進攸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留遂以付攸攸還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安置永州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後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當寬諸海島詔置萬安軍乃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奸邪

三十一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一

左編

奸類

宋黃潛善汪伯彥

上從人望擢李綱為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官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啟殺澈并東誅之金人攻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一

奸類

一

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時行在廣陵相距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謀國成章生除各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日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灰者相枕籍會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

而前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洲幸鎮江敵兵已臨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

文求退中丞張徵劾之乃罷潛善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而汪伯彥落職居永州鄭慤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許景衡又相繼貶死御史馬伸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感威權日削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一 奸類 一 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襪被而行灰道中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

宋秦檜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初金人攻汴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



狃許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靴。是冬。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與汴自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御史馬伸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伏乞存趙氏。檜時為臺長。以伸言為然。即進言之。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為偽楚。邦昌遣金書請還孫傳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檜與孫傳張叔夜何栗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檜。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為任用。撻懶攻山陽。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以金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入送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栗傳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撻懶。金人縱之。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立檜。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

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閣尚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及參議官。並改京秩。舟人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願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願浩專治單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蠶之分職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為提舉。願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為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不報。願浩尋以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勸棐為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程瑀張燾胡世將樓炤等。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傾願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布列清要。願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且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瑣聞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死矣。黃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八月檜罷。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蔡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為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二年韓肖胄等使還泊金使借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昭合識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奸類

五

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闢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謂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進留，蓋怒卿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與浚晚遇於闕。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奉使朱弁以書報粘罕死。帝曰：金人暴虐，不灰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為。然後可以得志。八年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議以吏部侍郎魏正館伴，正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正所以不主和，正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正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金使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和議，此人主之孝也。見王甲屈，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卒執入見，惟恐縮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構和，乞願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三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物類

六



容臣別奏必三日。檜復留身發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議。鼎力求去位。出知紹興府。初帝無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應擇。藝祖後得藝祖七世孫瑗。瑗入宮。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命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為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據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大呼曰：竝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入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一。檜不答。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籍口。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階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鼎遂罷。瑗卒。授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論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杜已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終始。

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道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為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宜興進士吳師古。侵其書于木。金人募千金。師古坐流袁州。陳剛中以啟賀銓。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贛十有一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成也。剛中果入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一。檜不答。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籍口。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階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鼎遂罷。瑗卒。授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論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杜已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終始。



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爲仇敵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卒禮耶馬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帝曰朕不忍聞輦感而起檜乃請時行知萬州尋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劾銓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檜猶恐物論咎已與金使議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韓世忠凡四十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金使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帝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一欲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王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金使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金使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册上爲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册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相率見檜曰軍民洵洵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諫陰三年不言事以告

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卽館中見金使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初無需索以叅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和議勝以鎮浮言又降御禮賜三大將光初謂因和爲自治之計故暑榜不辭及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倘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十一檜大怒光遂去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克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巖朝入陵巖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必不可恃和而忘復讎之大事肅問諸陵寢何如巖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而檜患之出巖知成都府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七月兀木傲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懶拘王倫於中山府蓋兀木以歸地爲二人



所王將有他謀也。檜以其言不讎，甚懼，謂給事獨人  
 馮楫曰：金人肯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  
 足慮，獨君鄉來，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楫入見曰：  
 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  
 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楨聞之，喜。十年，金  
 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  
 恠，下詔罪狀兀術。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  
 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也。相後來者，未必賢而  
 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  
 然之。楨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  
 議者，專為楨地也。於是楨位復安。據志：兀術八年，公  
 論不能據。槩矣。六月，楨奏曰：臣昨見捷報，有割地講  
 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金兀術戕其叔，槩願  
 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節伐之計。願至江上，論諸帥  
 同力招討，卒不行。時張俊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  
 克郾城，幾獲兀術。張俊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湖  
 口。鎮諸將所向者，奏捷而楨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  
 卿李若虛詣飛，諭旨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  
 豪傑向風，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九月詔飛還行  
 在。沂中還鎮江。光世據池州，銜還太平。飛軍聞詔，旗

靡輒亂。飛口吐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人有  
 十一年，兀術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門  
 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柘皋，又破之。楨忽諭沂  
 中及張俊、遠、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  
 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楨欲盡收諸將兵，詔  
 給事中范同令人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控  
 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  
 西軍判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  
 裨以分其勢。張浚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  
 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  
 奏于上，以相舉之。捷在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  
 論功行賞。世忠既拜，乃製志字巾，入都堂，則畏之出。  
 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被際作難容狀，檜亦忌  
 之。詔三大將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驛馳霜露  
 計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進退之計  
 當若何。張俊、韓世忠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根  
 若于率裁量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  
 併力，或申請不報，嘗苦不能專力。楨曰：有是乎。諸公  
 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是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  
 斷也。岳飛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文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槍領之於是世忠  
俊並爲樞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槍與上約  
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  
槍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苦闕積職  
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  
或溷其家室飛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  
鞭撻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旣下諸校新免所  
隸人人自便共命報應事已略定三人擾擾未暇問  
也稍從容見槍始以置銜漏掛兵權爲請槍笑曰諸  
君知宜撫制置使乎此邊官爾諸公今爲樞密官顧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十一

不役屬邪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兵柄見奪初邵隆  
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  
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快快  
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槍恨之徙知叙州槍陰使  
人殺之十月與岳飛之獄槍使諫官萬俟卨論其罪  
張浚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  
理寺十一月敗李光藤州十二月殺岳飛槍以飛屢  
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槍大異必欲殺  
之以獄事付高尙遂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誓三十  
歲建節爲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子

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  
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永不檢舉張浚本助和  
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槍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  
雪賀雪自槍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  
星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槍大喜特改  
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槍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  
弼言木内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洪皓歸自  
金國各節獨著以致金酋室撚語直翰死不一月逐  
去室撚者黏罕之左右也初黏罕行軍至淮上槍嘗  
爲之草檄爲室撚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槍意士大夫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十一

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爲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  
陟以非笑朝政下獄張九成以諷昌浮言貶累及  
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槍也十四年先是議建國公  
出閣尙書與表臣等七人論禮與槍意異於是表臣  
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門皆罷始槍爲上言趙鼎欲  
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廢  
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與范冲等咸懷異  
意冲嘗爲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有言帝未有  
嗣宜祠高謀詔築壇于園丘東皆槍意也台州會悖  
獻槍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臯夔稷契爲不足必曰



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熿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  
 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自檜再  
 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  
 日曆時政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燬筆無復有公是  
 非矣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俊遂言凍水記聞  
 非其光曾祖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  
 萬卷焚之帝親書一德裕天扁其閣檜立家廟賜祭  
 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檜久憾浚至是大怒即落浚  
 節鉞貶連州尋移永州 貶洪皓于英州趙鼎歿于  
 吉陽軍先是有趙鼎遺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存凶鼎知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  
 雖聞其故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十八年熿除知樞密  
 院事猶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謂公相必大襲蔡  
 京之迹趙功郎王庭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  
 胡銓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誅訕也檜趨朝殿  
 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  
 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  
 番人我便要殺你磔全于市王揚英上書薦熿為相  
 檜奏揚英知泰州二十二年又與王庶二子之奇之  
 荀葉一省楊焯索敏求四大獄初王庶卒于貶所以

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  
 舊皆掩其山曰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生謗朝廷  
 編管子梅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  
 遠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於筠州  
 遠於高州考官湯思退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曹  
 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為編排填與第二  
 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王一德元老  
 且及存趙事帝讀填策皆檜燬語於是擢孝祥為第  
 一降填第三未幾填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  
 職前所無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千人捕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一六

之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曰  
 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而求其故  
 知普安言之遂奏普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  
 百緡帝為出內帑給之初普安與恩平群王璩同養  
 於宮中普安英虜風成檜憚之憲聖后亦主璩上意  
 雖有所向猶未決嘗各賜宮女十八人史浩時為普安  
 府教授即為王言上以試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為然  
 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八皆犯之矣已而皆竟賜  
 焉上意遂定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  
 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愿中由此得召又有請檜



乘金根東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氏雙蓮悉繪之。趙令矜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人所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矜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矜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殺鼎子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矜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檜又使其私黨知潭州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唯流涕而已。煇請奏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煇猶遣其子埴夜見臺諫徐嘉謀奏請已爲相。丙申詔檜加封康節郡王。煇進少師。皆致仕。埴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是夜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王爵。贈謚宋熹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勝禱中帶七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之爲逆。但到這田地七首也如何使得。」

宋湯思退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中試博學宏詞科。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玄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實信。用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金帥石烈志寧遣書三省樞密院索海酒。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一

新編

式

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成。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與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酒。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枳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郡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射。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兵邊備。賈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



日敵世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眾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既而金專事殺戮上章中海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節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末州于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等奸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九

宋韓侂胄

韓侂胄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后女弟仕至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定策立皇子嘉王時高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啟太后侂胄兩至公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開禮問故入自太后言甚懇切太后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自汝愚日已向夕汝愚即命殿帥郭某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皇帝

位寧宗既立侂胄欲進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樞密都承旨侂胄始缺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曰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疎遠之汝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喪冠濶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意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曰深雪川劉攽者曩與侂胄同知閣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

計議攸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玘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鏗鏗曰彼宗姓誰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能相始侂胄之見汝



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  
度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宏中蔣  
傳等又以上言論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  
數十人而祖儉安置韶州侂胄拜節度使又設偽學  
之目以綱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  
爲言官澹謂偽學宜加風勵或指汝愚爲偽學罪首  
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  
南安軍慮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臣圖之汝愚抵  
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  
引用偽黨正坐罷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中書舍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新編

三

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  
除之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奏不必更及  
舊事務在平政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  
黨皆怒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  
圖爲不軌動搖皇上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  
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命陷群邪屏跡自御  
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  
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奸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  
他日不相與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  
下何未悟也宜命退伏田里循省愆咎詔偽學之黨

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良然言  
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  
察審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任四差遣已而言者  
又論偽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  
詔監司帥守薦學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  
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四  
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  
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爲偽不願考較士論  
壯之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熹爲奇貨然憚  
清議無敢先發者侂胄意未決而胡紘未達時嘗謁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新編

三

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  
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朱爲之也及是  
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爲已任物色無所得經  
年醞釀章疏乃成會除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  
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  
程頤侂胄擢爲御史紘以疏章授之繼祖謂可立致  
富貴遂誣論熹十罪劉三傑入對論偽學之黨今變  
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侂胄大喜即日降旨除三  
傑右正言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  
會受偽學舉薦保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



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  
 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簡四人為之首朱熹  
 徐誼彭龜年陳傅良呂祖儉葉適項安世楊簡袁燮  
 蔣傳蔡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吏部侍郎黃由  
 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  
 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  
 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  
 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  
 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鞠彭龜  
 年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  
 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甚然而至今得罪於清  
 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  
 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鏗劉德  
 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  
 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  
 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  
 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  
 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  
 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  
 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二十三

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  
 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  
 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  
 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躡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  
 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  
 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  
 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  
 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  
 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  
 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  
 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  
 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  
 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  
 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乃杖祖泰  
 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  
 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言誘之曰誰教汝共為  
 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  
 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  
 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  
 病瘋喪心耳言者希侂胄意劫必大首植偽黨降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二十四



日益炎矣不敢稱通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  
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且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  
資阿附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貪不知  
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  
有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  
貪懦無謀倪傑吳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  
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泰世  
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風以致陳孝慶夏典祖商榮  
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刻  
骨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一 一

師且周均是吾有三中國也

宋史彌遠

史彌遠慶元鄞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  
士歷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  
已而邊兵大勦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今出戍既  
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  
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  
勿輕調發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胄乃誅彌遠  
遷禮部尚書趙善湘以從官開闢指授之功居多日  
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一 二

從官不許為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  
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  
親密友周端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謂  
三人者必顯貴然端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為流  
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既誅  
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廢濟王託寧宗  
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檢王理宗德  
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  
也遠成寵海猶優其子孫厥後為製碑銘以公忠  
彌遠既誅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成識者群起而



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為鷹犬於是  
 一時之君子被貶竄斥遂不遺餘力云太子詢是適  
 立茲為皇子封沂國公茲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歌  
 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媵人矚茲動息  
 必以告美人知書慧黠茲嬖之宮壁有輿地圖茲指  
 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為  
 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  
 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規之茲乘酒醉於地茲又書字  
 於凡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茲左右皆彌遠心腹走  
 白彌遠彌遠大懼日久思以處茲而茲不知也真德  
 秀時兼官教聞其事遂力辭去臨行諫曰太子若能  
 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  
 不聽立貴誠為沂王後貴誠後更名昀一日彌遠為  
 其父飯僧慈淨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  
 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開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  
 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  
 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之  
 族皆赤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憲王  
 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  
 之上詢彌遠即以昀詩文翰墨以示彌遠譽之不容

曰彌遠嘗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然大喪見何如清之  
 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日不凡爾  
 遠領之寧宗崩彌遠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之  
 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應最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  
 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  
 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紹  
 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是時茲  
 跂足以需宜召久而不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宜皇  
 子令之日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  
 子荷誤則汝曹皆處斬茲不能自已屬目牆壁間見  
 伏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瞑  
 不知其為誰甚惑昀既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  
 後召茲茲聞命亟起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  
 彌遠亦引入樞前舉哀畢引山帷殿即夏震守之既  
 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茲仍就舊班茲愕然曰  
 今日之舉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宜制以前  
 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爾茲以為然進見燭影中一  
 人已在御坐宣制畢開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  
 即位茲不肯拜震捧其首下拜皇后嬪嬙遺詔茲進封  
 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帝因加茲少保進封濟王九月



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  
鐘逮鐘亦侂胄亦稍厭前事欲漸更改以消中外之  
議或說侂胄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免報復之禍侂  
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  
政除誣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寢解三年侂胄拜  
太師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心薛叔似辛棄疾陳  
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斤損晚節以窺榮  
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入不數年  
致位宰相而蘇師且周筠又侂胄厮役也亦皆預聞  
國政超起顯仕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論

五

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器  
無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請侂  
胄除平章軍國事序班丞相之上三日一朝赴都堂  
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  
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竝  
納其第侂胄毗蘇師且爲腹心除師且安遠軍節度  
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  
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侂胄議恢復左相陳自  
強請遵孝宗典故朔國用司總竅內外則賦遂以自  
強兼國用使括克民財州郡騷動侂胄欲審敵虛實

故遣陳景俊往賀正且景俊還金主瓚諭之曰大定  
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  
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  
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  
宋皇帝亦未許知卿歸國當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  
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使來賀正且入見  
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金使遂倨慢  
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侂胄方  
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輸  
崇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崇乃遣劉祐持書於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論

三六

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人乃可崇遣  
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且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  
朝廷意今三人皆已敗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  
且等豈敢專擅文還崇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  
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  
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金人攻蜀吳曦叛受金  
命稱蜀王崇乞移書敵管仲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  
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怒崇坐罷曦反狀聞  
舉朝震駭侂胄亟遣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  
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募可以報使金



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承召赴都命以  
使事信孺曰開彙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  
之侂胄矍然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  
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  
信孺徐曰欲得大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之官臨  
江軍居住和議遂輟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為江  
淮置制使復銳意用兵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  
堂翊善謀誅侂胄意甚秘先是中宮虛位楊貴妃曹  
美人皆有寵侂胄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  
意向楊侂胄不能奪也后甚怨之及是皇子榮王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三七

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  
事錢象祖李壁出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  
端使燕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  
宮觀陳自強阿附克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下  
出國門仍令權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  
護象祖欲奏密旨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  
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極殺之嘉定元年金人  
求韓侂胄首先是群臣間亦有此請上重於侂胄至  
是樞密林大中吏部尚書樓鑰等皆以為和議重事  
待此而決好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

辱國獨參知政事章良能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  
遂指之曰是嘗受侂胄恩欲為之地也上乃命臨安  
府新侂胄棺取其首遺之其後金主嘗引南使觀忠  
繆侯墓且釋曰忠於為國繆於為身詢之乃侂胄也  
是時金已衰弱淮襄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而  
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  
當時有詩謂之曰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  
期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侂胄去貴戚吳玘語人曰帝  
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  
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太修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一 三七

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然寧宗論大臣曰板復  
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  
華岳字子西為武學生輕財好俠侂胄富國岳上書  
日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將若喪其室家諸  
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關關籍籍欲語復  
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  
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  
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  
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蓄養無籍  
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



丁丑以竝充醴泉觀使令就賜第寶慶元年湖州人  
潘子與其兄甫弟丙以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  
謀立濟王子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曰遣兵  
接應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其眾以待及期全  
兵不至壬懼事泄乃以其黨襍取鹽盜千餘人結東  
如全軍狀陽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竝竝聞  
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竝號  
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  
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于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  
官屬入賀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彌遠廢立罪云今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一

新編

三

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討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  
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竝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  
遣王元春告於朝彌遠懼甚命殿司將彭仕討之至  
則事平彌遠令容秦天錫託召醫治竝疾竝本無疾  
丙戌天錫請竝論亦通竝繼于州治追貶巴陵郡公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二

左編

盜類

秦陳勝吳廣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秦二世元年  
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行至  
斬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  
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  
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  
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無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二

一

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為楚將  
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為莊今誠以吾眾為  
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為然將尉醉度故數言欲立  
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答廣尉劍挺廣起奮  
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  
已失期當斬宿策令毋斬而戍者固十六七且壯  
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  
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以激發民望也租  
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為將軍廣為  
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斬斬下乃令符離人



韓信所請  
此即此  
見不  
重也  
特假  
耳

為嬰將兵狗斬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  
 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  
 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下不勝守丞死乃入據  
 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  
 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立  
 為王號為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  
 將以應勝乃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  
 人武臣張耳陳餘狗趙汝陰人鄧宗狗九江郡當此  
 時葛嬰至東城立襄疆為楚王後聞勝已立因殺襄  
 疆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狗魏地廣圍滎  
 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傑  
 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賢人也  
 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令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  
 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  
 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上屯曹  
 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滎池十餘日章邯擊大  
 破之周文自勁軍遂不戰武臣至邯自立為趙王  
 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勝怒捕武  
 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  
 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徒繫

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趙趙兵  
 亟入關趙正將相與謀曰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  
 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比狗燕地以自  
 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  
 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敵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  
 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國卒史韓廣將兵北狗  
 燕燕地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  
 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毋在趙不  
 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  
 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  
 之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秦燕  
 王毋家屬歸之是時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  
 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  
 寧陵君咎為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  
 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寧陵君為魏  
 王遣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軍軍  
 已破秦兵且至我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  
 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  
 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  
 令以誅失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奔滎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鄆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銓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陵人秦嘉銓人董緜符離人朱鷄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鄆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鄆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武平軍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軍房君必章邯又進擊陳

八編類纂

卷二四二

四

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於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于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殤諡曰隱王勝故渭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縛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儻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傲兵復聚與番盜英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坡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

楚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乃召與計

八編類纂

卷二四二

五

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下之秦將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與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殺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百人府中皆警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論以所爲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都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楚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辨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徇下縣。秦三年，廣陵人邵平為陳勝、狗、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耶且至，西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必矣。」其衆從之，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拒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乃引兵擊秦嘉，兵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歿，軍降，景駒走，奔梁地，梁已并秦嘉軍，守胡陵，將引而西，章耶至，乘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朱鷄、石、敗，走，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鷄、石，梁前使羽

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成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耶既殺齊王田儋於臨淄，田儋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耶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趨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兵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兵大破秦軍，斬李繇，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北至



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繇，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八

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此所謂河北之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

復王義夫

秦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九

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關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敵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衷，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蒯徹之，諸將皆服，莫敢支吾，皆曰：『自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三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燒燒，會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



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皆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不可為者相國趙高顯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院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先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

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涇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為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徃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凶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二

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楚於是夜擊院秦軍二十萬餘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且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



自坑二十  
萬后則本  
氣已盡

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焚燬，得免。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德，何以得顯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

八編類纂

卷二四二

三

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有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霸為翟王，王上郡，徙

太費心

亦在楚

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

八編類纂

卷二四二

三

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秦不肖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巨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秦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卬自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

初下楚局  
陳見秦書  
下二陰



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齊王榮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并敵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時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八千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越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慶擊漢軍而東至彭城自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殺泗水漢

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積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水為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太公呂后間求漢王稍收散卒蕭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禁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屋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京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馳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



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至，又肯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榮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咸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之。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

八編類纂 卷二四二 漢史 漢書 卷九十五 漢書 卷九十五 漢書 卷九十五

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胡陵，後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復言。

隋李密

李密，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多策畧，散家資養客，禮賢不愛藉，以蔭為東宮千牛備身，煬帝見之，謂字文遠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以顧盼不常，無入衛它日，遂論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期包植在積山，往從之，以蒲騅乘牛掛漢書一帙角



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造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動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謂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

以警敵我不如公擊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遠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齋糧竭舉麾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五  
 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保長安據函嶺東制諸夏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趨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挫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既獲內史舍人韋福嗣遂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耻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爲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

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福嗣遁去左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大號玄感問密密曰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郡尚強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陝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兵至關鄉追及而敗密羸行入關爲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蒞醴今尚可以計脫何爲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即死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譁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饑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遠教授諸生自給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媚媚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迹捕復亡去時東都賊覆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于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遺滂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寶劍項提典之會足下資豪傑



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為天下先。楊氏不足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為讓計曰：今原無見禮，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亡無時。不如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方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榮陽諸縣皆下。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兵討讓，讓素憚須陁，欲引去。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能已，陣而待。密率驍騎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于丘莽間。須陁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為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職得金寶，盡散之。縣是人為用，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眾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喻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眾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西，密乃為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為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眾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推密為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刑牲飲血，改元永

八編類纂

卷二四二

三

平，大赦其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為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廣造雲櫓三百具，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擊進逼東都，燒上春門。四月，隋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於密，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密自督眾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洹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地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令募府移檄州縣，列場帝十罪，天下震動。讓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險，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東鎧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眾附兵強，然後東向，指搗豪傑。天下靡靡無事矣。今遲之，恐為人先。密曰：僕懷此久，但昏主尚存，從兵猶眾，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兩中流矢，臥營中。隋軍乘之，密眾潰，棄倉守洛口。唐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致書於帝，呼為兄，請合從以

八編類纂

卷二四二

三



滅隋大畧云欲與高祖為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紘後主。執代王為意。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畧。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為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剽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密。得書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願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陰舉之。珣極罵不屈。齊方士徐鴻客上書於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異其言。其幣邀之。已去。煬帝遣王世克選卒十萬攻密。世克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克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進。不得騁。世克多短兵。盾橫。蹙之。密軍却。世克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克營。世克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為大冢宰。收密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與鄭頰陰圖讓會。世克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與世克同 不如判決

之戰。石子河。世克走。明日高會。舉士讓至密所。鄭頰房彥藻皆在坐。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房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踏於牀前。并殺其兄。侄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讓殘忍。信儒貪縱。故灰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克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灰。大失望。嘆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不可測也。隋將楊慶守滎陽。因說下之。世克夜襲倉城。密伏甲殪其衆。十一月唐高祖入長安。義寧二年。世克復營洛北。為浮梁。絕水以賊。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克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克大潰。士爭橋溺灰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克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灰。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於陣。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應。建德朱粲楊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林孟海公徐圓則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  
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三月宇文化及  
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擁  
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宇文化及來上下震懼有  
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內史令元  
文都謂其同官盧楚等曰今讐耻未雪而兵力不足  
若赦密罪畀以重官使擊化及兩寇自鬪吾徐承其  
繁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佐利吾官賞亦可離  
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即以琮齎勅書賜  
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一 五  
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化及以贖  
罪送所獲凶黨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册拜密大  
尉尚書令東南太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  
及然後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解和謂天下可定  
置酒作樂王世克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  
何為耶文都等亦疑世克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  
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追至黎陽密知化  
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  
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  
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

德不能諫又虐弒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  
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為鄙語辱密密顧左  
右曰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百  
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偽與和化及  
喜使軍恣食既而密饋不至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  
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汲郡趨魏縣其將率  
所部兵多歸密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太子  
王世克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  
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弒其父兄子  
弟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  
之大懼與盧楚謀因世克入朝伏甲誅之事泄為世  
克所殺初化及留輜重東都遣所署刑部尚書王軌  
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  
逆人于弘達獻于侗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克殺元  
文都乃止遂歸金肅柯使不遣初密既殺翟讓不  
邱士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  
與洛倉者給授無檢司食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  
天今百姓饑損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  
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教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  
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喜使出



此類

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邴元貞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密破宇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歿，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歿。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賊。世克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旛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于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闕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畧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且江淮新

此類

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効。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密惑而從之。仁基擊地嘆曰：公必後海，遂出兵陣。兩軍接，埃霧翳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先是世克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諫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彥，皆為世充所擒。初邴元貞為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為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貞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貞守洛口倉。元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貞，必為公患。密不應。元貞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貞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貞遂以城降。密初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業，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願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



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克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克，不可入朝也。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慟絕。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滅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妹怨望，帝嘗呼為弟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盜類

天

通順二字  
通判必生  
李密叛唐  
唐師斬之  
密元貞叛  
密之才幹  
斬之

子所能取，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未下者，密請與買潤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潤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潤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亾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買潤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曷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諸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渡河。此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潤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於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實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不若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不聽。潤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為未可，密不從。伯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盜類

三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四

左編

盜類

隋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群盜起，乃謀曰：水潦為災，民力凋敝，主上不恤，而親駕臨道，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詎為亡命虜乎？吾聞高鷄泊廣袤數百里，葭藪阻奧，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四

一

可以遠難，承間竊出，椎埋掠殺，足以自資，因得聚眾。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為招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鷄為盜。安祖號模羊公，時鄰人張金稱亦結眾萬餘，依河清間。移人高士逾兵千餘屯清河，都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劫人於鄉聚，獨不入建德。聞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歸士逾。士逾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安祖為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綱率兵萬人討士逾，士逾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推為軍

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眾，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逾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綱。詐為亡狀，士逾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綱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綱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盟。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綱以數千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逾威震山東，隨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誅，復屯嘯歸。建德義臣乘勝欲遂入高鷄泊，建德謂士逾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逾不納，留建德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四

二

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捷，速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眾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逾於陣，追壁薄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逾，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逾士死骨葬焉。招潰卒得數千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為客，尊任之。恭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兵畧幽州，賊成其下。魏刀兒號歷山飛，壁深澤。



衆十萬，建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塲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偽遁。世雄以爲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隋軍驚潰。世雄引數百騎去，盡得其衆，獲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間食盡，開塲帝遇弒。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吊，琮因請降。建德爲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纒。與言隋之凶，琮伏哭極哀。建德亦爲泣，麾下或言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諒士也。吾方旌權以勵事君者，且往爲盜，可安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卽令其軍曰：與琮隙者，敢輟，搃罪三族。乃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事。武德元年，字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吾讎，欲爲天下誅之。何如？正本曰：大王奮布衣，起滹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仗順扶義安四方也。化及爲隋姻里，倚之不疑。

今戍君而移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卽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謂蕭皇后，語稱臣，執宇文智及、楊士覽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四化及并其子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脫粟加蔬，其妻曹未嘗衣紈綺，及爲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破敵，貨寶並散資將士。至是，得官人尚千數，有容色悉放去。其文武驍果尚餘萬，各聽所之，仍以誅化及報越王侗，侗封之。夏王遂號大夏，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右僕射，餘隨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關中及東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於境。二年，隋邢趙洽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洛州，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漢津祠，先墓置守冢三十家。又遣使朝侗，因與王世克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克廢，侗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爲郟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使世勣守黎陽館，王觀以客



禮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貴逆則廢教，將焉用爲？」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充賊徐圓朗。風送款三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卽以神通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實等，將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夫犬吠非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擒，仗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傳其城，猶不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興抗羅藝，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三

五

於易南兵未交，士興卽降，王以爲可平，建德悟卽釋之。然其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畧在諸帥上，或譏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歿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譏？」自刎左右手平。後數戰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斌獻說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更有其方，此鼎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強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

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却。唐却而鄭定，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克，與連和。會世克亦自乞師，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成之，悉發海公徐圓朗之衆，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克。至滑州，世克行臺僕射韓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景，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汴河西，上舟相屬，不絕。壁成，舉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克約期。又遣秦王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視建德營，設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三

六

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二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却，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規騎，又聞唐兵精，得書，猶豫，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克弟世辯爲徐州行臺，亦遣兵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輕騎抄其饗，執賊大將，建德懼，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虛構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國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



書

世克所遣兄子王琬內史令長孫安世日請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啗諸將以撓其謀衆乃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新銳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衆議不得如公言敬固幸建德怒命扶出其妻曹氏諫曰祭酒計且善王盍用之夫自溢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爲陣西薄汜南屬鵲山且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爲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三

七

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器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奈秦叔寶繼塵幟馳出賊陣獲建德軍額而驚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年四十九初其軍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建德妻與其左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遺還洛州餘黨欲立其長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奄定河朔號爲威強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

善行討建  
德亦會建  
德之妻行  
而有德

解去善行乃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且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入璽來降

漢劉盆子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天鳳元年瑯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毋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毋家素豐資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除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毋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三

八

少年壯其志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毋入海中招亡命衆至數千呂毋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毋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宜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况大破之



天之後

遂北入青州，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其中訛傳者，號曰老次，從事次卒，更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度、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棣，廉丹戰歿。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時呂母病歿，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三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人編類纂 卷二十四 三 九

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多，難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新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擊殺河南太守，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宜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三年正月，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虜。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

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怒，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不可以久。不若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八編類纂 卷二十四 三 十

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復還，依依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乘軒車，大馬赤屏泥，而猶從牧兒。遊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楹庭中蘆葦根，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其泉，樂人尚共擊鼓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半。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



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為  
 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  
 君共立恭弟為帝立且一年敎亂日甚願得退為庶  
 人更求賢知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  
 官而為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  
 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入所致願乞骸骨避賢  
 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難矣誠冀諸君肯哀  
 憐之耳赤着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  
 珍寶囚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雨郊車甲兵  
 馬虀為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

八編類纂

宋書三

上

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于鄠破  
 春衆之遂入安定北方連陽城番西中途大雪坑谷  
 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  
 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着多  
 得行穰穰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都夷  
 反為所敗禹乃走之雲陽九月赤着復入長安止桂  
 宮時漢中賊廷岑出散門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  
 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龐參居城中  
 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參街中禹兵敗走延  
 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數萬人與逢安戰於社稷岑

等大敗赤者萬餘人寶道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  
 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  
 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  
 悉拔赤着旌幟更立已潘旗安等十月下營見旗幟  
 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  
 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蔽  
 野遺赤着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  
 十餘萬尤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  
 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遠路勅諸將  
 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

八編類纂

宋書三

上

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着於湖  
 禹復敗走赤着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  
 於峭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着  
 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  
 帝曰待汝以不死耳又謂諸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  
 滅老弱滿社稷汗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  
 天下今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  
 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為功諸  
 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  
 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美崇而謀反誅赤楊音



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宜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漢張角

張角，鉅鹿人也。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凡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眾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三

以萬數。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熹尉楊賜時為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勳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

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上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陽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諱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中平元年，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等實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旬月之間，天下響應。安平、北陵人各執其主，應賊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潁川黃巾。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雋各統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束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會騎都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七



尉曹操將兵遠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與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都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盤壑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因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董卓代之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漢書 六

角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聚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灰者五萬餘人角先已病歿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萬餘人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飯故所嚮有功角餘黨以趙弘為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詭雋者詔徵之司空張溫上疏

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戰乃能克敵雋討汝南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為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敵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漢張魯

張魯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歿子衡行其道衡歿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衆焉歿子璋代立以魯不願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漢書 六



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其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緝匪法，角爲太平道，修爲五斗米道。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中太守。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七

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已萬戶，封魯五子及閭閻等皆爲列侯，爲子彭祖、甄魯女，魯薨，謚曰原侯。

晉孫恩盧循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六

孫恩，琅琊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琰發其謀，道子誅之。從子恩因逃于海，衆聞泰死，感之，皆謂琰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滂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遣將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關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時東土殷實，莫不聚麀，盈



守之等遠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徐州刺  
 史謝瑛為會稽內史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  
 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邢浦瑛遣參軍距破之恩  
 退縮少日復寇邢浦害謝瑛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  
 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  
 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綠海備恩明年恩復入  
 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於海轉寇扈瀆害  
 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眾西擊未達而恩已  
 至劉裕乃總兵綠海距之及戰恩眾大敗狼狽赴船  
 尋又集眾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  
 洲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驛  
 之於郁洲累戰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於海還南裕亦  
 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遠逃海中及桓玄用  
 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  
 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  
 眾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  
 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  
 亡餘眾推循為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  
 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遂  
 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貢獻時朝

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  
 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  
 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  
 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  
 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燕之後劉公自率  
 眾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  
 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  
 舟艦乃使人伐松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後  
 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  
 賤賣衣物而市之贖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  
 人編類纂 卷百四十三 道覆  
 道覆四故舩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拔  
 賣參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  
 舉眾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  
 將軍何無忌率眾拒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  
 未至為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併力攻京都若寇  
 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舩艦千計  
 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  
 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  
 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  
 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裕懼其侵軼



乃柵石頭斷沮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潯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眾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久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起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十一

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鼠雀貪生就灰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屍斬之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 後魏破六韓拔陵

後魏破六韓拔陵沃野鎮人也初梁武帝普通四年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環崇長史魏蘭說崇曰昔綠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

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然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及元叉秉政賄賂恣行復以宦者劉騰為司空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牧守令長率皆貪汚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十一

材與懷朔鎮將楊鈞權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或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或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將則武川亦危或許其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規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臨淮王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爵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



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魏自拔陵之  
 反二夏幽涼寇盜烽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薛  
 珍等聚黨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魏遣雍  
 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栢兄弟數為  
 寇盜刺史崔游誘之使降引為主簿接以辭色使說  
 下群氏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所部猜懼城民張長  
 命等攻游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充  
 之殺其鎮將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  
 元天建魏遣吏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  
 行臺帥諸將討念生崔暹遲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三

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惟底滯凡才乃出為鎮  
 據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  
 指縱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  
 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  
 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  
 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關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  
 相師為亂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師之舉日望銷平  
 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遂巡復路相與還次雲  
 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  
 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三

於此

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  
 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  
 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滿門子  
 弟以成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  
 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  
 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是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  
 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  
 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  
 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  
 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入言之

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  
 猖狂非有素蓄雖據西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  
 日有降納邊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糜至風舉逆



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今隴東不守，河軍敗散，則兩秦遂疆，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空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河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其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東西部勅勒皆叛魏，附於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浹之下，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懷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鄒道元為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艾乃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廣陽王浹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自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十八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賀度板父子及

發

武川字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襄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陷之。執都督元志，送念生殺之。念生又遣兵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六年正月，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選為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脇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先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龍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為虐，竊以為賊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



之二月念生遣都督楊鈔等攻仇池那作臺魏子進擊破之四月敕勅酋長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疾醜奴宿勒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兵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身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勒明達引兵

八編類集

卷四十三

三

自東北至降賊自西魏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二萬人寶寅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耻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十里結營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見胡太后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六月拔陵圍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騰募二百

延伯無誤  
可此情備  
抄掠亦生  
無待

齊

齊

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猶存久之道路沮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請關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

八編類集

卷四十三

三

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眾而還乘然頭兵可汗大破拔陵軍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賊前後降者二十萬人元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八月魏柔玄鎮杜洛周周聚眾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沒那縣圍魏燕州刺史崔乘龜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



元譚討之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七年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解盭至戊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岬赴之五原降戶鮮于修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都督李琚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果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十餘級洛周帥衆南趨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賊帥元洪業斬鮮于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元

修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趨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卒萬餘人屯遼遼東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行臺羊深棄城走賊帥據北華州及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魏右民即瞻思令上疏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卿椒糶屬志遂氣泯

脫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冠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主民凋弊凡以此也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潼關三月魏主詔將西討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詔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三

三

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葛榮久圍信都魏以光祿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次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後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遠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喻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入何得任其謀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洛江聖并白宰相東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



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違。必成深憂。豈向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關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為尚書令。還其舊封。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鄺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救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勅悅時寶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三

寶寅及  
又列一  
道元道元  
天下亦士  
帶也可惜

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之。為謂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問之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驚生十子九子。輟一子不輟。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將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為陽椿父子所譜。十月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修義亦聚眾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

得人

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萬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平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竭無救援。城陷。榮執平逐出。平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歿。平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歿。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為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眾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歿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三

相州刺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不能克。二年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有應津者。遺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眾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眾。使人說津。許以為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後祖吐豆發精騎一萬南出前



得人

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已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見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蕭寶寅攻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夾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濬封壘多在郡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言

修義驅帥十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且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維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望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許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遣將侯終德擊毛還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終德亦因其勢挫

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携其妻南陽公主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是時魏主遇弒尔朱榮入洛陽三月有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眾陷魏滄州榮軍乏食遣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討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于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鄴尔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尔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於前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畏若總大眾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多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前百餘里值賊陳周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衆五千餘人許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備為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為詐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言遂帥騎夜進賊且噴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奉為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万俟醜奴攻魏襄州拔之三年万俟醜奴侵擾關中尔朱榮遣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言



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勦滅，世會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赫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為之言於榮。』悅以爾諸天光為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以岳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右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人編類纂 卷百四十三 蜀 三

蜀賊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克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使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自將其眾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淺水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

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柵，周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山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收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眾耕於細川，使遣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為柵者甚眾。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

人編類纂 卷百四十三 蜀 三

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降涇州，醜奴素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闕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後騎益集，賊眾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魏。以關中平，大赦，乃侯莫陳奴蕭寶寅至洛陽，帝乃賜寶寅於駝牛暑，斬醜奴於都市。

隋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



鏡於堂上紙素上重為蛇鳥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謂者轉側其鏡遠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轍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謂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遠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三輔之士翕然稱為大聖因舉兵反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四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四

左編

盜類

唐龐勛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兵浸驕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抑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犒賜日以萬計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聞帳勳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六其意聚謀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以璋為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師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旣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歿救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豪泗二州常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冠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



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統詔然後將忠武義成兩導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四年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隸焉五年敕徐州士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邳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李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戍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技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朱至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伸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朝廷聞之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九月龐勛等

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撤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泅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若至徐州必狙醜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絢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絢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狄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為患必大絢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亂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窺匿者及諸公命隱於舟中衆至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棧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行及徐城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不如反衆皆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奸計將士誠知  
註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  
尤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勅  
復於途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  
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  
多疑心生罅隙乞具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  
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  
驛圍城恟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此以銀刀凶  
悍使一軍皆蒙惡名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  
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四

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泅水上望風奔潰賊遂  
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賊攻  
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  
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  
且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麗劬自稱兵馬留  
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  
聞符離敗決泅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  
軍至已涘矣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  
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  
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勦數勦之  
罪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  
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赦使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  
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赦使之  
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誦賊  
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有薪  
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  
而潛遁北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  
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

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  
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以千縑  
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泅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日官軍  
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  
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  
者皆入陂中密以爲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  
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滄賊  
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賊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  
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  
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麗劬引兵北



屋會所以  
目守書矣  
所以便民  
任不知

度離水踰山趨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遷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聚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劊而剉之盡滅其族劊坐聽事盛陳兵衛戊寅劊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劊許之明且劊使起之庭皓來見劊曰昨日所以不取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劊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劊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劊以許佶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充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闕盜邪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劊詐為崔彥曾請剪滅徐州表其

畧曰一軍暴卒盡可剪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泗州刺史杜愔開劊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怡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劊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圍攻之眾至萬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龐劊自任山還趨宿州遣高

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月月道偉至彭城劊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宴道偉於廷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龐劊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鏡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劊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隘官軍尚少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劊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早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癸卯劊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旌節眾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十四

七



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救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宴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韃契必酋長各帥其眾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救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有辛讜者請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西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愔曰：「前往復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愔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九

辛

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警，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眾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愔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賊陷都梁城，執湘及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眾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盧，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九

辛



漢功甚大

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闕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十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賊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且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幾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十一

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屬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令狐綯畏其侵軼許為奏請節餉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賦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桀暴王宴權兵數退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回招討使前夫

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鹿勛翔軍於藤沛尤軍於豐蕭十年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二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阻不敢進讜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益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十二

雨及鎖讜帥眾夾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以喧呼動地杜怡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怡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師眾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三月康承訓使朱耶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騎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槌衝圍



此戰得沙

援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淮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出爭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淮水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承訓既破王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四

三

會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潞溫庭結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歿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眾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為功耳眾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信等共推勛為天冊將軍大會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謙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謙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眾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為戰柵謙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搗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許枯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勛欲先擊之引兵發徐州馬舉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四

三



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飲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城賊眾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吳迥退保徐州城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勛留豐縣數日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眾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亦井白徒觀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籍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弟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鑑聚眾三千人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鑑救之鑑帥所部來降八月壬子康承訓被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脇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

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眾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使眾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視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眾趨符離及徐州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三 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比趨徐州龐舉直許信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信帥其黨保子城日晨



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信首，餘黨多  
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  
遂平，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愔為  
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  
以赤心為節度使，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  
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儻為亳州刺史，儻在泗州，犯  
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  
非杜愔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  
州。兄弟五人皆遠貶。十一年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  
閭里為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  
六編類纂 卷第四十四 五  
疾瞳招諭之。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  
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為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  
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故。姦回乘機，今使名雖降  
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  
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屬因攻守，結黨  
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為觀察  
使，統徐濠宿三州為團練使，使割隸淮南。十月復以  
徐州為感化軍節度。

唐黃巢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

書記辯給，喜養人命。咸通末，仍歲飢盜興，河南乾符  
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眾三千，殘曹濮二州，  
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虐，  
賦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剽帥尚君  
長畢師鐸、劉漢宏等十餘輩，募眾得數千人，以應仙  
芝。轉寇河南十五州，眾遂數萬。帝使神策統軍宋威  
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共三千騎。五  
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曹元裕副  
焉。仙芝畧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  
灰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群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奉  
八編類纂 卷第四十四 五  
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念恩，亂賊聞之，  
却城不計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過，  
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  
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  
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蠟，聚鄧  
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因  
畧殘鄆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擊追，則遣  
貴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  
執刺史，據安州，分奇兵圍舒擊，盧壽光等州。時威送  
且聞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



非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為天子我  
不失作功臣故驛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  
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為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  
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蘄黃蘄  
州刺史裴渥為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詣渥飲  
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昔年卒誅之今仙芝小  
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因請許之  
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撫慰仙芝喜  
巢恨賞不及已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眾怒即不受  
命劫州兵渥與中人亾去賊分其眾尚君長入陳蔡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二

巢北掠齊魯眾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遂至  
數萬繇穎蔡保嶺呀山是時巢將又取江州執刺史  
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朱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  
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  
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  
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糒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  
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州  
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巢  
將巢文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進破朗岳遂  
圍潭州觀察使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

欲身留江西越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  
復起朱威曹元裕以詔計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  
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  
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  
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  
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  
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  
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  
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主號衝天  
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掠淮南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二

建元王霸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  
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  
矛楯時多朋黨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  
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日朝政之  
弊會元裕敗賊於申州次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  
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  
勉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  
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  
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暉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  
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



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  
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鄭襄城陽翟者為崔  
安潛遂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瓌斬二長。次者甚  
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  
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崔  
安。於是高駢遣將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  
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初軍中諶曰  
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伴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  
年二月也。僂路圍福州。觀察使戰不勝。棄城遁。賊焚  
室廬殺人如草。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  
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  
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  
州皆沒有。詔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隨持  
官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討之。巢與迢書。求素為  
天平節度。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  
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瑋議。南  
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  
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  
入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  
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賊者

族皆當時極敵。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  
鐸請自行。乃拜鐸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為招  
討副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初巢以士衆  
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為窠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  
及夏。其衆大疫。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  
明元年。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梓。沿湘下衡。永破潭州。  
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齒敵江。進逼汪陵。號  
五十萬。鐸兵寡。即乘城先此。劉漢宏已掠地焚廬。詹  
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  
亂縱掠。會雨雪。人多飢。溝壑。十月。巢據荆南。勝李迢  
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誠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欲  
進躡鐸。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  
以五百騎釘轡藻鞮。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為怯。明日  
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遂莫能禁。官  
兵伏于林。關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  
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伴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  
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容賞。事畢則  
得罪。不如留賊。莫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  
人皆畏。巢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巢至。平萬



參

議論不一  
叙卷之八

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媼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十騎能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欽等十五州，廣明元年，淮南高駢遣將張濬度江，敗巢將降之。巢數劫，乃保饒州。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駢將，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破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曹全晟天平節度使。賊方

八編類纂

卷四百四

三

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遂前說帝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宰相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宰相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翰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此於玄宗則有倚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騎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已。里間晏然，帝餞令孜，章信門資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貴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貲萬計，備顧負，販屠沽及病坊貧人，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關，賊進取陝虢，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州，畏三日糧不能飽，無鬪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小卻。俄而巢至，師大譟。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十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

八編類纂

卷四百四

三



之日臣冠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飢潰  
賜開菜坑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計  
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鑿與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  
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願與近密宰相熟議未可輕  
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  
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凶微臣勝哥舒翰之歿承範  
出金諭軍中曰諸軍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  
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壘  
火關樓皆盡治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令  
夜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眾趨谷承範惶遽使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三

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  
王師潰師會承範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  
見募軍服鮮煥怒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  
郊祈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默宰相盧携方朝  
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  
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  
統右軍以殿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  
副之賊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  
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自春明  
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玉巢舍田令焚第

迎賊二

幸咸陽

將逃

將賊

賊見窮民抵金帛與甫數日因大掠縛筆居人索賂  
號洵物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  
不可賞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改元爲金統其徒上  
巢號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  
以尚讓爲宰相李儁黃諤爲尚書皮日休裴渥翰林  
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張直方檢  
校左僕射王璠京兆尹劉塘朱溫張全彭攢李逵等  
爲諸將軍游奕使其黨以次封拜取趨偉五百人號  
功臣以其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  
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  
有至者乃大索里間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  
方家直方者索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張納亡命者  
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鄴等歿者百餘人將  
作監鄭棊郎家鄭係舉族縊是時乘輿次興元詔僕  
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  
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冠鳳翔爲鄭畋將宋文通所破  
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  
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  
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邪將朱攻陽爲賊將王玖  
哀兵俄而殺玖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五



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威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程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皆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自作帶肆為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巢遣將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三

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入萬人血流於路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攻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與平巢亦遣王璠管黑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竇攻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士賊震懼於是畿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官軍皆執山柵百姓鬻於賊以為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拔思恭徒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不勝賊復取華州巢以溫為同州

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與平為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譏賊且亾尚讓怒殺吏轍剔目懸之諸郎官門關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為左右司馬時溥督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為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為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於是鐸以山南劔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與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中使朱溫攻西關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夾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潒水又遣將攻武功槐里涇邠兵卻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餉三十道夏陽朱溫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壘沉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賊且敗而巢嬖人孟指方專國溫丐師指沮不報即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為京畿四裔都統赦



朱致軍馬嵬溫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十月鐸濬壕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盤屋列屯十四使將梁璩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隴明年正月王鐸使鳳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陀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兵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陂賊敗執俘數萬僵齒二十里歛爲京觀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遣將夜襲京師火倉聚俘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三

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搤藍田道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闔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貴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衛街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緒壯麗如開元時至巢敗

方鎮兵入虜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思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璿修復官省購輦輅仗衛舊章秘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貞夫德將顧彥朗等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據擊陳州敗於巢自圍之營於城北五里爲官關之制曰八仙營巢許孟洛東入徐充數十州入大亂時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三

朱溫賜名全忠爲軍武節度使與周茂時溥帥陳趙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是掘竭水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洛濟河而表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堡斬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五月大雨震電川溪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渡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五

左編

盜類

宋李全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目權，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鉄槍，時號李鉄槍。元兵至山東，全卅及其兄友焉，全與兄福聚眾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元兵退，全乃遣完顏寔蹇山東行省，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關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騎走，卽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五

左編

徐州小吏李師悅得巢偽符，璽書之，拜湖州刺史，巢從子浩衆之，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畧甚衆，湘陰羅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八編類纂

命盜敗山陽誘致米商，斗輒售數千倍，知楚州應純

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

惠號賽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寶貨山

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李全，寔卽李二措，賜姓完顏

全分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不下，寔自清河出徐州

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

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陽氏通焉，遂嫁之，全

合軍與寔戰，又敗，寔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

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

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

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陽氏通焉，遂嫁之，全

合軍與寔戰，又敗，寔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

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



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  
為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  
歸宋招禮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為大俠劉佑家廝  
養隨佑部綱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  
歿先至山陽黃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  
江淮制置李珪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  
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為機察諭義群豪叙復鐸為武  
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  
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寇海  
州根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克密州兄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二  
福克青州時金人方困于敵張介從而招全授以兵  
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金聞金人愈窮  
感遂歸純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  
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為金國之臣遂以  
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壘于淮南以誓不  
復北向時山東已為韃靼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  
都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頗歲  
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鑿開禧之事不明招納  
密敕珪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  
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各忠義振於

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漣水鐸納之  
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已而全軍至漣水邀季先白  
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  
器用及其下有差全圍海州金將守不下合鄆單邵  
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  
州是夕徙屯淮陰之龜山時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謂  
全與先及石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  
軍赴之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先軍進駐天長全進  
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全至渦口值全將盧鼓棹者  
將濟全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與阿海戰于化陂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  
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圍俱  
解全喪失亦眾阿海者金所謂四駢馬也全進達州  
刺史金元帥張林以青苜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  
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  
家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  
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  
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為結兄  
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授林京  
東安撫進全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增  
放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



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殺親王者承宣使殺駙馬者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干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灰也會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四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焚制府遣就盱眙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四

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峒嚴實求內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全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全以三千金銀甲赤幟遠濠躍馬索戰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砮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水斷浮梁全首尾幾絕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

李不能附  
淮水而金  
反決汶水

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為一涉然之且曰季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嚴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嚴除虛籍因卑辭獻珍貝以自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五

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思漣水去邳咫尺既無險阻城壁復築一被攻劫則直臨淮甸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默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朝以劉全為總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眾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軍迭為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押娼軍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焉是年嚴實復以魏博等州降於元十四年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瑋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軍至盱眙度淮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瑋徒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為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

不逞

委



勝全道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鄆州宋將  
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  
後謂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  
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再取西城盧  
鼓棰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  
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  
聞盧鼓棰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  
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  
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  
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萊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  
八編類纂 卷二四五

海州以迫林全攻林急林走全遂入青州十六年涉  
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語全妻楊  
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  
是以疾求去甚九月被召卒全新置忠義軍籍初  
涉屯鎮江副使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  
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  
陰王暉及于渾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數輕鎮江兵  
且以利陷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為已患唯忌帳  
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過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  
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  
八編類纂 卷二四五



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山東十七年國之鎮楊氏郊迂國辭不見楊氏漸以歸國既視事廣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稿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因留青州國不能致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即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為笑國見全無來期數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八

六古

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規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置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歿以往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度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買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勛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遣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章夢先主暮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啗慶福

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噉道全不受國固遣全俟其充斥階庭何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彭義斌求忠義將趙邦永來山東全為白之國諾邦永乘間告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無過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九

恐其圖已內自為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徒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盜盜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衆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時全圖國之意已決遣劉慶福還楚城使為亂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此宗室也至語那僚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肝貽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徙刺揚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則揮衆渡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



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國晨起甚事忽露亦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宮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紳通判青州全豫令還山陽及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州入城與通判宋恭喝犒南北軍使歸營自是慶福首殺夢先以報貌喏之辱戒諸軍毋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為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為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獻計慶福曰我偽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揚守必不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許國縊于途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汪統會同官議鈴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

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盱眙分隸張惠范成進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於十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為襄劍狀拱曰忠義反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同見知州知州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刑不必疑請出受叅統不得已出而犒之劉全以兵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眾動色文信劉全遂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瑋懼夏全復動乃使卡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為辭引兵還揚州全因偽言盱眙失守卡整為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晝閉宰相史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滔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倖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



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金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闕，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晞稷，晞稷入楚州，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時青使人偽爲全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

八編類集

卷首望

士

翼且全引二百騎渡淮，與關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援全，全出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逆，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逐朱虎，賊尚知畏。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二退，招姚紳及將校飲酒酬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義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

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紳以告晞稷，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器府止餘槍千數，全復取去，全欲戰艦，晞稷使擇二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之閱，全始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又有苟夢玉書，即將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召，亟辭全如京，全饋餞，夢玉如

八編類集

卷首望

士

平時潛殪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往青州，取東平不克，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松江制置司，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拒淮，進據漣海，以感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擒，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戡河北，盱眙諸將襄陽。



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趙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歿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歿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徧麾下晞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犒錢券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忠

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懼幸全未歸以荷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璋久在盱眙雅意建聞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副都統彭忞延魯京師自謂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史彌遠信之忞亦垂涎代璋從史尤力以璋知楚州忞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晞稷以戶部侍郎召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隨時青在淮陰璋怒其移屯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璋素畏全狡亦俾駐盱眙自揣資望視璋更淺曰璋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兵往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內璋且駭且恐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歿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寶慶三年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孤歿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助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歿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于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忠



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更與福謀遂瑋矣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餘餘棄求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灰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劄揚州造旗幟林瑋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既逐瑋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為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翔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進類 正忠不從亂經妻女子庭并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瑋自劾未幾成初姚瑋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已為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

兼制置神辟杜來等為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師買二妾以行至賊東艤舟以治事聞入城見楊氏用聯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神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馬牛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矣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向南再拜欲自繼而使其黨救之曰今北歸蒙

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偽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往及寢遂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見害乃欲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群起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全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門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濼元兵不能涉甫每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進類 師窺伺元將俚若奴屢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窩羅虎者歸甫甫納之其後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俚若奴俚若奴喜待過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太悲閣窩羅虎醉下樓復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者莫及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納神神大喜幕客杜表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瑋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神及會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永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國開基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圖以困



忠義也。福乘眾怒，與楊氏謀召狎飲。狎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狎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狎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杜表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表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狎及見之，福兵欲害，狎其黨救之，得免去。鬚髮縷，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夙朝廷以淮亂，相仍道帥必斃，莫肯往。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闢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西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賊以贍錢糧，不繼如故。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八

將國安用，閻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恣仇相尋，使我曹無衣食。張林那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閻，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在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眾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亦之，相堵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為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徵彭、恒、強、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

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托輕僎，每供四總管弄戲，得傲不敢日，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為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益絕，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賸賊黨復振，給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五

根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棹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眾，二人始托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歡早發，虎兒軍折洗，托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徧追皂隸，托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糧，惠成進燕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托往如平時，酒半縛托，托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日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棹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泗之東，西域焉。盧鼓棹與惠釋憾，連婦金官，惠有加

法家如是



俾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  
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金全得青報勸  
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咩誅之  
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全  
與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  
甲子而無號義深走全安用殺張林邢德自贖全遷  
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  
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  
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密與李平  
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全書至廟堂以規朝廷青繳所授檄於全曰我素推  
尊相公豈肯為此全亦惡青反覆與登城南樓飲殺  
青馳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禱禱青妻至盡殺之  
遂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為將徒其半于漣海紹定元  
年全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凶應之天長民  
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  
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  
周安民王十五長之亦讒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宗  
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全  
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

柁工一以數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笈厚募南  
匠大治船艦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粘  
笈下江嚴甚朝宗市粘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  
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  
月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海州求  
通泰入湖之路全使將提兵三萬如海州全及楊氏  
大閱戰艦于海洋全趨青州為嚴實邀擊敗走遂奪  
青崖崗據之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崗人習水全  
至楚水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元者不缺故外  
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留貨輸元宋得少寬北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之憂遺餉不報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  
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新經歷者  
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  
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規畿甸也全嘗  
燕張國明等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眾曰節使何  
為有是言也全曰廉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計制置  
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復報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  
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璋與夏  
全也今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遣  
民兵捍禦為賊所敗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



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以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  
入為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申盡喪椿臨刑  
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  
趙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  
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難遽絕  
錢糧乃挾元李宋二宣差恫旋虛喝而使國明達請  
朝而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  
藥人也會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資從所過  
揚言李相公英畧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  
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國明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三

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  
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  
全糴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  
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險  
城走公私塩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入鹽城  
懇全退師又遣吏山陽求楊氏裏言之助皆不答朝  
宗乃遣十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  
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析聲諾全言于朝稱遣兵  
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永免入城  
安眾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

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為罷朝  
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通判揚州  
趙璣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黏坂鍊鐵錢  
為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木  
手又給璣夫以元為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  
券書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  
以贖其眾他軍士見者曰朝廷唯恐賊不飽我曹何  
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  
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脇周安民等造  
浮梁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三

船入湖為攻撓水砦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  
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  
之恩奈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白為政使全  
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  
全者如趙知守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  
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  
范亦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執敢無可不舉朝率謂  
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參知政事鄭清之深  
憂之密與樞密袁韶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  
乃納韶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即言贊詞



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金字  
牌進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知揚州淮安撫副使  
蔡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制  
置司參議官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  
灣頭璫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劫圍者止之全攻城  
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  
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  
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日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  
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  
亦以為笑既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費舟千  
餘艘活者數千人糧食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  
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日璫夫得彌遠  
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璫夫亟遣劉易即  
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  
書不受惟留省劄璫夫始知全給已亟發牌印逐趙  
范癸丑全塞泰州城濠民兵師宗雄武陰通全戒守  
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感之全得距埋州守宋濟恐  
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  
二百萬以降乙卯雄武開門導全濟師僚吏出迎全

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  
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為乃舍濟僉判斤  
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申全聞范蔡既入曰今惟  
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眾宜陵丙  
寅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  
山堂伺三城機便戊辰張璉等以天長制勇三軍至  
阻全不得前遣人請援范蔡親出堡塞西門列陣待  
之全不敢動璉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  
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蔡以兵益之全兵  
亦增蔡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李虎趙必勝張璉力戰自己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  
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垣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  
擊之為數截殲者五千淮西援兵至亦遇金將力戰  
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曰我不要淮  
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  
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  
射之范蔡出軍迎擊乃去是日余玠等距淮安十里  
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  
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  
素無薪且儲蓄為繼管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



自困乙亥全悉眾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類援俱絕范蔡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為期夜生縱兵衝擊殲賊甚眾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奉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開暇范蔡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率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申蔡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塹范蔡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躪甚眾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糧百艘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五

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蔡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賊甚眾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立橋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蔡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蔡揮步騎夾浮橋吊橋全出為三迭陣以待之自己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蔡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置長槍果大創賊敗走翼目全遣步卒三百

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驅壯丁增濠西塔鹿角范蔡遣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道遇騎軍而歸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邊陲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為重或陰贊之謂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閩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五

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惟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諾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禱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拭淚就坐強歡有胸山子道士者老矣全迎致之初見全即歎曰我業債合在此償取占事多驗尊為軍師及見全焚諾命謂人曰相公必明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而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諾勅既焚則一賊爾益



固安撫提刑所得捕，不亦何為。入見全曰：相公明且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為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宜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城即闕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千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漳淮軍感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上眾獲頭目，無得爭以為獻，故群卒辟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服問甲辰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國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為首，以竟其逆，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

范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何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已為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請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回糧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痊親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霧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俱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死，至有資遊士吳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善湘來犒師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禱祭有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全子才將藹五千人，與余玠倚角取鹽城，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鹽城，賊董友王海以兵圍下整砦，玠擊卻之，遣總轄沈亮率多漿船及民船四百人射陽湖，擊賊于諭口，亮破賊于翟溝，范葵分兵進至平河橋，勦賊甚多，玠整敗賊將于岡，斬首千級，又敗賊于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蟻，庚申別將

八編類纂

卷四百五

三

八編類纂

卷四百五

三



破賊砦于壽河，拔農民脇從者萬家。范蔡遣諸軍薄  
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  
天子才自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  
之。舟師過漣水，戰勝，達淮安。五月朔，天大霧，官兵攻  
上城，賊守者尚臥，倉皇起，鬪。官軍互踏肩為梯，前者  
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  
擒數百人，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為賊  
虐。至是，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燒砦柵萬餘家，腥焰蔽  
天。餘寇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  
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惧于才，率趨必  
人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手

軍，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  
四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乎？」歸鄭衍德等  
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于金。至是，金遣使以其京東  
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能為兩國患，請與大國夾  
攻之，各勿受降。」范恠其來無故而難於陰絕，遣使報  
之，不從其請。六月，大戰于河西三砦，城大敗。楊氏歸  
漣水，賊先遣妻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  
起殺頭目者，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  
行，淮陰降。金遂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  
為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

而後幾

人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六

右編

盜類

逆惡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惡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六

南巢紂賂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

為焉

里革論晉人殺厲公

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實王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夫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幸敬忠

今部國之  
盜賊如  
父子弟如  
私父兄

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昔僕則其孝敬則殺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六

二

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力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季文子論昔僕殺紀公



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耶  
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勝制偷合  
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  
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  
光弼守太原出井徑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  
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  
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  
慶耳使子儀母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  
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踰年而弊我常  
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六 盜賊

盜賊

相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日子盍詰  
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  
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

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夫  
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與馬其小  
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  
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  
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論武仲  
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  
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旣無以  
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六 盜賊

四

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篡因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  
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  
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  
以興之狀張敞請自沽渤海膠東盜賊  
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頰時吏曉習戰陳識  
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  
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  
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  
膽四方動搖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



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關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劉陶盜

隋大業年中劉元進起餘杭朱燮管崇起吳各擁數十萬寇江浙諸州朱粲起譙郡擁兵數十萬寇宏起鄱陽蕭銑起羅縣各眾數萬攻陷諸郡唐咸通年中桂林戍卒五百人殺其將以判官龐勳為都頭剽掠

湘潭後陷徐宿等州又乾符年中海賊王郢江賊柳

彥章各聚徒數萬餘光化年中魯景仁起連州黃岫起桂陽沈行收起邵陽各擁兵萬餘攻本郡邑殺戮守長其甚盛者則江西鍾傳廣南劉隱湖南馬殷福建王潮皆割據焉臣謂東南九道負山阻水為寇者足以倔強故自古為寇淵藪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揚昇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二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為精兵勿復差役每郡置二督護專

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九道又置一總管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為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顧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盛熾而撲滅之不為難矣況山東自古尤多寇盜隋大業年中韓進甄寶起濟北張金稱起清河竇建德格謙孫宣雅起渤海孟襄杜伏威起齊逐郡各擁眾十餘萬人劫掠諸郡唐乾符中王仙芝起濮州聚眾亦十餘萬轉攻河南十五郡以至黃巢起死胸擁眾百萬陷覆兩京然觀其初起草莽蓋亦甚微當時制禦失策遂至滋蔓今亦乞擇要害數郡募兵立帥如東

南之制則可無虞矣富弼乞車南募兵防寇盜

乞批下於此一路中擇三兩處臣僚可委者密令多方採訪如知姓名居處作草澤遺逸以禮呼召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則奸謀不能成矣或得稍優者量加異待則徒黨聞之未必不冀望而出因而收拾或可略盡富弼乞採訪京東狂謀之士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均房金商安郢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賊濫老病者急罷之便令於轄下通判



或知縣中保舉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寄官院  
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郡內知縣縣令昔  
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龔  
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  
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漢  
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為守宰自然  
破滅之驗也古者亂離無世不有然而傾亡至速者  
亦各不下三五十年唯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  
共只得五十四年其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  
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

入編類纂

卷二百六

二

李

晉公在七  
崇之朝已  
類知此

今則西戎已叛屢喪邊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  
殫竭民力空虛徭役日繁賦歛日重官吏猥濫不思  
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為主  
不使叛而為寇復何為哉朝政不舉都城無依五代  
事迹已復萌露富強論西鄙用  
兵盜賊竊發  
今若朝廷明降勅文預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  
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  
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  
不可禁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  
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伏望故還此勅

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學  
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  
擒捕依法施行司馬光論京東京西  
災傷之處擒捕盜賊  
今如曹州王得賢不能禁盜賊致成徒黨知濮州威  
舜元年衰老素無才術唯此二州為賊所聚臣今欲  
乞先於曹濮專責知州通判且令條陳方略更明賞  
罰許其規畫悉就討捕督以近限約以重効如其遲  
邇無所建明即下有司責以無狀別委輔臣舉用才  
吏京東應諸旁郡悉可依此更張且須成績乃議酬  
擢趙鼎論京  
東盜賊

入編類纂

卷二百六

人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  
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而其民喜為盜賊  
為患最甚及移守徐州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  
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  
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  
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  
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  
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  
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  
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



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櫛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達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

人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六

九

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鐵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灰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眾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亾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典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

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命強力驚恐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才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却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開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蔽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六

十

於徐管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



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徃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服，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六

士

博比暮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徃徃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走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

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北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六

三

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蘇軾論河北臣竊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



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一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肯公歿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怨念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暨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西河北豪傑之心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畿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三

及徐沂兗單維密滑齊曹濮知州論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罰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罰以一官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為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

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為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往者徐寇之擾賴所以易擒者在於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為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也

蘇軾論京東盜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十四

八編類纂



一第1245 丹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頁之 4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

左編

篡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于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

一

六年也是時紹屯河內遷帝瑁屯酸棗術屯洛陽伯屯潁川復在鄴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太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據成臯操到酸棗諸將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之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檉棘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

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鎮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

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進屯河內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守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韓馥為冀州牧鮑信謂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

二

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構難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太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兵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乘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操與扶操上馬遂引去



未至營止諸將來與操相見皆怖操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十里操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中數十合相持急操募勇陷陣司馬典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四面又急韋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會日暮操乃得引去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饑布糧亦盡各引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還操還鄆城布到陳氏為其縣兵所破東屯山陽于是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操操從之十月操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春操襲定陶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操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兵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竝進大破之操將迎

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長奴拒險洪不得進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不問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于是殺侍中臺禁尚書馮碩等三人討其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雋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時洛陽殘破董昭等勸操都許車駕出轅轅而東操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四

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于是改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固辭以太將軍讓紹操拜司空行車騎將軍中平以來天下亂難民棄農業諸軍竝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无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麻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食糜皆備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



于峻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操圖備操曰方今收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董卓將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綉領其眾二年春操到宛綉降既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操乃引兵還舞陰綉將騎來抄操擊破之綉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綉等失不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遂還許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義頸而前初操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操自此不復朝見初操為兗州以東平舉謀為別駕張邈之叛也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謀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謀頓首無二心操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破謀生得眾為謀懼操曰夫人孝于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兵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以為吾奉也五年春正月初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誅曹操謀泄操尋殺承等及其三族操不復朝諸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

分畫不明

公爭天下者乃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遂擊劉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操北救延津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兵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敵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六

于是渡河追操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陂下使人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人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趨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擒時操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復以為紹可必勝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



所殺初操聞攸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日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遣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睦元進趙獻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皆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懼紹初聞操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破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等攻曹洪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操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

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軍皆疑荀攸勸操許之操曰吾文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操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叛尚屯陽平率其眾降封為列侯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操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眾眾比尚之破可得自強以乘我敵也尚破我盛何敵之乘乎操之圍鄴也譚略甘陵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八

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眾操遣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下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姦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媿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時三郡烏桓承天下亂破幽州路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操將



征之鑿渠自呼沱派入水名平虜渠又從洶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將北征三郡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唯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操行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道操從之引軍出虜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車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九

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九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眾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九等傳其首諸將或問操還而康斬送尚熙等首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高

談清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所任多剽輕小人至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孫等皆備在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托強國融不聽而殺之義孫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皆奔山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于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十一

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河北招合徒眾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屬衛更相贊揚衛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後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惟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天子聘操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于國十七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為王時許靖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欲歛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



孟德之謂乎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操辭甚醜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侍中陳群等皆曰漢祚以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初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為魏嗣不患之以車載廢簾內吳質與之謀修自操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疎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二

關竹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問下隨問答之于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庚子操奔于洛陽年六十六幸姬嘗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與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心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顯狗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伏后諱壽瑯琊人大司徒洪之後父完沈深有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為侍中從大駕

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為貴人立為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于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脇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承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為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威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如咸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勝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倖累為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為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既無任嫵徽音之美又乏謹身養已之福而陰懷妬害包藏一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郝處持節策詔其上皇后聖綬退避中宮遷于他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



致于理為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為都慮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詎口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都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室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獻穆曹后諱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于國，十九年並拜為貴人。及伏后，被弑明年立節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為山陽公夫人。

魏司馬懿 附于孫 諸葛亮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為司空，聞而辟之。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操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于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

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操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荅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為軍司馬，言于操曰：昔箕子陳謀，以食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七 一四  
為首今天下不耕者二十餘年，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操納之。于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懿又言：荊州刺史胡修、倉暴、南鄉太守傅芳驕奢，並不可居邊，操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修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操以為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失，而便遷，既示敵以弱，又淮河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令捨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操以荆



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冠皆欲徙之懿曰  
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  
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  
後諸亡皆悉復業及操薨于洛陽朝夜危懼懿綱紀  
喪事內外肅然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操懿轉丞相  
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  
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懿曰孫權新破關  
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襄陽水陸之衝  
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  
不為寇丕悔之及丕篡漢以懿為御史中丞黃初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三

年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懿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  
資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  
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  
假節達于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  
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從其事  
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  
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  
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  
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  
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

先平書

而令宣露此殆易之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  
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懿  
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保恣之  
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  
安橋木關寨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  
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  
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  
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  
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為木柵以自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十六

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懿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  
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  
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  
儀久在魏與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  
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懿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  
之懿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  
孟達餘眾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  
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  
隱實屬懿朝于京師天子訪之于懿懿對曰賊以密  
編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



虜宜計何者為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  
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椿其心夏口東關賊之  
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  
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  
竝然之復命懿屯于宛大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  
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  
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懿分軍住雍郃為後  
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  
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二軍所以為黔布禽也遂進軍  
喻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芟上邽之麥諸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七

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泊固然後芟麥吾得  
三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  
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  
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  
牛金輕騎餌之兵纒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  
據南非二山斷水為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  
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  
襲督軍薛彤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為寇隴右無穀宜  
及冬豫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  
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

每以糧少為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  
于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治  
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坡溉田數千頃國以克  
實焉二年亮又帥眾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  
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  
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  
南北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  
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而丈原諸  
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  
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六

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  
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與五丈  
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遣奇兵拘亮之  
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五百餘人時朝廷  
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俟其變亮  
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  
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  
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  
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  
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



會武侯  
平無本

武于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懿者懿不敢逼于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眾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羨藜懿使軍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九

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羨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岍乃知亮死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糧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取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吾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眾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

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聚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亦出兵遙為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眾多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二十

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羊鬣自襄平城西南流



年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懼淵大懼乃使其所署相  
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  
等皆斬之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  
羊而迎之孤爲玉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  
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  
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攻南圍突  
出懿縱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既入城立  
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  
之以爲京觀僞公卿以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  
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時有兵士寒凍乞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七 三

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起此  
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  
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  
不可委之于人下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  
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  
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三年奏穿廣渭渠引河入汴  
溉東南諸陂始大佃于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  
皖邊鄙苦之懿欲自擊恪議者多以敵據堅城積穀  
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  
其便懿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  
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  
淺船不得行勢必乘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于  
是督諸軍擊諸葛恪軍次于舒恪燒積聚棄城而遁  
懿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  
尺三渠又修諸陂于穎之內地萬餘頃自是淮非倉  
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七年吳攻  
祖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河懿以河南近賊若百  
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河  
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懿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  
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



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敵人以二萬人斷河水三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相中將何以救之奕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相中所失萬計曹奕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竝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懿不能禁于是與奕有隙五月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十一人與曹奕爲伎人奕屢謂懿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懿已潛爲之備奕之徒屬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荆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侍

八編類纂

宋書卷之七

三

五

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繞屬說年長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乃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荆州勝復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奕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奕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天子謂高平陵奕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于

八編類纂

宋書卷之七

三

是奏永寧太后廢奕兄弟時懿子師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懿列陣關下經奕門奕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懿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奕蔣濟言于懿曰智囊往矣懿曰奕與範內疏而智不及驚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于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奕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大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奕乃投刀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袍襪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子丹奕父真之字也奕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奕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祭視奕兄弟舉動奕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奕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奕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奕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謚司隸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于是收奕義訓晏屬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蔣濟曰曹真之動不可以不記懿不聽初



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  
芝蘇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仗天威孰敢不  
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  
斃舍之曰以勸事君者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  
二于懿謀立楚王彪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  
以討之懿潛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泛舟沿流九日  
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逾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  
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耶懿曰以若非折  
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其  
字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達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七  
仕魏為豫州刺史封侯卒克遂父也凌至項仰鳩而  
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  
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愛賈逵王凌  
為崇甚惡之卒于京師時年七十三  
司馬師字子元懿長子也懿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  
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  
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  
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  
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初吳  
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

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  
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魏諸葛誕言于司馬師  
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  
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至是朝議  
欲貶黜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于此此我過也  
諸將何罪悉原之公休諱時司馬昭為監軍惟削昭  
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師  
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諸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師  
又謝朝士曰此師過也非泰之責于是魏人愧悅人  
思其報五年四月大赦五月諸葛恪圍合肥新城是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七  
時美維亦圍狄道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  
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  
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  
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  
爾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將  
之不得進戰乃公之利也美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  
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  
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  
殆將走矣師曰善乃遣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  
道之圍救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美維聞



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恪復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師曰諸葛恪新傳政于吳欲微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奠萬一不暇復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攻合肥卒如所度師于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斃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淪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三十一

萬餘級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師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師怒遣勇士以刀銀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三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奸臣李豐等請諸庸回陰構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師讓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虞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

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嫚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又為群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于是有司以太宰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群臣從至西掖門師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為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于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師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神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濟六合與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于昭穆之序為不次則明帝之世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師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于光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舉趾高師聞而憂之二年正月有慧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于壽春討師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弟八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酈眾六萬渡淮而西師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三十一

公卿謀征討討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中書侍郎



鍾會勸師自行，戊午師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州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師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鴛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鴛退相與引而東。師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倫，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師。欽遂行，淮南平。初，師目有瘤疾，使醫割之，膏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嘴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卒于許昌，時年四十八。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七

三

獲不克矣。七月奉天子及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鎮節使淮南，宣尉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昭進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并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于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進苞、泰等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餓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其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請攻之。昭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七

三



天其武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也得罪于吳全端兄子樟及儀奉其母來拜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權儀書以誦靜靜兄弟五人帥其眾大降城中大駭三年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不相協及至窮威轉相疑三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子鴛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鴛巡城而呼昭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

大編類集

卷之三

三

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等帥其屬皆降景元元年天子既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于凌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賤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

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遂入白太后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昭昭召護軍賈克等為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克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驛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奔于車中昭召百僚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昭遣其舅荀顛輿致之延于曲室字謂泰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有所斬賈克少可以謝天下昭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于是歸罪成濟而斬之昭遂殺尚書王經昭將伐蜀乃謀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

大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上下涇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魏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繕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略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眾以屠城散戍卒以略野劔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為未有變屢陳異



議昭患之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于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于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其歸路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此由破蜀將諸葛瞻于綿竹斬瞻傳首進軍維縣禪降昭自為相國總百揆表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潛艾檻車徵艾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于鄴追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于蜀監軍衛瓘攻會斬之初魏之伐蜀也西曹屬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三

得亡遠適可以示中國之私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其淮南將吏士民諸葛誕所脇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武帝炎昭長子也繼昭為晉王泰始元年篡魏國號晉都洛陽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鞫戢于六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侯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高陽許允既為文帝昭所殺允子奇為太常丞帝將有事于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于政術耽于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帝數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三



與腹心共圖後事，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毋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竝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為北軍中侯，以典禁兵。既而寢疾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少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迷亂。楊后輒為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因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此矣。

惠帝衷武帝第二子也，始賴張華等輔政，朝野亦各安靜。後骨肉相殘，劉淵等乘釁四起，遂有五湖之亂。後因食麩中毒而崩。

懷帝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熾其一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惠帝崩，羊后以于太弟為嫂，不得為太后。催清河王單入已，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即帝位。

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帝單歸。因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甚，帝遇弒崩于平陽。愍帝鄴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于藍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長安，承制選置，懷帝崩，即帝位。建興四年，劉曜逼京師，雍州刺史趙允與公卿守長安，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餅，趙允屑為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遣使送笊于曜，乘羊車，肉袒，銜壁，輿觀出降。群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觀受壁，帝蒙塵于平陽。趙允及群官竝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聰臨殿，帝稽首于前，趙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歎歔流涕，聰聞而惡之，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承。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哭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為聰所害。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統，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眾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在位四年。

元帝睿，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觀之孫也。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越西迎大



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勞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守周顛刁協等爲腹心，股肱，質禮名賢，存問風俗，江山不歸心，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世帝爲盟主，愍帝即位，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于宣城，平杜弢于相州，承制赦荆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刻日進討，群臣因請即位，都建康，以王導爲謀主，大功未就，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帝遂憂憤成疾崩。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七

三

明帝紹元，帝子也，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避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厥清大禮，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成帝衍，明帝子也，帝少而聰敏，庾亮徵蘇峻，峻遂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斃懼而表之，帝怒，口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

海西公奕，哀帝母弟也，哀帝無嗣，帝即位六年，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隨請關，因圖廢立，詎帝在藩，夙有

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寵，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廢奕爲東海王，以王還第，于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着白夾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闕，牀第易誣，乃言帝爲關，遂行廢辱。

八編類纂

卷二四七

三

簡文帝昱，元帝少子也，海西公既廢，桓溫迎立之，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公廢，及帝登祚，熒惑又入太微，甚惡焉，時中書郎郝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桓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請省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述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云。



武帝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謝安常歎以為精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殆于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于華林園舉酒祝之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更屬少者貴人怒因帝醉夜潛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厲暴死

安帝德宗武帝長子也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自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為齊代故密使王韶之給帝而並恭帝以應二帝云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八

三

恭帝德文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傳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于瑯琊弟劉裕以為零陵王居于秣陵宋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弑帝于內房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八

正編

篡類

宋劉裕附子孫 王鎮惡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彭城縣人裕素貧唯瑛瑒王謐獨深敬焉裕嘗召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逵執謐密以已錢代償由是得釋祇賊孫恩作亂于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討之以裕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規賊選賊眾數千裕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裕奮長刀所殺傷甚眾牢之子敬宣輕騎尋之眾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惟裕獨無所犯恩北出海鹽裕築城于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八

一

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之之時雖連勝裕慮眾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懈奮擊大破之思知城不可下進向泥濘裕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為前驅裕以吳人不習戰命之在後是夜裕多設奇兵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沒裕且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示以示取賊疑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裕兼



行擊破之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晉帝以裕為下邳太守。裕又追恩至鬱州及海鹽，類破之恩自是饑饉，奔臨海。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半之拒之。裕又參其軍事。玄至，裕請擊半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裕與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克建鄴，以半之為會稽內史。半之懼，招裕于廣陵。舉兵裕曰：「人情去矣，廣陵亦豈可得至。半之竟益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修以撫軍將軍領丹徒，以

公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二

裕為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于臨海。桓玄篡位，遷晉帝于尋陽。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謂司徒王謚曰：「昨見劉裕風骨，吾桓每遊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總明有智，嘗見裕因謂玄曰：『劉裕能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為人。』下宜早為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修還京口，裕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時，桓修弟弘為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為弘中兵參軍。孟和為州主簿，乃令殺就相謀以兵襲弘。諸葛長人為豫州刺史，才

達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王元德童厚之謀于建鄴，攻玄刻期齊發。裕託游獵與無忌誅之。憑之殺從弟藩，憑之從子韶弟祇隆，叔道濟和族弟懷玉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侯詰旦城門開，無忌等稱詔馳入，斬修以徇。裕和勸弘期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和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因收眾濟江，義軍初克京口。修司馬才弘率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與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于大航，諸君非太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

公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三

退。毅既至，裕命誅弘等。毅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數日裕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為內應。邁甚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時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此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封邁為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德、扈與厚之等，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軍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裕造遊擊將軍何濟之左右，見裕光曜滿室，以告濟之。濟之以白玄，玄不以為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



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時眾推裕為盟主以孟和為長史總後事擅憑之為司馬軍火竹里移檄都下三月遇吳甫之于江乘裕躬執長刀大呼即斬甫之進至羅洛橋遇皇甫敷檀憑之戰敗死之眾退裕進戰斬敷首初裕建大謀有工相者相裕與無忌等皆當大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裕知其事必捷玄聞敷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下範之屯覆舟山西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帳冠諸樹布滿山谷裕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敗玄雖遣軍而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船南逸庚申裕鎮石頭城玄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于宣陽門外造晉新主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叔率百官奉迎乘輿玄扶天子走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于崢嶸洲眾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建鄴玄復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入蜀至枚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首建鄴

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為不可惟左僕射孟和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

裕行裕以和監中軍留府事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軍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僞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迎戰此下策也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人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苻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



喜形于色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接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在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開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拒巨狹水前鋒孟龍行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向晨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裕遣潘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南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入海道至矣向彌假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下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人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墜二重撫納降附採拔賢俊華夷大悅于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嶧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與使為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

變一見

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羗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羗見代齊殆將內懼自報不暇何能救人耶八月封融詣劉裕降初秦王與遣衛將軍姚襄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于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于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于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二并範家赦之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



懸綱母于城上支解之丁亥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戮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以母託劉敬宣而已初敬宣以父牢之謀襲桓玄牢之慮事視自殺而敬宣奔慕容德已而還晉故超託之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八

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初裕之北也徐道覆勸盧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克京師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裕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于豫章內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裕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造江上徵問知賊尚未至裕大喜將濟江風急眾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如其不然覆溺何害即

命登舟舟移風止過江止京口眾乃大安四月裕至都劉毅自表南征裕以賊新捷鋒銳須嚴軍備遣使劉藩止之毅不從五月盧循敗殺于桑落洲及審裕凱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遂下爭之旬日乃從于時北師始還傷疾未復戰士纔數千賊眾十餘萬舳舻亘千里孟和懼欲擁天子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初裕任慕容超惟孟和勸行和乃表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眾我寡分其兵則眾力不分戊午裕移鎮石城乙丑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掄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晉軍潰裕登石頭以望見之悅庚辰賊設伏于南岍疑兵向白石裕率劉毅北拒留恭軍徐赤特成查浦戒令勿戰裕既北賊焚查浦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丹陽裕以還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九

浦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丹陽裕以還



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戰于南塘七月循自  
蔡洲退將還歸尋陽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  
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成之曰我十二月  
必破秋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別毅固求  
進討盧循長使王誕密言于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  
使立功裕從之十月裕率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  
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  
道覆走還盆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克其城盧循父  
蝦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  
庚辰賊方江而下裕躬提幢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  
八編類纂 卷二四八  
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泊新洲流瀝之因  
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斬斬上軍先備火焚之太敗  
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  
將戰裕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皆懼裕笑曰昔覆  
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  
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斬  
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井  
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廢政竟不能行  
浴既作輔豪強肅然至是會稽餘姚唐亮復賊匪亡  
命千餘人裕誅亮免會稽內史司馬林之晉帝授裕

太尉中書監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  
送都八年荊州刺史劉道規患疾求歸以豫州刺史  
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  
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也厚自  
矜許朝士素望者竝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  
沛僧施竝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  
請僧施爲南蠻校尉裕知毅終爲異端心密圖之毅  
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爲副二裕僞許  
焉藩入朝裕命收藩及謝混竝賜死自表討毅裕發  
建鄴遣參軍王鎮惡前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  
誅十一月裕至江陵分荊州十郡爲湘州裕仍進督  
焉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裕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  
民謂所親曰昔年醜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  
謀作亂裕刻期至都而每奄留不進公卿以下類日  
奉候于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裕輕舟密至已還東  
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  
皆與及之長民甚悅裕密命左右丁吁自慢後出于  
坐拉焉死于牀側與屍付延尉并誅其弟黎民先是  
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伐之敬宣由墊江轉戰而前  
譙縱求救于秦秦王興遣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至黃



虎去城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眾拒險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諫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

入編類集

宋書

三

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齡石署兩邊曰至白帝乃開諸君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父益州刺史毛瑾為譙縱所殺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上人與毛氏有嫌亦常以死自固不許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于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

正典

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三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眾萬餘屯平模夾岷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且欲養銳悉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兵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浩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

入編類集

宋書

三

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臧熹急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于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曉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



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有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徒曰：蜀之存亡實係于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于豫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多侵盜，府庫徙馬耽于越，馮毗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裕以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都，都招聚輕俠，裕執送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十一年正月裕收休之子文實兄子文祖，竝賜死。率衆西討，復加黃鉞領荊州刺史。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并罪狀裕。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有幹川才，裕未至江陵密書招之。延之報書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偏，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邪。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

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者矣。劉藩死于閩閩之門，諸葛斃于左右之手，甘言詭方，角囊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間外無自信，諸侯以爲得筭，良所取也。吾雖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賊洪游于地下，不復多云。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裕濟江，休之衆潰奔姚興，裕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遇盧循侵逼，故寢及荆雍平，乃謀外略。會姚興死，于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十三年衆軍至洛國，金墉降之，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火潼關。三月庚辰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至陝龍驤將軍王鎮惡舟師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于藍田。王鎮惡克長安，禽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焚感大日，衆東井至是而關中平。九月裕至長安，長安豐稔，帝藏盈積，裕先收其器，澤儀上主記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都，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將帥。遷姚宗于江南，送泓斬于建康市，謁漢長陵，大會文武于未央殿。十月裕進，爲王裕徵息駕長安。



經略趙魏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先是安西  
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  
長史王修關中亂十月裕遣右將軍朱齡石代桂陽  
公義貞為雍州刺史十四年義貞遷為赫連勃勃所  
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裕至彭城解  
嚴裕以載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侍郎王韶之  
與帝左右密謀賊帝而立瑯琊王德文德文常在帝  
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  
德文有疾出居于外韶之以散衣給帝于東堂裕奉  
德文即位于是剪除宗室之有才望者七月裕移鎮

八編類纂

朱書八編類纂

五

壽陽明年四月入朝謀篡晉有司草禪詔既成請帝  
書之帝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植玄之時天命已改重  
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遣散  
騎常侍謝澹等奉璽書歸皇帝璽綬晉帝遜于瑯琊  
王第初裕以毒酒一甕授前瑯琊郎中令張偉使醜  
零陵王偉歎曰醜君以求生不如死乃于道自飲而  
卒太侍褚秀之侍中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  
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嬖  
妃共處一食自煮食床前飲食所資皆出于褚妃故  
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裕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

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于  
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兵人以被  
掩殺之三年上不豫太尉劉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  
僕射傅亮領軍謝晦護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以廬  
陵王義貞為侍中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上疾甚召  
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凡韶  
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常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  
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  
之又為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  
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入者

八編類纂

朱書八編類纂

七

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母后不煩臨  
朝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裕曰日不  
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屢自然解之裕曰政以解  
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常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  
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  
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  
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  
西堂施局脚床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  
廣州常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裕曰此精麗勞人即



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徵時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耨耕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後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劉裕伐廣固人或薦之裕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結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劉思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初劉毅請以其弟兗州刺史劉藩代已至是鎮惡揚聲劉兗州上毅信之不知見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合船步上崩

八編類纂 卷二四八

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三人對舸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鼓長嚴令後有軍狀及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宴然不疑將至城遂殺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但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裕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城內亦未信裕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且鬪且語知裕在後人情離離

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收佛寺自益鎮惡身被五箭江陵平後三十日大軍方至及劉裕北伐與鎮惡諸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于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討鎮惡取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乘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

八編類纂 卷二四八

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非門外去家萬里而躬乘衣糧盡矣逐流惟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于壩上奉迎劉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裕留第二子義貞為安西將軍鎮惡為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王猛之相符堅也非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裕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傳私



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半修  
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  
田子以專戮斬焉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也即位二年多乖失徐羨之傅  
亮謀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求赴國計弘等來朝使  
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  
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  
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于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  
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  
樂夕游天泉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與兵士進殺二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五

三

侍者于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閣就收聖殺群臣拜辭  
送于東宮以太后令廢為營陽王遂幽于吳都羨之  
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之于金昌亭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小字車兒為荊州刺史鎮  
江陵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傅亮  
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期  
為斷士謹操尚鄉恥輕薄江左宴然無事惜其不自  
量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  
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遂為子劭所弑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也為江州刺史舉兵尋陽誅劭

即位為人機警勇決博學文章華瞻王僧虔以善書  
見忌僧虔至以秃筆書自免奢慙敗度閨門無禮待  
諸弟如寇讎殺戮忠諫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

傾府藏末年獨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  
奉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常凭几昏睡  
廢帝子業武帝子也既即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先  
是說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期旦訖  
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或與左右阮佃夫王  
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羨產之等十一人  
共謀弑帝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三

蒼梧王昱明帝子也或云嬖人李道兒所生初在東  
宮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恣弄節主帥不能禁明  
帝屢勅陳太妃痛捶之及即位位內畏太后太妃外  
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數出遊行始出宮猶  
整儀衛俄而乘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  
屢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車騎遠走一二  
千里太妃不復能進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  
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常以陳太妃賜嬖人  
李道兒已復遣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及  
建平王景素舉兵京口不克而死王放恣尤甚無日



不出，鍼推鑿，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割，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剝解爵割，嬰兒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後為蕭道成所弑，以太后令追廢為蒼梧，迎立安成王準即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三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逼帝禪位，帝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帝王家。」宮中皆哭，遂逐出宮，封汝陰王。復弑之，在位二年，年十一。

齊蕭道成附子孫沈攸之

齊高帝蕭道成居東海蘭陵縣中朝喪亂，高祖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

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也。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蕭郎，但當遇之耳。」宋明帝即位，為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州郡皆起兵，明帝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二壘分軍定諸縣。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道成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道成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為馬具，裝折竹為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遷及張永等為魏敗于彭城，淮南孤弱，以道成鎮淮陰，遣南兗州刺史明帝妹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道成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道成。道成戎服出門，迎懼，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道成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道成曰：「主上自誅諸弟，為太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騎常侍。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于尋陽，朝廷惶駭，道成與隋濟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五



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  
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  
索筆下議餘竝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  
契獨曰宜依舊道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  
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  
單車白服出新亭加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  
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衣高臥以  
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  
與賊大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  
衆皆不知其別率杜黑蠡急攻東臺道成挺身上馬

入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五

帥衆百人出與黑蠡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  
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  
夜驚城內亂走道成執燭正坐騰聲呵止之如是者  
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于阜茨橋直至朱雀  
航王道隆劉劭竝戰沒初劭尚其意託造園宅名  
爲東山頗忽時務道成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  
艱難之際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  
乎劭不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開  
東府納賊張永潰于白下宮內傳新城亦陷太后執  
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主陳顯達張

敬兒等從石頭濟淮問道自承明門入衛官闕時休  
範與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  
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燒  
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昨皆已歿死屍在南岡  
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懼  
也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  
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進爵爲公與袁粲褚淵劉  
秉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  
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  
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畫腹爲射的

入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五

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衫曰老臣無罪蒼  
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天是佳射棚而一箭便  
死後不復射不如是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  
道成膺蒼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時南徐州  
刺史建平王景素爲朝野歸心潛爲自全計布誠于  
道成道成拒而不納景素尋舉兵道成出屯玄武湖  
事平乃還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道  
成形畫腹爲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  
莫能中時道成在領軍府蒼梧自來燒之冀道成出  
因作難道成堅臥不動蒼梧益懷忿恚所見之物皆



呼之為道成以手自磨。曰：明日當以刃。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于國，今害之，誰為汝盡力？故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紀僧真言于道成曰：今朝廷倡在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于顯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贖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告其從兄行青、其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為長策。今秋風行，起鄉若能與桓、東、海、微、共勦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招屢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車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林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為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日公為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

次子焜皆以為帝好單行道路，于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爾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于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于道成。夜著青衣，扶匄道路，為道成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于殿中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于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于道成門間聽聞之。帝乘露車，與左右于臺閣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晏度道。次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渡河。日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寢，與楊萬年取帝以身刀切之。敷廂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初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于牆上投其首。道成沈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



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還敬則恐內人觀見以才環塞室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懼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懼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已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褚淵劉乘袁粲入會西鍾槐樹下計議道成謂乘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乘未答道成鬚髯盡張眼光如電乘口尚書眾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委領軍道成大讓袁粲又不受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塵眾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劔戟羽儀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一 蕭道成傳

手自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又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于是長刀遮乘等各失色而去乘從弟韞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耶乘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撫膺曰兄肉中豈有血邪今年族矣劉乘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腹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乘與袁粲閣手仰成矣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

反稱太后詔已下都乙卯道成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為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前湘州刺史王蘊遣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謀乃下達郢州時道成子贖為郢州長史蘊伺贖出甲因作亂據郢城贖知之不出蘊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道成道成又不出甲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乘見道成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攸之反問初至道成往石頭詣粲謀粲稱疾不相見會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乘從弟領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一 蕭道成傳

軍韞及直閣將軍十伯與等嚴兵為內應道成命王敬則于宮中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眾軍攻石頭斬粲乘走顧擔湖蘊逃關場並擒斬之粲典籤莫嗣祖同粲謀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亦並赦而用之時黃回頓新城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救援道成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別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誘黃回至東府殺之乃謀篡宋建元元年四月道成即位封帝為汝陰王築宮于丹陽故縣置兵守衛或走馬



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齊王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帝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爛熳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布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沈攸之先湖州武康人慶之從父兄子也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參軍直閣與宋越譚金等並爲廢帝所寵誅戮群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明帝即位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三

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方反叛子助兵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元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廢帝祖爲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群帥衆竝安之時廢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

有人

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竝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于赭圻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朱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頭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克赭圻攸之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三

進平尋陽封貞陽縣公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過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歛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藩同豫顧命乃以攸之爲荊州刺史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還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攻計四山等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



積漸懷不臣之心自擅閭外朝廷疑憚之累徵入  
 慮不受命乃止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道成遣攸之子元琰齎廢帝  
 刻斫之具以示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  
 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  
 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道成書推功  
 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籍在兩襜角云是宋明帝與  
 已約誓又稱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  
 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  
 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襜角  
 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  
 三千將發江陵蕭道成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  
 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  
 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至華谷投州  
 吏家村人欲取之攸之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  
 廢帝鬱林王昭業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  
 特所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  
 甚有令譽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  
 至矯情飭詐陰懷鄙惡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  
 共承食同臥起如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

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又惠太子目疾及薨帝侍  
 疾及居喪哀毀才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備食甘滋葬  
 畢立為皇太孫問訊太妃截壁為閣于太妃房內往  
 何氏間每入輒稱時不出帝與文惠幸姬霍氏淫通  
 皇后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中  
 書舍人暴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等並為  
 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既而尼媚外入頗傳異  
 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  
 直殿省宮隨后呼胤為三父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  
 胤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出鸞于西州中勅用  
 入籍類纂 卷之六十一  
 事不復關諮鸞慮變先使蕭詵坦之等于省誅曹道  
 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  
 于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等繼進帝  
 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  
 房閣令閣人登輿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  
 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詵領兵先入官帝走  
 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與接出延  
 德殿詵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楯欲戰詵曰所取  
 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  
 竟無一言遇弒



海陵王昭文鬱林弟也。為蕭鸞所立。帝起居皆各變。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大宮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即位未四月。鸞弑之而自立。

明帝鸞高帝姪也。性情忌。亟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遺類。信道術計數。每行出幸。先占利害。簡于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及疾篤。勅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

後廢帝東昏侯寶卷明帝子也。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周爭得。喻月。每當哭。輒云喉痛。自江祐造。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五

光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守後堂。戲馬鼓。課為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雜以羌胡橫吹。諸技。常以五更就臥。至曉乃起。太子所生母黃貴嬪。早亡。令潘妃母養之。拜潘氏為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着織成袴。裙金簿帽。執七寶縛。稍又有金銀杖。具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裝。縛袴。上着絳衫。以為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阮奔。馳。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器。酌水飲之。復上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為雨所濕。織雜采珠。為覆蒙。被。巧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中唯帳及步障。皆給。

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瑋瑁帖箭。每出輒與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霸韻齊馬而走。左右爭逐之。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能擔。幢初學擔。幢每傾倒。在幢抄者必致跪傷。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擔幢諸校。其服飾皆自製之。綴以金華玉鏡。眾寶。乳婦婚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與病棄屍。不得殯葬。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吏懼為監司所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又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至蔣山定林寺。一沙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五

門病不得去。藏于草間。為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麀鹿。亦不射邪。乃百箭俱發。故貴人富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為避圍之舍。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文。蟲兒。及營兵俞靈韻。為阿兒。數往詣才。物家游宴。寶慶恃勢。作姦。富入悉誣。以罪。延及親隣。皆盡殺。其男。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依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啗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訕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憚息焉。是年。蕭衍奉南康王寶融起兵。二年。殿內火。合夕便發。其時帝猶未。



還宮內諸房間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眾救火，太極殿得全。帝三更中方還，先至東宮，慮有亂，不敢便入。參審無異，乃歸。其後出游火，又燒璫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栢寒，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栢梁既災，建章是營。于是大起諸殿，又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窓間畫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為書字，鑿金為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

八編類纂

卷言四八

三

蓮花也。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飲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悉皆墜廢。又訂出雄雉頭鶴髦白鷺，練百品，丁條無復窮已。親侍小人因緣為姦，科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懼威，口不得道，須物之處，以復重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是時南康王寶融廢帝為涪陵王，而自立。帝又以閔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于是徵求人家梁樹，便

取毀徹牆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繁，花取玩，俄頃刻，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為泥，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錢價，人不還直。雍州刺史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大以泰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泰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姦毒，富人悉誣為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或云寄附隱蔽，復加收沒計一

八編類纂

卷言四八

三

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經杖，衣悉麗布，群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闞豎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為天子解菜。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鬪豎共為俾販，以潘妃為市令，百為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罪，潘則與杖乃救，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閻內不得進，實中菘，雖畏潘氏，而竊諸姊妹淫通，每游上，潘氏來小與，官人皆露禪，着綠絲履，帝自戎服騎



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  
于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又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范雲謂光尚曰  
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  
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  
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曠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  
光尚等尋覓既不見處乃縛孤為明帝形北向斬之  
縣首苑門上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下揚  
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為率遠近悉令上米  
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

八編類纂

卷二四八

三

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  
多注籍詐病遣外醫巫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  
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竝是役陰之家凡注  
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克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  
年數多少群小以陳顯達下數日便敗崔慧景圍城  
止得十日及蕭衍師至亦謂為然裏糧食樵芻凡所  
須物為百日備帝謂如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  
決及至近郊乃聚兵為固守計召王侯分置尚書都  
坐及殿省尚書舊事悉克紙鏡使冠軍將軍王珍國  
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厲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為王

假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  
豪驍將也既斃眾軍于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  
投及赴淮水死者無數于是閉城自守城內軍士委  
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以稷為副實甲槍七萬  
人蕭衍長圍既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  
尤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  
取我耶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為城防  
帝曰擬作殿竟不與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晝夜不  
休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以擬屏除金  
銀離鑲雜物倍急于常法珍兒又說帝曰大臣不  
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乃謀應蕭  
衍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強強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  
智夜開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  
閣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是夜帝在舍德殿吹  
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起出北戶欲還後宮  
清曜閣已閉閣人禁防黃泰平力傷其膝仆地顧曰  
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  
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

八編類纂

卷二四八

三

和帝寶融明帝子也為荊州刺史永元二年東昏之  
亂長史蕭穎胄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



前鋒諸軍事明年蕭穎胄卒蕭衍克建康迎寶融至姑熟衍遂篡位廢寶融為巴陵王以南海郡為巴陵國邑繼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搢焉年十五追尊為齊和帝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十九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九

左編

篡類

梁蕭衍 附子孫

梁武帝蕭衍南蘭陵中都里人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竝游焉號曰八友融識鑒過人尤敬異衍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果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衍及兄懿王融范雲等典帳內軍王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衍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豎不耶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為廢立計每與衍密謀時齊明將追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恐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為變以問衍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瓜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竝惟利是與若暗以顯職無不載馳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選



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日亦吾意也即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並至續召隨王至都賜自盡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愛之乃起衍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罪白服來迎衍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曰慧景反跡既彰實是上賊我曹武將譬如講上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卽制之衍笑曰某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于是曲意和解之慧景送安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和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衍為偏帥諫廣之行次對斗州時去誕八編類纂 卷二四九 二

矣令軍中日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頓壁于萬障于水北衍揚塵鼓噪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戰翼之城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和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終野得肅和巾箱中魏帝勅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為司州刺史衍在州甚有威名嘗有人餉馬衍不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衍出見馬簽書殷勤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任馬自歸還都為太子中庶子出鎮石頭齊明性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車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衆逼雍州刺史曹武度河守樊城齊明擬衍雍州受密旨出頓聲為軍事發遣又命五兵尚書崔慧景相續援襄陽慧景與衍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衍止之不從于是大敗衍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退以衍為輔國將軍監雍州事是年王敬則舉兵會稽至曲阿敗死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謠言更甚及齊明崩遺詔以衍為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肅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



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豐勇之等八人號為八要及舍人王暄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衍為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離時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衍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于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六

四

李善

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投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弘策又自說懿懿不從徐乃迎其弟偉及愔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手檀溪密為舟船之備及江祐江祀謀立遙光事泄被殺遙光舉兵東城蕭坦之討平之已而齊主聽嬖倖之譖殺坦之及劉暄惟司空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

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將軍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隴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江州刺史陳顯達以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遂舉兵逼建康平南將軍崔慧景擊顯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九

五

達斬之豫州刺史裴叔業不自安會陳顯達反叔業遣兵救建康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眾論益疑之叔業遣親信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止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



子芬之入建康為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否。真度勸其早降。建康人傳叔業叛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奉表降魏。魏封叔業蘭陵郡公，詔將軍崔慧景討叔業，以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魏以彭城王勰鎮壽陽，魏兵未渡淮。叔業病卒，慧景之討叔業也，將水軍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幼主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于是還軍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眾。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分遣千餘人，鼓叫臨城，臺軍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驚散宮門，閉慧景引眾圍之。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慧景遣子覺將數千人度南嶽，戰敗，遂將腹心數人潛去。從者于道稍散，為人所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託外拒，遂還歷陽。若但放兵受其恩爵，必生後悔。」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長史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

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至是齊主賜懿紫綬，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二年冬，懿被害。信至，衍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廳事，告以舉兵。曰：「昏主暴虐，惡逾于紂，當與卿等共誅之。」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多願從，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為巴西太守，使過荊州，就行事宗室蕭穎胃以襲襄陽，衍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天虎既發，衍謂諸議參軍張弘策曰：「今日天虎坐收天下矣。荆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州得天虎，至必回邊無計。若不見同取之，如拾地芥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憚襄陽人，加屠亡齒寒，必不孤立。挾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况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救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于穎胃，兄弟去後，衍謂張弘策曰：「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曰：「天虎口具及問天虎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腹，彼聞必為行事于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



千泉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雨空  
 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夜遣呼西  
 中郎席闡文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蓋  
 養士馬非復一日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  
 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  
 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  
 廷狂悖日滋京師責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  
 服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若  
 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群邪所陷爾酷  
 相柔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  
 所能敵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  
 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胃從闡文等計穎胃乃謂天  
 虎曰天下之事懸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陽昔  
 樊主期亦以頭借荆軻于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  
 之馳入城將踰城縣門發折其車轅投車而走中兵  
 參軍陳秀拔劍逐之斬于門外傳首于衍仍以南康  
 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  
 便進兵恐非廟筭衍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  
 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使義而動天時  
 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時年月

乎時南康王寶融為荆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遣  
 杜思冲勸衍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衍不從王茂  
 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入手中彼挾天子以  
 冷諸侯節下前去為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  
 之于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  
 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于沔陽立新  
 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為相國以衍為征  
 東將軍戊申衍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開霽士卒咸  
 悅衍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于襄陽人腹  
 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亦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  
 人編纂集 卷一百一十五  
 建業關揚威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  
 宗為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江  
 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江不  
 關一里箭道安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犄  
 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  
 王曹諸軍濟江與荆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  
 以通沔漢使郢城竟陵之衆方舟而下注陵湘中之  
 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叛天下之事  
 可以臥取之耳茂景宗帥衆濟岸進屯九里其日郢  
 州刺史張冲迎戰茂等大破之荆州遣冠軍將軍鄧



元起等會大軍于夏口，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等遊過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時張沖死，其眾推軍主薛元嗣為主。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于江陵，遙廢東昏為涪陵王，以衍為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衍出沔會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乙酉，衍移屯漢南，甲寅，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蕭穎達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城，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于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益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能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必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違，孤城必陷，一城

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群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相付事，在日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陽壘，夾岍待之。子陽又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眾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七月，衍命王茂帥軍主康絢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澗不能通，艦其夜流星墜于城，四更中無雨而水暴長，眾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為子陽等聲援。衍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誓服？陳虎牙即伯之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兇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



戊午魯山城主張樂祖降。已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  
 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益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  
 茂遣參軍朱曉求降。衍謂曰。城中自不誠。天命何意  
 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恩耳。桀犬何嘗不吠。堯初郢城  
 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  
 七八。及城開。衍並加隱恤。其死者命給棺槨。東昏聞  
 郢城沒。乃為城守計。治囚徒以配軍。陳伯之遣蘇隆  
 之反命。求未便進軍。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可及  
 其猶豫。逼之。乃命鄧元起即日沿流。八月天子遣兼  
 黃門郎蘇回勞軍。衍登舟命諸軍以進路。留上庸太

八編類纂

卷之四

三

守葦獻守郢城。行軍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  
 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益城。及衍至。為  
 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衍平定東夏。以便宜從事。留  
 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  
 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共咎。糧運  
 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  
 湘糧運。未嘗乏絕。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  
 姑熟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雍州。緣道奉迎。百姓  
 皆如披縑。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  
 岳遣將李居士迎戰。景宗擊走之。于是并茂呂僧珍

進據赤鼻。曹景宗陳伯之為遊兵。大軍次新林。建  
 康士庶傾城而至。送款或以血為書。命王茂進據起  
 城。曹景宗據阜茨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離  
 門。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岬。屋以開  
 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又遣  
 征虜王珍國列陣于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  
 餘萬。閩人王侯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  
 荷角奔之。珍國之眾一時土崩。眾軍退至宜陽門。李  
 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  
 竝宵潰。壬午衍鎮石頭。命眾軍圍六門。東昏悉焚門

八編類纂

卷之四

三

內驅逼管署官府。竝入城。有眾三十萬。是時蕭穎胄  
 卒。于是眾望盡歸于衍。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  
 因降。初眾軍既逼東昏。遣軍往左僧慶鎮京口。常僧  
 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熟奔歸。又使  
 屯破墩。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曉諭。竝降。衍乃遣  
 弟秀鎮京口。恢屯破墩。從弟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  
 黃棄郡赴降。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稷非徐州刺史  
 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裹首送軍。衍命呂僧珍  
 勒兵封府庫及圖籍。衍乃入收嬖妾潘妃。誅之。及兇  
 惡王暄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宮女二千人分資



梁主舍身

梁主舍身  
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率太子好讀書屬文諡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城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蟻鷲及諸物埋于墓側官監鮑邈之有寵于太子晚而見疎乃密啓梁主云太子為厭禱梁主遣檢掘得驚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卒梁主欲立其長子歡為嗣銜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既而立太子母弟綱為太子十一年梁敬時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一曰今天下戶口減

將士以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衍自立為帝廢齊和帝寶融為巴陵王宮于姑熟尋弒之天監六年齊宗室子恪子範等皆降爵為子已而子恪遷都官尚書詳在齊明帝記八年魏取梁三關十三年築淮堰以灌魏壽陽十五年四月淮堰成九月壞死者十萬餘口十六年帝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飯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麩為之于是朝野謹諱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六年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七年梁取魏壽陽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釋氏以儀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率太子好讀書屬文諡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城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蟻鷲及諸物埋于墓側官監鮑邈之有寵于太子晚而見疎乃密啓梁主云太子為厭禱梁主遣檢掘得驚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卒梁主欲立其長子歡為嗣銜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既而立太子母弟綱為太子十一年梁敬時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一曰今天下戶口減

落關外彌甚皆由使命繁數黠吏因之重為貪殘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屈也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淫侈成俗日見滋甚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三曰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百司莫不恭事但斗筭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譏惡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徵佞之患矣四曰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有宜除除之有

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啓奏梁主大怒深加詰責梁主優假士人太過收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以傷民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愛不能禁也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解講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為法事遂起



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丹陽尹，湘東王暕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給為南徐州刺史。梁主舍營，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使迭為東陽州，以慰其心。答兄弟亦內懷不平。至是，答以梁王衰老，朝多秕政，遂畜財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襲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乃克已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梁主舍身同泰寺。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

梁主遂為所弑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即位一年，為侯景所制，旋見廢。即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制強臣，取周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為大寶。初，侯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于政事。王偉每以為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讒，乃謀廢帝。而後，問主苦勸行殺，以絕眾心。帝廢後，主偉乃幽彭越王修纂，進賜于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公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于是嵩等并齎酒肴，出項琵琶，與帝極飲。

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為樂，一至于此。既醉而寢，偉乃出，嵩進土囊，土修纂坐，上乃崩。偉撤尸，屍為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帝自幽繫之後，賊乃徹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堵垣悉有荆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郭為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刮去。有隨偉者誦其連珠三首詩四篇，文並悽愴。云：帝被弑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見殺。太子神明端凝，于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慢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屈困厄而

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出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又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釋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元年，都督荊州刺史鎮江陵，是年侯景來降。二年八月，侯景叛，舉兵圍臺城。十一月，釋移檄所屬湘州刺史蕭譽、雍州刺史蕭管、江州刺史蕭崇、等遣世子引兵入援。三年二月，侯景給梁與盟，敕止援軍，釋軍于郢州之武城，與蕭管等皆淹留不進。三月，侯景陷臺城，釋歸。



江陵初梁主以蕭譽代張績為湘州刺史從績代蕭  
譽為雍州刺史績恃才輕譽迎侯有關譽至留績不  
遣績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譽拒之績與釋有舊  
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  
州鎮譽歸湘州績遣釋書曰譽欲襲江陵譽共謀不  
逞釋懼自變中步道馳歸樹柵掘塹以自守梁主為  
侯景所逼遂殂釋遣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九月蕭  
譽逆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蕭譽留參軍蔡大寶  
守襄陽帥眾伐江陵以救湘州問計于王僧辯具陳  
方略以為城中都督督攻江陵會大雨平地水深四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六

尺譽軍氣沮釋與新興太守杜勣有舊密遣之勣歸  
所部降其兄岍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  
中始覺蔡大寶奉譽母登城拒戰譽聞之道還岍亦  
走釋遂以僧辯代泉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于釋曰  
今社稷危殆創臣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稅戈其  
餘小忿或宜容貫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  
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  
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第若陷洞庭不戢兵刃  
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  
家國去矣釋不從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僧辯克湘

州殺蕭譽釋復移檄討侯景五月時梁境唯荆益所  
部尚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  
照帥兵受釋節度釋令屯白帝未許東下西陽太守  
蕭圓正圓照弟也寬和好施歸附者眾有兵一萬釋  
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囚之令其部曲使人告  
其罪荆益之眾自此起矣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  
章王棟太子統之孫也己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  
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僧辯之發江陵也  
啓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為禮釋曰六門城有六  
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已任成濟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之事請別舉人釋乃密諭將軍朱買臣使為之所侯  
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樑相扶出于密室逢杜勣  
于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  
難知我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竝沉于水  
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雋西通資  
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  
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  
城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至是遂  
即帝位參軍徐忤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忤勸紀速  
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人告忤反紀謂曰以卿



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  
 紀乃盡誅之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釋立為帝  
 承聖二年三月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瑒守成  
 都世子圖照時鎮巴東啓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紀  
 信之梁主甚懼與魏主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宇  
 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  
 遲迴泰之甥也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略迴曰蜀與中  
 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  
 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迴自散關伐蜀七月武陵  
 王紀與梁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

入編類集 卷之九 蜀 子

蜀專制一方紀不從領兵且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  
 深入成都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  
 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梁  
 將任約進攻紀破之拔其二壘于是兩所十四城俱  
 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赴水死者  
 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  
 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又擒圖照兄弟  
 三人送江陵梁主紀屬轄下圖照等于獄絕其食  
 至嘗饋啖之十二日而死魏射遲迴圍成都五旬蕭  
 瑒屢戰皆敗乃請降迴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取

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迴為益州刺  
 史大清元年王僧辯留鎮姑熟侯瑛鎮東關壘陳霸  
 先鎮京口三年帝以王琳部眾疆盛得眾心故使為  
 廣州刺史以遠之先是魏使來聘齊使又至釋接魏  
 使有關魏使子謹來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蕭  
 瑒率眾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與駕出行城柵大  
 風拔木丙子續講百僚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王琳入  
 援魏軍至柵下釋猶賦詩無廢城破被禽為魏人所  
 殺自侯景之難州縣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  
 緣以長江為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自積以

入編類集 卷之九 蜀 子

南復為蕭勃所據攻戰所同旬里而近人戶蕭蕭不  
 盈五萬中興之盛盡于是矣武陵之年議者欲因其  
 舟艦遷都建鄴釋將多楚人亦願移釋亦未敢動  
 辨王褒尚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御史大夫劉焯  
 以為建鄴王氣已盡且滄宮洲已滿百于是仍留  
 而歲星在井熒惑守心散騎郎庾季才言于梁主曰  
 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于井  
 心為天王丙至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  
 陛下宜整旅還都以避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歎曰吉  
 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乃止魏軍逼謝荅仁勸



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日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以問僕射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帝然之既授城內大都督以帝鼓吹給之配與公主既而又召王褒謀之答仁請入不得毆血而去遂使太子王褒出質請降有項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圍日蕭世誠一至此乎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克見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梁王啓遣尚書傅準監人編類纂卷二四九

未復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岷相通惟九十九云蕭詧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侯景作亂蕭繹攻詧兄譽于湘州詧率眾攻江陵以救之時攻柵不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眾頗離心詧夜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詧與魏師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蓋入于魏詧稱皇帝于其國初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詧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林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克軍實然此等戚族咸在江東恣恣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之子窮人盡讐也又誰與為國但魏之精銳盡萃于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為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



隨即授魏人慚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續堯服焉萬世一時管肅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違為卿計則新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圍城表切被虜人圍又失襄陽之地管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于是又見邑屋幾毀于戈日用恥于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遂以憂憤發背而死敬帝方智江陵陷沒而為王僧辯陳霸先所立後為霸先取而梁亡焉

王僧辯太原人也元帝為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為中

兵恭軍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為游參軍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僧辯降景景悉取其軍實而後加綬撫遣歸竟陵于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于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范公私船于水分命眾軍乘城固守解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眾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主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北城自當非慢會辦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諫矢石

如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墜其宮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道放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為江州刺史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目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朱子仙等因感求論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龔鼓諫掩至大破

建鄴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瑛襲南陵鸚鵡頭等戍並克之先是陳霸先率眾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益口霸先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益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于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沾襟及發鸚鵡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纒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將以石頭城降



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之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自石頭至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僧辯命侯瑱東追景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司徒封永寧郡公陸納反於湘州詔僧辯討納已而納降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僧辯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兵謀襲建鄴陳霸先聞之馳報江陵元帝即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瑛築壘於東關以拒北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兵

三

流不敢就岸未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霸先時爲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人南門又自有兵來僧辯遽走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縱火焚之方下就執霸先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一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霸先守京口維以赤心情好甚密其長子顛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兵必出江表因遣記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兵

三

陳霸先

武帝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二年冬侯景寇



逼霸先將赴援時沛東王繹承制征東將軍王僧  
辯督眾軍討侯景次益城霸先合兵三萬將會焉西  
軍乏食霸先計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石以  
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立豫章王棟霸先遣  
使奉表於江陵歡進時僧辯已發益城會霸先于白  
茅灣乃登岸結壇用馬盟約進侯景以殿射貯石沉  
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清溪十餘里中樓雉相  
接僧辯杜蒯同計於霸先霸先以諸將不敢當鋒請  
先往立柵即於石頭西橫隴築柵眾軍次連入城直  
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

八編類集

宋之三言元集

三

大路霸先曰我師既眾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力以弱  
制強乃命諸將分處置兵霸先與王琳杜龔等悉力  
乘之眾大潰霸先與王僧辯等進啟請晉安王方  
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人居朝堂四年五  
月齊送真陽侯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明即位改  
元大成以晉安王為太子初齊之納真陽也霸先曰  
爭之以為不可不見從霸先居常憤歎曰嗣主高祖  
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  
可知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綿金銀以為賞賜之資  
九月壬寅霸先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仍部列將士

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  
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  
霸先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縱之  
及其子頰於是廢真陽侯而奉晉安王即位改承聖  
四年為紹泰元年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還據石頭  
霸先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于  
已拔石頭南岸柵移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汲路又  
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買米  
一升一升米買絹一匹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眾曰  
頃在北童謹云石頭柵兩楹擣青復擣黃侯景服青

八編類集

宋之三言元集

三

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講謀驗邪漢帝達摩進入  
請和霸先許之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  
北郊壇眾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  
夜大雨雹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盡夜坐立  
泥中縣扇以爨足指皆爛而臺中及湖溝北水邊路  
燥官軍每得菴易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麥屑  
為飯以荷葉裹而分給間以麥餅兵士皆田會霸先  
從子倩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即炊米煮鴨誓  
申一戰鴨肉霸先命眾軍屠食攻之齊軍大潰執嗣  
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狗屠蕭軌等將帥回卡六人

滅侯景



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宋以後經絳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是時以賞俘質酒者一人裁得一醉是年霸先篡位廢其主方智爲江陰王改元永定元年梁王琳伐陳遣使乞師於齊齊納梁永嘉王莊於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陳主霸先弑江陰王諡曰梁敬帝三月陳主昶子昺項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椿於南院候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五十一  
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國祚未肯下冷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日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請即按劍上殿自皇后出璽是日即位以侯瑱爲太尉安都爲司空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一  
左編

纂類

北齊高歡

北齊神武帝高歡字賀六渾懷朔鎮人也歡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家貧及聘妻婁氏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梁天監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彘之子仲瑀上封事中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五十一  
兵器直造其家毀彘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彘再宿而灰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凶彘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歡自隊主轉爲國使至洛陽還領產以給客親故恠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彘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客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石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



友結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歡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秦衡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遂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歡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歡更衣復求見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歡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訪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此更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權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討奸臣清濟物議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業可舉兵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奉軍謀後從榮據并州榮以歡為親信都督四年魏明帝銜太后嬖臣鄭儼徐統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歡為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歡謀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帝于恆歡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眾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鼻乃以歡為晉州刺史於是大聚飲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孝莊永安三年時

知其不可

疑其不可

借兆被擄

亦不從榮之言

晉州庫角無故自鳴歡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爾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歡歡辭以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兆歡聞之大驚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兆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善喻之言不宜執天子受惡名于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暉改元建明封歡為平陽郡公及蠕蠕贊也頭統豆陵步藩通晉陽兆徵歡歡往迢迢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謀逆乃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兵勢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日盛兆又請救于歡歡內圖兆復慮步藩襲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步藩死兆深德歡書為兄弟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其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之葛榮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者私將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歡歡拳殿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叔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誅



下問上請殺之。飛以歡為誠，遂以委焉。歡以飛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井州市，搃殺人者，乃署為親信兵士，素惡飛而樂歡。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飛以并肆頹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飛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畧，又握大兵，將不可為。飛曰：香火重誓，何所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飛左右已受歡金，因謂紹宗與歡有隙，飛乃禁紹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出溢口，路逢爾朱榮妻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飛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然，不辭此眾，便叛，飛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歡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歡斫。已歡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

復出此言，飛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飛，歡驚覺，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飛雖勁捷，而兒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飛歸營，又召歡，歡將上馬，詰之孫騰，牽衣乃止。飛隔水肆罵，馳歸晉陽，飛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為營，歡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眾咸悅，出溢口，倍加約束，將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益歸心焉。魏普泰元年，歡軍次信都，高乾封陞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廢歡，歡乃自節閔帝封歡為勃海王，徵使人觀歡，醉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乃詐為書言爾朱飛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由眾皆悉，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偽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墜涕執別人號泣，哭聲動地，歡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方，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一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眾願奉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



雖百萬眾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處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取笑天下眾皆頓頽或生唯命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抗表罪狀爾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孫騰以為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眾望無所係奉渤海太守元朗為帝年號中興是為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爾朱兆會之出井陘軍于廣阿眾十萬歡用寶泰策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

八編類集

卷言平

六

况爾朱兆責歡背已歡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於陣降是時賀拔岳定關中誅天光弟顯壽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岳以字又泰為左丞相時凶靈既除朝廷慶悅既而歡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王朗而立孝武帝修孝文帝既即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為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左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眾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為腹心之疾且爾失兆雖覆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窠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傑皆屬心于公願效其知力公以羣山為城黃河為壑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閉函谷奈何縮手受制于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

八編類集

卷言平

七



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歡還鄴，魏主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魏主醜節，閉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則擘歡帥師北伐，爾朱垂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皆反。嗟今日京師，寵甚必構禍。際歡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滎口入，爾朱垂大掠晉陽北，保秀容井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垂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日，垂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寶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永熙二年正月，寶泰奄至，垂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赤軍，驚走追破之。垂自縊，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突城，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歡之入洛也，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歡以其助亂，且數反，復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將軍王思政構歡於魏帝，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歡患賀拔岳疾，莫陳悅之彊，右丞相崔嵩曰：嵩能間悅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悅既得崔嵩之言，果誘岳斬之。岳衆散歸宇文泰，泰誅悅，遂定秦隴。魏以泰爲關西大都督，時司空高乾密啓歡言：魏帝之貳，歡封

八編類纂

卷二五〇

九

呈魏帝殺之，又遣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勅書於袍領，遂來奔，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遠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於是魏帝於歡隙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杖入省，擅殺御史，竝亡來奔，稱魏帝擣舍人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歡使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雋拒之。魏帝愈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勾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自平秦隴，多求非分，脫有非常，事資經畧，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滅吳楚。時魏帝將伐歡，恐部署將帥疑慮，故有此詔。歡乃表曰：荊州竊接蠻左，密通畿服，關隴侍遠，將有逆圖，臣潛勅兵馬

八編類纂

卷二五〇

九



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刺史庫狄干斛律金提兵四萬從來遠津渡遣將軍婁昭刺史竇泰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刺史高昂刺史蔡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候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歡去命羣官議之欲止歡諸軍歡乃集在并條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為嬖倖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爾朱時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歡使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一

人温子昇草勅于昇遠巡未敢作帝據胡林拔劍作色于昇乃為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其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舍卒向彼致使間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基備具申朕懷令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畧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主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為亂賀拔勝應之故慕嚴欲與王俱為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為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為國立功

西曆光緒

念無所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為辭東南不賓為日既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開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于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惟王騰既為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惟問之者寧能不疑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

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眾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四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成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蓋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哭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歎欷初歡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偏狹不如鄴請遷



都魏帝曰高祖定都河洛為永承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奉詔至是復謀焉遣兵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翟粟運入鄴賊魏帝又勅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雋受代使則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乏糧廩別遣轉輸則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向南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廟出萬久之策決

八編類纂

卷二五〇

三

在于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魏帝下詔罪狀歡為北伐經營歡亦勒馬宣告曰孤遇爾未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王上義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為逆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歡曰本欲立小者正為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都督元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七月魏帝躬率大眾屯河橋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魏帝不報歡乃領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

以合然作

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水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歡兵至即日魏帝遷於長安依宇文泰已西歡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就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儀同此列延慶侯射辛雄尚書崔孝芬散騎常侍元士弼等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乃與百餘議以清河王寶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承制決事王稱驚蹕歡醜之歡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乃遣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寮沙門

八編類纂

卷二五〇

三

者老議所推立以為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為孝靜帝改元天平魏於是始分為二歡以孝武既西恐道峭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染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小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



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過醜而祖泰立南陽王  
帝賣矩是為魏文帝初孝武與歡有隙徵兵四方東郡  
太守表俠率所部赴洛陽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  
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  
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  
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  
憂西延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  
耳思政然之已而卒如其言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  
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縱吾軍使實  
泰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實泰常為前鋒其下多銳  
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乃  
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實泰率軍至  
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眾皆盡實泰自殺傳  
首長安歡以河水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薛  
孤延為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泰亦引軍  
還高昂自商山轉關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昂被  
流矢中者三頰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昂創甚目  
恨不見季式作刺史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為濟州刺  
史昂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實泰軍沒人心恐動  
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昂不忍棄眾力戰全軍

而還五月魏以賀拔勝為大師八月泰帥李弼等十  
二將伐東魏以于謹為前鋒攻恒農拔之閏九月歡  
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昂將兵三萬出河  
南時關中饑泰所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  
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昂遂圍恒農歡  
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  
州欲取倉粟今昂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  
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黑獺何憂不降  
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卒  
難收歛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承  
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泰遣使戒率州刺史王羅羅  
語使者曰老熊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  
謂羅曰何不早降羅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死生在  
此欲成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  
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眾寡不敵  
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  
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命軍士齎三日糧輕騎  
度渭輪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泰至沙苑距東魏  
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  
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

歡失利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隱身鞍甲  
赤衣內腸  
奇哉

欲大敗

河非衆所欲獨耻失寶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也  
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罷之兵邀其走路泰遣連  
奚武規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  
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  
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  
引兵會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  
兵將交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  
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  
弼弟標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見  
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六

進夜遇李弼達武笑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  
塵貸文走弼追斬之悉傳其衆送恒農泰進軍滎東  
侯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  
據河橋南屬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  
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  
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王何在而獨留  
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  
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六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昂意  
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伏  
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從奴示之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七

軍歌令貴發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  
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  
出內之復戰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  
兵莫有應者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寸有八萬泰追  
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  
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滑南所徵  
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自  
歡欲因泰新勝而驕往取之歡不從泰至穀城侯景  
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  
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學不受命以千騎前



所在皆棄其卒先歸儀同李虎等為移軍見信等退  
 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長孫子彥守金  
 甯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踏數人陷  
 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  
 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  
 帳下督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裹創扶思政上  
 馬夜久始得還營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  
 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  
 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東魏人圍之十餘  
 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  
 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  
 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  
 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遠魏至至弘農守將已棄城走  
 所虜降卒在弘農者相與閉門拒守泰攻拔之誅其  
 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弘農夜見泰泰曰承先  
 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  
 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  
 每嘆曰承先口不言勲我當代其論叙泰留王思政  
 鎮弘農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  
 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百姓互相剽劫關

中大據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等遂反青  
 雀據長安子城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  
 以拒青雀日與之戰王雱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  
 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  
 雱受委於此以灰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  
 城陷任自出城眾感其言皆無異志魏王留閔卿泰  
 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  
 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放騎常侍陸通  
 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蟻有毒安可輕  
 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七  
 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  
 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  
 泰至莫不悲喜大同九年正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  
 仲密以虎牢降魏宇文泰帥諸軍以應仲密至洛陽  
 三月聞河橋南城歡將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灑上縱  
 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  
 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  
 遂獲全歡渡河據印山為陳黎民泰軍與歡軍遇東  
 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  
 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使



來告捷虜魏宗室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捧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死之敗舉亦將下者三噤齟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今取絹三千匹歷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

大編類纂

卷二五〇

二

取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必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一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為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齊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



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至城下憚之不  
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  
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四年歡侵魏圍玉壁魏章  
孝寬禦之不能克而還始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  
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伏俯上  
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  
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太平五年卒於晉陽  
時年五十二

北周宇文泰

北周武帝宇文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父肱正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墓類

三

未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偽署王術可瓌最盛  
肱乃糾合鄉里斬瓌其眾乃散後陷鮮于修禮為定  
州軍所破戰沒于陣泰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  
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隨父肱在鮮于修禮  
軍及葛榮殺修禮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無成  
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西隨爾朱榮遷晉陽  
榮忌泰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泰兄洛生泰以家  
寬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  
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  
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萬俟醜奴

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泰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日早  
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  
拒高歡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  
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泰謂  
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  
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留  
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  
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  
泰輕騎為前鋒追至率陰禽顯壽及岳為關西大行  
臺以泰為左丞領岳府司馬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墓類

三

朝政泰請往觀之以泰非常人將留之泰說陳忠款  
具託左右若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歡乃悔發  
上驛千里追泰至關不及而反泰還謂岳曰高歡豈  
人臣邪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本實庸  
才亦不為歡忌但為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  
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侯莫陳勝兵三千餘人及靈  
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伊利等  
戶口富貴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  
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塞  
還軍長安匡輔魏室岳大悅復遣泰請關謀事密陳



其狀魏帝納之加恭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  
西次平涼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  
衆皆舉恭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  
累日乃表爲夏州刺史恭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  
泥猶通使於高歡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  
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恭謀恭曰曹泥孤城阻遠  
未足爲憂候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  
遂與悅俱討泥一月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  
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三軍未知所  
屬趙貴言於衆稱恭英姿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魏紀 二

而奉之太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  
州告恭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恭曰難得而易失  
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  
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高歡遣長史侯景招引  
岳衆恭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  
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  
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恭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  
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歡又使景與義寧太守  
王基勞恭恭不受命恭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  
景不屬乃遣之時斛斯椿在恭所曰景人傑也何故

放之恭亦悔驛追之不及基亦逃歸言恭雄傑請及  
其未定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岳侯莫陳悅乎吾當  
以計拱手取之及沙苑之敗歡乃始追悔于時魏帝  
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  
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恭侯莫陳悅亦被勅  
追還悅既附歡不肯應召恭曰悅枉害忠良復不應  
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毘還泰  
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尾  
受敵乞少停緩泰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  
假爲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魏紀 三

帝因詔恭爲大都督卽統賀拔岳軍恭乃與悅書貴  
以殺賀拔岳罪又喻令歸朝悅詐爲詔書與恭州刺  
史万俟普撥令爲已援普撥疑之封以呈恭恭表奏  
之魏帝因問恭安泰隴計恭請召悅授以內官及處  
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疑三月泰進軍至原州  
衆軍悉集論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  
隴留兒子遵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  
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平地二尺恭知悅怯而  
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  
左右不自安衆遂離歡聞大軍且至退保畧陽留一



萬餘人據守永洛泰至圍之城降泰即輕騎數百趣  
 畧陽以臨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州  
 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間遣使請為內應其夜悅山軍  
 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泰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  
 子弟及麾下數千騎遁走泰乃命原州都督追悅至  
 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泰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  
 皆以賞士卒臺隆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泰知  
 而罪之即剖賜將士眾大悅歡聞關隴尅捷遣使於  
 秦深相倚結泰拒而不納封教書以聞時歡已有異  
 志故魏帝深伏於秦仍令秦稍引軍而東泰乃令都

督梁禦率步騎五千將鎮河渭合口為圖河東計魏  
 帝進泰侍中關四大都督魏帝方圖歡又遣徵兵泰  
 乃令路超為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泰乃傳檄方鎮  
 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  
 意在入洛吾欲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令王罷率  
 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罷足得抗拒如其  
 寇洛即襲汝晉晉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  
 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為上策眾咸稱善  
 七月帥眾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歡稍逼京師  
 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魏書 三十一

鎮武年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  
 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  
 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一處得渡  
 大事去矣即以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  
 并州遣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  
 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備儀衛奉  
 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八  
 月泰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趙貴等討曹  
 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泥降遷其豪帥於咸陽十二  
 月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

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復與泰  
 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正月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為文  
 帝大統元年魏帝進泰都督中外諸軍泰以蘇綽為  
 尚書左丞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  
 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  
 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邙山大敗而還十二  
 年高歡來攻圍王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  
 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來降未  
 幾景復降梁十五年初侯景以長社四州降西魏宇  
 文泰使王思政守長社高澄遣將攻之未破陳元康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魏書 三十一



言於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今頰川垂陷願王自攻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椎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城無鹽孽腫死者十八九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帥眾據土山告之曰吾方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彥深執手申款延而禮之澄改頰川為鄭州遇思政甚重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啓陳於宇文泰浙州刺史崔猷曰襄城控帶京洛定為要地如有動靜易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八

書元烈謀殺泰事泄泰殺之魏王自元烈之歿有怨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切以諸塔為心齊濟河公李基義成公李暉常山公于翼分掌禁兵由是魏王謀泄泰廢魏王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拔氏未數月欲為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任宇文護世子覺嗣位出鎮同州時年十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八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一

左編

纂類

梁朱溫

朱溫宋州人黃巢起曹濮溫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溫為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為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岳討賊溫數為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朏說溫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其成事哉今天子在蜀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一

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為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督王鐸承制拜溫金吾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自黃巢死奏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瑋張旺攻汴環汴為三十六柵全忠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于兗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拔其四柵又擊瑋瑋敗投承死宗權聞瑋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充

州朱瑋鄆州朱宣來赴援全忠置酒軍中中席全忠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瑋而樂聲不輟瑋不意兵之至也充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宗權與瑋夜走出鄆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旺攻汴全忠聞旺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旺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旺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鬪也已而旺見珍在後果止即馳還全忠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眾聞旺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全忠引伏兵橫出斷旺軍為二而擊之旺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旺而河陽陝洛之兵而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全忠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淮南節度高駘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全忠兼淮南節度全忠乃表行密為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為留後璠之揚州行密不納僖宗崩天雄軍亂因其節度使樂彥真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彥彥真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二



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流河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時溥已為東南面都統又以全忠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全忠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駉奔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全忠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及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與戰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師古敗溥于呂梁溥牙將申業執泰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業篡宗權以來獻全忠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執璠淮西留後天子封全忠為東平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全忠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洎私與汴交全忠厚之以賂洎為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為不可與師洎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以洎為太原四面行營都統全忠為東南面招討使然全忠不親兵以

八編類纂

卷二五

五

兵三千屬溥而已天子以全忠為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為兵端也魏人果以魏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全忠及魏人戰於內黃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景福二年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如徐州以師古為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全忠及朱宣戰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戰於巨水擒克用子落落溥于襄城李茂真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龐師古克鄆全忠遂攻兗州朱建勳于淮南九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全忠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於從周亟返兵至于泝河瑾又敗之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天子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遣兵叔瑛攻晉太原不克遣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鴉堤大敗之晉取洛州全忠如洛州獲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

八編類纂

卷二五

五



錄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郃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全忠為梁王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晉從周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戰殺梁兵盡誅宦者而胤翔李茂真邠寧王行瑜等皆遷邠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特以編助天等與胤計事宦者屬

韓全誨等因特以編助天等與胤計事宦者屬

再頗聞之乃遷美女物送宮中惟冷尙察其實久之

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即矯為制召梁兵入誅宦者

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全忠兵且至即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全忠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寧節度使楊崇本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全忠退軍于河中晉攻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邠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邠慈隰復入于晉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真戰于

武功大敗之全忠兵犯鳳翔茂真數出戰輒敗遂圍之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餓茂真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為解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為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為忠已已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天子賜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王子為諸道兵馬元帥以

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為 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又固請之以祚為諸道兵馬元帥加全忠守太尉克副元帥以胤為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及王贊自代上欲從之胤惡其分已權使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小韓偓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

岐邠宿衛兵劫

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

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為

上曰濮王長胤承



復前來之比。臣得遠敗及夙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厚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克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全忠辭歸鎮。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伴則釁生。破國亡家。在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番宿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冬十月。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知之。與鄭元規等繕治兵械。日夜不息。及朱友

倫滅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請誅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克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崔遠柳燦並同平章事。全忠密令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等數人。初上在華州。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姜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八

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逼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京甸。請上遷都洛陽。裴樞已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騎徒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縶屬。月餘不絕。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官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轉輸貨財以助之。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



以勸長又  
西同

呼萬歲朕不復為汝王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  
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  
不知竟落何所二月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全  
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至見何后后泣曰自  
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朱全忠兼判左右神  
策及六軍諸衛事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全忠辭  
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  
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危以飲  
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是全忠以  
為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為佐 軍以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九

韓建為佑國節度使上復遣間使以綸詔告急於王  
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  
洛陽則為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因  
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  
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忍就路請俟十月東  
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  
至陝即日促百官發來問月丁卯車駕發陝王寅全  
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在今  
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  
許昭遠告醫官使開祐之司天監王暉晉國夫人可

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憇於穀水自崔胤  
之歿六軍敢亡懼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三  
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帷盡縊殺  
之豫選二百餘人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  
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以蔣玄暉為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  
使張延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章震為河南尹兼  
六軍諸衛副使又以朱友恭為左龍武統軍氏叔琮  
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及朱全忠  
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踈秀且年齒以壯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九

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好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  
言之胤言於帝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  
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  
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  
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  
忠愈不自安時李茂真楊宗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  
楊行密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  
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  
通判本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



不獲一死  
亦得  
一死

一叩官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  
 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  
 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  
 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  
 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  
 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殺逆宜立輝王祚為  
 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天子於柩前即  
 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  
 三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  
 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伏梓官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計賊先是  
 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全忠素朱反恭氏叔琮不  
 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  
 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曷  
 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昭  
 宣帝天佑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  
 諸子德王裕等置酒九曲池醉酣悉縊殺之投尸池  
 中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  
 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  
 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張廷範本優人

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延範勲臣幸有方  
 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其之不下全忠聞之謂  
 實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純不入浮薄之黨觀  
 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諧於全忠故三人  
 皆罷夏五月乙丑慧星長竟六柳璨恃朱全忠之勢  
 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  
 之璨因疏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  
 怨望腹非宜以之寒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  
 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  
 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殺之全忠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二  
 為然癸酉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為州刺史自餘或  
 門曹清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  
 迹稍著者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為之  
 空再貶裴樞獨孤損崔遠等皆遠州司戶六月敕裴  
 樞獨孤損崔遠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  
 朝士貶官者二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  
 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  
 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而投之黃河使為濁流  
 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河朝廷必有竄逐者時  
 人謂之鴨鼻全忠嘗與振在河濱客坐於大柳之下



不遠千里  
且近于死

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為車轂眾莫應有遊客數人起  
 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青生輩好順口玩  
 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  
 曰不殺何待左右數十人梓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  
 之十月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募府是日  
 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全  
 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為蔡州刺  
 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  
 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  
 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全忠  
 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爾比及壽州壽人堅壁  
 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為柵乃退屯正  
 陽十一月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  
 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蹶忿尤甚全忠曰汝  
 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  
 子也玄暉與璨議行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  
 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士無  
 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  
 忠怒其稽緩讓不受璨與蔣玄暉張延範朝夕會聚  
 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達意玄

暉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諸  
 玄暉去與柳璨張延範積善宮使晏對太后焚香為  
 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及御厨使朱建武  
 擊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判且徵院事全忠三表  
 辭魏王九錫之命詔許之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然  
 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赦罷  
 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  
 暉私侍何太后全忠密令殷殷害太后于積善宮  
 于是斬柳璨於上東門外車裂之於都市璨臨行  
 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全  
 忠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一故大舉伐之欲以  
 堅諸鎮之心既而滄州內叛全忠燒營而還威望大  
 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遷受禪以鎮之全忠入館于  
 魏有疾卧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全忠襲之入  
 見全忠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為  
 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全忠雖不許而心德之  
 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  
 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  
 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  
 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全忠側身避之貽矩還



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於梁  
詔禮部尚書蘇循齋百官棧諸大梁以攝中書令張  
文蔚爲冊使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  
薛貽鉅爲押金寶使楊涉子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  
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  
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薛之涉大駭曰汝乃  
吾族全忠遂篡位與漢蔚等宴於玄德殿帝復與宗  
戚飲博於宮中酒酣衆皆醉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  
睨帝曰朱三汝本楊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  
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賊唐家三百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  
友珪常有過帝捷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  
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  
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  
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  
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攻圍時不可失帝命敬翔出友  
珪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敬翔時左遷者  
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韓  
勅是時功臣宿將皆以小過被誅相與合謀劫以于  
兵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物送



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諒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諒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友。珪以侍衛諸軍使韓勅為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諒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友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已。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以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克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將兵救之。敗梁兵于胡壁。友諒復告急于晉。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三年。友珪既得志。遂為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唱以金縢。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太祖之壻也。左龍虎統軍。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鄂王篡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

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鄂王弑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有乎。或曰。鄂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侯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眾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阮之。其眾皆懼。莫知所為。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殺。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趨洛陽。雪讐耻。則轉禍為福矣。眾皆踴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平章杜曉。學士李珪皆為亂兵所殺。宣政使李振被傷至輔。乃定。象先巖齋傳國寶。請大梁迎均王。王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6 版 正內



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於大梁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六年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叛附于晉龍德三年盜竊傳國寶奔于唐

周郭威柴榮

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也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成年十八以勇力應募威常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道欲刀刺殺之一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一九

皆驚威頗自如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去也而復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從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謀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聞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劉智遠爲侍衛尤親愛之後智遠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壽智遠起兵太原即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月晉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是時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等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

同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始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諷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二

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威至河中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



子自焚死思緒景崇相次降郭威至大梁隱帝勞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為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三叛既平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賓客得銀數篋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已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

可以便宜從事漢主從之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日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狗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帝歛容謝之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鑰大劔安用毛錐三司使王章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日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已而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為手勢令史弘肇不閉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轡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諧之曰



邠等專恣終當爲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等以告閹首卿晉卿恐事不成請弘肇第欲告知弘肇辭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黨盡殺之遣供奉孟業齋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業等命劉誅誅郭威王峻之家誅極其慘毒嬰兒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建但使人守祀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因業以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史魏仁溥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溥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疆兵據重鎮一旦爲羣小所構禍出非其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未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勿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

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友食得詔捨七節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前開封若侯益曰鄴都戎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毋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閻晉卿等將禁軍趨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鸞脫視郭威威獲之以表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逼臣請闕請罪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諸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爲乎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官至玄化門劉誅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



此一事

弑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  
 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並夕獲劉銖李洪建  
 囚之初威兵犯京師劉銖誅威家屬威入京師銖妻  
 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  
 應與人為婢威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  
 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  
 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  
 知其他是時威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  
 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  
 家屬何如皆以為善乃止殺銖與本業等赦其妻子  
 八編類集 天 卷之三 三五

與峻議立贊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  
 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  
 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威至澶州將發將  
 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  
 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其扶抱之  
 呼萬歲震怒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  
 廟事太后為母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觀崇威視瞻  
 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深入  
 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  
 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六

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  
 宮或謂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  
 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君乎馮  
 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  
 侍中此行不易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  
 君太后詰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  
 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  
 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  
 峻入見太后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  
 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將乃信之於是郭威

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  
 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眾歸之贊大懼郭威召馮  
 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  
 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賈  
 貞數日遂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崇  
 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詰  
 廢贊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郭  
 威稱帝因號周初贊父崇為河東節度使聞隱帝遇  
 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  
 又何求太原少尹李瓌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



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周主威弒湘陰公贊劉崇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之地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詔以三日西征峻言於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起引兵入汜大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乃救罷親征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契丹北至晉陽士馬什數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弊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周主成立四年卒傳其養子榮是爲世宗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

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屍械於州獄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書問行宮帳中張承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遇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政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以斧戮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校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槨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周主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向訓張承德史彥超俱兼節度使張承德盛稱匡胤之智勇帝擢匡胤殿前都虞候以馬仁瑒爲控鶴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



自行開推主軍者。釋趙晁之囚。歐陽修曰。世宗為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倖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精。精者。彼我而乘。速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乎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二

大學衍義補

夷類 夷秋

內夏外夷之限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度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

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

律之難。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流放罪人之地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何侯綏為中國。要荒已

為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

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

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

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

地而勤遠略也。如此。虞夏之世。立為五服之制

內二服以治乎內。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則

兼治乎內與外焉。既有以為內治之具。又有以

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之外。以祭



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規一定而可以守所以爲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外千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之外當是之味華夏之辨焉然有定之限屬道既衰於是乎腥羶異類始入中國而與齊民錯居春秋之時有陸渾之類已居中國其後漢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禍又考賈公彥謂蕃在義以其最在外爲藩籬故以藩爲稱後世通謂夷狄爲藩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臣按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爲藩臣其後劉淵劉聰本爲中國忠魏晉之世處解甲揭氏於內地遂迭起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

祿山守范陽其後盡以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直至唐亡嗚呼春秋之於戎夷以列國之諸侯處於內地一與夷聚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微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雜於編氓之內其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專邊關哉彼生長中華世有爵祿結爲姻婭相與聯比皆華夏之人久已忘其爲夷矣一旦無故分辨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患必須以漸而爲之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羣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聽其職也不使之務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也所聚之處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其漸爲之因其機處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漸消而自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而孔穎達謂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則是春秋之時已有戎夷居內地也所謂淮夷徐戎非若後世化外之戎夷蓋亦徐淮之間近邊之地



自昔有一種不開禮義之人耳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丘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與也

臣按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

僖公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臣按中國之於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之盟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四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臣按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入之於突厥

回紇宋人之於女真鞑靼可鑒也然則武王之

於庸蜀羗髳微盧彭濮非與曰所謂庸蜀之類

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布

帛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五子于黃池

胡安國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胡人主會其先

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

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纒

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而黃池之會書

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

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

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靜之策失

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

侵暴得乎

於越入吳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五

李合

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況其禮先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周公兼之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漢高祖四年非貉燕人來至泉騎助漢

顏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臣按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豺狼也不

可與共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方吾

有事借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時之意然後日

之害不能保其必無也自高祖此舉之後後世



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受其害也亦多矣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志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微者之為乎

李賢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夷類

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統繼蓋中原懸轡

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

臣按漢自宣帝時徙羗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

匈奴于雲中兩河卒踰五胡亂華之禍於再易

世二百二十五年之後嗚呼人君之處事何可不為深長思乎

不為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疆穢歷古為患魏初人

寡西北諸部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

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非諸縣募取厥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

以克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夷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不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

之地自魏以來遂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羗也而居扶風符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夷類

卷五十一 夷類

七

七

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而起自

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為國家遠慮者其尚為子孫

計豫有以杜絕消弭之毋謂彼既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哉

無後患而輕忽之哉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

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為積弩將軍其右賢王劉琄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未有虎



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欲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乃相與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詣郭告之。淵白。願請歸會葬。願弗許。及王浚反。東廐公騰起。淵說。願曰。今二鎮跋扈。眾十餘萬。恐非士卒及近郡士眾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願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瑄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尋稱漢王。又四年。稱皇帝。

臣按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為中國害。不過侵軼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其境中。自相雄長。號為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統中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其先世受漢賜姓。以為劉氏。居中國。歷三朝。幾二百年。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為

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執敵則難。相吞滅。仍請於定襄。置都督府。為其節度。此夏州都督竇靜。以為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執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匈奴為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打藏。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

八編類聚 卷三十三 夷類 九  
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以統其眾。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按太宗從彥博議。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酋長。以為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並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之歎。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雜處民間。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酋



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類其用矣然而已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為虜向道者當是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慕華歸正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非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過二百所不過三寸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頻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之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並為邊害薛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莫遇官戎秩步費門服改種編語集楚夏窺圖史成

敗熱山川險易國家鮮有忘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因厄平城何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國謂穹廬賢於城郭也編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遇劫邊人縉絲趨葉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余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可不戒哉

夫寶六載李林甫為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武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執備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由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按文臣固怯矢石矣而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輩固非文臣也盡用之乎使玄宗而慮及此則林甫之奸計不行矣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嗣以賈循呂知誨楊光劇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慎德懷遠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寬而遠能柔撫之遠能而獲之也德允也信元仁厚而難任人惡之人變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魯頌曰翩彼飛鴉之鳥集于泮林食我桑黹實懷我好音覺彼淮夷來獻其琛寶元也大龜尺二象齒大賂遺南金

按泮水之詩說者以為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無此事詩人頌禱願望耳雖然學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則義理明義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自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一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譽其質或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盡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刑不祭依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以文辭不王於是番有刑罰老辟有攻伐遠其有征討之備有感讓



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

伯士戎之之終也。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

以不享征之。且觀也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

幾危也頓也乎。吾聞夫大戎樹惇言其立性淳樸能帥舊德而

守終純固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無故典萬里之師。所費不知

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而已。

臣按光武一詔。所謂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

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張樂身。猶不

次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

而有終。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有

者。安貧人之有者。殘與夫人。不泊保而欲遠事

邊外。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凡此皆藥石之格言。

諱言容待之禮。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謂蕃國之使掌傳王之言

而開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

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損相之

宋申白。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

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

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

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官。卽周之象胥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

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非方曰譯。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

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敎入中國。始有

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其國人之點

慧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爲一種字書。其來朝貢

及有陳說。辨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

後知其意。嚮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書

使之術。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

也。我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

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

之。就禮部試。則以蕃書譯所作經義。稍通者。得

職名。于進士。榜受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後又

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

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臣按此古者蕃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臣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所謂大行令即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即王制所謂寄譯

之類也考史昭帝用蘇武為典屬國亦掌夷狄

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為漢大鴻臚即今鴻臚寺卿譯官即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即今

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之州給譯覆其人數謂之邊譯蕃州都督刺史視品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而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也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世乃或有用武將待之者臣竊以為非空昔重

質初使遼也遼人以為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啓其輕蔑之心

臣按宋人外夷朝見皆于別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蓋朝廷之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啓其忿忿不平之心臣請

自今外夷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大錫宴給賞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能無爭况人面獸心之

虜哉

臣按漢武帝以外夷來降罷敵中國雖與朝貢者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為生民擾

害亦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匈奴來降謂虎其葉而傷其枝臣切以為外夷朝貢而不為之節

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今宜為之制隨其地遠近直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賜于闐國信

分物法所遣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帝至則聞歲聽一入貢餘令熙秦州貿易

及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期限不及者不許如此則



朝廷既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  
罷斂於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  
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  
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舡之費不在焉除官  
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貢獻皆是玩好  
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  
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  
及勅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下禮部看詳謹  
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東平

征討綏和之義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  
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  
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  
其克有勳

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  
戎車既傷也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戎車之獲  
孔也載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其第四章曰玁狁匪茹也整居焦名獲名侵鎬名及  
方朔至于涇陽言其深織織同文鳥章鳥集白旆旗央  
央鮮明元戎戎十乘以先啓也行道也啓行

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  
銳之士使之開先啓行其旗旄鮮明兵甲犀利  
無一事之不盡善此所以爲王者之師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軒車之麗如軒車之却四牡  
既估既估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名北

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  
治戎狄之法如此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  
新田新田于此苗田也方叔涖也止其車三千

師也于也行之試習方叔率之總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  
翼順序路車戎有與赤篋第以竹算魚服鈎膺馬  
有獎有鈎而在膺也赤篋也  
其卒章曰薄言采芑也芑芑也芑芑也芑芑也芑芑也  
大老克壯其獻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隳戎車輝輝也



擊燁燁如霆如雷。方叔征伐，獫狁蠻荆。秦威。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

北伐之功者，是以聲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臣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為中國

患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北狄之寇見于

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獫狁之征，六月

之師是也。南有蠻荆之伐，采芑之詩是也。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

匪遊，淮夷來求。既由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

來鋪。其第三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瑤，國勢中微矣。宣王

即位，北伐獫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

遂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名虎焉。名公既自疾

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

之使丙吉問謀討游者，對曰：「論於老臣者，上問當

度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

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趙克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

虜數千百騎來出，入軍，傷克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匿中無虜，乃引

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四望，匿中兵，豈得入哉。」克國常以遠斥

堦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特重愛士卒。

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

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擊罕，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

夷，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作，負三

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入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

追逐，虜必向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即據前險，後脫以絕糧道，非至計也。零首

為解危種劫，故思策欲捐罕，開味之過，先行先



寒之誅。以震動之。勿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宣帝拜許延壽為驪弩將軍。辛武賢為破羌將軍。嘉

用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

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

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折。疾寒。寧有利哉。今詔

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

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開以解其謀。臣故遣開

蒙難。庫宜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

為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夷類 三十一

言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畔。故與罕于解仇。結約

弗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

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

黨。迫脇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

憂累殆。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開之

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乃其時也。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

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散。作奏未上。

會得進兵。璽書其于。叩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

之不忠也。未用吾言。羌虜得遂。是邪。今兵久不決。四

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

是憂邪。吾固以成守之。遂上屯田。奏明主。班師罷兵。

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

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

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

趙充國奏。每上報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

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趙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

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

每有四夷大議。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夷類 三十一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草人逐水。貴貨易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也。其野。積人成功。二

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

定。士卒罷。與。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

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下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  
爾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論以禮節胃頓在固  
為子婿或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  
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陀書曰朕高皇帝側室  
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遙遠塗蔽樸愚未嘗  
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  
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  
更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疾書  
入屬願奉 奏 旨 聖 德 類

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傅陽  
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  
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  
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  
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  
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  
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 與 無 一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  
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  
願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臣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  
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  
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與兵擊  
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  
而曲在我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  
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  
况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  
以成隙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為長久也  
如此復之非獨善為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單于王伊邪莫演奉獻罷  
入屬願奉 奏 旨 聖 德 類  
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  
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  
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  
單于稱臣朝貢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  
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通逃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  
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  
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  
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  
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  
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

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  
願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受以朝日月之信抑詐毀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為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收益驕加倍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人備器械卷置主火氣  
蘇材力之往馳射在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則為唐於論將帥喟然嘆息應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然覆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何救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浸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欲行賂不足以備之備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干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妻孥無不嗚呼胡為身處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

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通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遼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遠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障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割百姓以奉冠簪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耳已過乎夫規事建說不圖萬世之利而論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臣按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彈禍息爭者矣然卒無益也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後效果何如也

魏母丘儉為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與至遣校尉范陵至羗中陵果



教。羗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益經事多耳。

胡寅曰。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効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

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相。

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者。當以此言為權度。

修攘制御之策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羗與諸羗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羗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

臣按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暇為中國患。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圉靖矣。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孝文時。匈奴侵塞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真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



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處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

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之所表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圉乘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積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

貞觀二十五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更詔以為六府七州各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及會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罕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非荒悉平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戎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吐蕃之北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宜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陸贄說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頃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



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容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  
救焚莫無帖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  
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為言蓋真有也  
范仲淹上仁守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  
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  
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定  
討伐之謀其一謂選有材識近臣暫往經畫使親視  
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

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  
經久之計

臣按我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  
臣請兵部於尚書外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  
每歲遣一員行邊錫以 璽書俾起自遼東歷

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其四  
川湖北兩廣雲貴則三年一巡行

其二日再議屯兵者自來北邊分為三路須差近臣  
往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

臣按此策亦切於今日之用 臣請每歲所遣行

邊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使臣已  
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  
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  
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關則從而差  
授

臣按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即令總兵以下  
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且某人  
有智略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膽氣某人善騎射  
因而試之用為選試中即於本色糧賞外加以

廩食量為任使

其四曰急於教戰者於四路抽取曾經押戰隊使臣  
卡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  
使各知奇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臣按請於時常教閱之外專以教射為事乞

勅緣邊將領通行各處抽選能射軍士分軍教  
習名為教師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  
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邊大臣至日計所教有成  
效者多少以為教師陞賞及凡軍中有差役爭  
訟事有疑似難辨取真分輕重及有過失者皆



以射決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輕之

其五日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  
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  
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  
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  
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  
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  
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  
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

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則是修京城者非徒  
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  
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然須  
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  
議守邊策猶以修京城為言當時若余靖輩皆  
以為攻之以為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  
議者矧今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可  
不留意焉者已已之受虜騎直犯  
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而重城之外

百萬人家亦嘗為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  
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為外城包圍城外民居  
萬一有敵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於驚潰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偽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  
蓋漢多叛人陷於窟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  
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  
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  
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其酋幹離不至京城西北屯  
平駝岡天驕監即孛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  
禁師來朝得旨打毯於其間金人無靈徑趨其所  
師導之也

臣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  
必積芻豆以為飼餵之具金人犯京殺入導  
之屯兵於其近郊之平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  
以為久駐之計矧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變  
倉卒用言者計焚芻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  
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為言者竊惟  
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其倉中所儲積  
若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為一城



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勅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守邊固圉之略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將往城于方朔出車彭彭旂為旂旒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九顯南仲獵狁于襄赫威名南仲獵狁于襄也言

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為邊地漢人城之以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伊成曰古者天

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

甲守在四竟同境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習其野三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邊境親其民人明

不貪不懼不惰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按楚人畏吳之疆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

以此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非徒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山險要豁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

為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昭王時已於

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燕自造陽至

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又豈

但秦也秦之築長城非特秦也亦皆築焉

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

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雜處豈不為吾

民害矣奈何後世之患秦人起而塞之失慮蒙

始皇氣使蒙恬浹河取高關關山並築亭障以逐戎狄結屈山郡十餘年成振傳奴

冰經曰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山



關焉自關非出黃中關口有城跨山結句謂之高  
關城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關焉今之

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

故歷代設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

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

出地按史高關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

兩峰俱峻若城關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

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

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蘿鴈門是也前代關

隘之設皆為守邊惟冷自邊關則起及宿神府

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關之初表造地設此連

亘之山以為華夷之限而又造巨靈摩關兩山

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

朝開關於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

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

此山川之王氣哉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

勁李滿居庸關北指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指

其吭然特居庸而謂之指背出紫荆而謂之指

吭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喉也飲食所

必經死生之繫也况今六軍億兆聚于

京師北倚居庸即為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

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

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

之言也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胄而

睡

臣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鼙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

備石布渠築臣復為一戰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謂立城邑毋事千家為中周虎落

蘇林曰渠苔鐵蒺藜也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

其表但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

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官候

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為將軍車蓋

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爐卿為上郡將軍齊

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

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



郡上親勞軍勒丘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樂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臣按漢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臣按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於甘泉蓋傳報耳非虜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霸上棘門之屯以備上郡蓋古人守邊既於塞外築城塞築亭障

屯戍卒命將專守其地遇虜來寇既自禦之又通報於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

為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虜聞之知吾有備縱得入塞不敢馳突其塞垣守禦一

責之邊將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

大抵內地之兵與戍邊之卒異內兵不輕戰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為聲援耳不若生

邊邊陲者慎戰而耐苦不徒為內而又亦各自

為其來一卒下丁補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軀其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內軍以臨之

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邊兵以

當先遇有功力又攘而有之此戍邊將士所以解體也請遇有邊警宜如漢文遣將屯軍故

事而責其功於邊將彼此相應以為聲援虜知吾內外有備則自然退縮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障至蘆州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顏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障障即此障也

昭帝時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郡

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

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候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設塞徵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也亦為諸屬國降民本

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賊育產婁子以此怨恨起而行



時。世世不絕。今罷乘塞。乘登之則生慢易分爭之類而守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與夫盜賊禁點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謂出上樹木豁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疎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兵類

四

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塞。塞微起亭。障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燧傳所謂藺石渠。蒼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礮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卽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

類則恐失之太多

守邊固圉之略下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清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轉清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臣按漢立朔方郡。卽赫連勃勃命叱千阿利蒸土築城處。所謂夏州是也。后秦姚興以赫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兵類

四

勃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曰夏。命其臣叱千阿利發積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為統萬。命其秘書監胡養周作頌。因營起都。城關連。亦名青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昭宗。李匡威。五代李仁福。蔡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末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奉



內附亡命，曠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為患，若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官地給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繼遷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塞內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即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七。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曰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曰秦，曰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即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即今寧夏也。河南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為沙鎮，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路契丹，而河西盡屬拓拔氏，宋人以內地為邊境，今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者，我

八編類集 卷之三 類類

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過於西北邊城立為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皆在近邊，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關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頗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為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為據地之事，是以亟來亟往，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為意者，然往者彼固嘗深入矣，議者慮其為吾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扞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

八編類集 卷之三 類類



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由聚者必有其所。所以  
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  
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  
據其形勢。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為後日  
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為城守。則饋餉為難。將至  
於漢人之勞費。甚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  
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  
尤宜稻麥。漢人於境外輪臺之地。尚為之屯營。  
况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請下令朝  
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遣通古今識

八編類纂 卷二五二 四六

事體大臣躬蒞其地詳察可否以聞。儻以為可  
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為之鎮。邊或於河之  
北據要害以為之扼。塞或沿河之孺設營堡以  
防其徑。渡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  
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按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為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  
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  
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

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  
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羸。互相  
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  
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狄  
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憊艾。計六鎮東  
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  
兼。不過用十萬人。六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  
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放牧無鈔掠之  
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  
歲常遊運。永得不置。五也。

八編類纂 卷二五二 四七

按我  
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  
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是為第一層之內藩。羅  
也。又東起蒼大章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  
西至于保德州之黃河。又為第二層之外藩。羅  
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關疊嶂。以為

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

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  
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為外寇之防。則又賴乎  
設險焉。且關塞代為禁。設墩臺以守。也有火



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為城墻以相連綴實為守邊長久之計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治西底保德之河孺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阻以相連後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為期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邊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墾邊大道召江南紅工大發卒治戰艦

臣按唐于筠所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虜之人彥博亦言魏為長塹則是迤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墾也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請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其

西擊突厥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逆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臣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

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退焉夫



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肱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萬，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五代晉高祖割幽今順天、薊今薊州、瀛今河間、莫今任丘、涿今涿州、檀今密雲、順今順義、新今保定、媯今隆平、儒今永平、武在今武州、西在今西、雲今雲南、同今同州、應今應州、寰今馬邑、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屬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然盧龍之險，在營今昌黎、平今平山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略中國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幽、涿、

魏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藉寇兵而藉資糧。自此中國晉為夷矣。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媯、儒、武、西、雲、同、應、寰、朔、蔚、十六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

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為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為中國有。太宗又於此建都，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乎醫無間之境，以為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年以東，連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







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

臣按

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龍屬。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人之力。而制勝也。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乞勅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十四

延陵顏季亨會通文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年

大學衍義補

夷類 馭夷秋

列屯遣戍之制

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易。被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也。刑之類。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宮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一

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右。間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占者。正卒。無常入。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



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愚以為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為勞苦。且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暑。而其衛所輪差之際。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為驗其身體年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陵

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族。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以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為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里人戶糧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敷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糗糧隨軍征調。庶不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

臣按鼂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制。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為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為伍。而以五人為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親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而其繫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

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爲首呼其首則五人必與借所聚集之處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囚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源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魍魎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吏類

四

方其來遠矣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官囚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凡從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哀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隔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

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陣目熱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脆懦况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勲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懷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圖者爲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

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爲已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

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吏類

五

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人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滿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



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職類

六

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沾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願待伺僥倖者猶患還期之除

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

贄又言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逢緣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僑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職類

七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猶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發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軍凡出外率有口糧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



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爲都軍主有帳以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四方夷落之情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不叙

臣按夷者異類之總名而經史所謂蠻則多指

南方之夷也夷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所謂

苗民者舜典禹謨益稷禹貢呂刑皆具焉帝舜

受禪之初既首窳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窳

者既不叙其畱者猶不卽工故帝命禹徂征然

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考其善惡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夷類

人

分背之焉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非桂嶺雲貴

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有曰犴曰狔曰獠曰倮

曰獐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

者曰獠說者謂此卽三苗之後也然今之獠依

山以居無有倫紀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

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

官屬但其用舍顛倒而非若今世之苗若猿猴

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北川

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

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

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設軍民指揮使司者

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

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

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不叙之義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爲

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謂賔布

臣按漢武陵郡卽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贅僑賈人擊南越取

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

諸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驪氏秦已并天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夷類

元

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

臣按秦并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

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非胡之勢實

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

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我內地也惟越

之地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閩越曰甌越

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

東越甌閩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

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群

荆越嶺之地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



時時為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非廣東西其  
郡邑者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  
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  
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  
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南方暑  
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音也生疾厲多作兵  
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  
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  
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  
兵糧之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如使越蒙人微幸以  
逆執事之顏行謂在節斷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  
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臣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  
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  
刃先自病歿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  
久則士卒疲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  
其山菁之瘴癘猶獠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  
漢時無異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

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  
大發軍待詔買捐之日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  
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駱越瘠  
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憫恤之忿欲驅  
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饑饉  
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會未一年兵出  
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  
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于勞師遠攻亡  
士無功乎

臣按捐之謂非寇害之國民貢所及春秋所治  
皆勿以為臣竊以為凡今日境土非  
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策若夫

祖宗所得天下既入版圖者其可以與人乎  
順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  
增其租賦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服  
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  
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其  
費

永和初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  
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充豫四萬人



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至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灰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非至嶺南不復堪關軍行。日三十里而充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灰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剝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兵，猶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八編類纂 卷二五三 魏 一三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此數萬甲兵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徒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敵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竝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臣按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僚

任是出 廣西兩地 不耳  
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裡，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為府者四，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為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為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雖或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徵焉。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所謂徵寓設立軍衛之意者，東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獲獲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菁以居耳。今宜特勅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



既授其役。同不須勘實。官給以冠服。遺官屬以  
騎從。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為治所。合  
眾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為  
眾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

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同類咸尊敬之。有不  
伏者。彼仗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  
彼皆慕華風。習禮教。况眾設其官。勢分力敵。自  
足相制。不能為亂。而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  
奏。

朝廷則

八編類纂 卷之三 禮類 十四

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  
慮為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  
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  
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為識。大書深刻于土。  
曰某至某為有司界。至某為土官界。中民地有  
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  
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認納稅糧。  
定為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  
永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及昭欽

橫貴等州屢服屢叛。長慶初。經略使嚴公素。復請討  
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  
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楊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  
深謀。意在邀功求賞。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  
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  
賊猶依舊。足明欺罔。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  
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  
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  
虧損朝廷事勢。請為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  
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禮類 十五

按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關。及守令將領。  
嚴束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  
入山崗。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齎載某物。赴某  
山崗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為照。無帖者。不許賣。  
令供結。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  
穀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其物。違  
者枷號示眾。沒入其財物。親屬隣保。知情不首  
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分之一。如此則彼  
得物無所售。而不劫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  
矣。及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為賊所



竊入者非發或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不以聞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丘備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僚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為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

臣按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於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百臨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徽之地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六

夷人錯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程先時可以為備臨時不至於倉忙失措

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張杓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莽荆羅甸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

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崗共八十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為溪崗綱領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為遠方久遠之計哉

臣按唐分嶺南地為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乎

本朝割容遠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容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一

左右兩江實為安南咽喉之地

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由州思明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為府用其土人為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向內歲久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發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成僅有南寧馴象三衛太平一所以乎軍務請如張杓所言為今無事時於此地屯兵以為重鎮遴選守將謹護其土以為久遠計用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趾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為交趾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為漢界唐始分嶺南為東西三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劉隱并其地以為交趾節度使其後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其子璉內附宋封為交趾郡王交人封王自此始傳子瑋為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為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延殺鉞而代之龍延欲修貢安撫使邵晔以聞真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惟也仍封為王賜名至忠為其下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為王編類集 卷之三 漢類 十八李氏傳八世至吳昌閩人陳日叟為其婿遂有其國

臣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為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秦章文穆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為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規為黎季犛所

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舍易名查諱稱陳氏絕嗣查為甥未權置國事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趙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偏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衙所諸司一如內地後有黎利者乃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遂號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嗚呼自秦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為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為士家所據宋興不能討之



遂使茲城淪於夷狄之域而為侏離蓋縷之俗  
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  
衣冠禮樂以為聲名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  
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終  
不能有我

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

太祖著之神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為賊莽所  
戕

太宗皇帝體

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莽乃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九制 二十

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與師平之求陳氏後不  
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謹遂  
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為辭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狎復繼陳氏之絕不逆黎利之詐遂為  
所蔽羣臣屢請興兵討之

章皇帝念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  
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何  
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有宋並于唐

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  
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

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

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

在秦漢為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

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為界欽

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府界南寧

之東南思明府所屬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諸

州太平府所屬龍英太平安平上下東諸州皆

與之接境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

則其要害也鎮安有所屬有歸順及下雷嶺亦

與之接境二崗迤西則雲南界矣臨安之阿迷

州左能寨等九長官司皆與邊界元江有水路

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

廣西則由太平府歷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

府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東則自欽

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

都可五日程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

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國與

安南邊境之大略也



○以上言南夷

臣按戎狄弑中國王而取中國地周之時已有之然不在成康之世而在幽王之時使幽王不寵褒姒而其臣申侯不與犬戎交通則彼犬戎者固不敢越封疆而入吾內地况又敢割刃於中國之天下哉

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鄰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非徒至秦亂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後為其子冒頓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遂東而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其諸夏為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今胡言謂為騰乞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臣按此北狄之在前漢者自洪武永樂以來其

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臺朵而只伯之輩皆驚才下乘惟脫歡者挾脫脫不花以肆毒其子也先繼之已已之變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耳若夫統幕之還分為數管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并脇兀良哈海西諸部皆來不滿四五萬自是以後也先為哈刺所殺哈刺為孛來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能加思蘭之徒皆是自相屠戮未有父子繼世者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單可汗咄吉嗣位華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疆古未有也唐高宗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宋祁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疆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者往從之且為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為疆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



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  
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蓋蒙京師太  
宗身勒兵顯責而陰問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  
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勅勒訛爲  
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  
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  
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後  
韋紇叛突厥自爲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  
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突

八編類纂 卷三五 東夷 二十四

厥世世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其後薛延陀  
殘寇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夫實中有裴  
羅者自稱骨咄祿昆加關可汗南居突厥故地悉有  
先姓之地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  
得古匈奴地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勢猶鶻然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夏曰獯鬻周曰獯狁  
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  
興漢未解甲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  
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  
及宋契丹復滅別部小者曰家古曰秦赤焉曰塔塔

兒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之遂入中國傳十四  
世通于沙漠傳子愛獻識理達獵古思帖木兒爲

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  
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迨至撒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  
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間有本雅失理者及其下馬  
哈木阿魯臺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  
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上親  
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理悉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  
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  
乃求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脫  
八編類纂 卷三五 東夷 二十五

臣惟我

朝都于幽燕蓋

天子自爲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  
夷居於近夷之地將以嚙中國而內侵也而我  
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非臨邊夷我之所以控  
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來而侵者亦  
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備爲之防者此漢唐尤  
宜倍加意焉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



郡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漢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為東北外藩命其長為指揮司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臣按自古北狄種類甚多今三衛所居在古東胡地東胡在古有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不復識別以所居觀之其奚種歟今衛有以福餘名者古有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或是其遺種不可曉也永樂初葉夫寧地與之今其地密京師歲歲朝貢不絕用為藩屏夫彼雖內附日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為向背景泰初三衛為虜所驅竄名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疆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寔賞厚薄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仍

詔之遇有荒歉許其來告遣使振卹之頭目中  
有孑幼孤者優軍官依給例一體賞賚則彼感

我深恩永為捍蔽矣

○以上言北狄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非則烏孫東則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胡與隔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隨國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宛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使大夏從羌中險少非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咸得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捷為發間使四道竝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非閉氏徠南閉嵩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饑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



以來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驍則  
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  
招來而爲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  
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  
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  
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  
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

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

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爲高昌焉耆龜茲

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

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

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土壤山川不改

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惟所謂于闐者自漢

以來恒不改其舊稱焉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

罕東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

燉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

內附立以爲衛其地處吾近邊薄賦止虜不可  
棄以外虜視之使爲虜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  
不使得以通羗之一策也

唐書土蕃本西羗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  
間有發羗唐旄等然未始於中國通居折支水西祖  
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弁諸羗據其地蕃發聲  
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卽今  
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卽今陝西岷洮州及  
四川松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志西蕃卽吐蕃也其先本羗屬散處河湟  
江岷間其酋發羗唐旄等居折交水西後有樊尼者

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遷婆川隨開皇中有論  
贊索者居群洞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旣而滅吐谷

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  
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喃廝羅始

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  
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

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  
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人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



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沙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衛門，建官賜印。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

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

二，烏思藏朵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答衛也，七

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

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

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化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

人編類集 卷之三 邊疆 三

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

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

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氏羗

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

復生梗，惟所謂松蕃者，其地險隘，饋餉為難，生

蕃頑犷，屢為邊害，所以過絕之者，區處未得其

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

請下羣臣議隨其俗以為治，於今屯軍去處依

岷州例建一大利，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為眾所

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

齋仍於盛州或茂州立一太營，遣前時將卒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卷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三年始置益州郡。

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

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三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册

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

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疆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

徙居大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

年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為三

人編類集 卷之三 邊疆 三

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

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

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里三宣慰使司，此外

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

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

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

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朝立為蕃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



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為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州為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境平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于吐蕃所以制馭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之者與南蠻非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煽惑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以上兩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

長阿固郎始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為燕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遷盛號渤海黑水皆後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為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與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為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濶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曰桃溫曰胡里改曰幹朵憐曰充幹憐曰李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迨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元迄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

臣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又有所謂野人者

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里兀者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衛三年又置毛滿鹿兒文失里綿奴兒于堅河撒力六衛四年又置古賁河及兀者前至劄查等三十九



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甫門河等三十一衛六年又置納木河至薛例河等三十衛其奴兒于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衛亦於是年置焉木與河至于葛稱哥十一衛則八年置也督宰河及建州本至於弗提十四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幹朵倫衛十二年又置哈兒分等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四衛十四年又置古灘河等二衛十五年又置阿真同真等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衛正統間又置右衛既有益實塔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夫阿塔赤河城討溫茲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為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當以今日觀之凡為都司者二為衛者一百八十四為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

文皇帝神謀睿筭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朝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眾時或竊

公於此及  
穆等切亦  
自衛其  
微隱者

犯邊境往往生于邊將之貪功生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為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不責之以非常之禮不徇以分外之求如此則畏威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矣

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

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蘇幹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麗居平壤城即樂浪郡也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夷類

三十一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夷類

三十一



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官府，畫慈悲嶺為界。

本朝洪武二年，王顯表賀。

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詔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

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侯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六

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設安分守，自入

國朝以來，恭順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臣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為

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閩婆之類，皆未嘗為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艘幢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燔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為海邊州郡害。

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綠海去處，設為衛所，居多，大抵為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為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七

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綠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或數十年來朝貢

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

劫誘窮黷之失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遷延也。謂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



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內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堰結和通使休寧非陞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純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

八編類集

卷首卷

夷類

三

也

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連其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

武帝前以談兵錄

能事也其有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

臣按蔡邕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患

胸背之癩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欲伏虜又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乎此皆要言惜帝不能從卒致大敗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却在此隋文帝新合天下爲一其時突厥已自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啓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

八編類集

卷首卷

夷類

三

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

唐太宗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葉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土土厚恩



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  
或有餘責乃上表曰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  
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  
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進失臣  
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自能為中國患  
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  
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太平願陛下  
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炬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  
賴遠肅邇安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

八編類纂 卷二五三 刑部 四

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  
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隙然後  
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  
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忠嗣曰今以數  
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  
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  
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  
易一官乎

天寶十三載劍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  
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瘁疫餓死十七八乃

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吏以捷聞  
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際喪師幾二  
十萬高仙之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  
喪師六萬前此楊忠最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  
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  
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以聽小  
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  
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為所笑幸  
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為所  
離間矣而又失瀘城馬燧德宗豈不至於又出  
幸耶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禍  
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太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遵征  
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  
入一以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  
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豈常起於至細

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邊  
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



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禍，戕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於海島，還者僅三十人。

臣按：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趾，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世祖爲此，豈復有君人之道哉。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四

左編

夷類

朝鮮王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畧屬其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徵漢興，爲其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泚水爲界。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出塞，渡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關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泚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



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右將軍辛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西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討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許殺臣今因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為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歸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被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志意樓船前

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夫

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夫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刺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其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

朝鮮相路人相朝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

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

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封參為濫清侯陰為菽苴侯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嘗待左將軍擅先縱夫亡多富誅贖為庶人



高麗

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為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羸隨山屈繞為乳南涯涓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園內城漢城號別都有遼水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園內城自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淥東南以巨艦濟人因恃以為壑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秉國政三歲一易善職則否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為閉宮守勝者聽為之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高麗

州縣六十大城置海陸一此都督餘城置處間近亦號道使比刺史俗喜殺盡麇麇食用蓬豆蘆葦亦洗滌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宮官府佛廬以瓦其治峭法以繩下故少犯叛者叢炬灼體乃斬之藉入其家降敗殺人及劫劫者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沒為奴婢故道不撮遺俗多淫祀祠靈星及日箕子河汗等神園左有大穴曰神隧每月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學至窮里廝家亦相矜勉備悉構殿屋號局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隋末其主高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麗下書修好約高

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救遣還於是建武悉投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為上柱國遼東郡王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禽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城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瘞隋士戰齒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黨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織曲見華人流客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高麗

為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放我以舟師自東萊飄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



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  
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  
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宣帝時乃稍  
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與十二部軍使東  
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  
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  
遂皆亡叛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  
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更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  
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  
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害至於  
八編類纂 卷二五四 六  
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  
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  
阮關掩擊之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  
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  
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圍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  
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遼西烏  
桓大人郝且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  
烏桓或願留宿衛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  
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  
但委上降緣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

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  
復置校尉於上谷薊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  
歲時互市焉桓帝永壽中張奐爲使匈奴中郎將時  
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  
赤陘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幃中與子  
弟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  
斬屠各渠師襲破其衆諸胡悉降中平四年前中山  
太守張純畔人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  
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  
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  
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  
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  
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時幽冀  
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  
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卽以柔爲  
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  
斬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  
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蔡彤光武初拜黃門侍郎爲儼師長彤有權畧視事  
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贛令時天下郡國尚



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形至誅破姦猾珍其支  
 黨數年襄賁政清重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練百匹常  
 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疆盛數入塞殺畧  
 吏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  
 將分屯障塞帝以形為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  
 形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  
 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形慰  
 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  
 款塞上招棗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何邑落諸豪  
 並歸義願自効形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東太守

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形塞外震警形  
 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  
 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五年徵為太  
 僕形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  
 美形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  
 坐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形常歎息以為可屬  
 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  
 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十六年使  
 形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

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形循出高關塞九百餘里  
 得小山乃妄言以為涿邪山形到不見虜而還坐逗  
 遛畏怖下獄免形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  
 數日嘔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  
 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  
 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効死前行以副吾心  
 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形方更任用聞  
 之次驚召問逢疾狀嗟歎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  
 形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家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避  
 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東太守

趙襄子除句注而被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  
 共滅智伯分晉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  
 西並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  
 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  
 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  
 趙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  
 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  
 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  
 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中至高關為塞而置雲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東太守



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克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

八編類纂 卷二五四

八編類纂 卷二五四

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縣而蒙恬死秦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小子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志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立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下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隴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隴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經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

六二二



漢書卷九十九

匈奴傳

卷九十九

月氏南并樓煩白洋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紫活所  
 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  
 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  
 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北服渾庾屈財丁靈隔  
 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  
 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  
 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兵因引兵南踰  
 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  
 寒雨雪於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  
 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  
 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從精兵  
 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  
 匈奴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  
 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乃  
 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  
 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祭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  
 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  
 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  
 天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  
 去漢亦引兵而能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

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  
 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  
 使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  
 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  
 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綳  
 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  
 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  
 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益驕冒頓  
 乃為書遺高后有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  
 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  
 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老上稽粥單于死  
 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  
 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  
 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二  
 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  
 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  
 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  
 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  
 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  
 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



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世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一奸闌出物與匈奴交易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騎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因

八編類纂

卷二五四

四

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輻重圍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內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十餘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

後冬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畧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

八編類纂

卷二五四

五

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



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寬食地接匈奴以  
 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  
 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  
 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丞相  
 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  
 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三年  
 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  
 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  
 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漢書 十一  
 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  
 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  
 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畢好言曰吾見單于  
 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  
 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  
 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  
 草之地母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  
 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  
 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  
 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

顯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  
 懸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  
 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  
 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  
 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  
 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肱雷為塞而匈奴終  
 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使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  
 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  
 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  
 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  
 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使給繒絮食物有  
 歸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冷吾未  
 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  
 為欲說折其辨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義每漢兵入  
 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而單于復  
 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而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  
 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語匈奴使其  
 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元



匈奴

匈奴

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塋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克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弔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克國置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

八編類纂 卷二五四

而盡留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匈奴乃立其弟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克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

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匈奴聞悉遠其輜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寸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棄降匈奴有詔捕太醫令隨伯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單于母闕氏者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遂屠貳師以祠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二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殞罷極苦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并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何即穿并數百伐材數千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書發先單于家匈奴

八編類纂 卷二五四



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克國。克國以為烏桓間殺犯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凡五將軍。兵十萬餘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此計餘萬乘。何效。漢兵出塞。騎走。歐畜產遠。逃遁。是以五將少所得。此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南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還。不進。皆不。莫自殺。漢封惠為長羅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於是下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此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匈奴大虛弱。諸國羸。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其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

屯止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與鞬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日逐王先賢揮其父當為單于。讓狐鹿姑。狐鹿姑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胸鞬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胸鞬立三年而敗。其後薄胥堂立為屠耆單于。先賢揮兄右與鞬王立為車犁單于。又有烏藉單于。呼揭單于是時。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殺屠耆單于。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車犁。而車犁復歸呼韓邪。而呼韓邪兄左賢王。又自立為郅支單于。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



帶衣裳黃金璽轡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  
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  
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  
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  
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宮戶之群臣  
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  
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  
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  
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  
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  
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交韓邊殺來捕前後三萬  
四千斛給贖其食是歲鄧芝遣使奉獻漢興之甚  
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  
年呼韓邪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匹絮萬斤  
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元帝初  
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  
原郡轉穀一萬斛以給焉鄧芝單于自以道遠又恐  
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鄧  
芝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脫皆殺  
之呼韓邪使來漢輒薄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

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  
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  
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鄧芝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  
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自與為盟約曰自今以  
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  
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  
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  
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  
路刀金雷牽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  
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  
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  
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於天蓋  
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  
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贖餘  
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  
遂定鄧芝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  
見擊繁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翁侯詐  
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鄧芝單于困阨在  
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  
矣即使使至匈奴通語鄧芝鄧芝素惡又怨烏孫聞



康居計大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素  
駝驢虎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  
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  
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  
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爲所邀  
擊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  
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  
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官良家子  
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  
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耶中侯應習邊  
事以爲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  
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  
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甚厚此  
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  
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  
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  
于惟其不能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  
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  
秩嘗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譏伊秩

嘗自代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左秩伊秩懼誅將  
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  
其王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嘗相見謝  
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德也德豈  
可忘我夫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  
天子請王歸庭伊秩嘗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  
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而旣已降漢  
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作使於漢不敢聽  
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  
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領尚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  
木箭竿就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寶將  
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  
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  
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  
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關之省兩  
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  
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  
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



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潘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林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潘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潘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天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絹帛。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綬。單于舉按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綬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按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綬，奉上將率受著新綬，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豫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自將索回漢賜單于印。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亦，適有漢璽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普將人眾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子欲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火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威威子登助三人  
 至則賜拜威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  
 雜綰千匹戲戰十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  
 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  
 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  
 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  
 左賢王都侯右伊秩皆王呼盧皆及左賢王樂將兵入  
 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  
 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  
 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畧民吏畜產  
 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  
 遜拜卞立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  
 宗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  
 道並出窮迫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  
 十五子莽將嚴尤諫莽不聽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  
 煙火之警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  
 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  
 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三十一歲建國五  
 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  
 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當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威

厚善見威前後為莽所拜故越與而立威為烏累  
 苦鞞單于云當遂勸威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  
 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  
 王欽者玉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欽弟騎  
 都尉展德侯嫫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綰  
 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  
 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  
 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欽嫫莽  
 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

八編類纂

漢書卷九十九

三九



夷類

慕容廆

慕容廆，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號曰東胡，與匈奴並盛。空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始建國於棘城北。時燕代多寇，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父涉，題以全柳城之功，拜鮮卑單于。

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晉武帝時遣使來降，拜為鮮卑都督。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廆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即帝顛頊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農法，桑制同於上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遲木津等託為臻報讐，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類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迎歲寇掠，自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輪言於廆曰：「戎請疾。」

遼東

遼東

莫如勤王，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暨子外，以廆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番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勒王仗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於平陽，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齊郡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宜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暴，兵未遑道化者，蓋以官非正命，又自以為強，今宜遣使，齊郡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遠授廆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州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時平川刺史崔暹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步意廆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



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虜虜曰彼信  
 崔嵩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  
 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  
 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  
 防一則疑吾與嵩誦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  
 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  
 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  
 大言於衆曰崔嵩昨有使至於是三國果疑宇文同  
 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  
 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備銳士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配其子統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  
 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  
 之至方率兵拒之其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  
 之遂大敗盡俘其衆於是管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  
 長史裴嶷送于建業崔嵩懼虜之警已也使兄子嵩  
 偽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  
 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  
 殺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  
 歸說嵩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必與敵  
 十騎乘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于棘城

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嵩  
 至自建鄴帝遣使來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  
 平州牧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虜遣統襲之入  
 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  
 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子文乞得龜擊虜虜遣統距之  
 以裴嶷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  
 平郭起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冠之悉虜其衆成帝  
 卽位加虜侍中位特進遣使與太尉陶侃等約以共  
 攻石勒朝儀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慕容皝嗣位是時  
 段氏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二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四

萬餘於遼西五萬騎炎康五年皝自稱燕王四年  
 段遼爲石虎所敗奔燕統殺段遼盡殺段氏之衆是  
 年統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封爲燕王  
 穆帝永和四年統卒子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  
 擒魏冉閔殺之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九年自龍城  
 遷于薊十二年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  
 自令支徙廣固至是僞遣慕容恪攻龕于廣固燕諸  
 將請急攻廣固恪曰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  
 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  
 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戢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



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于是為高墻深塹以守之寵嬰城自守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餓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兪竟為僞所殺并阬其徒三千人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人武陽燕王僞遣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渡河畧地入宜守宰僞欲遂經營秦晉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留一丁餘悉發為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法必致土崩之變僞善之乃更令三丑發兵以來冬

八編類纂

卷三五

五

八編類纂 卷二五五

改元年熙時恪已死吳王垂為人傳許所忌遂齊秦王堅遣王猛伐燕取洛陽凡壺關入潁陽及襄容許戰于潞川許敗遂圍鄴堅自帥赴鄴燕王臨稱龍城堅遣將追之及于高陽執以詣堅令還宮帥文武出降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燕

符洪孫堅

附慕容冲

符洪畧陽氏人也世為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畧馳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雄之士宗人滿光滿突遂推洪為盟主有虎威石生洪說虎宜從

八編類纂

卷三五

六

關中蒙練及羌城內實京師虎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以枋頭累有戰功封西華郡公其部將勳將關內侯者二十餘人以洪為關內領兵將將閃言於虎曰符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閃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故洪怒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眾十餘萬初虎以麻秋鎮抱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帥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洪將其眾世子健收而斬之及符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為愛石

六三五



抵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徒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眾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徒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眾繼雄而進杜洪遣中將張先要徒於潼關徒逆擊破之徒雖戰勝猶修牋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耳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眾來拒徒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漢

者三輔畧定徒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徒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京師并修好於桓溫永和八年徒備即皇帝位初徒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來大饑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鵠其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桓溫之入關也徒太子甚與溫戰為流矢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為太子徒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符生自立時生侍徒疾菁以徒為死起攻東掖門徒聞變升端門東兵眾皆捨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徒死

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王猛呂婆樓暹汪梁

平老等並為王佐之才為其羽翼畧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偽位權翼說堅行湯武之事堅深然之納為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亟以為言堅遂殺生以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等二十餘人初堅母苟氏以庶子法長而賢又得眾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眾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羗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眾拒戰為羗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於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武貴中郎將徒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特進彊德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漢

徒妻之弟也嗜酒豪橫為百姓之患彊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鄒羗性倨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彊豪誅滅者二十有餘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晉哀帝與寧二年秦汝南公騰生之弟也以謀叛誅時生弟猶有五人王猛曰不去五人終必為患堅不從時旬如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擾邊動眾非國之利所獲貨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



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奕于率眾數萬人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內，堅弟融以匈奴為患，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關兵都縣為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匈奴右賢王曹轍、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眾一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於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轍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等為前鋒，都督轍遣弟活距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轍懼而降，堅徙其會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羗

八編類纂

卷二五五

九

總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畧，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不可王師既旋，慕容暉、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將軍梁成、鄧羗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為冠軍將軍，以為鄉道攻暉。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暉遣將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破暉將於榮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羗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又遣猛率楊安、張琚、鄧羗等十

八編類纂

卷二五五

十



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  
 進師與評相持遣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旁  
 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晞思遣使讓評催之速  
 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來戰乃陣於  
 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  
 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修力行間以報  
 恩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  
 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堅聞之留木守宏守長安以  
 符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  
 猛至安陽迎堅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暭出奔高陽堅  
 將執而送之堅入鄴宮諸州郡牧守汲汲莫渠師盡  
 降於堅慕容評奔於高句麗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歸  
 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為冀  
 州牧鎮鄴以郭慶為幽州刺史鎮薊赦慕容暭及其  
 王公以下皆徙于長安封受有差徙關東豪傑及諸  
 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桓雜類於長安馬翊北地  
 丁零翟斌於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貴州諸因  
 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初仇池氏楊  
 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  
 既而歸順子晉世歿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紀

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  
 將符雅楊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  
 次於鶻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騎  
 千餘救之戰於陝中為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  
 攻仇池楊統率武都之衆降於雅纂將符密降于雅  
 請為內應纂懼而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  
 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  
 是張軌據涼州九世至天錫天錫攻李儼於隴西儼  
 求救於堅堅遣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歿者十二三猛  
 獲甲士五千以歸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  
 懷遠且跨咸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  
 遣使謝罪解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為西域都護西平  
 公吐谷渾碎溪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疋  
 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灑川侯堅聞桓溫之  
 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灑上後敗枋頭十五  
 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  
 川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  
 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以王猛為丞相以符  
 融為征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王猛寢疾堅親至  
 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



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識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識堅殺之識學遂絕晉太元元年遣其武衛苟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天賜軍屢敗乃乘素車白馬而縛輿轍降於軍門初什翼健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併殺什翼健秦兵趣雲中郗象迥潰圍中大亂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對

八編類纂

卷三五

七

猛之成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大王宜結納英豪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曰故事發其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關中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符洛為益州牧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趨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帝為遣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志怒謀於眾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帝損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

八編類纂

卷三五

七



石起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遼兼和龍行四百餘里  
 符屯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於中山有衆十萬衛  
 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送於長安呂光追斬符  
 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頽及其黨與百人堅徙  
 洛於涼州徵符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  
 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  
 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  
 峻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盤  
 石之宗於諸君之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  
 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第三千戶以配符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大魏

具牛爲由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  
 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左僕射權  
 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  
 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備才可謂晉有人  
 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  
 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在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  
 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  
 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武之  
 虞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吾聞武王伐  
 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衆旅投鞭  
 於江足斷其流羣臣各有異同廷議者久之堅曰所  
 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出後  
 獨留符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  
 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牛  
 斗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  
 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  
 伐三也諸言不可者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  
 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  
 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關劣以累捷之威擊垂  
 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大魏



社稷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羗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警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承主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遊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輩，願謂安曰：朕將與公自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崑崙，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

南障區地，水氣無虞，舜遊而不至，太遠通而弗歸，何足以上勞聖駕？下困蒼生。若聞德足以懷遠，可不煩苛兵而坐賓百越。堅所幸張夫人諫曰：今朝野之大，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善關者出師，惡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羗噪者宮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雞夜鳴，羗犬哀噪，旣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文謙曰：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遊

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且晉主無罪，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貲財竭於內。彼若悉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上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曾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也。劉禪豈非漢

八編類纂 卷二五五 六一  
之苗裔耶？終為魏所滅，所以不如晉者，正病此邪？逵通變耳。是時慧星掃東井，晉車騎將軍桓冲率眾千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諸城，輔國楊彪伐蜀，攻拔五城，進攻涪城，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掾及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五萬救襄陽，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長救涪城，叙遣番為前鋒，次於沔水，番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入丁，遣從



林郎下書師克捷之日以帝為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冲為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平陽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羗虜我之讐敵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爵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遣符融張蚝梁成慕容暕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卡老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連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頰融等攻陷壽春番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洛陽榭准以退東軍成頻敗主帥晉遺都督榭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榭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陽二十五里榭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碛石為融所逼榭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軍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

進衆軍持擒賊帥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時張蚝敗謝石於淝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淝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比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陣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援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累陣馬倒被殺軍遂大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敗王師追擊至於青岡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遺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賜尚書朱序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



公變悔之道驍騎石越率精卒三千成鄴驃騎張誌  
率羽林五千成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成洛陽  
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符融而後人告  
罪於太廟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符不遣慕容  
垂及符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  
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  
慕容肅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  
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  
容肅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擊泓爲  
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雍州牧推叔父垂爲丞相冀  
州牧秦玉堅爲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  
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  
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服追逼今肅及宗族種類盡  
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衆  
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符熙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徵  
符融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寶衡  
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起  
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堅命寶衡討之符融勇  
果輕敵不鄙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奔關東厥  
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恩歸之心宜驅出關不

可遇也厥弗從戰於華澤厥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  
誅遂叛初姚萇降於符生堅以萇爲楊武將軍爲堅  
將軍有大功及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  
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  
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將軍寶衡進曰  
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  
寶衡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  
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  
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  
關中燕人朝衛皇帝還反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  
爲天下永爲鄰好堅大怒召慕容肅責之肅叩頭流  
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是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  
其位而待之如初命肅以書招諭垂及泓冲使息兵  
還長安怒其反叛之咎而肅密遣使者謂泓曰吾籠  
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吾罪人也不足  
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  
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  
拜聽吾命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泓謀臣  
高蓋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以冲爲  
皇太弟承制行事符融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於



長安堅拜暉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  
 冲冲乃令婦人乘牛為米揭竿為旗揚土為塵奮厲  
 其衆攻暉營於鄭西暉出距戰冲揚塵鼓噪暉師敗  
 績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為河清公主年  
 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  
 之姿堅亦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  
 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  
 冲於長安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  
 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  
 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下邳進據彭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  
 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  
 地堅防守甚嚴謀慮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  
 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  
 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鍤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  
 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其處鮮卑信之北  
 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為左將軍實衝小妻聞以告  
 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  
 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  
 女皆殺之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飭妻

子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房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嘗  
 為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兄弟相謂曰吾門世  
 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孝節以成  
 先君之志且不效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  
 等蒙獸皮奮示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冲又遣尚  
 書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  
 實衝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  
 冲於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  
 冲所獲乃擊金以上軍是時慕容番復圍鄴城朝廷  
 遣劉牢之率衆二萬水陸連濟救鄴牢之至枋頭盤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桓不進及至鄴慕容番逆戰而罷遂撤圍北如新  
 牢之追擊番為番所敗單馬走還時鄴中饑甚多奔  
 中山幽冀人相食符丕率衆就晉殺於枋頭冲率衆  
 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  
 雖兵寇危迫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肩難而至者多  
 為賊所殺堅之分兵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  
 歌曰阿得肅阿得肅博勞舊父是仇緩尾長翼短不  
 能飛遠徒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  
 答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  
 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以待



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幽之別室甚求傳國重於堅曰甚次膺符歷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遍天子豈以傳國重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甚又遣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古人堅既不許甚之禪代罵而求成甚乃縊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於是符丕稱帝自剽奔據晉陽

八編類纂

宋書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六

左編

夷類

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都督府為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顯報之初契丹八部各有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為王上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為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靺戍役屬之阿保姓邪律氏恃其疆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議如約阿保機不

八編類纂

宋書

夷類

一



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部落  
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  
即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  
機稍以兵滅七部復并為一國又北侵室韋(室)直西  
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  
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眾三十萬寇雲  
州李克用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以今冬共擊梁阿  
保機留旬日乃去克用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  
三千匹襍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  
于梁克用由是恨之二年契丹阿保機遣使隨高干

入貢且求冊命梁王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

冊均王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从

歸契丹日益疆大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

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

勇決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完)留述律后守其

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奮擊大破之克

用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

劉守光末年衰因遣叅軍韓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

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述律言

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

以牧圍契丹王召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始教契丹

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

蕪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

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克用欲置之

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

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

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

取灰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

至大喜如自天而下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遷至中

書令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叙所以北

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

懼王緘之譏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北契丹

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

力也三年克用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

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為裨將兵叛

殺存矩文進率其眾奔契丹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滄

關下有滄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

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入防禦

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糴

入編類集 卷之六 契丹

入編類集 卷之六 契丹

入編類集 卷之六 契丹

入編類集 卷之六 契丹

入編類集 卷之六 契丹

入編類集 卷之六 契丹

入編類集 卷之六 契丹



北齊人

續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伺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楊行密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氏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四

述律氏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其中無食不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將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克用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爲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盧文進教之以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請克用告悉克用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

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聞寶勸王救之王喜曰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伺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擊之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克用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涑水閻實以真定之兵繼之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里李嗣源弓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陣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趨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間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退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壩下每至谷口契丹輒要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槊三入具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五



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契丹人馬歾傷寨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謀合戰存審乃趨後陣起乘之大敗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率漢卒為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龍德元年趙王鎰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速往則已物也不然為晉主所有矣契丹主悉發所有之眾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主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無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克用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恩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克用至新城

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城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定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眾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克用猶豫不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都所誘本利財貨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震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強敵在前吾有進無退安可輕動以搖人心克用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契丹其如我何吾以四萬之眾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克用分兵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眾退保望都克用至定州戊戌克用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擊克用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喬餒五千騎為其所圍克用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克用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日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歾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何竟令我至此乃北歸克用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唐紀 六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唐紀 七



節王劉豫  
之書

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  
 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克  
 用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  
 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惟兩騎自他道走免契丹主  
 責王郁繫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  
 肱將其定嬌儒武等州投山北都團練使是歲契丹  
 改元天贊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七月契丹遣使就  
 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  
 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持其後乃先舉兵  
 擊勃海之遠東遣其將禿飯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  
 以擾燕地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明宗天成九  
 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直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戊  
 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  
 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因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  
 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辛巳契丹主  
 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  
 殺之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  
 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善  
 遂立之為天皇帝突欲懼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  
 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

帝即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  
 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率其眾十餘萬  
 車帳八千乘來奔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初義武節  
 度使王都鎮易定十餘年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  
 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沮都恐  
 朝廷移之他鎮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  
 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海有隙結為兄弟陰謀  
 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  
 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  
 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  
 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  
 之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  
 飯禿五月禿飯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  
 與禿飯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飯以  
 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  
 關城定州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府使  
 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  
 州將大軍趨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  
 之真定留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  
 都夜襲新樂破之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西



寅至幽陽王都乘勝悉其眾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遂晏球等於幽陽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日王都輕而驕可一戰禽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直衝其陣大破之都與禿餒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殆無孑遺契丹復遣其酋長楊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計契丹北走入幽州境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楊隱等數百人餘眾散投村落村民以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契丹可以  
自極擊索

不敢輕犯塞趙德鈞獻契丹俘楊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楊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之所不忌也然虜眾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十餘里比其

志不可  
不

沈州圖

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為窺實以石灰明目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笮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為汝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守備因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日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伺之彼必肉潰帝從之四年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舉族自焚擒禿餒契丹二千人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市長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千人越海自登州來奔賜突欲姓名贊華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楊隱等皆賜姓名楊隱姓狄名懷惠二年初契丹合利刺與楊隱皆為趙德鈞所禽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事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向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禽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



口突厥

此等借道  
官期分疏  
備

交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上欲授李勣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為不可上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寮屬輔之契丹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初契丹既強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盧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間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閭溝而成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

八編類纂 卷之三百六十八 十一

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路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却之城三河異邊人賴之潞王清泰元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與帝有隙蓋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助軍費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每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緒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

晉京思人

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用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學士薛文遇沮之遂罷帝又用文遇計徙敬瑭鎮鄆州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掌書記桑維翰曰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公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帝聞敬瑭反以張敬達知太原府事以高行周為招撫使帥兵攻敬瑭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書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大喜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

八編類纂 卷之三百六十八 三



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伺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揚光遠以步兵陳於城西北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陣。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僅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安寨。契丹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

八編類集

卷之百六十五

唐

門見契丹，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復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矣。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安逸常理論也。敬瑭甚嘆服。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於唐，自是

契丹主

八編類集

卷之百六十五

唐

聲問不復通。帝大懼，帝下詔親征，實無行意。張延朗、劉延皓皆勸帝行，帝不得已，發洛陽。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條來忽至，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于是遣德鈞子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帝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王，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王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一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若立已為帝，請即以



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又恐山北諸川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乎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心按兵觀變非以死狗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妄誕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備之猶有齧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

八編類纂

卷之百六

七

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賚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敬塘慮唐主西奔遣契丹于騎扼澠池唐主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初敬塘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晉主以招納叛人敬塘憂懼遂殂子重貴即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勿聽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榮自以凶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險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人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

八編類纂

卷之百六

七



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開運元年正月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遣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禽左武衛將軍蔡行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遇是時楊光遠叛於青州與契丹通謀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命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兩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岫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乙巳遣侍衛都指揮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契丹圍高行周等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白帝帝自將

救之契丹解去諸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棄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以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彝殷為契丹西南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志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忿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詔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步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占頓丘城以伺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進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陣而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

契丹所具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  
后陣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  
晉陳之東偏不克皆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  
后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契丹主帳中小校竊  
其馬亡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救軍非去延廣疑其  
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自瀘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  
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  
○宋 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瓊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  
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  
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問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

有疾命疾平節度使張從恩都督瀛州全節度使  
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延  
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阮氏朝廷遣  
契丹之威詔從恩等引兵却於是諸軍無復部伍  
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始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  
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  
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見  
契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且戰且却至榆林  
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無遺矣乃止布陣  
力戰百餘合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

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爲契丹所擒與  
彥超躍馬入契丹陣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  
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  
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  
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  
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  
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琦受之備使彥超南  
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  
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  
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

同母契丹亦引兵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契  
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張從恩  
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  
萬一有姦人往告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  
引衆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  
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仗復如發邢州城  
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  
符彥倫謂將佐曰五百敵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  
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  
命城上揚旗鼓諒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



契丹楊隱帥象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  
 彥澤將兵趣相州廷壽等至湯陰開之甲寅引還馬  
 全節等擁大衆在黎陽不敢逼延壽悉陳甲騎於相  
 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  
 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  
 張從恩權東京留守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  
 勝州遂攻朔州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  
 樞密使李崧信之令天威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  
 具述朝旨啗以厚利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  
 國乞發大軍應接振身南去辭肯懇密朝廷欣然復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遣人請延壽與爲期約晉注與契丹絕好數召中  
 谷渾會長曰承福入朝賜賚甚厚承福從晉主與契  
 丹戰澶州又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  
 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  
 舍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  
 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  
 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  
 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  
 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贖  
 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

開人

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  
 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  
 圍而殺之合四百口藉沒其家資詔賞之吐谷渾由  
 是遂微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贊  
 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  
 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  
 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  
 能救也密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屢表瀛莫乘此可取  
 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  
 軍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  
 由是與威親善及將北征帝與李崧議以威爲元帥  
 守貞副之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奏  
 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  
 麾下而宿衛空虛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  
 人威等不敢進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趨恒州杜  
 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  
 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  
 趨恒州以彥澤爲前鋒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  
 彥澤帥騎守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



而軍始勢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  
 渾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開...  
 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性懦怯置酒作樂罕議軍事  
 轉運使李穀詭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  
 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  
 可立成密於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所虜營而入  
 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  
 殺南至懷孟督軍糧勢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  
 其將蕭翰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  
 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  
 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至樂城城中戍兵千餘人  
 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勢丹獲晉民黥其面曰秦赦不  
 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勢丹遂以  
 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謀  
 降勢丹威潛遣腹心詣勢丹牙帳邀求重賞勢丹主  
 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  
 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  
 之使署名諸將唯唯聽命威遣使齎請勢丹勢丹主  
 賜詔慰納之是日威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震原野  
 威守貞仍於衆中揚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

聞者無不切齒勢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撫  
 慰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  
 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威之爾以威為太傅  
 李守貞為司徒威引勢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  
 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寅勢丹主入恒  
 州先是勢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勢丹主  
 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  
 及杜威已降勢丹主遣通事耿宗美至易誘諭其衆  
 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宗美所殺義武節度使李殷  
 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勢丹壬申晉主始聞杜威等  
 降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崇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  
 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對丘門斬關  
 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  
 德門外城中大擾晉主悉開宮城門坐苑中與后妃  
 相聚而泣召學士范質草表降自稱孫男臣重貴禍  
 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  
 面縛待罪次遣男延煦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  
 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虜使入宣勢丹主命帝脫黃  
 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重貴使召張彥澤  
 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召之彥澤微



笑不應。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彥澤遷重貴於開封府，重貴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童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趨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卒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喬榮使相辯証，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後漢天福十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注

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拜晉主於城北，乃湯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裘裹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契丹主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斬彥澤住兒於市。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乃斷腕出鎖，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饜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歾。契丹以重貴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謂晉群臣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注

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稅省役，天下太平矣。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各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克樞密使，道守太傅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匡威據涇州不受命，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主悉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被聞降者盡歾，必皆拒命為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雲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延壽曰：「向留晉兵與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以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



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  
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  
請括借城都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  
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  
實無所須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  
憤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  
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  
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  
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  
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敗而未嘗論諫契丹屢

入編類纂

卷之三

夷類

三

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  
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王峻奉三表詣契丹  
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襍居戍兵所聚未敢離  
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  
屯於南門城中憂懼同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  
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  
之上仍賜以木枊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  
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  
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親  
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

北朝意欲何所俟耶番漢孔目郭威言於知遠曰多  
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  
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  
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  
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  
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  
可以萬全三月丁巳朔契丹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  
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皆  
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  
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母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

入編類纂

卷之三

夷類

三

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  
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  
曰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  
因令爲燕王辛未劉知遠卽皇帝位詔諸道爲契丹  
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  
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晉重貴旣出塞契丹無  
復供給從官官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  
契丹令重貴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甚重貴不勝  
屈辱嘆曰薛超誤我焉后令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  
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知遠卽位以通事耿宗美爲



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服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業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於是所在相聚為盜滏陽賊帥梁暉有眾數百迭救晉陽求效用漢主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漢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破關納其眾殺契丹數百守將突圍出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東方羣盜陷宋毫密三州契丹主命蕃漢軍悉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胡人擲嬰兒於空中以亦接之以為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樂城病甚苦熱聚米於胸腹手足且琰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妃五月永康王兀欲召廷壽及張礪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廷壽兀欲從容謂廷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廷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

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兀欲遂自立尋勒兵出塞漢主以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為前驅集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次取魏鎮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漢主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尤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有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逃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一無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以屯上黨羣虜繼道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歲任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漢主從之丙申漢主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史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降之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宗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河陽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漢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功也契丹為蕭翰聞劉知遠擁兵而

八編類纂 卷之百三十六 天顯 三

八編類纂 卷之百三十六 天顯 三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微陵下官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為帝師諸酋長拜之百官謂見淑妃淑妃泣曰吾子母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右私第蕭翰之北歸也有同州郃陽令胡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妒告翰謀反翰見殺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契丹嘗謂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三

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漢主自霍邑至陝州六月乙卯至新安兩京留司官悉來迎丙辰漢主至洛陽入居官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官家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歿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戊午漢主發洛陽辛酉汴州百官實貞固等迎於榮陽甲子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漢主下詔

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筠為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服南寇及漢主殂承祐立已而郭威篡漢國號周廣順元年契丹燕王述札殺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札而代之二年李筠之弟幹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貞善說海貞內附海貞忻然許之幹因謀以間言契丹主童騃無遠志朝廷若能出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述為中國多事不果從周主殂傳其世子榮是為世宗先是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于高平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世宗既破南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命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三



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上至滄州即日率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知之上至乾寧人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為水路都部署上御龍舟沿河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舍之壬寅上登陸西宿於野次待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郡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趙匡胤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舉城降五月乙巳朔待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陛下燕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今虜騎皆聚幽州之比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趙先鋒都指揮使劉重先發據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上不豫而止孫行友奏拔易州以瓦橋關為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以益津關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韓令坤為霸州都部署陳思讓為雄州都部署上自雄州而還甲戌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表類

三

庚辰年

至大梁未幾疽子從訓立鎮定二州言契丹入寇遣都點檢趙匡胤禦之匡胤自立為帝擁兵而歸廢從訓為王國號宋太祖崩傳弟匡義是為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是時遼景宗保寧八年帝既平太原欲乘勝取幽冀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次易州進次幽州城南命朱涅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匝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契丹遣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士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晉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五年契丹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敗之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于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令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副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表類

三



卽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誦書帝皆不問封其書  
付業契丹寇瓦橋關帝自將禦之契丹軍還乃還契  
丹主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  
敗休哥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  
丹帝次大名諸軍復戰于莫州敗績會契丹主引去  
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  
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  
疏雍熙三年以曹彬田重進潘仁美爲都部署將兵  
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與其子知雄州令圖  
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諸乘其釁以取

八編類纂

卷之百三

三

善

燕薊帝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米信爲西北  
道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  
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曹彬  
遣先鋒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  
州克之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擒其西南  
面招安使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美自西陘入寰朔  
二州皆以城降遂克應雲州重進取蔚州初諸將陞  
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  
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  
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

子  
上幸可細

休哥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  
州帝亟遣使止彬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伺  
美盡掠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  
諸將聞美重進屢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  
蜂起彬不得已乃褻糧與米信復趨涿州時方炎暑  
庫渴漉淖而飲糧將盡會契丹主（與其太后將  
大兵應援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  
關彬信敗走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之多溺死  
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變聞休哥引兵復至多  
驚潰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

八編類纂

卷之百三

三

還燕帝聞之召彬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  
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寘河東京  
西契丹復陷蔚寰州契丹將（）兵勢甚盛楊  
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軍王  
侁等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得非  
有他志乎業乃引兵自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  
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  
國家今諸君責業避鋒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  
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  
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率麾下陣於



谷口斜軫遣副部署（圖）伏兵於絳業戰敗退趨  
 狼牙村，仇自寅至已不得業報，使人登臺望之，無所  
 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令兵離谷口，美不能  
 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  
 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  
 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鎗，被擒其子  
 延玉，必焉業不食三日死，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  
 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耶律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  
 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仇名，貶曹彬為右驍  
 衛上將軍，治其逆，詔失律，辜也。初，米信軍潰，獨李繼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宋類

元

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師不敗，詔以重進為  
 馬步軍都虞候，繼隆馬軍都虞候，知定州。帝以楊業  
 歿，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平章張齊賢以言事頗忤  
 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契丹大舉  
 入寇，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  
 為先鋒，都統時瀛州部署劉廷讓帥兵數萬並海而  
 北，將趨燕休哥逆戰於君子館，會隆緒兵大至，廷讓  
 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先是休哥謀，始知雄  
 州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  
 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

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休哥執之，自是河朔  
 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  
 州，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  
 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契丹薄代州城，  
 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  
 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  
 契丹所執，時契丹兵塞川，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  
 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  
 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  
 若掩擊，大敗之。四年，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宋類

元

於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三，以充義無，東京轉運  
 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  
 亦言河南之民，困知戰鬪，或慮人情播動，因而為盜，  
 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契丹復陷涿  
 州，遂入祈州。二年，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時契丹  
 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今自飛狐以東，皆  
 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據，城自固，莫可  
 出戰，請以沿邊建三大鎮，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  
 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豈敢越而南侵。宋琪言：國家  
 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涉涿



水抵桑乾河則東瞰燕城。繞及一舍。決旬必克。山後八州必盡歸降。若遣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時朝廷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護送糧餽。趨威虜耶律休哥。率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夜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莽丹殺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莽丹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莽丹戰於望都。莽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莽丹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四

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浞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故將王繼忠爲莽丹言和好之利。莽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語莫州部署石晉議和。晉以聞于朝。帝遣曹利用詣莽丹軍。帝自將禦莽丹。次澶州。莽丹請盟而退。莽丹陷德清軍。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言。帝乃議親征。帝悉以軍事付準。準制專決。

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莽丹遣其臣韓把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準召利用謂曰。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莽丹遣其閭門使丁振持書來。以凡禮事。帝引兵北歸。陳氏確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帝至自澶州。二年。大赦。以莽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四

奪得莽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畜。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慶曆二年。莽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師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若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執察之。莽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特未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



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未至呂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未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未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未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且以聞帝唯許增歲幣遂通好如故英宗時契丹改國號遼至和二年神宗熙寧十年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成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徹別立界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請樞密院閱故牘得項歲所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遠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為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績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

遼為異日興兵之端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遼道宗卒子延禧立宣和間宋通女真滅遼

八編類纂

卷之百一

遼史

四三

上卷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七

左編

夷類

女真上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韋室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會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其水耒之則色微黑日為混同江江甚深然纒闊百步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十七

夷類

其風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國始聞其各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為鹿鳴以呼羣鹿而射之食生肉飲麋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衆為縛之俟醒而解謝其縛者曰非爾縛我我族無遺類矣唐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至黑水部以部長為都督朝廷為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不絕五代遼阿保機亦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為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因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合蘇館者女真也又曰黃頭女真其人整朴勇悍不能別死生自咸州東

北分界至東洙江中間所居者以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鶻回鶻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洙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為酋渠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建隆二年遣使(盟)來三年遣使(只)帶人朝貢方物四年八月遣使貢馬因詔真州日沙門島人戶等地居海嶠歲有常租而女真遠涉鯨波多輸駿足當風濤之利涉假舟楫以為勞言念辛勤所宜錫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租賦翅錢及沿科雜物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五十七

夷類

州縣差役止令多置舟楫濟渡女真馬往來其在船棧木自前抽納令後給與王駕人力淳化二年首領(野)里(羅)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置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汎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即先赴本國聚兵以俟太宗但降詔諭撫而不為發兵是冬以勃海不通朝貢詔女真攻之凡獲一級以絹五匹為賞其後遂歸高麗先是契丹伐女真女真衆裁萬人而弓矢精勁又有灰城以水淋之為堅水不可上拒城三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既不能攻城野



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為山林之兵掩襲殺戮女真凡用兵以戈為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其人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下視所向無尊卑皆自馭馬粟鬻燔肉為食上下無異品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不聞人聲軍將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擇而聽焉合者則為特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者賞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表類 三

金帛先舉以示衆衆以為少則增之神宗熙寧七年遼五國蒲壽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遼王遼王召見燕賜加等以為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止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田畝往膏者必厚價集之得鐵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至是五國沒撻部(謝)野(勃)謹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有疾而卒子(勃)里(鉢)嗣遼女真部節度使勃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東來善若辦朱契丹事

阿骨打能之遂卒勃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勃里鉢乃因敗為功變弱為強遂破桓徽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勃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東(其)長(阿)骨(打)其次也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東嗣宋徽宗政和三年初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晏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從它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表類 四

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義禮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最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醜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部族至節度使烏雅東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者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乎而乃以為罪乎初盈哥嗣以兄(勃)者(子)撤(改)為國相時統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勝祿阻兵為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勃者守阿疎城而還遼主好敗獵每歲

阿骨打始



參其原考

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東嘗以遼主不遣叛人阿疎為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人索阿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木可(安)等為將紹聖四年九月阿骨打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挺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遇勃海軍阿骨打之子幹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兵部

五

木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人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畝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杖糗皆為備焉其部長曰勃(重)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

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營副都署蕭陶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和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兵部

六

登岸與遼兵遇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衆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五年春正月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質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粘後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五月朔即皇帝位於是國號大金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



以其以希

陣

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孕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為長久計。金主聞之，率眾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木可衝遼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粘沒喝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幹木往為疑兵，謀良虎以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遼步卒盡燬，耕具數千皆為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親征，粘沒喝兀朮等以書至遼陽，為卑哀之辭，實欲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遼

七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遼

八

主聞之，乃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益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夙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騎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那深，金主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步將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急擊之，遂追之。及於步答岡，金主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帶帳兵械軍資它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初，女真無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恒勝。政和六年，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勃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裨將勃海高(末)得時以

以一人勝



以宋古號  
遼國等稱

兵三千屯八瓶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覲覲非  
常誘勃海并成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  
有兵八千人遼主遣使招之不從耶律余覲以廣州  
勃海叛附于末昌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四月  
末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謂  
末昌曰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末昌不從金主乃遣韓  
魯率諸軍攻末昌時遼張琳等討末昌久不克韓魯  
與戰敗之遂取濟州末昌大懼率眾拒金遇金師不  
戰而却金人逐北至遼陽城下末昌盡帥其眾與金  
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執末昌以獻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遼

九

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真皆  
降於金金主以幹魯為南路都統遼主自燕至陰涼  
河募遼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募  
自安州者曰前安後安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  
自顯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  
餘人屯衛州羨蔡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為師  
遼主命耶律淳為都元帥會四路兵防秋淳遣幹魯  
古書議和幹魯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阿疎為言淳  
軍至羨蔡山幹魯古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  
乘夜襲走之幹魯古復與淳戰淳敗走遂拔顯州於

契丹  
宋史

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于金初燕人馬植世  
為遼人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政和初童貫  
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  
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  
朝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  
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  
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  
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戡之懼非中  
國之利兵逼遼主行營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駕  
鶯鶯走雲中遣傳國璽于桑乾河三月金粘沒喝敗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遼

十

遼奚王于北安州投其城遣谷神掠近地獲遼護衛  
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  
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幹本勸從之遼主走  
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  
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  
能及子與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羣臣上尊  
號曰天賜皇帝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  
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  
通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  
地遼主所有沙漠巴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



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金取遼東，滿州，獲河，環以歸。金主杖而釋之。朝廷既與金約，火攻遼，以安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餘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取國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路變，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耶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

貫乃復乞舉兵，王黼又力贊之，乃以童貫副贊，勅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着

庸關，金兵至關，匡山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請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兵送宋使趙良嗣還，且賦遼俘，遼遂亡。紹興二年，金大殺遼宗室，宋徽宗宣和五年正月，金太宗吳乞買天會元年，先是金與宋夾

攻遼，金既滅遼，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承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為同知府。三月，遣趙良嗣至燕，求平滌二州，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滌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滌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稅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泳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泳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燕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遼 十二

遼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通奏。六月，金驅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兵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毅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毅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漢南，金人所以急趨出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西







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其國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離不執靖及頤浩置中軍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離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七 表 十五

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方平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領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兵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召燕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道將兵入援帝傳位於太子欽宗辛巳上皇至鎮江宰執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叅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加都城者帝顧綱曰朕今為卿

留治兵御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癸酉金幹離不犯京師兵據牟駝岡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越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悞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離不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遂與使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乙亥金人攻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七 表 十六

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絕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斬其眾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綱出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侄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俟其言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幣遣康王構少宰張邦昌往金軍為質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



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神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不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退回不進形見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揚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欽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放之事事陛下餘非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暴日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賊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

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不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爲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騎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去李綱帥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



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那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條朱勳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那彥等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成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那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綱而斥那彥等。且以開外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帝乃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九

耿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眾驚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克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種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眾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惴惴。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眾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

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種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妮古種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勸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種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各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

老難用。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一大劄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不聽。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求賂。宰臣以勸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等軍皆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命種師道為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妮古為河北制置使。種師中副之。古總



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波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太原圍不解詔神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屯分就畜牧規者以為將通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七

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之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令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辭嚴約姚古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九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失期不至師中兵機甚敏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資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聞成京師白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

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神師中敗潰神師道以病乞歸南仲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幹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陞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赴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七

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幹屯遼州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雍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



而用之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舉力扞禦城破  
 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罷李  
 綱知楊州置四道都總管府從何栗之請唐恪耿南  
 仲專主和議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  
 至長垣為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  
 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粘沒  
 喝至河外河北宜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  
 夾河而軍時大河守禦使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  
 上粘沒喝曰南軍亦眾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  
 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連日彥質之眾皆潰粘沒喝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七 宋 史 紀 事 本 末 卷 之 七 十 五

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  
 盡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  
 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求問道去澥  
 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處  
 爾敢言退者斬眾乃定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  
 不可諧乞申飾守備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  
 正殿學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奉家冕玉輅  
 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滸至磁州  
 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  
 大王其兵已逼復去何益願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

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  
 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軍濟何遊  
 奕日至磁賊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  
 書請王如相服桑鞬部兵以迎于河上王遂行至相  
 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  
 者以為是役雲不歿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  
 人岳飛少負氣節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  
 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金陷懷州守臣霍安  
 國等死之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聞澧兵亦至相與  
 共守城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七 宋 史 紀 事 本 末 卷 之 七 十 五

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等同辭曰淵等與  
 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于東北鄉望拜亦  
 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  
 恙類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大實而後屢  
 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  
 景德故事儲知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頌天下  
 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栗人見引蘇  
 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  
 改以是頓地曰今當以成守社稷南道都總管張叔  
 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



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唐恪從帝巡城爲都人遶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乃罷之詔張叔夜僉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卽遣還不與交一語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與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定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奔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人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論道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馮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

八編類纂

卷二五七

表類

五

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警曉之曰若爲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謝服曰尚書真知軍情塵其徒退何與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馬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水渡江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諂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軍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趣澶淵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兵東平從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求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十萬疋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張民糴伐紫筠館花

八編類纂

卷二五七

表類

五



木以為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八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為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京焚死之范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度使錢蓋之師凡十萬人援至二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庚子帝命太子監國復幸金營河東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遣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日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亦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子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山徧題憲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師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令

合兵入援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皆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眾勢必復來乃夜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二月帝自如青城都人口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余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壅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开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王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而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日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日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報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庚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庚子



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家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开莫儔督脇甚急。范瑗恐變生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太子傳當同死。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八編類纂卷二五十七

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空無以塞命耳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過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墮涕憤歎。吳开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开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僖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歟。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大學。不書名。唐恪書名。御藥而水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請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瑗論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黨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开莫儔持狀詣軍前拜昌入居尚書省。三月金人勸



S  
Z1215  
156(1245)



ZW 21181800818914

進邦自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  
一城邪適金人奉冊寶至邦自北面拜舞受冊即位  
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各門傳令  
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自但東面拱立閣門宣  
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殺  
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  
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  
擒斬十餘人邦自見百官稱于手詔曰手書雖不改  
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  
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自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啓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三

陛下又觀邦自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  
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  
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及金  
人將還邦自詣營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  
起居時雍秉哲拜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幹離  
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王妃嬪及康  
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刑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  
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舉孫傳張叔夜陳  
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而歸馮淵曹輔孫觀汪  
藻等千張邦自邦自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

慟哭有朴絕者宗澤在衛開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  
走黎楊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  
勒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帝自離青城頂青毡笠  
乘馬後有監軍隨之日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  
號哭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  
副路允之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  
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從代  
渡太和嶺至雲中先是高麗王保求醫於朝詔二醫  
往留二年而還二醫至高麗保不求醫藥諄諄問宮  
禁事二醫恠之久之俟乃曰有密事欲言於朝恐非  
朝廷所親信故探之耳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  
之國存之足為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  
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三

八編類纂